

难逃惩罚

第一章 街头命案

· 马尔罗克斯的脸越来越靠近轮叶，引擎每分钟 3000 转发出的美妙声调突然震耳欲聋……

· 飞转的轮叶啮刮着他的颧骨，他痛苦的尖叫声淹没在引擎的高音调哀鸣之中。

吉恩·马尔罗克斯博士走出市中区运动俱乐部那道精致的旋转门，急急地扣紧了山羊绒大衣。近处哈德逊河面上的凛冽寒风阵阵袭来，他身上这套体面合时的晚礼服毕竟挡不住冷气的逼入。三个装束相同的男子凑聚在门外的台阶下面等车，其中的一位转过身来笑着跟他打招呼，一边张开双臂走上台阶：“我是瓦尔特·曼金。马尔罗克斯博士，你的发言真是精彩，我向你表示祝贺”。

马尔罗克斯握住他那双冰冷的手说：“谢谢”。

这位道贺者便开始扯起他从事的白血病研究。马尔罗克斯感到有点厌烦，转头注视着对面招贴牌上血液学学会年会的照片。他仔细端详起自己在照片上的光彩形象：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庞，头发油亮整洁，一副英俊美男子的潇洒气派。他提醒自己应该再照一张。上次顺便做了外科整形手术之后，他显得年轻了许多，这张照片看起来要比自己年轻十岁。马尔罗克斯盯着自己令人惊羡的照片，思绪越发涣漫飞扬。

一辆乌黑光亮的林肯轿车驶近了运动俱乐部的门口。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敞胸穿着滑雪夹克衫，歪戴一顶“美姿”牌棒球帽，从车身后跳了出来。

那位作过自我介绍的道贺者挪步走下台阶，殷勤地对马尔罗克斯说：“你要搭我们的车吗？”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有车”。

林肯轿车嗖地一声飞驰而去。穿着滑雪夹克衫的年轻人走近马尔罗克斯问：“你的停车单呢？”

“我的车在那边的拐弯口”。马尔罗克斯说着把他支走了。年轻的停车场看守心想，这准是一个吝啬的富人，他宁愿把车停在路边让人偷走，也不肯掏钱在车场停车，更不舍得付点小费。其实这位年轻人想错了。吉恩·马尔罗克斯不愿在公共车场停车，是因为他总是担心鲁莽的车场看守在他的车后面会对车子不利。他的车是非常细巧的“兰波吉尼”，驾驶它需要极轻柔的动作和高超的技术，他不能容忍任何别的人碰它一下。他的同事和朋友都非常了解马尔罗克斯的怪癖，一再提醒他把这样昂贵的赛车停在纽约的街头是很冒险的。但是马尔罗克斯并不介意。他的车是保了险的。至于他个人的安全——他用肘部在身侧轻轻地一抵，那支 9 毫米贝雷枪使他充满自信。马尔罗克斯喜欢夜里一个人在纽约漆黑的小街道上步行。他曾两次遇到歹徒企图抢劫，他掏出贝雷枪一晃，那伙劫匪便逃之夭夭了。

从地下管道孔盖冒出一股股热气，与街面上的冷空气相遇形成了缭绕的雾气。马尔罗克斯在雾气中行走，他的意大利特制真皮鞋踩着街砖的咯噔声在一幢幢大楼间引起清脆的回音。那辆苹果红的“兰波吉尼”就在街区的那一头，在街灯朦胧的微光下显得更加亮丽。马尔罗克斯的心头掠过一阵快意。

他加快了步子。冬夜的寒气透人骨髓。一想到明天晚上他就可以在坝村别墅的阳台上享受墨西哥温暖湿润的南方和风，他便感到无限的宽慰。

马尔罗克斯全身心地沉浸在对墨西哥的遐想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街对面的门墙下站着一个人影。这个人有运动健将的体格，眼睛奇特怪异，炭灰色的眼球深黑的瞳孔，目光茫然，令人疑惑心惊。这个人一直紧盯着马尔罗克斯的举动。

马尔罗克斯坐进他的车里开始发动。引擎咔咔作响，却点不着火。当他第三次试着发动的时候，门墙下的那个人舌头抵着牙齿，漫不经心地朝汽车走了过来。

他敲着车窗问道：“有麻烦吗？”

马尔罗克斯恼怒地摇下车窗玻璃道：“这该死的车子发动不起来，真他妈的见鬼”。

那个人同情地点了下头道：“我弄过赛车，确实不好伺候。我来看看。”

马尔罗克斯本来是个谨慎精细的人，可现在他正冷得直打哆嗦，只想尽快回家。那人掀开了引擎盖，俯下身去接上他事先扯断的两根电线，“现在试试看。”他说着直起了身。

马尔罗克斯一扭钥匙，发动机清脆的轰鸣声响彻四周的夜空。他松了一口气，走出车子说：“非常感谢。这车子到底怎么回事？”

“你来看看，说不定这毛病还会再犯。”

马尔罗克斯绕到车子前面，那人指着引擎说：“看到那空缝中的软管了吗？”

马尔罗克斯小心翼翼地怕弄脏了山羊绒大衣，侧着身朝引擎那里看去，里面一片漆黑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在空气过滤器下面。你靠近点才看得清”。

马尔罗克斯再弯下身眯着眼睛说：“我还是没看清。是不是……”

马尔罗克斯的左臂突然被抓住拧到背后，死死地往上扯。他本能的反抗更使他剧痛难忍。一只粗壮的手按住他的后颈，头被塞了进去。马尔罗克斯在惊恐中发现引擎轮叶的防护罩不见了。他的脸越来越压近飞转着的轮叶。

马尔罗克斯急速地喘着气拼命挣扎。那人体力强劲地按住他丝毫不松，马尔罗克斯动弹不得，只感到那人呼出的热气吹到他的颈部，这时他听见那人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叫艾尔金。”

马尔罗克斯强挺着。“不！”他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喊着，“你听我解释……”

“太晚啦！”

马尔罗克斯的脸越来越靠近轮叶，引擎每分钟 3000 转发出的美妙音声突然震耳欲聋。就在那激亢恐怖的一刻，他与引擎合为一体了。飞转的轮叶啮刮着他的颧骨，他痛苦的尖叫声淹没在引擎的高音调哀鸣声中。

艾尔金猛地把他的头拉了出来。血滴、肉糊和骨头碎屑在引擎盖下面飞溅。他感到身体颤栗疲软。艾尔金把马尔罗克斯那无力的手臂推向引擎转轮的风叶，轮叶卷着山羊绒大衣的袖子把马尔罗克斯拉进引擎，他的头卡在了引擎散热箱和热板之间。头发烤焦和皮肉烧灼的刺鼻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艾尔金从口袋里掏出毛巾，仔细地擦掉脸上和衣服上的血迹，然后走到刚才站过的门墙下取出引擎的轮叶防护罩。

他走过一小段路来到哈德逊河边，把轮叶防护罩扔进了污黑的哈德逊河水中。

第二章 显英雄本色 遭上司排挤

· 突然，内间的小门咔嚓一声猛地打开，德夫林敏捷地躲过枪口……
· “你是该完了。”莱纳气急败坏地说，“你太没管束了……我要利用我的一切权力取消你的工作。”

麦克·德夫林背靠着墙，脑子里飞快地把该在十五秒钟内做好的事过了一遍。最后一项是打开枪上的保险。他看了一下手中的卡宾冲锋枪，保险开着。又瞥了一眼门那侧的两个同伴。他们身穿特制的虎斑作战服，黑色面罩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闪着威猛凶狠的目光。这正是他们的本色。特别行动队员以这种奇异的服装面具突然出现，就占有了心理上的优势，在被攻击者惊愕未定的一瞬，特别行动队员掌握着生死予夺的先机。

德夫林朝两个同伴微微点了点头，举起手伸出了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第二个指头，当他伸出第三个指头的时候，那位肩扛散弹枪的伙伴瞄准铁链猛地开火，门板应声翻倒在地。另一位伙伴踏过门板冲进房间，端着9毫米库尔特自动枪机敏地扫视着，德夫林紧跟了进去。

房间非常狭小昏暗，散弹枪的烟雾使室内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突然，内间的小门咔嚓一声猛地打开，德夫林敏捷地躲过枪口，不料那位同伴正挡在中间。他抬起脚朝他后背一蹬，那位同伴一个踉跄，还未等他趴倒在地，德夫林的枪就“哒哒哒”响了起来。

“噢，上帝！”趴在地上的那位同伴取下面罩大声嚷着：“麦克，你他妈的搞什么名堂。你看看，我的面罩都给烧着了。”

德夫林扣上冲锋枪的保险，取出弹夹，“尼克，这是实战演习，可不是他妈的游览观光。”

“那也不能……”

“行了，行了。”扩音喇叭的喊声打断了尼克的话。三个人仰起脖子朝塔楼望去，演习场地的房子是没安屋顶的。“都到情况室去，我们在那里讲评一下。”

德夫林咧开嘴朝塔楼上的人笑了一下：“喂，哈利”，他吼着，“我们该换一种散弹枪的火药，那玩意儿烟气太呛人了。”

哈利·特德索上尉是纽约市警察署火器和战术部的指挥官。现在他在罗得曼警察区的小教室里，他的面前坐着十名参加演习的警察。“今天的演习有什么问题？”

德夫林站在教室的后面靠近咖啡间。“尼克的位置不对。”

尼克·马奇还没有从惊吓和震耳的枪声中完全清醒过来，跳起来叫道：“你在胡说，麦克。我……”

“尼克，你是站着的，你看看录像。”

麦克·德夫林中尉身高不足六英尺，体重却有一百七十五磅，浑身肌肉突起。他走到教室的前面，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不仅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并且在这十名全警察署的佼佼者当中，他的枪法最为神妙。

“伙计们”，德夫林温和地说道，“普通警察可以在他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从不因发怒而开枪。但这对你们是不适用的。从你们自愿加入特别行动队的那天起，你们就明白你们随时都可能是被射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如果尼克是在执行任务时这么做，那么他和我，也许还有苏格蒂，就都得吃枪子。”

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他们都清楚德夫林的话是对的，但是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小伙子谁也不愿意起来指责自己的同伴。德夫林看着马奇。这位二十八岁的警察是德夫林最棒的手下之一，很少有失误。然而这一次的差错却发生在实战演习当中，而不是在包围一个持枪的精神病人。

“尼克，我说得对吗？”

尼克·马奇感到有点羞愧不安。“是的，你说得对。”他低声回答。

“我不这么看。”有人在教室后面有力地说道。

人们把目光转向查尔斯·莱纳。他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讨论，习惯性地皱着眉头。莱纳是特别行动处的长官，掌管的范围相当广泛。他是所谓的“指挥部人士”，不太乐意亲临现场。他尤其对特别行动队的组建心怀不满，现在是他即将提升为助理局长的当口，他不想有什么事或者任何人给他惹出麻烦来。

莱纳站了出来。“德夫林中尉，我一直在注意这次演习。你不应该开枪。”

德夫林茫然一笑，问道：“为什么？”

“你差一点打中了自己的同伴。”

“不，我没有。”

“你开枪太快了。”莱纳变得严厉起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朝什么开枪。”

德夫林收起笑容，目光锐利。他盯着莱纳说：“我非常清楚朝什么开的枪。那人的枪对着我，还劫持了一个小孩当人质，那小孩偏在一边，所以我才开了枪。”

莱纳被德夫林坚定的自信激怒了。“你不可能看清楚。那靶子只晃了一下。”

正在这时有人拿着刚才被德夫林打中的靶子推开教室门走了进来。靶子上持枪人的胸部被打烂了，旁边的小孩毫发未损。教室里的警察不禁啧啧称奇。

莱纳淡漠地看了一下靶子，转过身去。“德夫林，实战演习算你厉害。可从今往后这类演习不会再有了。”

德夫林面对着他平静地说：“我们需要实战演习。”

莱纳涨红着脸说：“我会决定怎么做最好。”

“对你还是对我们？”

莱纳刚到门边要走。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太看重你的官运了。你想过这一屋子警察的性命没有？”

特德索上尉赶紧出面制止。“麦克，你太过分了。”

“不，”莱纳尴尬地笑着，“让德夫林中尉把话说完。”

尼克·马奇觉察出莱纳怀着的敌意，使劲拉住德夫林的袖子，轻声地提醒他：“麦克，别说那么多了。”

德夫林挣脱了尼克，“长官先生，自我们别动队成立的那天起，你就巴不得它马上垮台，你给上司打报告想用法律的理由把它取消。这一计不成，你又提出把它划归别的处。是啊，我们特别行动队让你这种饭桶管着也真是太受委屈了。你不配掌管特别行动队的警察。”

莱纳脖子上的青筋都暴突了出来。“还有吗，中尉先生？”“完了。”

“你是该完了。”莱纳气急败坏地说，“你太没管束了，德夫林先生。你不会在别动队呆得太久。我要利用我的一切权力取消你的工作。”

莱纳砰地甩上门走了。教室里一时鸦雀无声。尼克·马奇突然鼓掌喝彩，其他人也鼓起掌来。“麦克。”马奇佩服地望着他说，“你真让人痛快！”

特德索在一旁默默地站着。

特德索和德夫林一起走向停车处，脸色阴郁不明。他们两人是二十二年前一起到警察署的，从此就成了一对好朋友。德夫林一向心直口快，敢碰硬钉子，在警察圈内颇有声望。但在五年前离婚之后，德夫林好像变了个人，脾气反复无常，有时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有时却无端地招惹是非，甚至有自毁自虐的倾向。这种性格的无常多变使他和几位上司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妙。最近两年，他越发变得冷漠无情，只对自己手下的生命安全极为看重，常常因此暴跳发怒。特德索是最了解德夫林的，他深知德夫林今天与莱纳冒火的内里，但他并不喜欢他这么做。

两人在德夫林那辆破旧的本田车旁边停了下来。“麦克，你真的看清楚靶子了吗？”

“我没看清就绝不会开枪。”

特德索低声回应了一下。他计算过内间小门打开看清靶子的最短时间，他承认德夫林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反应最快捷的一个。

特德索用鞋尖踏着地面的砖块。“莱纳刚才说的不是在吓唬你。你不在别动队一样出色。”

德夫林打开车门，把衣服丢在座位上。“如果要由莱纳来发号施令，我决不会在那儿呆下去。”

“你可不能这样，麦克。你……”

德夫林砰地关上车门。“我能怎么样呢？真是笑话。哈利，别太当真。”

特德索不安地用手捋着头发。“你这该死的脾气快把你在警察署的前途给毁了，你知道吗？”

“什么前途不前途。”

特德索看着德夫林那又沮丧又恼怒的脸。“你不在乎吗？”

德夫林耸了耸肩。“不怎么在乎。”

特德索停了一下。“你想过出人头地吗？”

德夫林眼睛朝停车处那头的靶场看去。靶场人员正在为明天的演习布置靶子。他下意识地计算着靶子的距离，估摸着在什么位置射击最为有利。“谁不想呢！”他开口说道。“可我该怎么办呢？”

特德索听出了德夫林语音中的困惑不决。“你知道，工作之外还有生活。也许你需要改变一下。”

德夫林沉着脸坐进了汽车。“一切都不同啦。”他伤心地说着，开车走了。

特德索站在停车处望着本田车消逝在街面的尘雾中。他说不清最担心的是失去了德夫林的别动队还是离开了别动队的德夫林。

德夫林回到情报处要员保卫科。一名助手交给他一张电话便条：“上午有人来电话，有要事相商，请尽快联系。”

电话是塔吉特工业区的一位名叫库特·福罗得的人打来的。德夫林不认识这个人，他只听说过塔吉特工业区。这个跨国联合大企业每周至少要在《纽约时报》的商务栏露一次面。他猜想福罗得可能是那儿的安全主任。德夫林和他的同伴不断地接到各方安全主任的电话，向他们请教安全保卫方面的问题。

一分钟之后，福罗得就来听电话了。“德夫林中尉，谢谢你给我回电话。”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我能帮忙？”

“我是塔吉特工业区的人事主任。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全主任的空缺，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德夫林笑了起来。“谁这么灵通？是哈利·特德索让你找我的吗？”

“对不起……请原谅，德夫林先生。没人跟我说起过什么。”德夫林疑惑了，“那你找错人了。”

“我真希望你能来一下，咱们谈谈。”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物色了几个候选人。现在我手头没有你的档案，所以我一时也说不清是怎么找到你的。”

德夫林显然不能相信这位人事主任的话，但他并不疑心重重。也许哈利·特德索说得对，再说，跟莱纳有了这番冲撞之后，另外找一条通路也未尝不是个好主意。“行啊。你想什么时候见我？”“明天上午方便吗？上午十点怎么样？”

那位助手突然又进来交给他一份电话记录。德夫林看着不觉一愣。

迈克尔·T·德夫林中尉调往曼哈顿交通区工作。明天上午八时赴任。

交通区？德夫林把电话记录揉成一团丢进了废纸篓。“上午十点，非常合适，福罗得先生。”

第三章 出任工商巨头的保安主任

·但是有一点已经明确了，这工作会非常烫手，吃力不讨好，说不定还会把脑袋玩掉。

·他和托蜜在床上一阵颠狂之后，他大声说道：“我决定不在警察署干下去了。”

麦克·德夫林站在塔吉特大厦的门厅外面。这幢四十四层的玻璃金属建筑，是塔吉特工业区在纽约市的总部。昨天，德夫林离开办公室后就去了图书馆，花了好几个小时查阅报刊杂志上有关塔吉特公司的文章，他甚至在《建筑评论》杂志上读到了一篇专论这幢大厦的文章，文章称大厦的设计者、日本著名建筑家石板洋次郎设计构思的进取风格，使整幢大厦形象地再现了主人贾森·塔吉特的气质。

德夫林通过阅读加深了对塔吉特工业区的了解。这个财团的创立开始于贾森·塔吉特在金融业中的独断行事。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那“贪婪的年代”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深知那大量的虚幻契约是靠不住的，没有受盲目扩展的诱惑。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暴涨的行情开始跌落，许多投机者的纸上帝国变成了黄粱一梦。但是贾森·塔吉特不在其列。他已经悄悄地放弃了那些不能赢利的股权而全力巩固发展他的企业实体，卓有成效地形成了经营范围极为广泛的综合集团，囊括了快餐业、保健产品、制药业、计算机软件以及电信业等众多行业。凭着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决策，塔吉特工业财团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跻身于五百家最走红公司之列。

德夫林乘坐电梯来到十五层楼上的人事部。查尔斯·福罗得向他简单地介绍了公司情况和安全主任的职责，然后就把他带到四十层楼上来见贾森·塔吉特。

贾森·塔吉特的办公室在楼层的拐角处，规模接近一般的小礼堂。南面和西面都是通排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曼哈顿在天空衬托下的壮观景象。另一面墙整个用樱桃木装饰，靠墙是三台电视机和录像机，酒柜里饮品琳琅满目。还有一面墙则布满了商用图片和招贴，炫耀着塔吉特工业区生产的各色产品。

贾森·塔吉特安坐在黑檀木办公桌后面，桌上的黄铜饰板上镌刻着一句座右铭：“大众也是公司的经营者。”贾森·塔吉特下颔方正，有好莱坞明星的风采，现在看上去仍和1984年《时代》封面上的照片相差无几。他已将近六十岁了，仍然修饰整洁、精力充沛地穿梭于加勒比海和地中海地区。

“塔吉特先生，这位就是麦克·德夫林。”人事主任轻声地说道。

塔吉特正坐在羽冠靠背的真皮椅子上批阅一份报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按着对讲联络纽。“茜维亚，请叫葛洛莉·莎兰到这儿来。”

他站起身。德夫林惊奇地发现他要比照片上的样子矮一大截。照片上那轻飘长垂的一头银发使他显得高大了许多。

塔吉特指着一边的大会议桌说：“我想我们在那里坐着会更舒服一些。”他说话的口气使这一提议听起来更像是一道命令。

德夫林坐下以后才发现那位人事主任已经不在。

塔吉特看了下手表。“喝点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我刚喝过。”

塔吉特显得有点不耐烦了。高层权力的执行者一般不会在他的雇员身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德夫林也因此感到疑惑。塔吉特现在为什么要让他来这儿？

塔吉特用手指轻轻地点着桌面。这双手透露出他的卑微出身。这双手大而粗糙，显然做过繁重的体力活计。

他盯着德夫林看了一会儿。“听说你干了二十二年的警察。”

“是的。”

“干点什么？”

“起初做过几个管区的巡警，后来到火枪队，又到侦缉局，现在在情报处。”

“我还听说你在纽约大学上过学。”

德夫林点了点头。他感到有点奇怪，塔吉特好像知道他的不少底细。

“我想福罗得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塔吉特工业区的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下。另外我自己也作过一些调查。”

塔吉特浓黑的眉毛轻轻一扬。德夫林搞不清这是表示喜欢还是表示反感。

“你调查中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这口气表明他并不赞赏德夫林的做法。这时一位迷人的女士开门大步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黑色套装，V型领口开得很低，化妆轻淡。她那较好的脸型和秀致的鼻子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修饰。

这位女士的出现使德夫林略微感到惊讶。依照常识，职业女性工作时一般都服饰严整，而这位女士的举止穿戴大胆地显露出她的性感魅力，不免有点出格。

她理了一下那头赭色长发。“很抱歉我来迟了，贾森。伯明翰怎么也不挂断电话。”

一提到那位好辩的董事，塔吉特就皱起了眉头。“下次不要再搭理那狗娘养的。”

莎兰的笑声开朗清亮。“你当然可以这样，贾森。你是老板嘛。”

塔吉特咕嘟了一声：“天晓得。”

他看了一眼德夫林，好像他刚才忘记了他也在场。“噢，麦克——是叫麦克吗？——认识一下葛洛莉·莎兰，保健部主任，我的得力助手。”

“很高兴认识你，麦克。”她的眼睛流露出绿宝石的光彩。

她俯下身与德夫林握手的时候，衣领稍稍敞开，露出了黑色绣花乳罩和胸部柔和的曲线。德夫林闪开目光看了看她。她正注视着他，但脸上的笑容并没有表明她是赞许还是不满。她在长桌的中间位置坐下。德夫林拿不准她是不是故意坐到那儿的。她坐在那个位置，德夫林就不能同时看着她和塔吉特，这会使他感到拘谨，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谈判技巧的微妙。

“那么说”，塔吉特继续开始谈话。“你是到过火枪队的，你在那儿做些什么？”

德夫林懒懒地坐着。这一体势语言全世界都明白，表示漫不经心毫不在乎的意思。“我在那儿当教官，也算是手枪组的成员。”

塔吉特半闭着一只眼睛，仿佛是在瞄准德夫林。“你枪法好吗？”

“非常出色。”

莎兰一听他这么大的口气高兴了起来：“很显然，谦虚不是你的本性。”

德夫林耸一下肩：“说得到做得到，这不是吹的。”

她默默地端详着他，好像要作出什么决定。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说你还干过保护来访要员的工作？”

“是的，我现在正干这个。当然，像总统这样的大人物都是带着自己的保镖的。只不过我们更熟悉这座城市。”

“你这不挺谦虚的嘛。”莎兰说道。“五年前，你不是还在瓦尔都甫救了乌干达大使的命吗？”

德夫林感到惊奇。她连这件事也知道。“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五年前是克里斯汀离弃他的那一年，他当时都有点不顾死活了。

“你对大楼的安全设施熟悉吗？比如出入卡、警铃等等。”

塔吉特的提问打断了德夫林的思绪。“噢，那当然。”

他这可是在撒谎。他对安全设施的了解非常有限，只是从同事那里听来一些皮毛。

德夫林注意到他们两位不时地微微点头，好像他们早料到他会怎么回答。

塔吉特靠到椅背上。“麦克，看来你对警察署的工作非常有兴趣。”他笑着露出了一口白牙。

德夫林感觉到他的笑意并不诚心，那笑容更像是捕食动物的狰狞。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说特别行动队的事？”

德夫林惊呆了。特别行动队在警察署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特别行动队队员平时也是分散在警察署的各个部门，他们的队员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随着谈话的进行，德夫林发觉塔吉特和莎兰对他几乎是了如指掌，他感到越来越不是滋味。现在竟提到了特别行动队，他意识到他们一定对他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他既感到不快又疑惑不解。这家集团公司为什么要去找这种麻烦呢？

“你们为什么要查我的底细？”德夫林忍不住问道。

这个直率的问题出乎塔吉特的预料，而莎兰却并不慌乱：“事情很简单，德夫林先生。我们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有许多资产需要特别保护，因此必须找到最好的安全保卫人员，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我们在《时代》杂志上登了广告，但是，坦率地跟你说，没有一位应聘的人能够胜任。于是我们去找一位猎头，他推荐了几个候选人，我们分别核查了一下情况。而你”——她一脸诚意对他笑着——“是这几个人中最拔尖的。”

“你愿意干吗？”塔吉特想尽量把话说得轻松随便，但那语气仍然流露出了他的不耐烦。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德夫林看出塔吉特脸上有一丝恼怒。他显然不想再在雇员的事上浪费时间。他妈的，德夫林在心里说着，又不是我自己要来。“塔吉特先生，你，噢，还有你的助手，你们把我召来，为的是什么？”

德夫林看了看那双闪着绿宝石光泽的大眼睛，但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心想她一定是位玩纸牌的老手。

塔吉特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叉在桌面上。“我是个性急的家伙，常常迫得下属差点发疯，我就是这样。我一向单刀直入，不喜欢拖泥带水。”

“归根结底一句话，”莎兰插入说道：“我们公司有许多资产需要保护，这你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这样。”塔吉特站了起来。“如果我们的财产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公司的业务就不能顺利开展。我之所以亲自过问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懂。”德夫林说道。可他心里并不真的明白。

谈话刚开始，德夫林就在捉摸塔吉特和莎兰的为人，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塔吉特并不神秘，商业贸易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已经把他勾画得相当清晰。德夫林对他可以有基本的把握，不然的话他可以另谋出路。

至于葛洛莉·莎兰，可就不那么容易看透了。她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谈话？塔吉特的助手。他是老板，这很清楚。但她的言行竟可以和塔吉特平起平坐，而塔吉特好像也完全接受。起先德夫林还猜想他们之间有点什么，但看着她在谈话过程中常常自有主张，他马上排除了那种可能。贾森·塔吉特不像是那种会栽在女人手里的人。但是有一点已经明确了，这工作会非常烫手，吃力不讨好，说不定还会把脑袋玩掉。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头天晚上在托蜜的酒吧里，德夫林慎重而痛苦地寻思着他在纽约市警察署的暗淡前途，喝掉了好几瓶马丁尼酒。

他用橄榄来计分。他已经失去要员保卫科的工作。一颗橄榄。他知道自己嘴巴太没遮拦，这使他惹出了太多的麻烦。又一颗橄榄。他还得参加晋升上尉的考试，可自己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再说，跟莱纳冲撞以后，不论是作为中尉还是当了上尉，在警署都不会有多大的奔头。又一颗橄榄。调到交通区以后就更不会有什么出息了，那是警察署内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这得放上两棵橄榄。他慢慢地把这五颗橄榄摆在酒桌的一边。

他又开始考虑塔吉特工业区人事主任的提议。那儿的薪水比当个中尉要高出许多，多得超过他以前的想象。一颗橄榄。那儿的工作环境清新高雅，没人会对他说一句脏话。这，德夫林想道，值得两颗橄榄。他把这三颗橄榄另外排成一排，然后双手支着下巴端详起来。托蜜走了过来，“麦克尔，你在干什么？”她长着淡金黄色的头发，胸部丰满。在这家酒吧当女招待。

“决定我的前程。”

“结果怎么样？”她伸出细嫩的手指碰了一下桌上的橄榄。

“我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警署，找一份文职工作。有五颗橄榄表示我不应该继续呆在警署，三颗橄榄要我接受另一份工作。”

“怎么样最好呢？”

德夫林眼神迷茫地盯着桌上的橄榄。“我要知道就好了。”

她捏着一颗橄榄轻轻触碰她那非常肉感的嘴唇。“我看这再简单不过了。你不再整天提着脑袋拼命，我觉都会睡得香些。”

德夫林呆呆地看着她吞下了橄榄。“托蜜，你几点下班？”

“四点，跟往常一样。你等我吗？”“我等你。”

德夫林一整夜都因此而犹豫不决。大约凌晨五点钟的时候，他和托蜜在床上一阵颠狂之后，他大声说道：“我决定不在警察署干下去了。”

托蜜赤裸的身体爬到他的上面。“我真高兴”，她轻柔地说，“我再不用担心你会被人杀害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塔吉特的问话把德夫林唤了回来。德夫林虽然想得到这份工作，但有些方面还需要弄清楚。德夫林聚神看着塔吉特，这时他脑海里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提醒他：不要再说了，别把事情搞砸。可是他已经太久太久地忽略了这种理智的声音。“塔吉特先生，”他说道，“我看你有点不够意思。”莎

兰忍不住想笑。塔吉特可受不了这种口气，脸涨得通红。“你等一下……”

“不，你等一下。你们刚才说的全都是废话。你要我来这儿干，为什么？这城里能干这活的人可多着呢。”

塔吉特正要开口，莎兰挥一挥手阻止了他。“麦克，除了刚才说的，确实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打开文件夹抽出一张纸片扔过桌子。“有人给贾森送来了这个。”

德夫林看了看这张打字便条。

“作恶必死。”

贾森·塔吉特死期已近。”

“你们什么时候收到的？”

“两个星期之前。”

“信封在哪儿？”

她耸了耸肩。“可能已经丢了。”

“你们报警了吗？”

“没有。”

德夫林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葛洛莉。“为什么不报警？”

“塔吉特工业区需要维护它的企业形像。她回答说，“这也是一项重要的资产。”

“我明白。但这是死亡威胁。”

葛洛莉往前凑了凑身。“告诉我，警察看了这纸条能做些什么呢？”

他不得不承认警察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什么人送来的呢，有线索吗？”他又看了一下纸条，问道。

“没有。”

从塔吉特脸上的神情看来，好像这幢大楼中一半的雇员都是怀疑对象。

“塔吉特先生，这件事你真吗？”

塔吉特的表情显出他还有更为重大的事情要操心。但葛洛莉回答说：“是的。我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

脾气暴烈的塔吉特猛地拉开了身上的夹克衫。“我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我自己能保护自己。”

德夫林看见塔吉特腰带上插着一把自动手枪。他暗暗地思忖着，像塔吉特这样好斗的家伙带着武器反而对自己没有好处。他当警区教官的时候，曾经训练过许多企业大亨，他们都相信自己应该随时带着武器，但他从未见过有人懂得如何恰当地使用。他想，如果他要接受这份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塔吉特身上取走这把枪——或者至少要取出枪里的子弹。

塔吉特走到窗户旁边。德夫林向窗边望去。在纽约港宽广的背景下，自由女神像显得极小极不起眼。塔吉特双手叉在腰间，看着窗外说道：“这张纸条让我和葛洛莉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里的安全问题。我们组织了专门力量检查安全措施。我们发现在许多方面需要大力加强。”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希望你能来这儿。”莎兰说。“你在安全保卫方面有出色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我们觉得由你来负责这一工作是最合适的。”

塔吉特在窗户那边转过身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德夫林听出他的口气越来越不耐烦。再这样扯皮下去，这份工作就可能得不到了。但他仍然对这件事存有疑心，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还有

两个问题，”他说。

“还有？”塔吉特眯着眼睛。

“我的职责是什么？”

莎兰收起纸条把它放回文件夹。“你有三重任务：为塔吉特先生作人身保护，加强这幢大楼的安全防卫。钱不在话下。”“第三个任务呢？”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找到写这纸条的人。”

德夫林笑了起来。“怎么找？上面没有笔迹，信封你们也扔了。”“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

塔吉特扣上了夹克衫，表示会谈就快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听谁的？”

“听我的。”葛洛莉·莎兰摸了一下胸前的珍珠项链，这是她身上唯一的饰物。

“怎么？”

德夫林看了看她，她正一眼不眨地注视着。他以前从未在女人手下干过，更不用说像葛洛莉·莎兰这样迷人的女人。“没怎么。”他说道。

莎兰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还有什么吗？”“我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越快越好。”

“我得把警察署的事交代一下，大约要两星期。”

“好吧。”葛洛莉说，“不过要尽快。”

第四章 令人头痛的保安状况

· 德夫林对这种荒唐做法嗤嗤一声，问道：“安全部怎么能尽用一些对安全防卫一无所知的人呢？”

· 显然，这个地方的安全状况非常混乱……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麦克·德夫林在第十层楼走出了电梯。依照接待员的指点，他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 1045 号房间。他停下来仔细地看门上的标记，一小块金属牌上写着“安全部”三个字。两个星期来他一直在思前顾后，搅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现在站到这屋子门口，心里又开始矛盾起来。这时他脑子里那理智的声音轻轻地说道：现在还不晚。你还可以回到警察署收回辞职报告。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改变主意的人。

他正考虑着他的选择，房间门突然打开，一位粗壮的女人拿着一把空咖啡壶匆匆走了出来，差一点撞着他。

“噢！对不起，”她嗓音低沉沙哑，“你找人吗？”

“我叫麦克·德夫林。我大概是新上任的安全部主任。”

她从丝边眼镜的上方盯着他，一边笑着说：“还没确定吗？”

“我是说——我想这儿是我的办公室吧。那边的接待员说在这儿。”

“没错，德夫林先生。”她把空咖啡壶换到左手，伸出右手说：“我叫卡勒·艾比，是你的秘书。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

两人都默默地看着那空咖啡壶。“我去煮点咖啡。”

“好的。”

“我还是先把你安顿下来吧。”

“不用。去煮咖啡吧。”

“你自己能行？”

“行的。”他想单独一个人呆一会儿。现在还来得及离开，如果他要走，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好吧。”她走过几步指着一扇内间的门说，“那是你的办公室。我很快就煮好咖啡回来。”

德夫林看着自己的办公室那么宽敞，微微有点吃惊。他在情报处和另外五位警察合用的办公室也没有这间大。视觉感受也大不一样。情报处的办公室像仓库一样四周全是砖墙，而在这里可以俯瞰到宽阔的派克大街。

他坐到真皮座椅上转了一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抽屉里只有两个旧纸夹，一本翻烂了的电话本，还有几枚硬币。德夫林看着这些他的前任的遗留物，他想一会儿得向卡勒打听一下这位前任是怎么回事。

桌面上是通常的办公用品——笔架、吸墨纸、还有磁带盒等。他笑着拿起了一只小巧的装钉机。他在情报处是和另外七个警察共用一只的，他现在可以一个人独享了。他想起了葛洛莉·莎兰说过的：“钱不在话下。”这间豪华的办公室显然不能和警察署那简陋凑合的环境同日而语了。

“我想我该在这儿干下去。”他出声地自语道。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是有点紧张，还是昨天晚上有点过度了？

昨天晚上，特别行动队的伙伴们坚持要在托蜜的酒吧为他举行告别酒会。他喝得酩酊大醉。他暗自庆幸在醉意朦胧之中还有点理智，拒绝了托蜜让他去她那儿过夜。要是昨晚去了的话，现在肯定还在她那儿。凌晨时分是

托蜜情欲最亢奋的时候。

卡勒拿着满满一壶咖啡进来了。“来点咖啡吗，德夫林先生？”

“好的。”他从遐想中回过神来。

卡勒倒上了咖啡，坐下来看着德夫林，一本正经地说：“我负责打字、记录、听电话。我可不管那些给老婆或者情人买礼物的事，也不管你的帐本。我煮咖啡，但不负责给人倒咖啡。”

德夫林举了举手里的咖啡杯。

“今天上午是例外，因为你是头一天上班。”她拿出一支细长的香烟点着，“我怎么称呼你？麦克？迈克尔？还是德夫林先生？”

德夫林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位五十出头、一本正经的女人。她使他想起了他的第一个分队长，也是这样说话毫不留情，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没人能管得了我的帐本，连银行也管不了。”他说，“我没有结婚，也不送什么礼物给女朋友。你叫我麦克好了。”

她的眼睛露出了高兴的神色。“那好。现在我们相互有所了解了。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她这一问倒让德夫林犯难了。他还没有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做。“安全部一共有多少人？”他问道。

“十四个守卫和一个监察。”

“有这些人的档案吗？”

“有。”

“那好，拿来我看看。我想最好从这里入手。”

一个小时之后，那位监察汤米·诺伦坐在了德夫林的面前。不出德夫林所料，这位五十八岁的壮实汉子是一位退休的侦探。德夫林没料到的是，十四名守卫当中几乎没人具有安全保卫方面的经验，他们大多是退职的邮局职员、高楼养护员和电报投递员。

“汤米，这是怎么回事呢？”汤米·诺伦摸着他那雪白的头发说：“安全部一向只是收留公司里没用的人的地方。”

“要是这些人没用，公司为什么不解雇他们呢？”

诺伦耸了耸肩说：“我想大概是公司怕他们投诉吧。”德夫林对这种荒唐做法嗤嗤一笑，问道：“安全部怎么能尽用一些对安全防护一无所知的人呢？”

“头儿，”诺伦低声说着，“我来这里已经八年了。告诉你吧，安全部在公司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德夫林想起莎兰说过：要加强大楼的安全防卫。她倒是还有点眼光。

“这些守卫当中有没有可以用的？”

“有那么一两个吧。其他的都只是混日子的。”

“有没有你认识的想找工作的退休警察？”

“有两个。”

“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他们有兴趣，让他们与卡勒联系。等我补充到了管用的人，就把那些饭桶统统赶走。”

诺伦抓着下巴说：“人事部可不会喜欢你那么做。”

德夫林耸了耸肩。“他妈的。噢，还有，上一任安全主任是谁？”“公司行政处来的一个家伙。”

“当过警察吗？”

“没有。”

“懂得安全防卫吗？”

“听说在朝鲜当过宪兵，对安全防卫一窍不通。”

“他出了什么事？”

“两星期前他被打死了。”

德夫林看了一下台历。两星期前也就是他上次来谈话的时候。可塔吉特和莎兰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位安全主任，他自己也忘了问一下。他站起身来。

“走！带我在大楼里转一下。”诺伦用手搓着脸说：“我得事先跟你说，你这一趟看下来不会感到满意的。”

诺伦说得对。德夫林来到车库入口处，警觉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车流。

“这车库的出入口怎么没有守卫？”他问诺伦。“他们这儿不要我们管。车库的地盘是自主的，他们自己负责安全。”

德夫林不满地朝大楼电梯走去。诺伦把他带到门厅后侧的监视室，那里装着好多台电视监视器。德夫林注视着一群群人自由自在地从电梯里走进走出。“怎么没有人检查身份证？”“他们不让我们这么做。因为这样拦住正在进出的人，大家都会感到厌烦。”

诺伦陪着德夫林乘电梯到每个楼层都看了一眼。但是他们没有去十四层楼。

“十四层上是什么部门？”德夫林问。

“研究与开发部。”

“我们去看看。”

“我去不了那层楼。那儿是高保密区，普通进入卡不能用。那儿所有的门都由钥匙牌控制。”

“可你是安全人员，你也没有钥匙牌吗？”

“没有。”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你们怎么到那层楼去？”德夫林追问着。诺伦窘迫地回答道：“我们可以与贝尔博士联系，由他派人到电梯口来领我们。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紧急的事。”他又急忙补充说。

“贝尔是什么人？”

“柯特·贝尔博士，研究与发展部主任。”

德夫林哼了一声。“我想我该和这位博士好好地谈一下。”

其余各楼层都是大同小异，墙壁色彩轻淡柔和，地毯也很协调，大大小小各种房间交错得像迷宫一样，幽闭而显得有点恐怖。几十个公司部门和数千名员工就在这一幢大楼里工作。

不过第四十层楼——贾森·塔吉特、葛洛莉·莎兰、还有公司其他高级行政人员所在的那层楼——环境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盆栽花草密密丛丛，灯光迷幻，墙上布置着现代油画和浮雕艺术品。德夫林感觉这氛围既有梵蒂冈的威严，又有着妓院的淫荡。人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神情肃穆。德夫林唯一觉得可亲的是电梯门口那位长着一对鹰眼的接待员，她盘查着每一个走出电梯的人，还有点安全人员的责任感。

诺伦带着德夫林来到另外一个楼层。这里有许多半截子的砖墙，地面也没有装修，各种线缆和配件都露在外面。他们来到楼层的东南角，德夫林大吃一惊——这里有一套豪华公寓，餐厅、厨房、起居室等等都齐备而正规。德夫林朝起居室看了一眼，问道：“这套公寓有多少房间？”

“连女佣的住室也算在内，一共有十五间。整个面积有两千多平方英尺。”

德夫林扬起了眉毛。他小时候他们家在长岛的住房也是两千平方英尺。

“塔吉特要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鬼才知道。”诺伦耸了耸肩说道，“他在各处都有套房。他从不在一个地方住太长的时间。”

德夫林回到办公室，卡勒正在煮第三道咖啡，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桌上有一封葛洛莉·莎兰给你的信。”她说道，透过烟雾斜睨着德夫林，“上面写着‘亲启’，所以我没打开看。”

德夫林听出她话音里带着讥讽，但他拿不准是针对葛洛莉还是针对卡勒自己。他感到办公室的事务真是微妙难缠。

信封里是葛洛莉的手写便条：

欢迎你来上班，麦克。

有事请打电话找我。

葛

信中还附着塔吉特的死亡威胁纸片：作恶必死/贾森·塔吉特死期已近。

德夫林想起了在一次保卫工作讲习班上一位精神病学者分析恐吓信件的话：那些指名道姓进行威胁报复而又含糊其辞的，是恐吓信中最温和的一种。真正严重的威胁一般都明说很快就将实施报复，这类恐吓信必须严肃地对待。德夫林看着纸片上的“已近”两个字，心想那位精神病学者的话或许有理。显然，这个地方的安全状况非常混乱，他必须谨慎从事。最要紧的是贾森·塔吉特，这事已经迫在眉睫了。他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想着葛洛莉钱不在话下的许诺。他希望她说话算话。“第十分队，马奇侦探。”

“尼克，我是麦克·德夫林。”

“嗨，麦克，那边怎么样？”

“和警署一样让人头疼。听着，我有个想法。”

“我听着呢。”

“做做兼差怎么样？弄点外快。”

“要我去杀人吗？”

“不。是保护我的老板，不让他被杀。”

马奇停顿了一下，说：“你是当真的？”

德夫林又看了一下纸片。“也许没什么事，也许……我也是心里没底。不过，这也算是个机会吧。”

马奇笑了笑。“好吧，要是他完蛋了，你就会失业的。你想要我做什么？”

“来这儿看着塔吉特。”

“通宵？”

“对。”

“麦克，你可知道瞌睡这玩意儿吗？我是动不动就犯困的。”“所以我需要你找一下特别行动队其他的人。我能替他们都找到事做。我只要那老家伙二十四小时得到保护，从今天晚上开始，其它的事由你看着办，行吗？”

尼克想了一下，“我们不会白干吧？”

“不会亏了你们的。”德夫林说。

尼克笑了笑，“好吧，我去召集人马。不是别动队的人行吗？”“不行。我需要最拔尖的。”

“你能肯定这不会惹出麻烦吗？”

“放心吧，不会的。”德夫林的口气比他心里更有把握，“我们的报酬会很高，因此我们要尽量做得好。”

“好吧，就这么着。我明天休息，今天晚上就由我来值第一班。在什么地方？几点开始？”

“六点，在我办公室。”

德夫林挂断电话靠到椅背上，仰头望着天花板轻声说道：“葛洛莉，这下我们可得看看钱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下午六点十五分，尼克·马奇和德夫林来到葛洛莉·莎兰的办公室。房间不像塔吉特的那么大，但一套乔治亚时代风格的英国古典家具，使这间办公室别具一种高雅情调。

葛洛莉穿着一件简朴的白色丝绸高领长裙，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

她放下电话，撩了一下耳鬓的发丝——这动作在德夫林看来非常悦目且极富挑逗性。

“葛洛莉·莎兰，这位是尼克·马奇。”

她握着马奇的手，疑惑地看了看德夫林。

“尼克是特别行动队的。”德夫林解释说。“我把他请来，还请了另外几个警察，让他们对塔吉特先生进行昼夜保护。”

葛洛莉注视着马奇。马奇穿着一身毕挺的灰色套装，白色衬衣，褐红色圆点花样领带，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商业管理学硕士。

“很好”，她对马奇笑了笑说，“你们看起来确实和一般警察不一样。”

马奇显出不习惯受到葛洛莉这样的迷人女人的夸奖，红着脸说：“这是我们平时训练的一部分。我们来到企业部门执行任务，就得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不能显得太扎眼。”

葛洛莉看了下表对德夫林说：“说得不错。我得去开会了，还有别的事吗？”

德夫林往前凑了凑身，低声说：“二十四小时进行保护要花一大笔钱的。”

她看了一眼马奇，耸着肩说：“如果雇请到了最好的人，我想就不会太费事了。你们放手干吧。”

他们朝塔吉特的办公室走去。马奇边走边说道：“她是头蠢驴。”

“还不坏。”

“是还不坏。但也不是省油的灯。”马奇用手肘抵了抵德夫林。“你对她有点意思了吧？”

“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你放屁！这种娘们人人都喜欢。”

德夫林心里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撩人。他一向对美丽、高雅的女人着迷。而他那粗犷而端正的外表、洒脱的举止、以及作为警察的非凡才干也确实把许多漂亮女人吸引到了自己身边。但自从离婚以后，他开始对那些时髦女郎越来越疏远。眼下，单纯质朴的托蜜是他心上唯一眷恋的了。

“尼克，”德夫林冷峻地说道，“我们得保护塔吉特的生命安全，可又不能把他看守得太紧。”

“为什么不能？这么多年来你总有办法盯紧那些受护人的。”两人都笑了起来。他们走近塔吉特的办公室时，塔吉特正巧从会议室出来。

“塔吉特先生，我想让你认识一下你的贴身守卫，尼克·马奇。”塔吉

特盯着马奇，好像在看实验室的标本。“贴身守卫？什么贴身守卫？”

“我将对你进行二十四小时昼夜保护。”

塔吉特皱着眉头。“我不需要什么昼夜保护。我告诉过你。”“我明白。”德夫林冷静地说道。“大多数像你这样的企业巨头都不喜欢这一套。但是他们可没有你这么高的知名度。我敢担保十个人中有九个能认出你来，你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塔吉特听了这一番恭维得意起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名人，不过我在公共场合露面确实引人注目。”

“对。因此你必须得到二十四小时的昼夜保护。”

“好吧。但是我想知道……”

“保护你的人都来自特别行动队。”德夫林低声对他说。不出德夫林的预料，塔吉特眼睛亮了一下。他问马奇：“你带着什么枪？”

“克洛克 19。”

“弹夹能装几发子弹？”

“十五发。”

塔吉特拉开夹克衫，露出枪套里的 9 毫米贝雷特。“我的枪只有九发。我正想换一把威力大的。”

马奇看了德夫林一眼，露出不祥的神色。

他们离开塔吉特的办公室的时候，马奇不安地对德夫林说：“你怎么没跟我说那家伙有枪？”

德夫林无奈地笑了笑。“不要紧的。不过如果有人朝你开枪，你最好先把塔吉特的枪下了。你得自己保护自己。”

“非常感谢！”

第五章 择贤

· 奥提斯·罗亚尔是一名假释的罪犯，也是一位安全专家。……他曾窜入曼哈顿办公大楼……

· 玛丽·法考恩是一个小巧迷人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纽约市最有声望的计算机保密顾问之一。

艾尔金放下手里的橡胶球，按了一下手表上的灯钮：现在是半夜十二点十分。他的车停在贾森·塔吉特的萨顿别墅对面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他一直在车里注视着穿镶边制服的门口仆役为进进出出的轿车打开车门。

这幢别墅座落在伊斯特河边。纽约市的许多富贵而有头脸的人物时常在这里出入。艾尔金已认识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和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女播音员。

三月的寒气透进车内，艾尔金忍受着刺骨的寒冷。他不能发动引擎取暖——这样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再苦的差事他都干过，他曾在越南和柬埔寨连续几个小时趴在路边的泥水沟里等待目标的出现，听凭蚊子咬他的脖颈，蝎子在他手上爬动。

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但艾尔金的训练和经历使他具有了特殊的忍耐力。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要，稍一急躁就会把事情搞糟。

他对这幢别墅已经监视了近一个星期。昨天晚上他拿定主意：就在这儿干掉贾森·塔吉特。和艾尔金的许多猎物一样，塔吉特是个很守习惯的家伙。前天晚上，艾尔金溜进别墅作了一番观察，发现可以从救火梯登上塔吉特卧室的楼层，然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门锁，抓住塔吉特，然后——他拍了拍身边那只装着手术刀的黑包。

突然，艾尔金那双混浊的眼睛睁得更大，盯住塔吉特那辆豪华轿车向萨顿别墅驶来。

这辆轿车与萨顿别墅门前出出进进的高级轿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艾尔金肯定这辆车是塔吉特的。三天前的晚上，他把这辆车右边的停车灯打碎了。所以他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这一招是他经过训练学来的：千方百计确认攻击的目标。

艾尔金躲在暗处看着塔吉特的轿车慢慢停了下来。连续五个晚上，艾尔金天天看到这相同的情景，就像是看同一幕戏的重复演出。每个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塔吉特的轿车总是要转一个U形弯再停下，以便坐在右边的塔吉特从靠近别墅的一侧下车。然后，门口仆役像往常一样跑出门厅为塔吉特打开车门，带着满脸奉承的笑容。

艾尔金满意地看着这出戏固定的出场人物。他知道下面的情节。塔吉特将走下车来，拍一下仆役的肩膀，然后两人空洞地笑笑。塔吉特大步走向门厅。一个小时以后，十四层楼上的灯光将会熄灭，表明塔吉特已经就寝。然后……

艾尔金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身影从驾驶座旁边的位置走出车来，这出戏中可从来没有这么个人物。艾尔金看着那个人解开身上的防水外套，来回环视着大街的四周，然后对仆役说了句什么，仆役迅速打开了车门。塔吉特刚一下车，那人扶着他的手臂急忙走进门厅，边走边扫视着周围的动静。

艾尔金慢慢地眨了眨眼。贴身保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顾一切执行他的计划。杀掉两个人和杀掉一个人一样地轻而易举。但是从那个人的举动来

看，显然是一个职业保镖。没有必要节外生枝。艾尔金想着。还是等那个人走开了再说。艾尔金重新拿起了橡胶球慢慢地捏着。

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十四层楼上的灯光早已熄灭，艾尔金意识到那位贴身保镖不会离开了。他把车发动起来。开过别墅门厅的时候，艾尔金看见那位穿镶边制服的门口仆役坐在大门旁边，手中袖珍电视发出的蓝光照映在他的身上。艾尔金又朝别墅的上面望了一眼。“总还有别的办法的。”他自言自语道，手中的橡胶球捏得紧紧的。

第二天上午，德夫林回到办公室，仔细地翻阅着前一天记录下来的长长一大串安全方面的问题。他心事重重地想着，突然听见外面卡勒沙哑的说话声。不一会儿卡勒站到了办公室的门口，“麦克，”她轻声说道，“你在等一个名叫奥提斯·罗亚尔的人吗？”

“是的，快让他进来。”

卡勒迟疑了一下，挪步闪到一边。一位身材高大、穿着花哨的黑人走了进来。“迈克尔先生，”他一开口就露出满嘴的大白牙，“见到你真让人愉快。”

罗亚尔热情地拥抱着德夫林。德夫林后退一步打量着他。“还是随便点称呼吧，奥提斯。”

奥提斯是德夫林任塔吉特工业区中心大楼安全主任之后第一个打电话召来的人。德夫林知道怎样保护塔吉特的人身安全，但对整幢大楼的守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把罗亚尔找了来。

奥提斯·罗亚尔是一名假释的罪犯，也是一位安全专家。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作案。他曾窜入曼哈顿办公大楼偷盗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和分格式电话机等。他身材高大，穿戴怪异，癖好色彩艳丽的宽绰上衣，这本来极不利于他作案行窃；但是罗亚尔风度翩翩，笑起来特别迷人，那些机警的秘书小姐都被他一个个地引开。他就是靠着这一手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达到了作案目的。

奥提斯的奇异外表和作案特点终于引起了曼哈顿安全人员的警觉。他不得不改变作案方式，常常在夜间潜入大楼。屡屡受挫的曼哈顿安全人员不断地设置越来越尖端的防盗设备，奥提斯开始感到困难重重。这时他已被中学开除，一段时间里他对电视监视系统、微波传输线路、红外线移动探测仪、以及复合微处理器等等进行了广泛研究，自学成了一位安全专家。

奥提斯最后被一大群警察包围住了。被激怒的人们都希望判他终身监禁。德夫林也参加了拘捕奥提斯的围攻，但他提出了另一种看法：特赦奥提斯·罗亚尔，利用他的专长，让他对大楼守卫人员进行训练，其他人勉强同意了。罗亚尔非常害怕被送进监狱，因此对德夫林感恩不尽，成了德夫林的忠实朋友。

德夫林坐下来，把手放到脑后说：“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这里的安全状况非常糟糕。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帮助理出个头绪。”

“这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朋友。”奥提斯仍然站着，“你稍等一下。”他说着走到外面卡勒的办公室，拿了一幅画进来。

德夫林惊讶地看着他，说：“送给我的？”卡勒倒是说起过办公室的墙上该布置点什么。但这幅画并不合他的口味，“谢谢你，奥提斯。这幅画真漂亮。”

奥提斯举着手里的画说：“是很漂亮。马蒂斯的杰作嘛。”

德夫林疑惑地端详着这幅画问：“马蒂斯的杰作？你从哪儿搞来的？”

“在行政部餐厅拿的。”

德夫林吃了一惊：“噢，上帝！没有人阻止你？”

“没有。我本来想好对他们说我拿去清洗一下，可谁也没有问我一声。”

德夫林小心翼翼地奥提斯手中接过画，轻轻地放在地板上。“我们等着看看要多久才有人发现它失踪了。”

“恐怕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来你这儿之前在大楼里转了一圈。”罗亚尔拿出一本笔记本读了起来，“门厅的监视室里两名安全守卫要看顾十五台监视电视。”

“这太多了吗？”

“也许是吧。但其中六台电视没有信号。”

“为什么？”

“可能是与监视设备中断了联接。”

“还有什么？”

“鱼目混珠的人太多了。”

“鱼目混珠的人？”

“当一位雇员用他的出入卡打开一道门时，许多人就跟着鱼贯而入。我就是这样混到第九层楼并偷到这幅画的。”罗亚尔合上笔记本，“我来来回回在大楼进出了好几次，都是这样。除了第十四层楼和四十层楼，没有任何人阻止我，甚至没有人查问一下。”他摇了摇头说，“太糟糕了，迈克尔。非常糟糕。”“那么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我最后的结论是，你的这幢四十层大楼漏洞百出。真是所谓的‘疏可以走马’。”

德夫林沉下脸说：“我希望你不要再说些什么‘你的’。”罗亚尔咧开嘴笑了。“可这大楼是你的，迈克尔。你是这里的安全主任。”他的脸突然显出疑惑的表情。“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

“他们需要找一位最好的安全主任。怎么，你觉得我不能胜任吗？”

罗亚尔嗤了一声，说：“兄弟，我肯定地说你不能胜任。你拿起枪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但你对大楼的安全守卫一无所知。”

“那么，除你之外，还有谁懂得那么多呢？”

“说出来你可别吃惊，这样的人多着呢。许许多多的人有着守卫政府大楼和其它重要设施的经验，他们全懂得那一套。”

德夫林耸了耸肩说：“那么说来，他们雇我当安全主任也许是看中了我的性格魅力吧。”

罗亚尔大声笑着说：“肯定是这样。”

德夫林是说着开玩笑的。但他实实在在被奥提斯的问题困扰了：为什么他们要雇佣他呢？

这时候对讲联络机传来了卡勒的声音：“麦克，法考恩小姐要来见你。”

德夫林跳了起来。“又来了一员大将。”他对罗亚尔说。

玛丽·法考恩是一个小巧迷人的女人，一头黑而卷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棕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淘气的神色。她捧着一大叠打印件走进了德夫林的办公室。德夫林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前额。“孩子们都好吗？”

“都好，麦克。”她说话带布鲁克林口音，“他们都想知道他们的教父

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德夫林摸着下巴。“我近来很忙，”他喃喃说道。

“在托蜜那儿忙吧？”玛丽摇晃着脑袋说。“别胡说八道了。”

德夫林转过身来向奥提斯·罗亚尔介绍玛丽。

玛丽·法考恩现年三十五岁。她的丈夫理查原先是德夫林的搭档，可是在四年前被一伙歹徒杀害了。玛丽和理查结婚以后就没有再出来工作。理查遇害后，她就不得不独自抚养一对十一岁的双胞胎男孩。为了使自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到大学进修了计算机课程。她慢慢觉得她对计算机有着特别的爱好，在计算机世界里感觉特别悠闲自在。她在一家法律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负责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她开始研究计算机系统的保密技术，不久就辞掉了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独立开展计算机系统的保密咨询业务。

一开始业务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很快，她的才华就引起了工业企业界的注目，许多公司纷纷前来请教计算机系统保密方面的问题。短短的几年内，她已经成为纽约市最有声望的计算机保密顾问之一。

德夫林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大摞纸问：“这是什么？”“塔吉特工业区的打印文件，包括工资记录、密码，还有一份公司的五年计划。”

“你从哪儿搞到的？”

“垃圾堆里。你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开始在垃圾堆里寻找可能有用的信息。”

德夫林苦着脸说：“这么说来，这两个星期你成了捡垃圾的了？”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捡计算机打印纸。”

“发现什么了吗？”

“进入数据库的密码。”

德夫林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操蛋。”

“是够混蛋的。好在系统操作员每月都要变换一次密码，可那帮傻瓜蛋把主单也扔了，连撕都不撕一下。”

“你怎么搞到那五年计划的？”

“非常简单，简单到难以置信。”

“你倒是说出来啊！”

“没有代码。”

“嗯？”

“计算机系统一般都设置标准密码，然后系统操作员再设新的密码。但有时候系统操作员并不再设密码，这样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德夫林闭上眼睛。他又想起葛洛莉说过的“加强安全保卫。”

“那工资记录又是怎么弄来的？”

“这就要麻烦一点了。我用了我的密码程序表。”

“密码程序表怎么用呢？”

“我把程序表输入电脑之后，就会有一连串的普遍密码——包括“密码”这个词的拼法，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测试、判断，最后密码被解开……”

“你是说有人就用“密码”这个词的拼法作为密码？”罗亚尔插话道。

“这其实是很普通的，”玛丽回答说，“不过很多人想不到。”

玛丽继续往下说着。德夫林开始感到没那么自信了。他明白白领罪犯的作案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各公司商行需要防范的不再只是手持钳子榔头的暴力之徒。玛丽已为他勾画出了一幅用新手段作案的场景：那些智力超群的男

人和女人，用一台电脑、一只调制解调器，只要他愿意，就能够……

德夫林看着两位朋友，道：“坦率地说，我对保护塔吉特还有把握，但对大楼的保安和计算机系统真的一窍不通。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罗亚尔锁紧了眉头，道：“我也跟你说实话吧。要从这楼里偷点什么比守卫这幢大楼来得轻松多了。我看还是先检查一下大楼目前的守卫情况，然后再决定什么该保留，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我们不能放松任何一个方面，从简单的出入卡到最先进的生物统计系统，图像、声音、手纹技术。”

“好吧，先全面检查一下。然后再看我们需要些什么。钱不在话下。”德夫林照搬了葛洛莉·莎兰的话。

“这事要办好还真得花上一笔呢。”罗亚尔说道。

德夫林转过身问玛丽：“你看有什么需要做的？”“我们得先清理那些老密码，设置一个新的密码程序。然后，我要对所有系统进行一次病毒检查。还要设计一套安全程序，并对系统操作员进行安全训练。”

“这听起来得要很长一段时间。”德夫林说，“奥提斯，这段时间你还有别的安排吗？”

“这四个星期我可以全力以赴。完了我得去一趟牙买加，一位女士在那儿等着我呢。”罗亚尔笑嘻嘻地说。

“你呢，玛丽？”

“我得好好盘算一下。大概可以匀出三个星期的时间。”德夫林看了一下日历，说：“时间不宽裕啊。”

“已经算是凑巧了，”玛丽说道，“我正好要把我那双胞胎儿子送到他们奶奶那儿去。”

“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

“好的。”

德夫林脚跷到了桌子上。他笑了笑说：“这几个星期可有你们忙的了。”

玛丽又摇了摇头说：“你觉得很好玩吗？”

罗亚尔也流露出轻松的表情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六章 凶手扮邮差

·正当贝尔和德夫林在研究与发展部查看的时候，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来到了大楼的门厅。

·艾尔金已经看清了监视摄像机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并且看到了贾森·塔吉特的办公室。

第二天早晨八点正，德夫林急匆匆地走进了大楼的旋转门，情绪非常低沉。他刚接手大楼安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忙到这种地步。四个小时前，一场恶梦把他惊醒，他梦见自己被铐上手铐押在塔吉特大楼门厅的角落里，看着一大群带着滑雪面罩的人把大楼里的所有东西一件一件地搬走。

德夫林在恶梦中被吓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现在他走到电梯间的门口，汤米·诺伦突然出现在他身旁。“嘿，头儿，你来得真早。”

德夫林看了他一眼，“是啊，我怎么也睡不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汤米笑着说，“我找了四个警察，他们都愿意来这儿干。”

“你让他们跟卡勒联系了吗？”

“跟他们说了。”诺伦挠了下头，“可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

“那几个守卫听说要被替换掉，有点不大平静。”诺伦阴沉着脸说。

“我们也不平静啊。你去对他们说，谁要是干得好就可以留下。我只是不想要那些废物。”

“他们听了会很高兴的。”诺伦的脸色开朗了起来。德夫林很赞赏诺伦的态度，他理解诺伦刚才为何阴沉着脸。诺伦也明白有些守卫确实没用，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他的手下。德夫林尊重诺伦这种待人的诚意。

“去十四层楼的事办妥了吗？”德夫林问。

“那正是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

“怎么啦？”

“我照你的吩咐去找了贝尔。”

“他怎么说？”

“他说不行。”

“这狗娘养的。我是整幢大楼的安全主任。你告诉他……算了，”德夫林走进电梯说道，“我自己去找他。”

他一到办公室就翻开公司的电话号码本，拨通了贝尔的电话。“这里是研究与发展部。”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傲慢的声音。“我要我贝尔说话。”

她听出了德夫林话中的火气，说：“我可以问一下你是谁吗？”“麦克·德夫林，安全部主任。”

“贝尔博士现在恐怕不太好找，德夫林先生。你如果能跟他预约一下的话……”

“不，我不想预约。我现在就要跟他说话。”

对方停了一会儿，“那你稍等一下，我去看看他有没有空。”贝尔很快就来听电话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说话稍稍带一点东欧口音。

“我想请你把十四层楼的入口代码给我。”“那恐怕不行。今天一早我跟你的监察说过……”

德夫林吼了起来：“你一定得把入口代码给我。”

贝尔的语调仍然很平静：“十四层楼是我们研究与发展部的心脏地带，

这里到处都是高密级的情报。我要对这层楼的安全负责。很抱歉，你最好还是……”

“你听着！我不再啰嗦了，要么你把密码给我，要么我现在就上去把门给砸了。”

“你不会这么做的。”贝尔说道。

“你去电梯门口等着，过三分钟你就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做了。”

贝尔清了一下嗓子，“你稍等一下，我过一会儿再跟你谈。”五分钟之后贝尔打来电话，口气缓和了许多：“你不妨先上来，我带你到处看一看，好吗？”

“然后你就把入口代码给我？”

“对。”

柯特·贝尔博士细长的个子，头发散乱。他好像满脑子都是计算公式，根本顾不上修饰一下。他比德夫林预想的要年轻许多，看来不过四十刚出头。这么年轻就担任了塔吉特工业区的研究和发展部主任，说明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

贝尔戴一副宽边眼镜，棕色的眼睛透着温和的神情，略带一点童稚气。

“麦克，”他说着客气地伸出手来，“我想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

德夫林刚要冒火，但很快冷静了下来，脸上露出和气的神色。“没关系，柯特。我想我们都是为了对公司的财产安全负责。”

贝尔带德夫林来到一扇加厚的钢门前面。他在门口的数码牌上按了几下，钢门开了。两人走进了迷宫一般交错间隔着的房间。这里与德夫林到过的别的楼层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紧张和肃穆。

贝尔微笑着向德夫林介绍：“我们在这儿并不做太多的所谓纯研究。我们还有很多的中小型实验室，分布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实验性工作都分头在各地的实验室进行，我们这儿只集中处理理论概念和数字计算。我们还保管着塔吉特工业集团所有的研究结果。因此可想而知，这里有许多高密级的东西要加以严格的保护。”

“是的。这些东西存放在哪儿？”

“计算机数据库里。”

德夫林点了点头。“你们的计算机安全吗？”

贝尔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当然安全。我们有严格的密码控制。”

德夫林哼了一声。博士先生显然还不知道他手里的秘密武器——玛丽·法考恩。她会弄清楚研究与发展部计算机系统的安全程序到底怎么样。

贝尔领着德夫林参观了各研究小组工作的房间。这些小组的研究课题相当广泛，从新型药品的开发到光学纤维的应用等等，应有尽有。这些房间都安上了钥匙牌锁。德夫林还被带到“纯研究中心”的一房间，那里几个男人和一名妇女整天坐着推演某些概念。他们好像乐此不疲，似乎是这层楼上最开心的人。

有一个房间看上去很像图书室。德夫林停下来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存放着所有的研究记录。”

“研究记录？”

“每一位研究人员都要详细地记录下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和试验结果。这些记录就存放在这儿。”

“要存放多久？”

“永远。这些记录包含着极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在将来还可能要参考。在研究实验室里人们任何东西都不随便扔掉。”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德夫林开始喜欢上这位温和的研究与发展部主任了。他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还以为他一定是个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家伙。现在他发现贝尔对自己工作的保密性极为关注。

他们回到电梯间时，贝尔极不情愿地把十四层楼的入口密码交给了德夫林，道：“坦率地说，我不愿意交出入口密码。”

“为什么？”

贝尔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抚弄着蓬乱的头发。“我对你们安全部守卫人员的能耐有点信不过。”

“我也信不过他们。不过不用担心。在我找到真正有才干的人来这里之前，这密码只有我和汤米·诺伦知道。”

贝尔点了下头。但他还是对密码落在了外人手里有点放心不下。

德夫林跨进电梯，突然回过头来问道：“贝尔博士，你是怎么改变了主意的？”

“我打了电话给葛洛莉·莎兰想请她帮我，可她让我照你说的办。”

“噢。”德夫林应了一声，电梯门关上了。

正当贝尔和德夫林在研究与发展部查看的时候，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来到了大楼的门厅。艾尔金这身打扮不是来投递邮件的，他来大楼是想作一番刺探。

昨天晚上塔吉特身边出现了保镖，迫使艾尔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现在艾尔金站在电梯间对面的指示牌前。指示牌上标明了各部门的楼层位置和各部门主任的姓名，包括大楼的首脑人物：贾森·塔吉特，4050房间。艾尔金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名字出现在好几个楼层上，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艾尔金看都没看一下门口的守卫，径直走进了电梯。他知道不会有人阻止他。艾尔金一大早就来过大楼的门厅，看到门口守卫对谁也不加阻止。他乘坐电梯随意地进出各个楼层，默默记下了楼层内紧急灯、监视摄像机、电力房以及紧急出口的位置。他没有各楼层过道大门的出入卡，但这并不成为问题，他可以跟在持卡的雇员后面随意进出。

艾尔金只是在十四层楼和四十层楼遇到了麻烦。他没能走进十四层楼——进出那层楼的人不让他跟着。他来到四十层楼的时候，过道门口的接待员把他挡住了，她说先得核实一下他要找的人的姓名和房间号码。艾尔金只好等在门口，而当接待员告诉他走错了地方时，艾尔金已经看清了监视摄像机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并且看到了贾森·塔吉特的办公室。

电子数据处理中心在第十八层楼，塔吉特工业区的计算机数据库就设在这里。艾尔金这里也可以自由进出，心里暗暗感到庆幸。

一小时过后，艾尔金来到了第十层楼。他走过了一间标着“安全部”字样的房间，这时一位拿着空咖啡壶的灰头发女人正好走出门来，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对不起，”她说道，手里的咖啡壶像武器那样拿在胸前，“你在找谁？”

“沃尔顿·里德。我是……”

“走错地方了。里德在十一楼。”

“楼下那该死的家伙说他在十楼。”艾尔金知道里德在十一楼，装出一副懊恼的样子说着，转身朝电梯间走去。

艾尔金走到电梯间的时候，又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那女人还站在那儿盯着他。他走进电梯按下了底楼的钮。就到这儿吧，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婆说不定会通知里德说有邮差在找他。已经收获不小了，改天再来吧，用不着操之过急。

他得意地走出电梯，突然愣了一下。贾森·塔吉特正朝这儿走来，一个保镖——不是头天晚上的那一个——护在他的身边，眼睛不停地扫视着门厅里的十几个人。

艾尔金感到有点紧张。他透过反光太阳眼镜注视着塔吉特走到电梯门口和另外几个人说笑。得赶快下手。艾尔金对自己说道。塔吉特大步跨进了电梯。

第七章 安全专家提建议女秘书谈工商巨头

· “最基本的是声音系统，必须尽快更新升级，还有那些坏了的监视电视、警报传感器等……”

· “你同公司里大多数人看见的只是塔吉特粗暴的一面……”

一向轻松自在的奥提斯·罗亚尔这时一反常态地严肃起来。两天来他对大楼上下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结果真是糟糕透顶。他这时正领着德夫林四处察看。

奥提斯对德夫林发着牢骚：“你看看，这么糟糕的情况真让我宁愿站到我的对手一边。我来这儿偷上三天三夜，就可以去牙买加过国王一样的日子了。”

“你总还得睡觉吧？”

“我不用睡很多觉。”

“别开玩笑。你说说怎么做才能把这大楼看守住。”罗亚尔在门厅的指示牌前面停了下来，点着头对德夫林说：“你看看这东西。”

“嗯？”

“这指示牌就是作案分子最好的领路图。上面标明了所有办公室的位置，包括塔吉特的办公室。一看上面各部门的所在位置，我就知道该去哪儿偷什么东西。看一下这指示牌就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安全部在十楼，我就知道该躲着点。我知道谁在哪一层楼，这样我就可以记住他的名字，当有人盘问我时，我就说我要找某某人，我知道他不在这层楼。然后说一声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就万事大吉了。”

“听起来你满有经验的。”

罗亚尔咧开嘴笑了笑说：“从前那些日子里，我从不讨厌大楼里的指示牌。”

“那好，我今天就把它取掉。”

他们来到电梯间，看着从电梯里出出进进的人流。

“你看这儿有什么问题？”罗亚尔问道。

“门卫对任何人都不加阻止。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对。还有呢？”德夫林耸了耸肩。“看不出别的了。”

“邮差只能允许进入门厅，不能让他们去别的地方。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不用担心的，但总会有居心不良的人。”

“好吧，我来办这件事。也许还得写个告示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罗亚尔继续说道，“这大楼刚启用的时候，那帮傻瓜蛋拿着镂花模板在每一道门上刷上了标识。这样，一个陌生人哪怕是头一次进入大楼，就能很快地找到计算机机房、财务部、安全部、电力房、电话总机室等等。这可不是件好事情。”

“对，该把这些标识统统抹掉。”

“还有，”罗亚尔对德夫林挥了一下手里的出入卡，“这幢大楼共有四千二百名雇员，但是出入卡已经发放了五千多张。”

“另外八百张哪儿去了？”

罗亚尔耸着肩说：“大部分可能是丢了或者被偷了。真正可怕的是当你离开或者辞职的时候，公司并不收回你的出入卡。”

“大概是因为这玩意儿很便宜吧？”德夫林开玩笑说道。

罗亚尔并没有高兴起来，说：“迈克尔，”他的口气好像是在开导一个孩子，“他们也不对出入卡作销磁处理。没有一张出入卡进行过销磁处理。你看”——他指着出入卡上“塔吉特工业中心大楼”的字样说——“任何一个恶棍如果在街上捡到这么一张卡，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能用。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什么人可能会来这里。”

德夫林使劲地按着脑门，感觉好像脑袋都快要炸了。安全主任这差事看来比他想象的要繁难得多。

他们来到一大排监视电视前面。“这么多的电视屏幕上没有图像。我上午还看过火警楼梯上的警铃，有百分之四十是坏的。”罗亚尔盯着德夫林不停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汤米·诺伦告诉我说，大楼里的这些装置一直没有人保养维修。”

“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装上的？”

“两年前。”

德夫林显得困惑不解地说：“才两年的时间，应该还能用的。”

罗亚尔摇摇头说：“这可不是你家里收看花花公子频道的电视机。这些玩意儿娇贵着呢，需要作经常的保养和校准。”

“那你的建议呢？”

“最基本的是声音系统，必须尽快更新升级。还有那些坏了的监视电视、警报传感器等，也要换新的。”

“那得花好多钱吧？”

“你说对了。得花一大笔钱。”

“我最好先跟莎兰说一声。过一会儿我再找你。”

“好吧。你跟莎兰说清楚，我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掉。得一步一步来，我只能先抓住最要紧的。”

德夫林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奥提斯很快就能把一切漏洞都堵上，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也许还能得空看看报纸的体育版。

可是德夫林的这种轻松感很快就被打消了。塔吉特今后六个月间出席公共集会的日程表摆在了他的面前。塔吉特将在二十七午宴和晚宴上讲话，其中有六次还在城外，“上帝啊！”他叫了起来，把日程表扔在办公桌上。

卡勒在门口探了下头。“你叫我吗？”

“你看过这份日程表了吗？”

卡勒走进来坐下，点了一支烟。她从来没问过德夫林是不是在意她抽烟。德夫林确实不喜欢她抽烟，但他觉得提出反对也没什么意思。

“看过了。”她说着，朝天花板吐出一缕烟丝，“贾森的政治压力很大。大约一年前，他在一个右翼人士的集会上发表了过激的言论，要求政府停止干预企业家的事务。据说当时会场里一阵哗然。贾森这老头儿从此就开始变了。”

德夫林把下巴歇在手背上说：“卡勒，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敢这么谈论塔吉特的人。”

卡勒耸了耸肩说：“我了解他。”

“你认识他多久了？”

“我从1975年起就跟着他了，那时候他的公司连狗屁都不是。”

“不说玩笑话了。那时候你做些什么？”

“那时候他是鲁宾逊，我是星期五。”

“那你为什么不在四十层楼上当他的首席秘书？”

“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我简单地跟你说说吧。七十年代末他雇了一位中学刚毕业的年轻姑娘来干些打字之类的杂活，我得承认那姑娘很有心计，可我跟她合不来。贾森鼓励她再去上学，那姑娘后来就得了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回到公司来的时候，贾森的业务势头正猛。他让她当了营销部的副经理，从此那姑娘就在公司里青云直上了。”

“那姑娘是谁呢？”

卡勒透过烟雾瞥了德夫林一眼说：“你见过她的——四十层楼上那个铁腕女人。”

“葛洛莉·莎兰？”

“是叫这个名字。”

“那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

“葛洛莉野心很大，是个权力狂。你得照她说的做，不然你就滚蛋。”

“那她为什么不解雇你？”

“她不敢。贾森虽然被她套住了，但有一点她还管不住他。贾森是很讲信义的，他决不会容忍她把我赶走。”

“所以她把你弄到了安全部？”

“是的。这儿是公司里的死角。你来之后情况有点不同了。但我看你忙这忙那的，显得很可笑。”她用一种怪异的表情看了德夫林一眼。

“这是从何说起？”

“你可能是一位很好的警察，但你根本不懂得企业文化。你是在玻璃房里扔石子。”

德夫林笑了笑说：“就算我打烂了几块窗户玻璃，那又怎么样呢！那铁腕女人可在我的一边。”

卡勒笑了笑，突然咳嗽了起来：“你别以为她靠得住。”她拍着胸口说道。

等到她恢复了正常呼吸，德夫林问道：“你说，塔吉特和葛洛莉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卡勒朝空着的咖啡杯里抖了一下烟灰，“谁也说不清楚。”她含糊地说。很显然，卡勒不愿意一下子说得太多。德夫林心想还是另找机会再打听吧。

他换了一个话题：“贾森是想通过他的公开演讲试探一下政治气候吧？”

“更像是他想控制政治气候，”她说道，“他过于自信了。”

“这怎么说？”

“贾森是地道的生意人，在生意场上他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但他对政治并不在行，他对生意场中的政治因素缺乏把握。他忘记了公司还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他要是不小心的话，葛洛莉就会抽掉他脚底下的地毯的。”

“你认为她会这么做吗？”

“只要她有机会，肯定会这么做的。”

德夫林听得出她在谈到塔吉特时语气里充满着关切之情。“看来你很喜欢塔吉特。”

“是的。他是有不少毛病，但他很有修养。”

德夫林回想起他与塔吉特面谈的那一次。“恐怕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塔

吉特吧？”

“你和公司里大多数人看见的只是塔吉特粗暴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把他司机的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他至今还每月去看望他最早的一个推销员，还经常送钱给他。我说过他也有毛病，但并不像那帮没心肝的混蛋所说的那样。”

德夫林点了点头，尽力使脑子里塔吉特的两个形象协调起来。他把日程表装进口袋，站起身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要去哪儿？”

“我去说服塔吉特砍掉这些公开演讲。”

“你还不如去让他砍掉他的右臂。这些演讲能满足他的自我欲望，他决不会放弃的。”“我们试试看。”

卡勒又朝德夫林桌上的花盆抖一抖烟灰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不急着操心这些演讲。我会操心下一次的股东大会。”德夫林刚走几步就停了下来问道：“什么股东大会？”卡勒露出惊讶的眼神说：“没人跟你说起过？”

“没有。什么时候开？”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必须把它取消，我们来不及安排警卫。”卡勒摇着头说：“你取消不了股东大会。这在一年前就计划好了，公司的章程规定了的。”

德夫林乏力地靠在墙上。“在什么地方？”

“爱克塞饭店的大舞厅里。”

“都请了些什么人？”

“所有持有塔吉特工业区股票的人。”

“那么说人很多啰？”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并且你根本没法确定是谁购买了塔吉特的股票。”

“你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会场？”

“你说对了。”

德夫林闭上了眼睛。但愿那纸条只是一位老太太写着解闷的，不然的话……

德夫林脑子里一直在回响着卡勒刚才的那些话。他等在塔吉特的办公室门口，隔着厚厚的橡木门，听见塔吉特在办公室里吼着骂着。十五分钟之后，几个穿着细条纹布衣服的人走了出来，疲惫得像斗败的公鸡，拖沓着向电梯间走去。

德夫林走进塔吉特的办公室时，这位大老板刚气鼓鼓地放下电话。“你看看，”塔吉特怒气未消地用雪茄烟指着一张图表对德夫林说，“这上面的数字居然合不拢。”

德夫林朝那张花花绿绿的图表看了一眼，上面标有一大串的数字和百分比。图表才画出来没几天，德夫林感到惊讶的是塔吉特这么快就看到了里面的错误，他想起了在杂志上读过的文章，说他一眼就能在错综的数字统计中看出点名堂。这对一个沃尔顿出来的工商管理硕士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而塔吉特才中学毕业，这就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塔吉特看了一下手表说：“五分钟之后我得去参加一个会议。你有什么事，德夫林？”

“我想跟你谈谈你的演讲计划。”

“怎么了？”

“我认为你最好是尽量减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为什么？”

“在我找出那个送来恐吓信的人之前，你得格外谨慎。”

塔吉特摇着头说：“那可不行。我答应了那些人要去讲话的，我不能出尔反尔。”

“塔吉特先生，”德夫林冷静地说道，“在公共场所要做好警卫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在人员繁杂的饭店舞厅和会议中心这些地方。”

塔吉特生气地说：“你在说些什么？人家总统还不是经常出现在这些场合。”

德夫林暗暗想道，照卡勒说的看来，塔吉特可以获得圣母奖，可这老家伙的自我欲望膨胀得这么厉害，快超过纽约的中央公园了。“总统露面时有几百个便衣警察来保护他，可我手下才几个人。”德夫林尽力保持着冷静的语气。

“可他们都挺能干。马奇那小伙子就是好样的。”

“尼克·马奇是好样的，其他几个也都能干。可他们并不是超人，他们……”

对讲联络机传来了女秘书的声音：“塔吉特先生，十一点钟到了。”

塔吉特按下对讲钮说：“让他们都进来吧，塞尔维娅。”他抬起头来，“听着，德夫林，你的工作就是保护我。你只要卖力一点就行了。”

德夫林还想再说几句，女秘书带着三个身穿蓝色西服、满脸笑容的日本人走了进来。塔吉特微笑着上前表示欢迎，似乎把还在屋里的德夫林忘了。

第八章 电脑专家初试锋芒

· 她正想告诉这个蛮横的巫婆她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进入了电脑的文件……

· “我检查了十五个工作站，找到了其中的七个密码，还凭直觉和运气进入了另外四个。……”

玛丽·法考恩早晨七点就来到了大楼，开始对各办公室的计算机工作站逐个进行安全检查。她来到葛洛莉·莎兰的办公室里，留着棕色长发的年轻女秘书正要走出门来。

“你是……”

“我来检查计算机的保密安全。”玛丽说着拿出了德夫林签发的通知。

“噢，对。我知道这事。我正要去发一份传真，”她指了一下她的办公桌，“电脑在那儿，你自己看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玛丽坐到了女秘书的办公桌前。她查看了一些可能随手记下电脑密码的地方，如键盘下面、显示器侧面、附近墙上等。她翻看了公司电话号码本，最后两页用铅笔记满了新增的号码，她仔细检查了C字头和P字头的下面，什么都没有。很好。

她打开电脑，显示器屏幕空白。她按了进入键，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她试了几个常用的密码，都不对。那女秘书名叫盖尔·布鲁娜。玛丽输入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笑了一下，心想这台电脑还算安全。她刚想站起身来，突然看见桌上有一张照片：女秘书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婴孩在微笑。上面有一行题字：“詹姆斯周岁生日。”玛丽试了一下JAMES，又试了一下JIM，都不是。她又输入了JIMBO，屏幕立即显示出文件清单。

她看着长长的文件清单，想调出一份来细细查阅，身后突然有人尖叫一声：“你在干什么？”

玛丽按下退出键，关掉显示器，然后转过身来。她看到葛洛莉·莎兰站在门口，双手叉着腰。

“我叫玛丽·法考恩。”她回答说，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我正按照德夫林先生的指示，对电脑作安全检查。”

“我的秘书呢？”

“她去发传真去了。”

“你不能未经允许就……”

“她允许了的。”

葛洛莉撩了一下耳鬓的一缕头发。“你究竟想干什么？”

玛丽听得出她的口气越来越严厉。“我在检查计算机工作站，看看是否保密安全。有时候电脑操作员会把密码随手记在附近什么地方，或者……”

“真是荒唐。盖尔是很小心的，我亲自训练过她。她知道该怎样保守办公室的机密。”

“我相信她会这样。”玛丽不动声色地说。她正想告诉这个蛮横的巫婆她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进入了电脑的文件，但她知道这么一来那位女秘书就要被解雇了。

葛洛莉走过来看了看。玛丽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了一番莎兰那身做工精细的套装和鳄鱼皮鞋。玛丽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真会打扮，但她又想，任何一个人穿着这么昂贵的衣服都会风姿绰约的。

“我得跟德夫林说说，”莎兰咕哝着，“她不应该让你来胡乱捣鼓这些电脑。说不定你会不小心弄掉点什么。”

玛丽强装着笑脸说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这电脑保密安全的话。”

葛洛莉的眼睛差点竖了起来，她刚想回击玛丽的讥讽，女秘书进屋来了。葛洛莉转过身，气恼地对她说：“快过来，盖尔，我有东西要你做听录。”

她又转过脸对玛丽说：“你弄完了吗？”

“完了。”玛丽还想嘲弄一番这个傲慢的女人，但为了避免给德夫林惹出麻烦，她忍住气作罢了。

葛洛莉二话没说，抬脚就往里间的办公室走去。女秘书知趣地紧跟了进去。

“麦克，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臭娘们。”玛丽几分钟之后就来到了德夫林的办公室，温和地对德夫林说着。

她那平和的语气更使德夫林感到不安。他知道她越是生气，说起话来就越平和。他给她递了一杯咖啡说：“别感情用事。葛洛莉她可能是……”

玛丽瞪大眼睛说：“她怎么样？我也不好惹。我不会买谁的帐。”

德夫林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从咖啡杯上面注视着玛丽。他知道她最难对付也最讨人喜欢的脾气就是任性。

他当时决定请奥提斯·罗亚尔来的时候，曾预想到可能会与公司里那些古板的人发生冲突，可他从没想过玛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跟莎兰。

“我去跟她谈谈，不会有事的。”他说道，很快转换了话题，“你检查下来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没有？”

“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玛丽闭了一下眼睛说道，“我检查了十五个工作站，找到了其中的七个密码，还凭着直觉和运气进入了另外四个。这样算来，大楼里百分之七十三的电脑有安全问题。”

德夫林拿不准这么差的保密情况在曼哈顿所有的办公大楼中是否普遍，还是因为塔吉特大楼遇上了玛丽这样的高手才显露出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把那些你解开了密码的电脑名单给我，我去交给莎兰。我们确认以后，就……”

玛丽放下咖啡杯说：“迈克尔，说真的，我不想把这些电脑的名单给你。”

“为什么？”

“你想想看，这样一份报告交上去，会使公司里多少高层人员下不了台，而谁来背这个包袱呢？那些秘书。就算她们不被解雇，也从此不会有好日子过。况且，我下一步在公司搞电脑保密安全，还离不开她们的配合。我看你还是笼统地把情况报告上去，不必指名道姓。”她又恶意地笑了笑说，“可对电子数据处理中心的那帮家伙，就不要心慈手软。他们还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德夫林听得出她幸灾乐祸的口气，问道：“你怎么了？”

“昨天我和他们事先打了个招呼，可这帮狗娘养的竟当面嘲笑我，说什么他们那儿不可能会有安全问题。今天早上我让他们看着我破开了电脑的密码。这帮混蛋看了都傻了。”

德夫林摇着头，设想可能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玛丽——”

“那帮混蛋真是活该。”她用自信的语调低声说道，“可事情并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我在家里就认真地解过他们的密码。早上我坐到他们电脑前面的时候，心里已经什么都有底了。”

“你是不是对他们太残忍了点？”

“不，一点都不。这帮家伙都是高薪聘用的，他们拿了这么多钱还做不好事情，就活该受到处罚。”

玛丽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也许我有点过分，但计算机技术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代表着未来，我们必须重视它、掌握它。”

德夫林猛地一下发现了她的另一面。她不仅仅是苦苦拉扯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也不仅仅是一个在男人的世界里为了得到承认而顽强奋斗的女人。她完全是一个职业女性，是极少数真正理解了电脑世界的专家之一，懂得对于塔吉特这样的公司来说，电脑究竟意味着什么。德夫林第一次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女人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想得比你更深刻更透彻。他在托蜜身上就从来没有这种感受。

卡勒探进头来对德夫林说：“你想见一下莎兰吗？她好像也想见你。”

“什么时候？”

“现在。”

葛洛莉·莎兰在长毛绒地毯上来回踱步，德夫林竭力装作悔悟的样子，但不容易做到。葛洛莉脚步很重，德夫林感到难以集中起精力来应付她。

“现在才十点半，”她说，“可我已接到四次电子数据处理中心打来的电话，埋怨你的那位法考恩小姐。”

“我的法考恩小姐？葛洛莉，对电脑系统作安全检查可是你的主意。”

“我知道。但我没让你找人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那些系统管理人员哪。”

“他们是恶人先告状。玛丽抓到了他们的把柄，她发现了公司里电脑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葛洛莉停止了踱步，坐在她办公桌上。她的裙子提了起来，虽然还无伤大雅，已足以引起德夫林的注目。他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这么做，或者是既有意又无意。“我知道玛丽·法考恩是你的好朋友。”葛洛莉说道。

“是的。”

葛洛莉专心地看着德夫林说：“她是位很迷人的女人。你们俩关系非同一般吧？”

德夫林一听怒气就上来了，但他不想发作出来。“我请她来因为她是最好的计算机安全专家之一，”他平静地说道。

“是的，都说她很在行。”

这时候那位秘书进来了，手里托着一只长方形银盘，装着一套精致的骨磁咖啡杯和杯碟。德夫林早就听说葛洛莉喝咖啡非常讲究。

“把咖啡放在茶几上吧，盖尔。我自己来。”她转过脸来问德夫林，“你喝什么咖啡？”

“清咖。”

她给他倒了一杯，自己也端了一杯坐了下来。那位秘书送来咖啡似乎缓和了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

“这咖啡很好。”她说。

“确实不错。”

葛洛莉身材显得很结实，她每天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做登楼锻炼。德夫林不明白她哪来那么多的时间，他知道她每天早晨七点就到办公室，晚上九点才离开。

葛洛莉用小方巾擦了擦嘴，笑着说：“麦克，你和你的两员大将已经把这幢大楼搞得鸡犬不宁了。”

“你是说那些电脑人员？他们早就该——”

“不仅仅是电脑人员。我说的是拆除门厅指示牌那件事。这使得好几位头面人物很不高兴。”

“为什么？”

“对他们来说，这指示牌是他们地位的标志，也算是‘榜上有名’吧。”

德夫林仔细地看着她，想判断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的表情说明她是认真的。“这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是吧？”她用小勺搅着咖啡说：“你完全不懂得公司里的人情世故。在你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另外一些人会看得很重。就说两年前的一件事吧，那时我们对这层楼上的办公室作了些调整，有一位经理得搬出那间拐角处的办公室，他为此竟差一点自杀了。还不光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秘书小姐们也很恼火，因为你下令禁止邮差上楼。”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这就意味着她们得自己跑到门厅去取邮件。”

“那又怎么样呢？”

“她们感到这有损于她们的形象。她们认为这是对她们的一种侮辱。”

德夫林听了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使劲地摇着脑袋说：“但我得提防罪犯的阴险狡猾和不择手段啊。”

葛洛莉把咖啡杯放到桌上。“麦克，你得了解并且适应企业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她睁大绿宝石般的眼睛盯着德夫林，“这方面我可以帮帮你。”

德夫林不明白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时竟不知如何反应。刚巧这时电话铃响了，葛洛莉接了，“好的，盖尔。我马上就来。”

她站起身说：“我得去见塔吉特先生。”

德夫林把杯子放在茶几上。“葛洛莉，关于我正着手办的那些事——”

她伸出手抓着德夫林的手臂，轻轻地捏了几下，这是葛洛莉通常表示亲密的动作。德夫林没有回避，心里却盘算着如果他抓住她的手臂这么亲密地抚弄，她会说些什么。“放手干吧，”她说道，“这些事早该做了。”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想我真的会弄得鸡犬不宁的。”

葛洛莉打开了门，手按在德夫林的背上轻轻地推着他走出了办公室。“如果有人不服气的话，你就让他来找我。”

第九章 上司兼情人

·莎兰斜躺在床上，头发瀑布般流泻下来，性感得让人喘不过气……
·她狂热地吻着他，德夫林的防线在热吻中溃败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出乎寻常地紧张。德夫林放手让奥提斯和玛丽处理各自的工作，他自己则全力以赴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股东大会。

他先找到大会的组织筹备者进行商量，一开始就弄得焦头烂额。股东关系部副经理尼尔·索恩伯格是个自大狂，德夫林每次向他一提出保安问题，他就暴跳起来，好像这是对他工作的亵渎。德夫林很快意识到股东关系部与安全部是互不相容的两个部门。索恩伯格认为，股东大会是拓展公共关系的绝好机会，而在德夫林看来却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写那封恐吓信的人是当真的，他就决不会错过这一次绝好的下手机会。

经过几次激烈交锋以后，索恩伯格勉强同意使用袖珍金属探测器和X光扫描机，但仍然坚持这些安全装置不能被人察觉。

德夫林半开玩笑地提议把金属探测器隐藏在花丛中间。出人意料的是索恩伯格很赞赏这个想法，并决定亲自向负责会场花木的人员交代。

接着，德夫林拜访了饭店的安全主任，提出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和要求，差一点让那位因病辞职的侦探心脏病复发。

德夫林又给尼克·马奇打电话，让他把特别行动队的所有队员统统找来帮忙。

股东大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公司所有的董事、各部门经理、以及一部分职员都集中到了饭店，住满了整整两个楼层。

饭店大舞厅里工作人员忙着做最后的布置，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穿着饭店服务员制服的人跪在讲台下面。艾尔金往讲台下面的架子上塞进了一只小盒子，大小正好合适。艾尔金满意地看了一下，两天前他就来量过尺寸了。

他决定使用自制的钢钉炸弹。这最简单不过了，只要用一小包炸药、一根雷管和一把钉子。雷管点着炸药，就能把锋利的钉子炸得四处飞溅。

这种钢钉炸弹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在越南的时候，艾尔金曾用过好几百次，每次都能得心应手。如果只是想打乱敌人的阵脚，那就把炸弹放在小腿的高度，减少炸药和钢钉的数量，目的是炸伤敌人的腿脚，其他同伴就只好把伤员送往医疗站。如果要杀死敌人，就把炸弹放在胸口的高度，增加炸药和钢钉的数量。如果是为了杀一儆百，那就再增加炸药和钢钉的数量，这时受害者往往被炸得血肉模糊，身上扎满了钢钉，几乎认不出面目来。

艾尔金把手伸到小盒子的后面，接上了一根电线。那根电线混杂在一堆话筒线和录像线中间，很难觉察出来。电线的另一头通到墙上的保险盒里。

他接着盖上了一块小方巾，又放上一把水壶和几只水杯。艾尔金几乎已经看见了明天那成千只钢钉刺扎在塔吉特的胸口。他仔细计算过炸药的用量，足以让塔吉特当场致死。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等着明天上午看热闹吧！艾尔金站起身朝舞厅后面走去，那里站着两个穿黑色警服的警察，正在监视安装袖珍金属探测器。

“安全工作抓得很紧，嗯？”艾尔金对他们两位说道。“是的。”其中的一位转过脸瞥了他一眼。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另一位盯着艾尔金看了一会儿，“不会的，朋友。”艾尔金咧开嘴笑了

笑。“祝你们晚上睡个好觉。”艾尔金离开舞厅十分钟之后，德夫林和哈利·特德索走了进来。特德索是德夫林特意请来督察二十五名保安人员的。这时候他们两位来察看会场的安全。

“看来还不错。这些措施有必要吗？”特德索看了一番之后说道。

德夫林自己也说不清是不是非得这么兴师动众。不过是一封没有署名的恐吓信嘛！也许只是某个伙计一时冲动威胁一下？也许是有人开了个恶意的玩笑？德夫林心里巴不得这只是个玩笑，但他不能拿贾森·塔吉特的性命当赌注押在上面，他回答道：“我也希望是多此一举啊！”德夫林慢慢地说道。

“塔吉特知道这些防范措施吗？”

“没让他知道。”

“我告诉过尼克，说你让他把塔吉特身上的枪给下了。尼克说他试过了。不行。”

德夫林笑了笑说：“尼克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特德索的耳机里传来呼声，他抬起手对着手腕上的话筒低声说道：“十四号”。

“塔吉特过来了。”

“很好。谁在守着他？”

“马奇和泰勒。他们将一整夜都呆在塔吉特的房间里，我刚才去看过了，那儿没有阳台，最近的窗户在五十英尺之外。我吩咐过尼克把窗帘拉上。”

“走廊里安排了谁？”

“安排了四个人，两人一组轮换守卫。”

“都是特别行动队的吗？”

“对。”

特德索关掉了耳机说：“真方便，跟便衣分队用的一样。开完会之后我们能留着用吗？”

“恐怕不行，这是我租来的。”

“让我们留着用用也无妨嘛。”

德夫林知道特德索并不只是当玩笑说说而已。纽约警察署的所有部门，包括像特别行动队这样的特殊部门，都严重地经费不足，以致缺乏先进的装备。哈利当然羡慕这种最高级的通信设备。德夫林来到塔吉特工业区的两个星期中，充分领略了“钱不在话下”这句话的实力。他认真地检查了那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折叠椅。明天这里将会坐满人，那个写恐吓信的人说不定也会进来坐着。

“哈利，这房子都守住了吗？”

“是的。我在每个进口和出口都安排了保安。从现在开始，每一位进入这舞厅的人都得走东西过道口的大门，饭店服务员也不例外。保安人员将通过袖珍金属探测器进行监视，并检查每个人的证件。”

“很好。没有证件的，一律不许进来。为了弄好这些证件，我可是很费了点周折的。”德夫林坚决地说。

“你是怎么说服饭店方面同意为这半天时间专门搞一批证件的？”

“花钱呗！有钱能使鬼推磨，真是一点不错。”

特德索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德夫林的脸说：“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气色好多了。你喜欢这件差事吗？”

德夫林点了点头。德夫林检查完饭店的一切保安措施回到房间，已经晚

11点过了。

他打开旅行袋整理了一下，刚想叫服务员送点夜宵来，突然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慢吞吞地走过去开门，是葛洛莉·莎兰。她穿着一身黑色真丝睡衣，显得非常质朴端庄，一反平时在办公室的那种大权在握、一本正经的神气。

“你吃过晚饭了吗？”她问。

“没有……算是吃了点吧。”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刚才吃了块夹饼。”

她径直走到酒柜前面说：“我们俩的房间挨着，真是个好主意。来一杯吧？”

“我正想呢。”

“来点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吧。”

“骑士王怎么样？”

“好的。加点冰。”

德夫林进屋坐到椅子上，看着她倒酒。他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令人兴奋的经验；一个有权有势的美丽女人为他效劳。在她办公室看她倒咖啡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感觉。

在塔吉特的办公室第一次看见她之后，德夫林就一直对她抱着模棱的态度。他自然深深地为她所吸引，但他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明白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因此他一度下定决心听一回理智的声音——理智告诉德夫林：离她远一点。

德夫林对马奇说他不可能跟自己的上司搞在一起时，他是开玩笑的，但也是当真的。他已慎重地决定，他跟莎兰的关系必须严格限止在工作范围之内。

莎兰把酒递给德夫林，坐到床沿上，脱掉了缎面拖鞋。她给自己倒的也是苏格兰威士忌，但加了很多水。

“来吧，为了这几天的昏忙。”她说着举了举酒杯。

德夫林爱慕地看着她露在真丝睡衣外面的结实大腿，又看了看她的脸，说：“你不喜欢股东大会吗？”

“不喜欢。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每年都得这么荒唐一回，听那些神经质的人对公司的业务说三道四。”

莎兰说着长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撩了撩耳鬓的发丝。“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公司里有四十九位职员住在这饭店里，还不算董事会的那些人。”她的语气非常柔和，“这就意味着得花一大笔钱，还浪费了很多时间和人力。要是在城外开会的话，还得多花五倍的钱和三倍的时间。”

德夫林觉得这情景很不协调。莎兰斜躺在床上，头发瀑布般流泻下来，性感得让人喘不过气；可嘴里却说着硬梆梆的生意腔。德夫林想着不禁笑出声来。

“什么事这么好笑？”她问。

“没什么。只是我觉得你……你对每件事都特别认真。”

“我想是的。”她漫不经心地抚弄着垂下来的一缕松散的头发，这一刻看起来很像一位伤感的小女孩。“我很难轻松一下，每次度假都得带上电脑笔记本、无线电话，和袖珍传真机。”她抬起眼看见德夫林正注视着她，那位伤感的小女孩立即消失了。

“一个汉堡包算什么晚餐。”她说着跳下床来，“我叫服务员送点吃的来，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保护塔吉特先生。”

德夫林向她详细汇报了饭店里的一切保安措施。这时服务员送来了晚餐。莎兰说她自己来照顾，把服务员打发走了。

她像孩童游戏那样揭掉了餐盘上的盖布。“这是正宗的法国奶酪，这香肠是里昂产的。还有这个，”她拿起一瓶酒晃了晃说，“陈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她拉着德夫林站了起来，把酒瓶塞到他手里。“你把酒瓶打开，我来切香肠和奶酪。”

德夫林靠在椅子扶手上，莎兰又坐到了床上，跷着一条腿，不停地说着好酒好食的乐趣。德夫林默默地吃着，心想接下去不知会有什么发生。

莎兰突然停住话头，问道：“吃得香吗？”

“不错。你怎么这么精通酒道？”

“我在法国住过一年半，本来想学习酒瓶制作工艺，后来半途而废了。可我倒真的学了不少关于酒和食品的知识。”

莎兰那细长优美的手指抚摸着酒杯的边缘，德夫林看出她轻柔的动作充满了爱意。“我是从乡村出来的，麦克。十八岁的时候我开始为贾森工作，那时候刚从中学毕业。是卡勒——”她抬起了头——“你的秘书，是她引荐了我。”

“卡勒？”德夫林装作吃惊地说道，“别开玩笑。”

“是卡勒。她一开始对我很好，她和贾森都鼓励我再去上学。我后来得了财经学位之后，又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然后我才回到公司。”

“这么说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相处了很长的时间。那卡勒怎么现在在安全部呢？”

葛洛莉显出沉思的神情，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本来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可她后来开始在暗地里伤害我。我想她是因为嫉妒我。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睬这些。后来因为她的粗心，让一笔大生意给泡汤了。贾森非常生气，要把她解雇，当时我出面调解，建议把她调到另一个部门。不幸的是她非但没有领我的情，反而还记恨我，一直到现在。”

莎兰说话的时候，德夫林一直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脸色，想看出点她撒谎的迹象，可是她那双动人的眼睛始终流露着一种被人误解的委屈神情。

德夫林疑惑了。卡勒跟他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也是满心受委屈的样子。她们两人肯定有一个在说谎，可他拿不准到底是谁。

莎兰还在说着：“我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她几乎是在为自己辩护了，“我并不是生来就能作主的。”

“没几个人生来就能作主。”

德夫林真想再在她身上看到那个伤感的小女孩。可是莎兰却推了一下餐盘说：“再来点奶酪？还是香肠？”

“不用了，我吃饱了。”

她跳下床来，把餐盘拿到一边，然后指了指一只双人沙发说道：“坐到这儿吧，”她高兴地把手合在一起，“我给你看样东西。”

德夫林照她的话走过去坐了下来。莎兰把灯光调到最低，房间里几乎黑了。然后她走到窗口拉开了窗帘说：“你看，这有多美！”

从落地窗向外望去，一幢幢摩天大楼耸立在夜空中，非常壮观；帝国大厦俯瞰着一切，它的尖顶在红色、白色、蓝色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辉煌。

莎兰的头斜靠在窗玻璃上。“以前……我告诉过你我不善于放松自己。可我有自己的消遣方式——我喜欢这样眺望这个世界。我曾在新加坡一家饭店的阳台上观看小舢板在湛蓝的水面上像萤火虫一般穿梭。在巴黎时我也喜欢坐在窗口看着曙光照临艾菲尔铁塔。”

“为什么总是这样远远地眺望？”

她用长长的红指甲轻轻地弹着窗户玻璃，说：“这种景象从远处看更加美丽。当你走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肮脏、拥挤、残酷……”她转过身来对着德夫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虽然从未去过新加坡或者巴黎，但我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走了二十多年。从这儿看显然壮观多了。”

她走过来坐到他的身边道：“我想你看够了吧？”

“看够了？”

“看烦了？”

德夫林紧紧地盯着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你好像有一种敌意，一种挑衅性。我感觉得出来。”

“你感觉错了。我很好。”

“好吧。”她把重新倒上了酒的杯子递给德夫林，“为这座城市。”她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为这座城市。”德夫林喃喃地说。

自从他开门看见莎兰站在门口以后，德夫林在脑子里一直不停地问着自己：这是预谋的吗？一种试探？她是狂热分子？一个色情狂？但他却没有设想另外一种可能，莎兰真的对他感兴趣。感谢上帝，他并不真正了解她。从他的所见所闻看来，莎兰是位能干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会有时间来喜欢像他这样的男人，他这样的男人也不太适合她这样的女人。托蜜更合他的口味，她风趣，喜欢性爱，并不想得很多，更妙的是不会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

葛洛莉轻轻地触摸着德夫林的大腿，这把他从恍惚的思绪中带了回来。

“麦克，当我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是我的。”

“它是你的。”德夫林说着，又一次提醒自己，不能和她搞到一起。“你很年轻，很有魅力，你会不断取得成功。对你来说，天边才是限度。”

她转过脸来对着他说：“你的限度也是在天边吗？”

德夫林低头看着手中的酒杯。在昏暗的灯光下酒色显得棕黄朦胧。“不，我没有任何目标。”

“为什么没有？”

“那都是胡扯。”他大声说道，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激动。

她朝后仰了仰身，更关切地注视着他道：“为什么说这都是胡扯？”

他指着窗外说道：“你看看外面。成千上万的人们追逐着他们的梦想。为了什么？明天他们就可能被枪打死，明年或许就会死于癌症。”

“生命没有保障。”

“对。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

她迷惑地看着他道：“你真的没有任何目标？”

他也回头注视着她道：“没有。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噢，上帝！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耸了耸肩说：“也许是职业的困惑吧。我听到了太多的谎言，看到了太多的人们追求不可企及的目标……”他停住话凝望着窗外，“总之我看到

了许许多多失望的人。”他低声说道。

“因此你就不再尝试？”

“因此我不再把自己升得老高然后再摔下来。”

“可是……”

“葛洛莉，我们换个话题吧，好吗？”这场对话快把他深藏在心底的记忆挖掘出来了。

“好吧。”

两人都沉默了。唯一能听见的只有酒柜旁边电冰箱那低沉的声音。她对着窗口举起酒杯，身体靠向德夫林，芳香的发丝撩拨着他的脸颊。“你看这酒杯里的反光，”她说得非常轻柔，“我好像拥有了整个世界的光彩。”

德夫林控制住被她的提问激起的情感波涛，强装出笑脸。这位塔吉特身边的女强人，在那冷酷的外表下面，也有着一颗悠闲雅致的心灵。

他盯着她的眼睛，看到满城的高楼灯火在里面闪耀。他的怒气消退了。两个人之间仿佛产生了无声的交流，莎兰的手突然勾住了他的脖颈，把他拉向自己。她狂热地吻着他，德夫林的防线在热吻中溃败了。他的手伸到了她的胸前，睡衣脱落了，德夫林手指触摸着她坚挺的乳头。

酒杯落到了地板上，响起湿润的碎裂声。德夫林想推开她，可她仍死死地抱着。“没关系，”她在他耳边喃喃着，“会有人来打扫的。”

她使劲拉扯着他的衬衣，一颗纽扣绷脱了，德夫林感到一阵骚热。她的长指甲在他胸口摩抚着。他低下头看着她丰润挺秀的双乳，莎兰急喘着气把他的头按在了胸口。德夫林沉浸在她肌肤的温柔和芳香之中，被一股情欲的旋涡裹挟着，放任了自己。

莎兰和德夫林谁也停不住手，半倚半靠着那只双人沙发交欢起来，那只酒杯的玻璃碎片险恶地潜伏在近旁。两人消耗了一阵，相抱着移到床上，起初的紧张和羞涩消除了，两人更加狂热起来。

莎兰赤裸着身体感到无比的畅快。她从酒柜取来两只白兰地酒杯，回到床上躺在德夫林身边。“做爱以后来杯白兰地，最美妙不过了。”她说着，鼻尖轻擦着德夫林的面颊。

德夫林张开手臂抱住她，他感觉很好，但又有点气恼自己。他警告过自己不要和这女人过于亲密，这对他控制事态非常重要，可他现在完完全全地被情势所控制了。

“接下来怎么办？”他说道，眼睛盯着手里的白兰地酒杯。

她晃着白兰地说：“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后悔吗？”他问道，想探听出她究竟在想些什么。

她斜过眼瞥了他一下说：“一点都不。我相信我的直觉。你呢？”

“我不知道。”

她往后靠了靠盯着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化。我从来没有和上司睡过觉。”

莎兰咯咯地笑了，然后说：“你可以这么做。你在警察署可能走得更远。”

德夫林脑中突然闪现葛洛莉和塔吉特在一起的情景，他立即把这念头打消了。“别说笑话了。这样确实会使事情复杂化。”

她朝他胸口倒了一滴白兰地，然后低下头用舌头舔着。“我来操这份心吧。”她喃喃地说道。

“你究竟怎么看我？”他突然忍不住问了一声。

她向后坐着，酒杯放在自己的腹部。“我怎么看你，好吧。当然，你有和别人一样的家伙。你很漂亮。”她看了一下他满身的肌肉。“你体型很棒。你跟我以前遇到的男人很不相同，你带点野性。我还看出你心里隐藏着秘密，什么时候信任我了才会告诉我。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你非常阴险。”她轻轻地咬着他的耳垂，“这一下可以满足你那个好猜疑的警察脑袋了吧。”

“我想可以了。”他说着，把她拉到自己身上。他不知道这些话是否已经使自己满意，可他现在不愿再想它。他现在只想享受和她在一起的美妙时刻。其它事情有的是时间去考虑。

第十章 谋杀未遂

· 德夫林低头看着高台地板上的一大堆电线，突然注意到这中间有一根有点异样。

· 艾尔金走到幕布后面……他看见三个人站在保险箱的旁边……正把他那根电线从保险箱里取出来。

“起来吧，懒鬼。”她喊道，“马戏就要开场了。”

德夫林使劲揉着太阳穴。威士忌、白兰地和少睡使他感到脑袋一阵胀痛，“几点钟了？”他睁开一只眼睛问道。

葛洛莉正坐在镜子前佩戴耳饰。“六点三十分了。”

德夫林用肘子支起身体道：“你看起来好像起床几个小时了。”“是的。我不需要睡很久。”她对着镜子冲他笑了笑，“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美妙畅快的夜晚之后。”

葛洛莉穿着一身稳健的灰色套装，黑色长袜和便鞋，可看起来仍然显得楚楚动人。德夫林回想起昨夜两人的狂热越轨，轻声说道：“葛洛莉，我想——”

“别说了，我的心肝。”她看了看他脸上的表情摇了下头，“我们今天可有得忙乎。”

“是啊。”他说着，极不情愿地下了床，“但愿别把我们忙坏了。”

德夫林走下楼梯的时候已经是七点三十分。哈利·特德索和其他几位安全守卫已在大舞厅里等着他。他们都穿着普通的生意人服装，看上去和公司的年轻助理没有丝毫的不同。但他们身上带着两件极重要的东西，一件是微型耳机和手腕上的小话筒，可以随时进行联络，另一件就是装有十五发子弹的半自动手枪。

特德索看着德夫林虚浮的脸色说：“上帝啊！你好像一晚上很疲劳。”

“在饭店里晚上睡不好。”德夫林支吾着，“塔吉特在哪儿？”

“还在他的房间里。尼克告诉我说几分钟之后他将去四楼参加筹委会的会议。”

“那儿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我派了三个在那儿守卫。”

德夫林打了个手势把他们都招拢了过来。他们对他们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警察，不必作太多的指示。“这只是小菜一碟，不过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准备。贾森·塔吉特知名度很高，这就可能会让某些人——精神病患者，或者心怀不满的雇员、股票持有者——企图谋害他。我们来这里就是要防止这种事件发生。”在葛洛莉的再三要求下，德夫林极不情愿地同意不向这些警察，包括哈利·特德索，透露恐吓信的事。

“记住，伙计们，”他继续说道，“最紧急的危险代号是‘枪’这个词。”德夫林选用了这个便衣警察和镖局通常使用的词，它可以指由枪、刀和炸弹所引起的任何危险情况。这个词短促响亮，不会被听错，表达了所有需要表达的内涵。

“如果塔吉特在台上发生紧急情况，马奇和泰勒会保护他躲到钢板后面；其它任何时候出现意外，我们就立即把他带出饭店。哈利，活板出口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有一条直接的通道穿过厨房间，电梯随时都停在那儿，轿

车就在车库等着。我们可以在三分钟内把他送出饭店大楼。”

“很好。”德夫林又接着说道，“哈利已经给你们作了分工。大会十点钟开始。希望我们今天过得平静、圆满。”

二十分钟之后，一位衣服翻领上戴着康乃馨的男子在舞厅外面拦住了德夫林问：“是你在负责安全保卫吗？”

“是的，你是谁？”

“我叫戴尔·费舍，宴会部经理。你的安全防范措施干扰了饭店人员的工作。你不能让我的人每次进出这间舞厅都要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查。”

“为什么不能？”

“这要费很多的时间，也没有必要。”

“是比较耽误时间。可有没有必要，得由我决定。”

费舍嗤了一声说：“我当宴会部经理快十二年了，从未见到过这么夸张的做法。”

德夫林朝前俯着身体，厉声说道：“我敢说你在十二年里也从未遇到过恐怖分子的威胁！”

那人的右眼抖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你是说——”

德夫林扬起了眉毛说：“我不能说。可小心点总不会错。”

“好吧，你说得对……嗯……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德夫林抓住他的手臂扭了一下道：“一切都已在我的控制之中。”

“噢，当然。”他低声说着，带着一脸的迷惑表情走开了。

正当德夫林应付着宴会部经理的时候，艾尔金来到了饭店的门厅。跟他以前每次执行任务一样，他天不亮就起了床，跑步五英里，然后做一百个俯卧撑和两百个仰卧起坐。他踏进拥挤的门厅时感觉浑身精力充沛。大量的体操练习使他全身肌肉发达，头脑灵敏。现在他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所有精力都集中到一个目标——贾森·塔吉特。

他看一下门厅里的日程安排表：塔吉特工业区股东大会上午十点在在大舞厅举行。然后走进了电梯。

艾尔金穿着防水外套，盖住了里面的一身饭店维修员的卡奇布制服。他手里提着一只玛斯商场的购物袋，看上去很像是一位外地来的旅游者。但他的购物袋里没有任何商品，只有一身替换的衣服。

他走出电梯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金属探测器。它们从昨天晚上起就隐藏在花丛中。艾尔金停住脚步观察了一下，几个饭店服务员和维修员朝他走了过来。他感到事情不妙。哪儿出了差错？他突然发现饭店工作人员都佩戴着身份牌，这下可有点麻烦了，已经来不及想办法去弄一张，看来只好随机应变。

几个戴着无线耳机的人站在舞厅的入口处检查着进入的人群。艾尔金看出这里的安全措施非常严密，感到有点恼火，但他也因此更为兴奋，觉得这样冲破重重障碍去谋杀塔吉特更加刺激。到时候，他那一身维修员制服就能让他混到饭店工作人员中间，没有人会察觉出来。

时间还早。艾尔金又在舞厅外的走廊里来回走了几次，仔细观察了守卫的分布和出口的位置，同时又再一次温习了他的全部计划，他将在大会开始的时候进入会场，站到电线保险箱的旁边，等着塔吉特上台讲话。

他本来可以使用遥控引爆装置，但他想在现场亲眼看到爆炸的发生。他在越南时就喜欢这样尽可能接近攻击目标，更喜欢用刀而不太情愿用枪。

德夫林和特德索通过无线电得知塔吉特正下楼来，两人来到电梯间等候。塔吉特在葛洛莉和其他几位公司职员的陪同下走出了电梯。德夫林惊讶地看着葛洛莉的举止神态已完全恢复到生意人的端庄模样，几乎不相信昨天晚上的事了。

一群人围上了塔吉特，德夫林马上警觉起来。当然，这些人不过是想上前和塔吉特握握手，表达一番敬意，但德夫林不能不提防那个写恐吓信的人也可能混在其中。

“塔吉特先生，”德夫林说着挤进人群，“我们还是快进去吧，大会就要开始了。”

塔吉特很不高兴有人让他离开他的崇拜者，“我不到场会议就不会开始。”他生气地说道。

葛洛莉朝德夫林瞪了下眼，好像是在示意“别催他。”

德夫林退了出来，把马奇拉到一边。“尼克，”他低声吩咐道，“让他在外面呆两分钟，然后把他弄进屋里去。”

过了几分钟，马奇和泰勒很熟练地把人群赶到了会场的入口处。马奇走到德夫林身边低声说道：“我没法把他的枪下掉，但我取走了枪里的子弹。”

德夫林笑了笑。

艾尔金站在电梯间的一边一直注视着塔吉特和他身边的两个警卫。看得出来，这两个警卫不是充数的，他们很可能是职业警察。

当塔吉特一行人走过他身边的时候，艾尔金的目光离开了塔吉特，他开始盯住德夫林。他断定正是这个人使得他这一次谋杀塔吉特变得这么困难重重。

艾尔金一直等到塔吉特走进了会场，才躲到一间休息室里，脱下防水外套塞到购物袋里。然后来到一间他事先看好的没锁的工具间。他把购物袋放在一堆清洁工具的后面。

艾尔金这时穿着一身饭店维修员制服。他来到舞厅的西侧，刚要打开一扇边门，一位高大强壮的黑人汉子走了过来，“喂”，他喊道，“不能走这扇门。”

艾尔金回头看了看，那人的耳机线一直挂到衣领里面。“我们老板要我马上进去见他。”

“那你得走雇员入口。”

“什么雇员入口？”艾尔金假装生气地说。

那守卫紧紧地盯住艾尔金问道：“没有人跟你说该走哪儿吗？”

艾尔金环顾了一下四周，走廊里只有他和那个守卫。他闪了下把他干掉的念头。那守卫比他高大，但他可以突然袭击，操起旁边的铁管猛地一劈就了事了，只是没有时间处置尸体。艾尔金看到那守卫警惕地注视着他，回答道：“没人告诉过我。我该从哪儿走？”

“走东侧的走廊。从你来的那条路往回走，再往左拐两次。”

艾尔金刚走开几步，那守卫又喊道：“喂，你等一下。”

艾尔金停下脚步，全身紧张起来。是不是那守卫看出了什么破绽？是因为他没有身份牌？

“你的身份牌呢？”

艾尔金对这个提问已有所准备。他摸了一下胸口，“真该死，我一定是把它摺在工具箱里了。”

那守卫冷冷地点了下头说：“你最好快去把它找出来，要不然你进不了舞厅。”

“好的。”艾尔金说着走开了。

他走了一段回头看了看，那守卫正对着话筒说话。艾尔金觉得大会就要开始了，赶紧来到了舞厅东侧的走廊。三个穿白色服装的服务员正推着一辆装满水壶和水杯的小车朝门口走去。他紧赶几步，想跟着他们混进舞厅。这时两名安全守卫手持微型金属探测器迎面走了过来，艾尔金急忙转过身去。他从走廊的那边看着一名守卫用探测器仔细检查着三名服务员，另一名守卫核对着他们的身份牌。

艾尔金又转了回来。得想办法过这道关口。这时候从舞厅里传出来一阵鼓掌声，扩音器里有人说着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的塔吉特工业区股东大会。

艾尔金慢慢地闭上了他的黑眼睛。他知道大会已经开始了。德夫林就站在舞厅门口的里面。他听到耳机里有人在叫他，可讲台上大声讲话使他听不清耳机里在说些什么。他走到舞厅外面。“麦克，我是雷斯特。我刚才看到一个举动反常的维修员。”“你在哪里？”

“西侧的走廊里。”

“我马上就来。”

德夫林边走边用无线电通知特德索，让他去找维修部经理，然后一起过来。

德夫林来到西侧走廊时，特德索和维修部经理已经在那儿询问雷斯特了。

德夫林听了一会儿，转过脸问胡子拉碴、胖乎乎的维修部经理：“你都跟你手下的人交代了吗？”

“都跟他们说了。”

德夫林又问雷斯特：“他为什么要进去？”

“他说他的老板叫他。”

“你在里面叫过人吗？”德夫林又问那位经理。

“这饭店的每个人对修理工都自称是老板，谁都这么叫的。”“你怎么跟他说的，雷斯特？”

“我让他走东侧的走廊。”

“那边谁在守门？”

特德索查了一下安排表回答：“是德夫·莫勒。”德夫林打开话筒问：“莫勒，刚才有没有一个维修工过来？”“没有。只有几个服务员送水进去。”

特德索耸了耸肩说：“也许他改变了主意？”

德夫林又问雷斯特：“他什么长相？”

“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体格很壮，眼睛很怪。”

“头发什么颜色？”

“棕黄色。可那是假发，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能肯定吗？”

“我能肯定。我叔叔是做假发的，我小时候每年夏天都在他的店里玩，对各种假发都非常熟悉。做得再逼真也瞒不过我。”

“这么说来我们连他的头发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吗？”特德索说道。

雷斯特摸着下巴说：“那家伙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他低下头看着地

毯，突然注意到维修部经理脚上的尖头靴子。“鞋子！”他说道，“那家伙穿的是平口皮鞋。”

那位经理果断地说：“他肯定不是我的人。我的维修员都穿保险靴。”

“我们遇上对手了。”特德索看着德夫林说道。

德夫林对着话筒发出指令：“代号红色。”他口气很平静，“代号红色。”

一听到“代号红色”，二十五位保安人员全部紧张了起来。“代号红色”表示危险情况已出现征兆。现在还说不准这种危险会以什么形式发生，因此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潜在的威胁。

马奇和泰勒一直守候在贵宾席的一侧，一听到呼叫，马上站到塔吉特身后的位置。贵宾席设在高台上，因此台下的人看不到他们。他们在离塔吉特不到二十五英尺的地方准备着，只等一声“枪”的呼叫，就立即把塔吉特掩护在桌子下面。

正当德夫林询问雷斯特的時候，艾尔金又到那间工具间取出了衣服，来到休息室脱下了维修员制服。他对着镜子摸了一下头上的短发，戴上了一付墨镜。这时候看上去再也不是一个维修员了。他走出休息室，决定另想办法伺机行事，接近那只保险箱。这一次他想从正门进入会场。

两名守卫仔细地看他通过金属探测器，艾尔金回过头对他们笑了笑。他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观察着会场的整个布置。贵宾席的高台几乎横跨了整个舞厅，两边分别站着两名守卫。从那儿没法过去。他又看见一位服务员推着小车消失在高台背后。那后面肯定有一间厨房。

他站起身又走出了会场。在电梯旁边他找到了火警出口示意图，上面标明了这层楼上的所有出入通道。图上没有标出厨房，但在舞厅的后面有一间空房，并有几道门相通。那里肯定是提供饮食服务的地方。艾尔金计划着经由这间厨房靠近那只保险箱。

葛洛莉·莎兰感到很气恼。她跟着特德索来到西侧走廊，德夫林正等着她。

“麦克，过几分钟我还得上去讲话。究竟出了什么事？”

德夫林很不喜欢她那傲慢的口气。可是特德索也在一旁，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情况有点不大正常。”

她认真听着德夫林的讲述。然后问道：“你准备怎么应付？”

“我已派人对这层楼的每间屋子做仔细搜查。饭店工人要进入会场都需经过雷斯特来辨认。”

她点了点头。“很好。”

德夫林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件事我想要做。”

“什么事？”

他避开她那双绿宝石眼睛的逼人目光，“我想取消在大会上播放录像。”

“不行。那是大会的中心内容。股东们来这里就是想了解我们做了些什么和将要做什么。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制作了这盘录像带，绝对不能取消。”

德夫林强压住心里的怒气。昨天晚上她还亲口说过这大会纯粹是浪费时间精力，现在的口气又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真不可理喻。“葛洛莉，”他冷静地说道，“这盘录像带要播放十分钟，这期间所有的灯都得关掉，塔吉特就站在讲台上。我不知道那家伙进入了会场没有，但是这一片黑暗对于任何想加害于塔吉特的人来说，都是天赐的良机。”

葛洛莉并没有让步地说：“麦克，录像必须播放。”

“那我可保证不了——”

“噢，上帝。”她吼了起来，“你有那么多的警察。你是说那么多人保护不了一个人？”

“好吧，”德夫林也吼了起来，“我可以保护他，但我得用我的办法。我会让所有的警察都站到台子的前面。这可跟你所期望的大会的宽松气氛有点不太协调。反正我只能这么做，要不我离开这儿，你来保护他。”

特德索看到他的这位朋友又要犯自暴自弃的毛病了说：“麦克，我想我们可以——”

葛洛莉挥挥手打断了特德索的话说：“好吧，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反正你得保护塔吉特，录像带一定得放，大会一定得继续下去。”

“很好。”德夫林说道，“这可是第一流的实力展示。”“没问题，我会圆场的。现在我得走了，我还要去讲话呢。”

德夫林被她的执拗惹恼了，看着她走开的背影气鼓鼓地说：“走着瞧吧。”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艾尔金耐着性子在东侧走廊里徘徊着。他发现了三道门，其中一道上了锁，另外两道门通向别的地方。他没法进入那间厨房。

他又来到了大楼的西面。进入厨房的通道一定在这儿，他想到。他走过了长长的走廊，拐了个弯，推开一道门。这道门通向又一条长长的走廊。

葛洛莉在台上讲话，介绍保健部这一年的业务发展情况的时候，德夫林来到了高台的背后。他向马奇和泰勒交代了那位维修员的外貌特征。

他讲完之后，马奇说道：“这地方很混乱，为什么不把他弄走呢？”

德夫林显得心事很重。马奇说的是保安人员的基本做法：如果确定保护对象正受到严重威胁，马上把他带离危险地区。但德夫林不能发号施令。发号施令的是葛洛莉。他开始后悔不该和她搞到一起。很显然，他现在不能控制局势。他可不愿意这样。

德夫林低头看着高台地板上的一大堆电线，突然注意到这中间有一根有点异样。他弯下腰扯了一下，眼睛顺着这根电线看到讲台下面。“尼克，快把饭店的电工找来，要快！”

德夫林俯下身顺着电线摸到了讲台下面。葛洛莉低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在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但她嘴里仍然一字不差地解释着几项保健工程的重大意义。

德夫林的手顺着电线伸到了讲台的里面。这时他闻到了葛洛莉腿上的香水味，昨天晚上的情景又闪现在他的脑际。他强忍着才没有把手伸向她的大腿。讲台里面除了一块小方巾搭着的架子和上面的水壶水杯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他又盯着小方巾下面，他的额上冒出了汗滴。就在他面前不到八英寸的地方，他看见有一只小盒子。电线就通到那儿。他转过脸来。马奇站着向他挥了挥手，身边又有另外一个人。德夫林慢慢抽出身来退了回去。

舞厅后面的厨房里只有两个人在拖地。他们边拖地边大声地争论着什么，根本没在意艾尔金走到了厨房靠着舞厅的一侧。厨房和舞厅之间隔着一条走廊，厨房通向走廊的四扇门都开着。艾尔金听到扩音器里一个女人在讲话，知道塔吉特还没有上台。他环顾走廊上下，那头有一个守卫坐在折叠椅上。他没法横穿这十二英尺宽的走廊而不被守卫发现。

艾尔金正考虑着下一步怎么走，守卫背后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太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想出来，可是门太窄。那守卫转过身去帮她打开

另一扇门。艾尔金抓住机会穿过走廊溜进了舞厅。现在他离那只保险箱很近了。

“这位就是这里的电工。”马奇对德夫林介绍说。

德夫林指着那根电线问道：“这根线是干什么用的？”

电工弯下身摸着那根电线说：“这不是话筒线，也不是录音线。这他妈的是什么线呢？”

“它连着讲台下面的小盒子。”德夫林说。

“那儿没有控制盒呀。”电工皱起眉说道。

三个人的目光同时顺着电线的另一头看去，那儿被幕布挡住了。“快！”德夫林说道，“看看它到底通到什么地方。”

艾尔金现在又进入了舞厅。他定下神来辨认了一下方位，因为他进入的方向与头天晚上不一样。他看着五十英尺外的一道幕布，断定那保险箱就在幕布的那一边。他笑了起来。那女人还在讲话。他有足够的时间。

艾尔金走到幕布后面，探出头四下张望了一下，马上缩了回来。他看到三个人站在保险箱的旁边，其中一个穿着维修员制服的人正把他那根电线从保险箱里取出来。艾尔金一股怒气冒了上来，却又不敢出声。他对这一情况束手无策了，只好悻悻然顺着刚才进来的路退了出去。

德夫林低头看着电工手里的电线，问道：“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那电工也是一脸疑惑地说：“我也不知道。它这一头搭在一只没用的断电器上。”

“那断电器通电吗？”

电工摇了摇头说：“这短路断电器是关着的。”

“如果你推上闸刀呢？”德夫林提示着问道。

“那就通电了。”

马奇看了德夫林一眼说：“一颗炸弹？”

德夫林点了下头说：“可能是。”

“上帝啊！”电工失声叫道，扔下电线往后退了一步。“不用怕，”德夫林说道，“就算是颗炸弹，也已经没法引爆了。”德夫林伸出手拉住了电工。他不想让这个吓坏了的人大声惊叫。“没事的，伙计。我想是有人在恶作剧。对了，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办吗？”他说道。

电工哆嗦着说：“我还得去外面看看。”

“好吧。谢谢你来帮忙。”

等那位电工走了之后，马奇问道：“你认为这是颗炸弹？”德夫林点了点头。

“它不可能引爆了吗？”

德夫林看着马奇疑惑的眼神说：“我一点儿都不这么想。”葛洛莉讲话快结束的时候，两队保安人员遵照德夫林的指令进入了会场。葛洛莉看着，心里暗暗地诅咒起来，脸上却仍然保持着笑容。这些保安人员是这样的招摇，听众席中立即响起了哗哗的低语声。

塔吉特正准备上台为录像作解说，这时俯身上前低声问道：“葛洛莉，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她轻声回答说，“这是大会议程的一个部分。”当会场里的嘘嘘声平静下来时，那些神情严肃、着装整齐的保安人员已排成一列站在讲台的前面。

“下面，”葛洛莉轻快地说道，“我们为大家播放一段录像。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塔吉特工业区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今后的一年里准备要做的事。”

她停了一会儿，看着讲台前的那一排守卫人员。“大家都看见了，我们的保安工作做得很严。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确实有很多公司聘用了保镖来预防股东对公司头面人物的袭击。但我们塔吉特工业区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大家都在关注着股市行情，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比所有竞争对手的表现都远为突出。这些神情严肃的保安人员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针对股东们的，”她自信地笑了笑，“而是为了防备塔吉特先生的竞争对手。”

听众席中响起了一片掌声。

贾森·塔吉特站到讲台上，笑着向听众挥手致意。

就在灯光熄灭前的一会儿，葛洛莉看见德夫林在向她招手。她走了过去，问道：“又是什么事？”

德夫林向她讲述了电线和小盒子的事，然后说道：“我们必须中止会议。虽然看起来炸弹已经废置了，可我还是不能确定。说不定这根电线只是个诱饵，炸弹由定时器控制，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葛洛莉双手交叉在胸前说：“麦克，我们来冷静地推断一下。首先，你甚至不能肯定那是颗炸弹，是不是？”

“是的，但是——”

“第二，电工已经把电线扯断了。”

“对，可这并不意味着——”

“第三，就算这是一颗炸弹，你认为它马上就会爆炸吗？”

他们两人正谈着的时候，特德索已经走了过来，静静地在一旁听着。

葛洛莉继续说着：“你仅仅是猜疑有炸弹的可能，就要中止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议。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将会对我们的股票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去年就因为谣传塔吉特先生患了肺炎，我们的股票在一个小时内跌了十点。”

德夫林紧紧盯着葛洛莉说：“就为了股票的两个点，你就宁愿拿这一屋子人的性命去冒险？”

“你说话别那么片面。”她吼道。

“我不是片面化。我只想知道什么更有价值，人的性命还是股票价格？”

“问题不在这儿。且不说是否真有炸弹。就算是有炸弹，也已经排除了。”

德夫林仍然紧紧地盯着她说：“你要拿这里所有人的性命当赌注？”

葛洛莉愤愤地回敬他说：“如果你不愿留在这里，尽管走好了。”

德夫林嗤了一声：“我不会离开的。不管怎么样我不想这一次铸成大错。”

特德索简直不能相信这场争吵出自两个向来头脑清醒的人之口。“你们停一下，”他说道，“我不知道你们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也不管你们自己想怎么做。但你们不能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

葛洛莉转过身冲着特德索说：“如果你觉得离开这儿比较安全的话，走你的好了。”

“别对我说我该做什么，尊敬的女士。”特德索吼了起来。

“我只是想说，如果你们谁想走的话，可以请便。”

马奇也被激怒了。“我不会走开的。”

“我也不走。”泰勒也说。

德夫林朝讲台上看了一眼。

“你要干什么？”葛洛莉问道。

“我要去宣布大会到此结束。废话说得太多了，葛洛莉。尼克，呼叫 911，告诉他们这里发现了一颗可疑的炸弹。哈利，把你的人全都招来清理会场。注意，让他们都放松一点，我不想弄得大家都恐慌起来。”

“麦克，”葛洛莉平静地说道，“你要是去这么宣布的话，你就会被解雇了。”

德夫林刚朝讲台走了几步，一听这话停了下来，看着这个与他有过一夜之欢的漂亮女人。跟她搞到一起真是个错误。但他不得不承认那一夜是他平生最美妙的时刻。德夫林正要开口，会场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塔吉特的讲话结束了。灯又亮了起来。

他赶紧吩咐马奇和泰勒说：“快从活板门把他带走，要快！”

“他还得接见一部分股东。”葛洛莉说着咬紧了嘴唇。

德夫林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气道：“莎兰小姐，”他口气却出奇地平和，“要么马上把他带走，要么我走。你看着办吧。”

葛洛莉抬起脚走开了。

马奇和泰勒冲到塔吉特的身后，抓住了他的手臂。“塔吉特先生，走这儿。”

塔吉特用力推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我还得与他们谈话。”

马奇站到了他的面前。“塔吉特先生，”他的口气非常温和而坚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饭店里有人想加害于你。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马上！”

塔吉特朝他们两人看了看，脸色突然苍白起来。他看见马奇和泰勒都已伸手在腰间握着手枪。“走哪儿……”他喃喃地说道。

马奇扶着他穿过门道来到了厨房，直接走进了电梯。

人们陆续走出了会场，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还在门口等着塔吉特。德夫林最后一个离开舞厅，一位妇女走上前来问道：“塔吉特先生在哪儿？”边问还边探头朝舞厅里张望。

“很抱歉，塔吉特先生还得去参加另一个重要会议。”

妇女失望地走了。站在一旁电梯间门口的艾尔金却什么都明白。他们已经把塔吉特弄走了，这是预料中的事，艾尔金又仔细地端详着德夫林，心里又是恼怒又是钦佩。

这已是第二次被这个人打乱了计划。必须先想办法对付他。这时电梯门开了，艾尔金走了进去。塔吉特可以再等等。黑名单上不只是他一个人。

第十一章 重新布置保安措施

· 德夫林轻轻扔下笔，“好的，奥提斯，我心里有底，要让大楼无懈可击……”

· 能够依靠警局九名最棒的警察，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马奇和泰勒架着他走出饭店的时候，贾森·塔吉特已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一个小时之后，他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又大声地责问起来，他认为德夫林的反应太过分了。

葛洛莉知道贾森这种易变的脾气。这一个小时她一直跟着他，向他解释德夫林的做法完全是得当的。当然她自己其实也认为德夫林做得过分了，并且相信，他这么一来便错过了抓获那个可疑的维修员的机会。

德夫林打来电话，说他已在回来的路上，葛洛莉收起心头的不快，想竭力弥补刚才的争吵可能引起的对他们两人关系的伤害。可德夫林说完他想马上和她还有塔吉特碰头之后，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贾森·塔吉特用他粗壮的手指敲击着桌面的玻璃吼道：“他在什么地方。”

“在回来的路上。贾森，别太在意。”

塔吉特使劲扯了扯袖口上的链扣说：“你别跟我说这些。雇用这个家伙是你的主意，不是我想这么做。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必要雇一个私人警察来这儿。这家伙把这幢楼里的每一个人都管得紧紧的。”

葛洛莉耐着性子笑了笑说：“这不是他的过错。公司的安全防卫确实太松了。”

塔吉特在玻璃桌面上摊开手，说道：“那家伙是一头瓷器店里的公牛。”

“他是有点不太谨慎。我来想办法管束他，一切都会好的。”

塔吉特仍然满脸的不高兴地说：“那家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整天一付笑嘻嘻的样子，好像老在取笑别人。我……”

对讲联络机打断了他的话。“塔吉特先生，德夫林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德夫林走进门来，葛洛莉看见他还是一脸的怒气。

“你们后来发现了什么？”塔吉特问道。

德夫林站到塔吉特的办公桌前回答道：“我们在讲台下面找到了一颗钢钉炸弹。”

塔吉特的脸色又是一阵苍白问：“钢钉炸弹？那是什么玩意儿？”

“炸弹里装着几百颗钢钉。如果它爆炸的话，你就变成马蜂窝了。”

“噢，我的上帝！谁想这么害我呢？”

“是写恐吓信的那个人？”葛洛莉问道。

“很可能。”德夫林说，“现在看来，这不是一场玩笑。”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塔吉特。“这是你的演讲日程表，我把那些我认为太有危险的安排划掉了。”塔吉特木然地低头看着日程表，表上大部分的演讲安排都被勾划掉了。

德夫林继续说着：“从现在开始，我要你尽可能在这幢大楼里举行会议。如果不得已非要外出，也不可大肆声张。我已经告诉你的汽车司机，让他送你进出办公室时走不同的线路。从现在起你不能有固定的行车线路。”

塔吉特终于恢复了常态道：“你准备怎么找到想谋害我的人？”

德夫林看着他。他不喜欢他的专横威严，也不喜欢他受惊的熊样。“那

颗炸弹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以便查验指纹。负责这件案子的侦探将会核实那家伙以前有没有作过案。我还让人事部把过去一年内离开公司的人列出一份名单。可能会找到一点线索的。”

塔吉特松了口气，靠到高背座椅上。他对葛洛莉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伸手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项链。她外表显得很冷静，可内心却因为德夫林如此粗暴地对待塔吉特而深感不安。她知道塔吉特很像一个大孩子，对付他最好的办法是迁就他。

“我认为在麦克找到这位谋害者以前，你应该尽量减少公开露面。”

塔吉特眯着眼睛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像麦克说的，取消部分公开演讲。”

“可你知道——”

葛洛莉举了举手，紧接着说道：“贾森，并不是全部取消。有些场合情况很复杂，我看应该先取消在这些地方的演讲。其它一些演讲，麦克会先去检查场地，控制入场的听众。”

塔吉特很不愿意由德夫林来决定他的演讲日程。“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你们两位请出去。”他说着，走到了文件柜前面，“我得工作了。”

葛洛莉来回不停地走着，德夫林生气地看着窗外。“你必须改变你那套警察的办法。麦克。你不能用高压手段来对付贾森这样的人。”

“他又不是一个孩子，他妈的。有人想要杀他，他该明白这一点。”

她还在不停地走来走去。“我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说服他。他一受惊就会发怒，一发怒就会干蠢事的。”她坐到办公桌边上，裙子撩了起来。但德夫林这时候太气愤了，没有被那撩起的裙子吸引过去。“我们正在计划一项很重要的企业合并，”她的口气非常地柔和，“我需要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德夫林摇了摇头说：“听你说来他好像是个低能儿。可在你没来之前，他是怎么赚到这么一大笔钱的呢？”

“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候是放任的年代，并且他非常地走运。现在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可就没那么容易喽。你的每一个行动、每一项策划，都得谨慎从事。”

“你能比他做得更好吗？”

她眼睛一亮地说：“你说对了。我能比这公司里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好。”

德夫林听她这般口气，不免感到惊讶。在她眼里塔吉特工业区好像是她的领地。

葛洛莉又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坐下来翻看桌上的一堆电话便条说：“你准备怎么寻找那个写恐吓信的家伙？”

“目前我还没有任何线索。关键是那家伙的动机。如果我能设想出那家伙为什么要杀塔吉特，也许我就能找出他来。那家伙可能是个心怀不满的雇员，也可能是某个在商战中被塔吉特击垮的人，或者是一个憎恨富人的精神病患者。可谁知道呢？”德夫林长长地呼出一口闷气，“也许那边对钢钉炸弹的检查会找出点线索来。”

她扔下手中的电话便条道：“我认为你错失了抓获那家伙的机会。”

德夫林的头猛地抬了起来道：“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当时知道他就在会场。那些警察列队站到讲台前面虽然也有必要，但我敢肯定这一下把那家伙给吓跑了。”

德夫林简直不能相信他听到的话说：“这样正达到了保护塔吉特的目的。你说说看我该怎么做？”

“设个圈套。让他接近塔吉特，然后把他逮住。”

德夫林大声笑了起来说：“你还是好好顾你自己的事吧。你连警察工作的皮毛都不知道。”

“我知道这很冒险，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葛洛莉，你听着。我绝不能为了抓获那个家伙而拿塔吉特或其他任何人的性命去冒险。”德夫林说着站起身来，“我得走了。我还要去和奥提斯和玛丽碰头。”

葛洛莉绕过桌子走到德夫林面前。“今天晚上你还来吗？”她问道。

“不。”他说，他对她情绪转变之快感到惊讶。

她拉了拉他的领带说：“为什么？你生我的气了？”

德夫林往后退了退说：“葛洛莉，昨天晚上的事是个错误。我们不要再犯错了。”

“麦克，今天一天心够烦的。每次股东大会我都很累，今天那炸弹的事更搅得我暴躁起来。对不起。”

“说这些没什么用，葛洛莉。我不能白天跟你争争吵吵晚上又和你上床，这太荒唐。”

葛洛莉伸手摸着他的脸颊说：“唔，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很相当，不是吗？”

她的手围住了他的脖子，靠上去咬着他的耳垂轻轻他说：“我要你，麦克。”

他感到她温柔的躯体压紧着他，奇妙香水味几乎令他感到迷醉。“好吧，”他好像魂不守舍他说道，“什么时候？”

“今晚还有工作晚餐，不过十点半我该在家了。”葛洛莉为他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她的秘书这时正好不在，外间屋里空无一人。她又伸手抚摸着他的脸颊说：“晚上我等你。”这时候玛丽刚巧走到门口停下脚步。葛洛莉急忙把手缩了回来。

“迈克尔”玛丽眼睛看着地板上“他们……他们说你在这儿。我是想跟你说奥提斯和我在你办公室等着你。”

“好的。我马上就来。”

玛丽点了下头走了。

“嗯……嗯……”葛洛莉说道，“我想法考恩小姐可能是嫉妒了。”

“玛丽？不会的。”德夫林耸了耸肩，但他心里却暗暗地掠过了一丝负疚感。

葛洛莉认真地看着德夫林的脸说：“你们俩真的只是一般朋友？”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妻子，我还是她两个孩子的教父。我们俩的关系是……”

“乱伦？”

“噢，上帝！葛洛莉。”

她笑了笑。“麦克，你真有点古怪，可我喜欢你这点。”她轻轻地推了他一把，“去工作吧，德夫林先生，他们等着你呢。”奥提斯和玛丽静静地听着德夫林讲述股东大会发生的事。他说完之后，奥提斯问道：“那炸弹是业余爱好者做的还是专家做的？”

“警署弹药组的人说做这炸弹的人非常在行。他们还说这种钢钉炸弹在越战期间的凤凰计划里有过。”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凤凰计划。”奥提斯说，“好像中央情报局也卷进去了？”“对，还有特种兵和南越情报人员。”

罗亚尔紧锁起眉头道：“你是在想写恐吓信和安放炸弹的那个家伙可能以前是他们中的一员？”

德夫林叹了口气，“这只是一种假设。”

“这说明了什么呢？”玛丽问道。

“这说明我们得赶紧加强大楼的守卫。”

“可你说过这不用太着急。你总不至于忘了吧？”玛丽说道。德夫林听得出她口气里暗含着揶揄。他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我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一场闹剧，不会是当真的谋杀。”他笑了笑表示懊悔。“总而言之，我们得马上抓紧这幢大楼的安全守卫。”

“这可是件难办的差使。”奥提斯说道。

德夫林尽力把语气说得轻松道：“你在说些什么？我知道这里面有许多难处。可你说过你能对付的。”

“是的。可我当时以为我是在对付那些普通的窃贼，没想到现在要对付的是职业杀手。”

“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要提防这个职业杀手进入大楼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看到许多门上神秘兮兮地写着‘要员办公室——非请勿入’的字样。这些地方的后面有许多机械装置。这幢大楼的中心部位是三十架电梯的升降机井和几百上千根通风管道，还有供水排水管道。就说供水管道吧，你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接过来的？”“从地下管道。”

“对。然后它们通到地下室，用水泵把水抽到大楼里的六只大水箱里。”

“六只？汤米带着我巡视这大楼时，我看见屋顶上只有两只。另外四只呢？”

“这幢大楼分为三个区段，每一区段分别由两只水箱供水。第十三层楼上有两只水箱，另外在二十七层楼上有两只，房顶上还有两只。”

“你是说这大楼里面还有四只水箱？”德夫林吃惊地问道。“你说对了。”

德夫林从小在城里长大，只看见房顶上有水箱，因此一直以为这些房顶上的水箱可以给整幢大楼供水，便问道：“那么，如果这些水箱是在大楼里面，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说，有人很容易打开水箱盖，往里面投放毒药，喝了这水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毒死。”

德夫林掏出本子记下来：“我今天就让人在水箱盖上加锁。”“很好。还有输电线呢？”

德夫林耸了耸肩说：“电线从康尹德通过馈线而来。”“是的，它通过地下室的拱顶进入大楼，但它是高压线，必须经过变压器。不然的话，你的计算机、传真机和咖啡壶将被烤焦。变电房是薄弱环节，万一进水，变压器将短路，大楼的电力供应也将中断，这将意味着，安全系统没有动力。水能产生这种结果，你可以想象一枚炸弹会怎样。”

“难道没有备用发电机吗？”玛丽问道。

“一座柴油发电机，但它也在变电房里。”

“我们将确保那间房子的安全。”德夫林说。

玛丽说“我需要为保安计算机准备一台专门的备用发电机。”“你会得到的。”

“安装在屋顶，远离储藏室内的其它杂物。”

德夫林在本上记下点头道：“好的。”

罗亚尔继续说道：“麦克，你知道……”

德夫林轻轻扔下笔，抬起双手作祈求状地说：“好的，奥提斯，我心里有底，要让大楼无懈可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并非如此，你知道为什么呢？创造本大楼的人是从商业上而不是从防御上来设计此楼的。所以杀手有很多的途径可以攻击我们。我们必须努力地保护供水、供电、空气等至关重要的设施，算上车库和三个通道口，共有十六个线路可进入大楼，并且……”

“是困难点，但并非办不到。”

罗亚尔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能办到，但需要钱和时间。”

“钱不是问题，”德夫林说，“时间倒是个问题。”他转问玛丽，“你那边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闯入系统，肯定会将事情弄糟，每时每刻都会有数据被输入、删除、检索和修改，计算机一直追踪着职员名册，开支、商业计划、发明、档案库、财政数据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信息情报哪怕是丢失一部分，你也吃不消。人们对于他们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毫无概念，如果没有计算机的帮助，你连一个电话也别想打出这座大楼。”

“你怎么处理你发现的问题呢？”

“我正在加紧堵塞漏洞，但薄弱环节太多，我一时应付不了。”

“干得不错，玛丽。”

“一天只有不多的时间呀。”

“我理解，但你们俩都认识这里的紧迫性。”

罗亚尔点点头说：“不要烦恼，我们会尽力的。”

德夫林看看手表，差不多已是下午七点钟了，他召集了所有的特警在塔梅处聚会，已是赴约的时候了。他啪地一声用手拍了下桌面说：“你们俩都回去吧，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不会轻松。”

塔梅热烈地吻了吻德夫林的双唇。“嗨，陌生人，”她不满地说，“你哪浪去了。”塔梅撅起性感的嘴唇，弄得德夫林魂不守舍，几乎忘了来此的目的。他挣脱开来说：“新工作，忙惨了。”“所以你连陪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德夫林笑道：“我还是经常来找你的。”

“是的，的确。喝点什么，和往常一样？”

“不，弄点啤酒。”他来这是办正事，最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她说，“那些伙计们到了吗？”

她将啤酒滑过吧台说：“在后面。”

“把他们的酒记在我帐上。”

“哼，好大方嘛。”

德夫林没有在意她的讥讽，抄起酒瓶，走进后间，那里正在热烈地讨论

有关 9 毫米格洛克枪与 10 毫米考尔特枪哪个更棒的问题。

特地恩柯抬起头来道：“嗨，麦克，你认为哪支枪更棒些呢？”“能击中目标的枪。”德夫林说罢，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笑声过后，他说：“我请诸位伙计们来这里聚会，是因为我有事情要依靠大家，”等房间安静下来后，他又说道，“几星期前，贾森·塔吉特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死亡恫吓信，这封信的结果之一，便是塔吉特企业雇用我来加强对他本人及办公大楼的保卫。”“难道莱纳主任没有给你份工作？”有人嚷道。

“没有，”另一个人说道，“麦克自己写了辞职信。”德夫林没有理会这善意的嘲笑，继续说道：“告诉你们实情吧，我一接手这份差使，便猜想我是在与一个古怪的人打交道，更有甚者，我将是个令人气恼的雇员。另外，你们知道吗，今天下午，我们在讲台下面发现了一枚钢钉炸弹。”

“还没炸吗？”有人问。

“是的，几个小时前，他们在罗德曼将炸弹引爆。”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不语，神色暗淡，思忖着炸弹会对贾森·塔吉特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当我在电视监视器上看到这枚钢钉炸弹时，”德夫林继续道，“我便认识到这是场全新的游戏。我雇用诸位伙计们主要出于心理上的考虑——让塔吉特感到完全安全。公司付得起这笔钱，你们也可得点外快。但是现在，我不能再要求你们拿自己的命去冒险了，上帝知道，警局是不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多付一分钱，我能给的更少。所以……多谢诸位的帮忙，但我不能再使用你们了。”

曼吉嚷道：“你是说我们被炒了吗？”

德夫林惨淡一笑说：“我不认为是那样，正确的政治术语是什么……解雇？就想你们自己被解雇了吧。”

“警局不打算提供警卫吗？”特地恩柯问道。

德夫林摇了摇头说：“我请求过，但你们知道为什么……费用太昂贵，人手不够，威胁不够严重。”

“那么你打算怎样保护他？”曼吉问道。

“不知道。”他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

泰勒说道：“麦克，你一个人会无所作为。”

“混蛋，”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道，“塔吉特这个可恶的懦夫，只配吃炸弹。”

“的确如此，”泰勒绷着脸说道。“但麦克这家伙可不坏，他需要保护。”

德夫林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和大多数警察一样，他们在处理很严重和危险的局势时，都会开开玩笑。“伙计们，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我不能让你们干下去。”

曼吉将他的啤酒瓶摔在桌子上大声地说：“麦克，你不能这样待我，我正打算找葛洛莉算帐呢。”

这种明显的谎言引起了一片嘲弄的叫声，数条湿漉漉的餐巾也被抛了起来。

“正经点，”特地恩柯说道，“麦克，我想你听到了伙计们正在说什么，他们想留下来。”

“我不能……”

泰勒气愤地咆哮道：“这家伙他妈的到底是谁？超人吗？如果我们像看

护孩子一样的话，谁都不能拿塔吉特怎么样。”

曼吉举起手道：“谁愿继续这项任务？”

九个人全都举起了手。德夫林知道他们想继续保护塔吉特，但他想听到他们说出来。从一张张幽暗的脸上，他看到了一群训练有素的精英分子的自豪和自信，没有人能够接近他们所保护的人，这点绝对值得信任。另外他还看到——那种特殊的氛围，它围绕着那些愿意面对危险的人。但所有这些对德夫林来说并非新的发现，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志愿加入像特警队之类单位的人都需要那种肾上腺素的冲动。

“好的，”他说，能够依靠警局九名最棒的警察，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回到正题上，从现在起，两个人一刻也不离开他，尼克，你负责协调。”他站了起来，“噢，最后一件事，干了它，贾森·塔吉特付帐。”

差不多九点半了，除特地恩柯和德夫林外，其他人都回家去了。特地恩柯把胳膊肘搁在吧台上，用沙哑的声音说：“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高兴。”

德夫林摇了摇头说：“嘻，谢谢，哈里，有人想炸死我的老板，这已把我弄得快要精神崩溃了，你却幸灾乐祸。”

“我不是那个意思。”特地恩柯在老朋友的背上拍了一下，“你的意图达到了，对吧，你这狗娘养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特地恩柯呷了口威士忌说：“麦克，自你离婚后，变得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了。”

“胡说八道。”

“不，你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意了。这可不是原来的你，那个总是喜欢自己摆布生活的家伙，振作起来，那才是我一直钦佩的品质。”

德夫林丢了颗橄榄到嘴里说：“哈里，你醉了。”

“是的，有点醉，但我很高兴，这也是你所需要的，老兄。”他有点东倒西歪，“等会，我得方便一下。”

特地恩柯走后，德夫林仔细照了照吧台后面的镜子，哈里醉了，但他说的有理。保护塔吉特，还得关照特警队的伙计们，这种可怕的责任令他兴奋不已。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真令人疯狂，他要负责保护一家大型多国公司里人员的生命安全，不受杀手的伤害，他很高兴这项工作。他一口喝完了剩下的马蒂尼，叫人结帐。

塔梅把信用卡收据递给他道：“你要走了？”

“是的，我得去看一个人。”

“噢，我还认为……你是在等我呢，那我们就可以——”

“今天不行，塔梅。”他已经答应了葛洛莉今晚去她那里。“改天吧。”

“好吧。”

“我真是他妈的混球。”

他等着特地恩柯从盥洗室出来，把他架出门外，塞进一辆出租车。然后才为自己叫了辆出租。

第十二章 贝尔之死

· 他摇摇晃晃地往后退去，一个阴暗的影子从他身后的黑暗的卧室里逐渐地显现出来……

· 贝尔的四肢在空中挥舞着，身体盘旋着向下翻去，地面迅速地接近，他在惊恐中瞥见了街道和行人。

股东大会过后，柯特·贝尔博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去完成一些工作，他认为股东大会简直是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塔吉特企业的每次股东大会都会演变为一个三层的马戏场，这次更是不同寻常。首先是讲坛上的骚动，其次是可恨的保镖和金属探测器。别人可能会好奇，但他不会，他是个科学家，不是商人，他尽可能置身于公司事务之外，这点几乎成了他的行为准则。

他回到家后，已是午夜时分。他打开公寓的房门，弗雷茨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门口迎接他，对此，他感到吃惊。

“嗨，弗雷茨，”他边走向厨房边呼叫着，“在哪呢，你这好逸恶劳的懒猫。”

他翻腾着几乎半空的冰箱，没找到可吃的东西，他便倒了杯几乎完全变味的牛奶，吃了两片不太新鲜的巧克力饼干。

当他把剩下的一盒牛奶往下水道倒时，他感到有点发抖，突然间他意识到房间很冷。他思忖着要将这事告诉大楼的监理，取暖系统整个冬天都不正常，有时热得出汗，有时冷得发抖。他付出太多的房租，却得忍受这种熬煎。

他戴上眼镜，去寻找失踪的弗雷茨，他步入卧室，突然停住脚步，他看到了发抖的原因。一叶窗户大开着，窗帘被撩了起来，百叶窗也被拉得老高，看起来像是有人想从窗户上传递大件物品。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住在二十二层楼上，又没有消防出口。“这该死的监理……”他低声嘟哝道。

他向窗户走去，地毯上两个黑乎乎的形体，一半被咖啡桌掩着，闯入他的眼帘。他打开台灯，想仔细瞧瞧。一瞬间，他感到非常恐怖，拒绝接受他所看到的一切。随后，一种难以言状的景象塞进了他的意识之中，手中的牛奶杯滑落在地。猫的头，一脸的冰碴，用没有生气的眼瞪着他，几步开外，猫的身体躺在凝结了的血泊里。贝尔呕吐了。

他摇摇晃晃地往后退去，一个阴暗的影子从他身后的黑暗的卧室里逐渐地显现出来，只快速地两步，无声无息，艾尔金便勒住了贝尔的喉管，贝尔挣扎着，在勒着他脖子的胳膊上乱抓一通。但艾尔金要强壮得多，贝尔哪里是他的对手。强大的力量压迫在贝尔的颈动脉上，切断了进入大脑的血液流通，不一会，艾尔金便感觉到这个僵硬的躯体松软了下来。他松开手，这个不省人事的人便摔倒在地板上。然后，艾尔金将他拖向窗户。

他把贝尔抬起来，头和肩搁在窗台上，使贝尔的身体半里半外恰好处于平衡状态。然后，他将一条十英尺长的尼龙绳挽个环，套在了贝尔的脚脖子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窗槛的金属杆上，用另一条绳子，将贝尔的两只脚拴在了一起。

由于氧气的作用，几秒钟后，贝尔的意识也开始清晰起来。也正因为这样，贝尔开始意识到他的身体正在窗槛的边沿上摇摇欲坠。他忽地睁开眼，看到了二十二层楼以下的街道。他本能地试着把身体挪回到公寓的安全地带，但却有人在背后按住他的胳膊，使他动弹不得。

他挣扎着使自己脱离危险，正在这时，他感觉到有只手抓住了他的腿，

并往上抬去。这个举动使他的身体向前倾斜，他大叫了一声，便滑向了窗外。

突然间，他又变成了孩子，那种可怕的、曾不断重复显现的童年梦魇，时常使他从睡梦中惊醒、令他惊恐地尖叫、让他浑身发抖，这种梦境再一次在他的脑海里复活了。在梦境中，他经常从很高的地方落下，失重所引起的恶心感令他的五脏翻腾。他经常在撞到地面之前醒来。但这一次却不再是梦。

他倒栽葱似地滑向窗外，在他感到身体快要失重时，他抢吸了一口气。他的双臂在空中徒劳地胡乱挥舞着，像是要抓住一个可以救命的固体。他被吓呆了，但在一瞬间，他的头脑便清醒过来，就在这令人恐怖的清醒时分，他知道了他必死无疑。

突然，他的身体被急促地一拉，猝然停了下来，并向大楼的墙面撞去，粗糙的砖墙把他的前额划了条口子。一阵令人恐怖的困惑之后，他明白了，是一条绳拴住了他的脚腕。眼睛过分充血使他部分致盲，他弯起身体，急促地抓向绳子。

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一张脸正在朝下望着他。用他那无精打彩的双眼和身影嘲弄着因痛苦而呲牙咧嘴的贝尔。这人看起来像是中世纪古里古怪的雕塑。贝尔用一只手抓住绳子，一边与呕吐的冲动作斗争，一边伸起另一支手，喊道：“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可以，把你的一只手放到另一支手上，然后用力往上拉，这样的帮助如何？”

贝尔的二头肌逐渐开始痉挛起来。“救救我……”他的声音嘶哑了。

突然间，艾尔金的手中亮出了一把刀子，贝尔本能地颤抖起来。

艾尔金拍了拍刀子，然后将刀柄递给贝尔。“你的双脚绑在了一起，”他说，“如果解开他们，你的体态会感觉好点。”

贝尔太害怕了，竟没能回答一声，只是点了点头。

艾尔金递过刀柄道：“接着。”

贝尔踌躇地接过刀子，好一阵折腾之后，贝尔终于割断了捆住自己双脚的绳子。腿自由了，他可以蹬着墙，更方便地控制身体的活动。考虑到刀子可能还有用，便把它插在了皮带里。

贝尔费了好大力气，割断了脚上的绳子，他已经疲惫不堪，呼吸短促，气喘如牛，眼冒金星。亲爱的上帝呀，可别让我死啊。他向上看去，“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他急促地问道。

艾尔金嗑了一枚花生，将花生米吸进了嘴里，花生壳落在了贝尔的头上。

“你现在不应该问太多的问题，似乎你应该全神贯注，全力回到这个房间里来才是。”他拔了下绷紧了的尼龙绳，摇晃着。“太细了，认为它能把你的体重支持多久？”

这人的语调，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孩子谈话，贝尔被激怒了。但他把恼怒置之脑后，把注意力转向解救自己。他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鼓足力气，慢慢地把自己往上拉走。他的身体每移动一次，就会撞上大楼，膝盖被碰得皮开肉绽，但他感觉不到疼痛。他全身心地要爬回到窗户，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贝尔从对危境的震惊中，进入到了一种几乎梦幻的状态，他已无法区分哪是现实，哪是虚幻。这真的发生了吗？他头上的这个人真人还是恶魔？他会很快并安全地在床上醒过来吗？噢，上帝啊，请让我醒来吧。他把自己往上拉时，是知识给他增添了力量：每一次艰苦的奋斗、每一寸疼痛的上升，

都将使他离安全越来越近。

离窗户近三步之遥了，这时，艾尔金带着一副神情贯注的表情，就像是一个孩子观看一次无翼的飞行，说道：“老话说懦夫死上一千次。你是个懦夫吗，贝尔博士？”

“你……滚开……魔鬼，”贝尔从牙缝里挤着说，“走开，我不需要你，我……可以解救自己。”

艾尔金用他粉红的指甲剔着牙齿说：“要死的感觉如何？他们都说你命大，是真的吗？”

“你……是……个疯子。”贝尔呼吸急促。

艾尔金的黑色眼睛挤了挤，突然间寒光一闪，他手中已拿起了一把长长的，明亮亮的匕首，将刀刃在他的腮边擦了擦。“我要让你死上一千次，”他用单调的语气说道，“但我还没想好如何去作。”他凶恶的眼里闪着极端仇恨的光芒，贝尔大吃一惊。“但是，我猜想死两次比死一次更好。”他将刀刃搁在了绳子上，“这第二次，你还会相信你的命大吗？”艾尔金冷冰冰地一笑，吓得贝尔汗毛倒竖。“如果一刀下去，大概你只能在撞向地面前，向我挥舞一下你的手了。”

艾尔金开始用刀子锯起绳子来。

贝尔离窗沿不足三尺之遥了，离安全是如此之近。他感觉到一种杀人的仇恨在胸中激荡，但他从不认为有过这种仇恨。他拼出全身的力气，从腰间抽出匕首，猛地向上刺去，想一举用匕首穿透那人的心脏。但血淋淋的双手使绳子变得滑溜溜的，他向下滑了下去。

艾尔金用一种超然的表情向下看着贝尔说：“这就是对善意的回报吗？”

贝尔精疲力竭地抓住那脆弱的救命索，惊恐迷幻地看着刀刃割着绳子，刀子每在绳上划一次，他就更进一步接近死亡，他那科学家的头脑计算着那绳子什么时候会完全断开。不管它什么时候发生，都意味着他的死期。

贝尔流出了眼泪“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喊叫着。

艾尔金的手停了下来，脸上的冷笑消失了，眼睛因仇恨而发光道：“我叫艾尔金。”

贝尔感觉到身体一下子变得无力了。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必死的原因了。反抗是无益的，用不着解释了。

突然间，一阵令人呕吐的颠簸，就像是电梯下落的那种感觉，贝尔的五脏六腑，失去了重力的牵引，要冲出他的胸腔，把空气挤出肺部，他再次感受到了因失重而引起的透不过气的感觉。“不……”

贝尔的四肢在空中挥舞着，身体盘旋着向下翻去，地面迅速地接近，他在惊恐中瞥见了街道和下面的人。一个老妇和她的狗——这是最后所看到的景象——永远蚀刻在他的心中：她正立在大街上，她的狗正在人行道上撒尿。

艾尔金看着贝尔的身体擦过一辆停着的汽车，而后砸向人行道。那位老妇人站在十米开外，被这景象吓呆了，她的狗被贝尔爆开的头颅溅了一身。艾尔金将头缩回了窗内。

在离开公寓前，他把三本 S&M 杂志随便放在了咖啡桌上，把刚才扭打中弄翻的椅子扶正，有条不紊地检查了公寓，以确信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以避免留下指纹，他戴了橡胶手套。一切都顺心如意后，他走出了房门，乘电梯到了底层。当他通过安全出口离开公寓时，警车刚好赶到。

葛洛莉翻了个身，把胳膊放在了德夫林的胸上说：“这夜你还去哪？”

“现在什么时候了？”

由于摸索不到表，他不得不瞟了一眼床台柜上的电子钟。“一点半。我得赶快起床。”

葛洛莉在他的胸上玩耍似地拍了拍，“你真是个油嘴滑舌的家伙，女人更愿意相信男人是出于某些原因而不是出于方便才想留在她床上的。”

德夫林抖了抖枕头说：“油嘴滑舌可不是我的强项。”

“我是指今天晚上，你还在为下午的事生气吗？”

葛洛莉对他们发现炸弹时清理舞厅的举动缺乏理智，德夫林对此仍耿耿于怀。但真正令他烦恼的却是她那善变的心情。刚才她还温柔甜蜜，但转眼之间，她却变成了冷冰冰、强硬的职业性女商人，他发现自己很难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格调和在一起，尤其还是个女人，她既是老板又是情人。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她拿起电话：“喂？”，她敷衍地回道。

她听着听着，脸上逐渐失去了血色。最后嘟哝着说声谢谢便挂了机。

德夫林看着她惊恐的表情和满脸的狼狈相，问道：“他是谁？”

她拉拉床单，裹在身上，像是保护自己说：“查理·弗洛伊德……警察刚打电话给他。柯特死了。”

“贝尔？”德夫林回想起了那个高挑、腼腆的男人，他是研究开发部的主任，“怎么死的？”

“窗户……他们说跳……”

“他是否有个人问题？”

“不，柯特决不会做这样的事。”

“人们经常会做奇怪的事，我记得……”

“我告诉过你他决不会这样做，”她严厉地说道。

“好的，好的。”

他想离开，但很明显这个消息使她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他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她，便说：“喝杯咖啡好吗？我去弄。”

正当他低头看她时，她突然间从因听到那可怕的消息而受到极度惊吓的女孩，一下子转变成那从前的、自信的葛洛莉。“不，别介意。”她将床单抛在一边，起了床，“我得准备去趟办公室。”

“葛洛莉，还不到两点哪。”

她没听见，她正在考虑下步她该如何去做。“要做的事很多，”她说，听起来更像是在对自己讲话，“新闻界将会有不少问题，我得和我们公共关系部的人员坐在一起，并对此事做篇恰当的说辞。要打电话给贾森·塔吉特，我们还得寻找一位临时主任，以保证我们的研究计划不被中断。”

他试着用胳膊去搂住她，但被她推开。“去他的公寓，与警察交谈；自己着手调查。做你自己必须干的事，我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葛洛莉催促道。

德夫林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说：“你认为是置放炸弹那家伙干的这事？”

她咬咬嘴唇说：“是的。”

“为什么？贝尔也收到过恐吓信吗？”

“没有。”

“那是什么促使你想到——”

“麦克，我不知道。”她激愤地把手指插入头发。“我所知道的就是柯特不会自杀，只能是谋杀，你愿去和警察谈谈，查清楚发生了什么吗？”

“好的，”他说道。他仔细地研究着她，他从未看到她如此狼狈过。这个消息确实令她烦乱。“你还好吧？”

“我很好。”

他刚穿好衣服，此时的她已在与塔吉特通电话了。他向她招了招手，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

第十三章 自杀，还是谋杀

· “除非我们能在那把刀上发现其他人的指纹，否则的话，就被判定为自杀。”

· “三名雇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死于非命，太不正常。”

德夫林直奔 15 大街的贝尔寓所，但侦探们已经完成了初步调查并离开那儿了。通往寓所的大门已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本寓所已置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监管之下。同时还有一张维克特·朱恩特签名的便条，他请求无论是谁，只要有关于本次事故的消息，可在第六普雷辛凯特小组办公室与他联系。

在去车站之前，德夫林打了几个电话，想看看他的朋友是否有人认识朱恩特。通常情况下，他会直赴普雷辛凯特，表明自己的身份，他的徽章足以敲开所有的大门。但现在他已不再是警察，除非和一个双方共同的朋友一起去，否则，他也只会被视为普通的公民。本质上，警察，尤其是侦探会怀疑任何提问题的人，如有人去铺平道路，那将是有益的。在打第三个电话时，他找到了布朗克斯小组的司令官，他与朱恩特相识。他许诺给朱恩特侦探打电话，并告诉他德夫林正前往去拜访他。

维克特·朱恩特侦探，四十来岁，身体结实强壮，银灰色的头发梳向脑后，嗜好过分鲜艳的领带，他将一沓报告推到一边。“那么，”他说道，指着一个破旧的沙发示意德夫林坐下，“蒂米·拉塔对我说你退休了。”

“噢……是的，”听到自己被描述为退休，德夫林解除了戒备。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新头衔。

“那么我能帮你点什么，麦克？”

“我现在是塔吉特企业的安全主任。柯特·贝尔为本公司工作，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朱恩特解开了领扣，以便使他那肥胖的脖子好受点。“他从窗户上栽了下去。”他说道。

“听起来很简单，自杀？”

“大概是。”

“你不能肯定？”

“很复杂，一条绳子拴在他的脚上。”

“割断的还是切碎的？”

“割的。”

“听起来像是自杀。”

“未必，我们在街上找到了匕首。”

“那你认为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普雷辛凯特遇到过许多古怪的性案件，那帮家伙们死时都用绳子或链子绑住自己。有人称之为……”

“自爱性交。”

“对，是这样。就在上周，我接了个案子，那家伙往下跳时也把自己吊了起来。想必是要得到更大的刺激。踢开搁脚凳，扼死自己。”朱恩特抬起一条腿搁在桌子上，脚上的懒人鞋邋遢之极。“这些家伙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拿上一本《小棚屋》杂志去厕所呢？”

德夫林只与这位研究开发部主任见过一次面，他看起来很直率，但是……
“他的公寓里发现了什么证据表明贝尔进行过那种古怪的性爱吗？”

朱恩特搔了搔脸颊。“是的，几本 S&M 杂志，其中一本上有篇文章，论述绳子和锁具、独自或与几个亲密朋友一起玩的几种游戏。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他悬挂在窗外到底干什么。我已不想再费劲去搞清楚这些没屁眼的事了。或许他没能获得所期望的那种紧张感，泄了，割断了绳子。”他耸耸肩，“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有没有一点谋杀的可能？”德夫林问道。

“嗯，公寓里什么也没丢，没有打斗的痕迹……噢，除了一只猫。”

“猫怎么了？”

“头被切掉了，更像是古怪的游戏。除非我们能在那把刀上发现其他人的指纹，否则的话，就被判定为自杀。”

听着侦探的谈话，德夫林确信葛洛莉的预感是错的。这里没有谋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是自杀。

他站起来。“多谢你抽出时间，维克特。”

德夫林赶到办公大楼时，已近凌晨五时了。除葛洛莉的办公室外，第四十层上所有的办公室都黑着，她刚刚和满脸浮肿的查理·佛洛伊德以及另外三个同样疲倦和可怕的公司公关人员结束了一个会议。

“可怕的事情，”她离开办公室时喃喃地对德夫林说，“可怕的事情。”

葛洛莉关上门，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德夫林坐下说：“喝杯咖啡？”

“好的，来一杯。”

他知道她同样没有睡觉，但她看起来相当精神。他不由得钦佩她精力充沛旺盛，相比之下，自己无地自容。她递过杯子：“那么你有什么发现？”

当德夫林复述他与侦探的谈话、尤其是描述到贝尔死的方式时，葛洛莉脸色苍白。德夫林叙述完后，她说道，“我不相信，柯特是被谋杀的。”

“葛洛莉。他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几本 S&M 杂志，上面有关于绳子的文章。或许贝尔在酒吧结识了坏人，或许——”“柯特不是同性恋者，”她肯定地说。

“你了解他的为人？”

“不，但我在好几个工程上与他合作过。”

“那么，你不了解。”

“我了解，他死于谋杀。”

德夫林一向对业余侦探少有耐性，现在感到火往上窜，问道：“你的确切依据是什么？”

“仅仅是一种感觉。”

“什么会比女人的直觉更有意义？”

“没有。”她没能听出他话带讥讽，不然的话，她不会罢休。“我来看看我是否能更明白些。你认为是在舞厅放炸弹那家伙谋杀了贝尔。”

“是的。”

“那么你告诉我，塔吉特和贝尔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什么促成了贝尔成为被杀的目标？”

“我不知道。”

“想想看，葛洛莉，他们是否参与了一项合资生意？他们是否曾在同一董事局？”

“我不知道，柯特作为研究开发部的首脑，可很方便地接近贾森·塔吉特，但就我个人所知，他们俩之间没有私交。”“解决谋杀的秘密是动机。”

德夫林耐心地解释道，“要查出一个人想要另一个死的原因，你得缩小怀疑范围。”

“我知道，你已告诉我了，麦克，我要你查出此人。”

德夫林对她声音中的训导口气感到愤怒，打了个响指道：“妈的，葛洛莉，我也想找到这家伙，但谈何容易，这狗娘养的没留下任何蛛丝蚂迹。”

她用力把杯子往桌上一砸，力量之大，德夫林认为托盘必破无疑。“我从你那里听到的全是托辞。那是凶手的圈套，他杀死了柯特·贝尔，他还要杀死贾森·塔吉特。你必须把他查出来。”葛洛莉说话时情绪显得很激动。

“葛洛莉，”德夫林平和地说，“没有证据表明贝尔是被人谋杀。”

他放下杯子，他已经受够了她那业余侦探的味道，说：“现在是让警察知道有关塔吉特威胁信的时候了。”

“不，”她坚定地说，“我不想警察插手。”

“你还担心公众舆论？”他疑惑地问道，“你试着想一想，万一塔吉特遭难，你的股票会怎样？”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整个态度完全变了，那个严厉的女商人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温柔、性感的女人，那个德夫林在与她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所了解认识的女人。她坐在他的椅子边沿上，“麦克，”她说，想用手抚摸他的脸颊，“这更不能发生，那是你的工作。”

德夫林不愿被她感化，偏头避开了她的手说：“我很高兴你记得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知道我性子急了，我很抱歉。柯特·贝尔之死把我弄得神志不清。这一切都……难以置信。谋杀、威胁信，那可能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坦白地说，吓得我要死。”

德夫林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立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葛洛莉是对的。她是个女强人，满足于她那兼并、攫取权力午餐的世界，这一切与谋杀毫无关联之处。他把手放在她手上，“对不起，葛洛莉，我知道这对你粗暴了些。”

她眼里闪着泪花说：“虽然我并不了解他，但他这样横遭惨祸真是太可怕了。”

德夫林站了起来，一把搂住她说：“有些事我想你去做，说服塔吉特削减社会活动，告诉他取消所有的演说，至少是可预见的将来。”

她抬眼看着他说：“恐怕不容易做到。”

他吻了吻她的额头。“你能做到，我得控制他的环境。他离开大楼开会时，我可以给他多加警卫，但总有些危险。我更喜欢他就在此大楼内从事他的商务活动。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地方裹得像鼓一样密不透风。那时他在这就会安全无忧，”他说着，试着想使她高兴起来，“警察终会抓住那个家伙，一切都会结束。”

她把头埋在他的胸上说：“噢，上帝，希望如此。”

德夫林回到办公室时，玛丽和奥提斯正在等他。卡勒调弄了一壶鲜咖啡，他对他们说了他所听到的关于柯特·贝尔之死一事。

“所以，”他断定，“我看不出贝尔之死与我们的投弹手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是我想要尽可能地把塔吉特限制在大楼之内。”

“恐怕不容易，”玛丽说，“他有生意要做，可他不能在这里做所有的事。”

德夫林哼了下鼻子说：“你的口气像葛洛莉。”

玛丽的右眼眉毛挑了起来说：“不要把我和她相比。”

“对不起。奥提斯，进展如何？”

“凑合，昨天我几乎花了一个下午和我的供货人闲扯，恳求、乞讨监视器和摄像机，还有一张数额不小的午餐帐单给你，麦克，真行，那帮人真能喝！”“钱花得值不值？”

“设备将在本周末送到这里。”

“很好，消防楼梯间大门的警报硬件设施怎么样了。”“搞到它还有些麻烦。”

德夫林皱了皱眉说：“我可不喜欢有薄弱环节，从地下室到楼顶有一系列不安全的梯子。”

“是事实。”

德夫林在笔记本上画了画说：“除非安装上硬件，不然的话，我就得让汤米·诺伦和他的手下定时巡逻楼梯。”“运气好点的话，我会在后两个星期内得到这些设备。”“太晚了，奥提斯，我需要现在。”

罗亚尔耸了耸肩说：“我一直在缠着他们。”

“那就一天催他们两次，如果需要，就请他们吃饭，让他们喝酒。”

罗亚尔拍拍肚子，一副要吐的样子说：“妈呀，我不知道我的肝还承受得住否，但我还是要尽力。”

德夫林和奥提斯一起离开办公室，去检查大楼的地下室，与此同时，玛丽留在办公室计划着为计算机系统安装一部备用发电机一事。

卡勒嘴上叼着一支巧克力色的雪茄，端着她那只从不释手的咖啡杯走进了办公室。两周来，玛丽一直在这里，她和卡勒已成了好朋友，尽管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却有很多相同之处：两个女人都自恃甚高；两个人都胸无城府，心直口快；两个人对自己是谁都很自负。

卡勒一屁股坐在德夫林的桌子上，把手中的杯子递了过去道：“咖啡？”

“不，谢谢，卡勒，我刚喝过。”

“贝尔太惨了。”

“是的，你认识他？”

“大约十年了。”

“他结婚了吗？”

“三年前结过，维持了一年。他结婚前我曾告诉过他那行不通——他是个工作狂。我告诉他应该和他的工作结婚——像他这样独来独往的人不应该结婚，但他不听。他从不听别人的。”

玛丽摇摇头，笑了笑说：“告诉我，男子这样下贱，你认为是遗传吗？”

“部分是吧，还有其他原因。”卡勒对着天花板吐了串烟圈。“说起独来独往者，你与麦克怎样？”

玛丽抬起眼问：“你指什么？”

“你们俩很相配，又彼此喜欢，但火花在哪？”她像跳西迷舞似地摇动着肩膀，“电在哪？”

“你在开婚姻介绍所还是怎的？”

“你没兴趣？”

玛丽忧愁地靠在椅子上，抱起双膝。“我有兴趣，他不，”她柔声地说。

“为什么？”

“六年前他娶过一个绝色美人。无与伦比——容貌艳丽、体态姣好、声音美妙。”

“听起来她应该从事表演。”

“她认为是这样。她通常在长岛的小俱乐部里唱歌。一天晚上，一位经纪人听了她的歌，就对她说了一大堆屁话，说她有天分，能够继续发展。麦克不同意，但她眼里只有明星，他找了一份额外的差使来替她的声乐课付钱、买化妆品、购买衣服，天知道还有什么。一年后，她和那个经纪人私奔了，留给他一所空荡荡的公寓和大把的帐单。”

“十足的婊子。”

“说得对。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离婚后他全变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在走快车道，刚升任中尉就开始准备上尉的考试。不像我丈夫里奇，仅仅满足于一生当一名侦探，麦克却极有抱负，什么都要成为最好。他的测试成绩也很优异。”

玛丽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愤愤地画着圈。“离婚后，他开始不断地和他的上司发生口角，终于因为一场关于逮捕的争论而被撵出了侦探局。”玛丽耸耸肩膀，“从此之后，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了。里奇是他最好的朋友，却对他爱莫能助。克里斯汀对麦克的伤害，远远大于麦克所愿承认的那样。所以现在，他害怕对任何事情作出承诺。”

“他生活中有女人吗？”

“只有酒吧里的一个女孩，麦克时常闲逛去那个酒吧。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女孩——没有头脑，不提问题，不要承诺。”

卡勒将烟灰弹入她的空咖啡杯中，“你是说他是个内心对女人设防的人。”

“说得对。”

“不要忽视葛洛莉。”

玛丽研究着卡勒皱纹满布的脸道：“像葛洛莉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喜欢像他这样的前警察。”

卡勒耸耸肩道：“谁知道那个女人怀的什么鬼胎。”

玛丽的脑海里突然掠过葛洛莉办公室外的一幕。刚开始她告诉自己，葛洛莉大概是要把麦克脸上的什么东西拂掉，但她越仔细回想当她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那不自然的反应，她便越清楚地认识到她撞见了他们正亲热的时刻，便说：“卡勒，葛洛莉会不会用她的身体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卡勒透过一团蓝色的烟雾瞟了瞟玛丽说：“这女人是条比拉鱼，她会干她想干的一切。”

“我不怀疑，但麦克能帮她什么？”

卡勒又点上一支烟说：“天知道。”

德夫林按了下电梯的下降按钮，看了看手表，已经七点钟了。他已经忙了二十四个小时，疲惫之极。电梯门开了，查理·佛洛伊德满身汗淋淋地出现了，表情看起来和德夫林差不多。“查理，艰难的一天。”德夫林说着，跨进了电梯。

“可不是吗，我不知道通常情况下你们警察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前警察，”麦克纠正说，“你会习惯的，你那边是否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希望如此，塔吉特不想让报界知道公司的事，看起来我们已设法做到

了。感谢上帝，报界目前还什么都没询问过。”之后，彼此之间一路沉默；快到门厅时，弗洛伊德说：“你知道，我干人事工作已二十五年了，这是我所记得的最糟糕的一年。”

“为什么？”

“先是尼萨尔·阿哈迈德，再是拉尔夫·布洛克，现在是柯特·贝尔，还不到一个月。”

门开了，弗洛伊德正准备走出电梯，德夫林一把抓住他的肘部把他拉了回来问：“你在说什么呀？”

“三名雇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死于非命，太不正常。”

“另两个是怎么死的？”

“奇异事故，真的。今年一月，一台收音机掉入阿哈迈德的浴缸，他就这样在洗澡时被电死了。就在几周后，拉尔夫·布洛克也死了。他的死更是不同寻常。他在宾夕法尼亚有座夏季寓所，一天他去森林伐木，奇怪的事发生了——可能是一失足滑倒在地，被链锯锯掉了两只脚脖子。没有人帮助他。”弗洛伊德耸耸肩，“他因流血过多一个人死在了树林里。死得太惨了。”德夫林按下电梯按钮，门关上了。“你干什么？”弗洛伊德问道。

“咱们回你的办公室，我想看看这两个人的档案。”

第十四章 发现疑点

· “……两人之死都有可疑之处，……他们两个都为柯特·贝尔工作。”

· ……某天晚上他喝得稍多了点，他开始长谈他从事的某项计划，以及他和其他一些医生间的矛盾。

德夫林翻阅完这两个人的个人卷宗，打完电话，时已快午夜了。他本想回去睡上一觉，但他找到的信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到明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葛洛莉，让她在炉上煮上一壶咖啡。葛洛莉倒咖啡时，德夫林坐在了小饭厅的桌子上。“我对贾森·塔吉特讲了关于他的演讲计划的事，”她说道，“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使他同意在找到那人之前，取消他的演讲。”

“很好，这会使我的工作更容易些，关于让他留在大楼里一事怎么样了？”

葛洛莉摇摇头说：“我没能使他在这件事上让步。他咆哮着说即使塔吉特大厦变成他的坟墓，他也拒绝考虑此事。我得说，我同意他的态度。让他这样的人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处理所有的事务，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你得想出一条保护他的方法。”德夫林顺从地点头说：“好的，我会派两个人在他的大轿车里保护他，另外再增加一辆双人座的备用车。那辆雪弗兰已受命每天走不同的路线。我还要告诉他的秘书，我不想让人宣扬他的活动。”

“恐怕不容易，贾森·塔吉特喜欢宣传，他有一名女助手，她的唯一职责就是通告媒介有关他的活动计划。”

“嗯，要让她无事可干。这个炸弹手机智过人。如果我们电告塔吉特的每项活动，迟早，他就会找上我们。我想封锁一切有关塔吉特活动的消息。实际上，我想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敲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总比老板死了好。”

葛洛莉眨眨眼，想起了讲台下面的炸弹。“那么，”她说，“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能等到明天而非要现在告诉我？”

德夫林揉了揉充满血丝的眼睛说：“你知不知道在过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除贝尔外，还有塔吉特的两名雇员死于横祸？”

“我的确没有时间来注意为我们工作的每一个人，但我模糊地记得好像听到过此事，为什么？”

“我认为他们可能死于谋杀。”

葛洛莉把杯子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溅起了一些咖啡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环境。”德夫林用餐巾擦了擦桌子，“我做了些核查工作。1月21号，尼萨尔·阿哈迈德被落在浴缸里的收音机电死。几个小时前，我与处理此案件的侦探交谈过。他称此为偶然事故，但最终我还是觉得阿哈迈德之死有不少疑点。”

“为什么？”

“收音机在距浴缸三米远的桌子上，不可能恰巧就落在浴缸里。”

“那么警察对此怎么解释？”

“那侦探的推想是：他认为当时阿哈迈德侧身去拿毛巾，脚下一滑跌在了浴缸里，碰巧将头顶上的收音机带进了浴缸。”

“你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听起来很牵强。”

“那为什么警察不将它当做凶杀案调查呢？”

“没有一点争斗的痕迹，寓所里什么东西也没丢；大楼内没人听到什么响声，而且法医的验尸结果表明并无可疑之处。侦探自然很高兴将其归类为意外死亡。”

“为什么？你不是说——”

“文书。意外死亡属了结的案子，而对杀人案而言，只要没抓到凶手，案子就不能算了结。就个人经验而言，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未结的凶杀案，几乎没有什么线索，无从下手。”

葛洛莉盯着没有动过的杯子道：“也许那是场意外。”

“假如这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故，那么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在2月3日，另一名雇员拉尔夫·布洛克被链锯锯断了双脚。”

“噢，上帝，太可怕了。”

“当时处理此案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名警察已不知去向，但我和他办公室的另外一些人交谈过，他对此事故颇为熟悉。他们认为布洛克当时是想爬上一棵树，但却没能控制住链锯。”

“当时没人帮助他？”

“没有，事故碰巧发生在布洛克领地的偏远处。警察说地上有一百多码的血迹——表明他想爬出树林。但终因流血过多至死而没能返回其住所。”

葛洛莉脸色灰白地站了起来，倒上一杯水，背对着他，站在水池旁，用细弱的声音说道：“为什么你会认为那是谋杀？”

“事故太巧了，但我发现，一个人同时锯掉自己的两只脚令人难以置信。”

“警察怎么认为？”

“同上件案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反的支持证据，他们总是把此类案件划定为偶然事故。但我不买他们的帐。就我而言，我认为巧合实在太多：布洛克和阿哈迈德都为同一公司工作；都死于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两人之死都有可疑之处；并且”，他停了停又说，“他们两个都为柯特·贝尔工作。”

葛洛莉转过身来问：“是吗？”

“他俩都是贝尔研究开发部的化学家。”

“那么现在你也相信柯特·贝尔是死于谋杀了？”

德夫林用手指敲着桌子。他很不愿承认她是对的。但他终究曾是警察。“是，”他说，“其他两人之死均有可疑之处，因此我认为贝尔是死于谋杀。三个来自同一部门的人都死了。你还记不记得我曾说过动机？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研究开发部。”

葛洛莉摇摇头说：“那如何解释对贾森·塔吉特的威胁信？”

德夫林搔着下巴上的胡须，“那是个问题，”他站起来打了个呵欠。所有这一切都是推测和假设，着实令他头痛。“葛洛莉，我得去睡会儿，明天我打算去长岛看望布洛克的妹妹。或许她能告诉我些什么。”他没有告诉她他已先把玛丽和她的孩子带到了机场。

“好的，但对阿哈迈德的亲属怎么说？”

“他们都在巴基斯坦，这里没有其他的亲属，很明显他是个独来独往者。”

德夫林太疲倦了，他走到了门口，又走了回来在葛洛莉的脸上拍了拍。

“高兴点，”他盯着她那忧郁的眼睛说道。“你总是催我快些找到那家伙，或许我现在终于走上了正道。”

她将脸依偎在他的胸膛上。“麦克，我为你的安全担心，如果你说的确实，这个人准备杀死贾森·塔吉特，并且他已经杀死了三个人。想想看，”她说，浑身颤抖，“锯掉了一个人的双脚，多可怕。”

“是的，真可怕。”

有一件事他没有对她说过，那就是：杀手在割断了那位化学家的双脚后，并没有离开他，而是在身负重伤的化学家穿越树林向家里爬去时，一直跟随着他。德夫林对此十分肯定。这样做是有必要的。杀手想要它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事故。那位安置了炸弹并已杀死了三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的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不会给布洛克留下可能生存下来的机会。但是德夫林有些疑惑，杀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残酷的杀人方法？

德夫林感觉到了葛洛莉需要保护，便用胳膊搂住了她并把她拉得更近了些。她纤弱的身体颤抖着。现在，塔吉特公司得力的“右臂女人”又只是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女孩了，她正试着与这恶毒和兽性的谋杀世界达成妥协。

当弗兰柯和里奇·法尔肯身穿典型的少年服装——宽松的裤子和未系鞋带的长筒马靴——拖着两只硕大的手提箱从屋里出来时，麦克·德夫林从他的本田车的反光镜里注视着他们。看到两个教子，激发了他由衷的自豪感和一点点嫉妒。尽管他们正经历着所有十五岁的男孩们都有的拙笨和身体瘦弱的全部苦闷，但他们也表现出了成为一个好青年的希望。里奇的容貌和他的父亲一样结实好看，弗兰柯却与她妈妈一样敏感机警。假如德夫林现在还没离婚的话，他会要上几个与他们一样的孩子。像大多数看到过少年暴力和吸毒的警察一样，他可能对青少年吹毛求疵，但里奇和弗兰柯从未让他费过心。他们在学校表现很好并对体育很热爱，能理智地充分调整自己。

玛丽走了出来对他们叫着，让他们把手提箱放在地上拖着走。孩子们已经比他们的母亲还要高了，他们大声笑着，仍然把箱子拎了起来。当看见他们母子三人向他走来时，他认识到了这两个孩子一直能走在正道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作为一个单亲母亲，她一直设法给他们以足够多的教育，同时还要挣上足够多的钱，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

他们将手提箱放在汽车后箱之后，便挤入了车的后排座上。“嗨，麦克叔叔，”里奇说道，“你到哪儿去了？”

“忙于一项新工作，孩子。”

弗兰柯啪地一掌打在座椅的后背上说：“好爽呀！你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保安头目，是吗？”

“是的，你妈妈也在帮我整理它。”

听完这话，大家一阵开心大笑。像大多数孩子们一样，他们对母亲为生计而所做的一切并不过分感动。

在去机场的路上，孩子们喋喋不休、详细地询问德夫林，到达加里弗尼亚后，他们将去看望谁；并且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其中包括运动明星、摇滚歌星，以及《海湾观察》上所有的美女，中途还不时争论有关纽约朗杰布莱恩李奇队的得分记录问题。在争论中，他们变得如此投入，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德夫林和他们的母亲。

德夫林通过反光镜扫了他们一眼说：“有了他们本次旅行会热闹些，是

不是？”

玛丽转了转眼睛说：“我想我忘了带上一些为尔安药片了。”

德夫林笑了。玛丽有一种荒谬感，这点一直吸引着他。

他们到机场后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供消闲，便向大门口的一家休息室走会。德夫林和玛丽喝着咖啡，孩子们打着电子游戏。登机的时间很快便到了，拥抱、吻别、梳理头发、握手、一阵忙乱之后，孩子们便消失在登机的通道中了。德夫林和玛丽站着观看那架飞机滑离跑道。

“谢谢你驾驶雪弗兰。”她说。

“我很高兴这样做。这使我有机会和孩子们一起开车玩耍。”德夫林有一种刺心的负疚感。里奇死后，他曾向自己许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他的教子们在一起。玛丽是个称职的母亲，但他相信，成长中的孩子时常需要一个男人的出现。他告诉自己要替里奇做到这点，并且是孩子们的愿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玛丽，我应该更多地和孩子们在一起。只要这件疯子炸弹案一了结，我就带他们去野营。”

玛丽的眼睛发亮了说：“我能去吗？”

“不行，男人们的事。”

她尽量用幽默掩饰住自己的沮丧，说道：“你想把我的儿子变成男子沙文主义者吗？”

“我更愿意把这视为是男性苦役。”

“男子沙文主义者的苦役。”她走上电梯后纠正道。当他们滑上公路后，德夫林关掉引擎。“你会想他们吗？”他问道。

“还不至于，得给我点时间。”

德夫林的脸突然变得暗淡了说：“我真愿意你和他们一起在那架飞机上。”

“为什么？”

“阿哈迈德、布洛克、贝尔。太多的人死在了这里，所以我可不愿你……。”

“那和我会有什么关系？我和计算机打交道，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安全？”

“我一直在想……或许我能够找到另一个做计算机安全的人……”

“你在说什么呀？首先我是这方面最棒的，再者，我会呆下去，直到案子结束。”

“但我担心……”

“到案子了结。”她猛地拉开车门。“喝杯咖啡好吗？”“不，我还有个约会，要去看望布洛克的妹妹。”“噢，对了，我差点忘了。希望你查出点什么。”

“我也是。玛丽，你真顽固。”

“固执己见，我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固执己见。回头在办公室见。”

3月21日是春季的第一天，但冬天仍不愿收起它那寒冷的淫威，气温仍在零下三十度以下。不久，随着天气的变暖，多里斯·米勒街区街道两旁林立的树木将会形成一座座芬芳、清翠的亭盖。但现在树木仍光秃秃的，赤裸的枝丫依然沉睡着。

德夫林在一座洁净的场内住房前把车停了下来，曾几何时，这种房子和

这个街区上所有其他的房屋住宅一样并无二致。但近些年来，每座房屋的主人都添加上自己的个人风格，现在每座房屋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德夫林按了下门铃，一个背着孩子的女人开了门问：“什么事？”

“麦克·德夫林，我昨晚给你打过电话。”

多里斯·米勒推开门道：“噢，是的，请进。”

她一把将沙发上的东西拂开，并将它轻轻地扔在地板上一堆玩具中间。

“坐下吧，你得原谅这里的杂乱。罗伯特是个失事的船员。”

德夫林扫视了一下房间，凭着数年来进出房屋和公寓的经验，他已善于通过环境来判断房屋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房间有些舒适。咖啡桌上放着一叠报纸和杂志，很明显这小家伙一直在玩积木，起居室的地毯上撒满了积木。德夫林冲着积木点点头说：“他将来准备当名工程师。”

“混日子而已。”

“我猜在这年龄像他这样的孩子可不多。”

多里斯·米勒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噢，上帝，是的。”她把婴儿放在一个婴儿圈栏内并递给他一个玩具动物。然后回来坐在了紧挨着德夫林的椅子上。“那么，”她撩开掩住眼睛的一缕乱发，说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噢，首先，米勒夫人，我想说对拉尔夫的死我非常遗憾。”

“谢谢。失去长兄的确让我震惊，但我已在习惯。”

“昨晚我在电话中说过，我是塔吉特企业的福利部经理，现在正着手一项新的计划，我们计划与我公司已故的职员的家属保持联系。我们愿意把你看成是我们扩大了的家庭中的一员。”

昨晚他已决定他不能以保安主任的身份介绍自己，因为他不想让她起疑心，她长兄的惨死已够让她悲伤的了；对于他是否死于谋杀，她不必关心。至少现在还不。

“好的，很好，”她说道，带着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从前她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计划。“塔吉特企业的人一直对我们很好。塔吉特先生本人还来慰问过，他看起来像个大好人。”

德夫林说道：“是的，他的确是个好人。拉尔夫在波库诺斯的家已有很长时间了吗？”

“刚刚三年。他热爱乡村。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座农场里长大。拉尔夫上大学时离开了那里并且从此再没回去过。他常在大城市工作，但他的心依然在乡村。他妻子去世后，他在波库诺斯买下了那所房子，一有空暇他就去那里度假。他总是很忙的，擦地，修理陈旧的库房，增建房屋。他热爱那个地方，并把它当做退休后的归宿。”

稍谈一会之后，德夫林便把话题引向了拉尔夫·布洛克的死上。“那简直是个奇特的事故，”他说，“我知道链锯可能很危险，我有个朋友是医生，他每个周末都对我说急救室里全是那些使用动力工具的‘自己动手’的病人。”

她同情地摇摇头说：“拉尔夫可不会。我说过，他在农场长大，用惯了所有的动力工具，拉尔夫对这些工具非常小心，他尊敬这些工具。”

“那么你认为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她泪眼汪汪，神情恍惚地说：“就在出事之前，他像是变了个人，他像是很……忧心重重。或许这和他的死有些关联。”

“你指什么？”

“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度假。他一直是个很风趣的人。他这一次的心思好像是在别的地方。他易受激怒，脾气暴躁。那可不像原来的他。”

“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会这样？”

“起先我以为是与比蒂的死和假期有关，你知道那会怎样。但我们交谈后，他终于承认他对工作很不开心。”

“他说过为什么吗？”

“没有，他不愿谈论。但某天晚上他喝得稍多了点，他开始长谈他从事的某项计划，以及他和其他一些医生间的矛盾。”

“他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法国名字。”

“那医生也为公司工作吗？”

“我想不是的。”

“拉尔夫说没说过是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但他说过他考虑过离开公司，为此他很沮丧。这使我很吃惊，拉尔夫热爱他的工作。”

德夫林感到一阵激动，但立刻想起了自己冒充的福利部经理的身份，所以只表现出一种适度的关心。“那太糟了，”他说，“争论不休的工作环境对其职员来说是不利的，对公司来说肯定也是不利的。如果你能想起那个医生的名字，请你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我会处理这件事。”

她点点头说：“我会的，如果我想起他的名字，我会打电话给你。”

德夫林正准备起身时，想起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噢，还有件事。我知道你是拉尔夫的受益人，你领取抚恤金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点也没有。”多丽斯说。

“好的，好的。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德夫林说，想立即离开那里。他已听得够多了。他刚到时并不能肯定有没有收获，但与布洛克的妹妹交谈之后，他确认她的哥哥是死于谋杀，并且他的死与他的工作有关。

他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德夫林快步走进葛洛莉的豪华办公室，开口便问：“布洛克和阿哈迈德都是化学家，他们在一块从事什么样的研究？”

葛洛莉用她修长的指甲敲击着桌子道：“柯特·贝尔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已经死了。”

德夫林问道：“谁接替了他的位置？”

“菲利浦·阿尔蒙德博士。过去几年里他一直是我们公司医药部门的高级顾问。”

德夫林站了起来说：“那我得和这个人谈谈。”

“我认为和阿尔蒙德谈话是浪费时间，他并不打算知道研究开发部的内部工作。”

“或许不，可能答案就在那所办公室内。”

她盯着他长看了一阵。最后说：“看看你能发现些什么？”

菲利浦·阿尔蒙德博士是个肥胖症患者，下巴上的肉看上去有四层之多。稀疏的几缕头发点缀在头顶上。撇着嘴、眯着眼，一副傲慢的神情，他看起来随时都会睡着似的。

他在椅子上转来转去，椅不堪重负，不断呻吟着。“德夫林先生，”他有点口齿不清地说“我恐怕不知道布洛克和阿哈迈德先生死前在做些什么。”

“阿尔蒙德博士，”德夫林耐心地说，“这是科学实验室，而非家庭小食店。你是想说你不清楚你的两名化学家在做什么吗？”

阿尔蒙德笑了，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说：“听起来也许荒谬，我的孩子。但你必须理解研究环境的实质。当然，我们在研究方法论的运用上一贯是谨小慎微的，但某些实验室都在从事研究时异常松懈，柯特因运作一个非常随便不正规的实验室而闻名。这既不好也不坏，不过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一些科学家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另外却有人憎恨这种方式。”

“所以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死前在干什么？”

“恐怕是这样。”

德夫林站了起来。葛洛莉是对的。阿尔蒙德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就这样吧，假如你发现了什么，请立即与我电话联系。”

“当然。”

“谢谢你能抽出时间见我。”

阿尔蒙德点点头，下巴上的肉随之一起颤动起来说：“不必客气。”

第十五章 夜闯诊所

· 罗亚尔轻松地打开了锁……

· 德夫林读着那简单但谜似的条目：“打电话给布洛克关于艾尔金。”

女侍者手臂上端着三只盘子站在他们的桌旁问道：“来了，谁点的汉堡包和油炸食？”

德夫林从她那儿取下托盘。

“五香熏牛肉？”

玛丽取过自己的盘子。

侍者把一个盘子放在罗亚尔的面前道：“这是你的火腿和果酱卷。”

玛丽指着罗亚尔的盘子说：“不敢想象拉斯塔法利安人会吃火腿。”

“他们根本不吃肉，孩子。他们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那你盘子里是什么？球菜甘蓝？”

罗亚尔爆发出的笑声在屋里回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拉斯塔法利安人。”他小声道，“我是个骗子。”

玛丽看了看德夫林道：“我不明白。”

罗亚尔咧嘴一笑。“奇异的相貌非常吸引年轻女孩，你知道吗？”他起身站得笔直，抚平他那身绿、金、红相间的大稀奇服，抖开衣扣，“我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年轻的非洲王子？”

“你看上去像一个穿着俗气的大黑家伙。”玛丽边吃边说道。

“权当自己是一个穿着俗气的黑人妇女来欣赏它吧。”德夫林对罗亚尔说。

玛丽指着他的大稀奇服说：“但我真的喜欢它，奥提斯。”

“我给你弄一件，”罗亚尔高兴地说。

“太棒了，我可把它当做睡衣来穿。”

德夫林边吃边向他们复述跟多丽斯·米勒和阿尔蒙德博士谈话时听到的消息。

“这不是一个未结的案子，但你对谋杀已做了很好的辩论。”玛丽说道。

“有个问题很重要，”德夫林说，“我想象不出同一个疯子杀死了塔吉特企业研究开发部的三个雇员并寄给塔吉特本人一封威胁信。为什么在尽力使三件谋杀看起来像是意外事故之后，却把你的注意力引向谋杀公司的老板？”

“这家伙是不是在按照某种模式行事？”

德夫林用餐巾擦擦手说：“对，在多次谋杀中，往往会有某种相同的模式。我们不是在对付一个一时冲动的杀手。这家伙非常仔细地考虑过它们，没犯下任何错误。”

罗亚尔皱着眉说：“我会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些杀手，包括想索取塔吉特性命的那家伙，非常……怎么来形容它呢？非常有创造性。”

“是的，”德夫林赞同道，“这家伙真是残忍癖者。”

“他谋杀那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科学家，”玛丽说。“他一定和公司有什么过结。”

三个人都思忖着这句话的含义。好一阵之后，德夫林说道：“布洛克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肯定与他从事的某项工作有关。我想和布洛克的妹妹提到的那个医生谈谈。”德夫林哼了一声又说，“阿尔蒙德在和我绕圈子。他一

定知道。”

“你太多疑了。他是个新手，大概还不知研究开发部是如何工作的。”

“真笨，这是个大公司，布洛克如果不向什么地方备案的话，他是无法着手实施一项计划的。你知道这点。” “那么他为什么搪塞你？”

“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开始认为塔吉特企业并不像他人所吹捧的那样是一个大家庭。”德夫林停了停又说，“空谈了一天，足够了。咱们回去工作吧。”

德夫林回到办公室后，卡勒递给他一份电话记录。“米勒夫人打电话说，她今天在书店碰巧看到了一位作者的名字，并使她想起了你感兴趣的那位医生的名字。”

德夫林低头看看那张纸片并读了下名字后问：“卡勒，你听没听说过名叫马尔罗克斯的人曾为公司工作过？”

卡勒抽着烟，一片烟灰掉在了她的计算机键盘上，随即在键之间化为黑灰。“没有，我可没听说过。”

打电话给人事部，请他们用微机检索一下是否有叫马尔罗克斯的人曾在公司干过？”

“你想追溯到多久以前？”

“尽可能地早，只要有档案记录。”

十五分钟后，卡勒用内部通信告诉德夫林说：“人事部称，没有叫马尔罗克斯的人为公司工作过。”

“好的，”德夫林说道，“尽量不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沮丧。他想了想，“给我五区的电话号码本。”

在曼哈顿区的号码本上，他找到了三个叫马尔罗克斯的，但只有一个吉恩·马尔罗克斯博士是医生。他拨了第一个号码，里面的录音信息说这线已拆断了。于是他拨了第二个号码，一位妇女接了电话：“下午好，这里是索尹森诊所。”

“我想请马尔罗克斯博士讲话。”

好一阵沉默之后，那女人才压低了声音，说道：“恐怕马尔罗克斯博士已经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你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那女人几乎是在耳语地说道：“马尔罗克斯死了。”

德夫林不假思索地提出了一个警方调查时才提的问题：“什么时候？在哪里？”

那女人惊慌地说：“一月以前，商业区某地的一次可怕事故中。”

“我能同新的主管谈谈吗？”

“马尔罗克斯医生是个体经营者。法官检验完他的遗产后诊所就关了。我只是在这儿接电话。真是糟透了，不知道我们以后会怎样。”

德夫林挂上电话，立即在号码本上查我索尹森诊所。他找到了一个四分之一的版面的广告，上面突出地展现了一张照片，上面的人相貌堂堂、梳着背头。照片下有一长串首写字母，以证明马尔罗克斯博士的大量证书凭证。广告的副本上印着：索尹森诊所专门从事血液病的交替治疗。

马尔罗克斯博士于1月17日死于下镇田径俱乐部的拐角处。要查找这件案子，给探长办公室里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幸运，德夫

林认识那个处理此案的侦探。几年前他们曾同在布朗克思垒球队打球。他与查理·安德鲁斯虽并不太熟，这也足以打电话邀他出来喝上几杯。

安德鲁斯进来时，德夫林正坐在吧台边。安德鲁斯身材高挑，黑色皮肤，走起来一副运动员的气派，左闪右避地在黄昏拥挤的鸡尾酒会中行走。除了灰中带白的头发之外，他还和以前一样。“嗨，麦克，”他说着，伸出手，“近来怎样？”

“很好，查理，你怎么样？”

“不能报怨，做百姓感觉怎样？”

“还说不准，时间还不长。”

随后的几分钟里他们谈论着商店——谁去过那里，谁准备去那里，还有为什么谁和谁不打算去任何地方。在他们把所有都相互认识的朋友谈论完之后，德夫林转入正题说：“查理，我正在进行一次公司内部的调查，碰到了马尔罗克斯这个名字。我不能肯定他是否适合我的调查，但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他是怎样死的。”

“你想知道些什么？”

“他是死于自杀吗？”

安德鲁斯把杯子弄得啪啪响。“起先我也这么想，但它真是一件奇特的事。这个昏头昏脑的狗崽子竟蠢到玩他的汽车引擎，飞转的轮叶抓住了他的袖子。下面的事就不难想象了。汽车散热器在他脸上烙上了一个十字印，看起来就像是烙铁碰了一样。”

“为什么你会想到他是自杀？”

“风扇外壳被取了下来，啊，我想，谁会没事干把风扇外壳取下来，从而把受害者的脸拉到风扇里面去？”

“暴徒。”

“对。我猜想一定是一帮流氓，但我查了马尔罗克斯的情况，发现他与暴徒和毒品没有任何关联。他开支巨大，但进帐也不少。最终我还是认为这不是谋杀。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在他出事的前几天里，有人曾在夜间潜入他的办公室作案并捣毁了它。”

“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吗？”

“马尔罗克斯并没有报告丢失东西，大概是一个吸毒者寻找毒品。”

德夫林掩饰住自己的失望。他本想安德鲁斯会说些什么能支持他的想法，即马尔罗克斯和其他几人是死于谋杀。“东边的那家 141 私家诊所听起来像是一个江湖骗子所为。”他说。

“是的，它既给富人治疗也给穷困潦倒者看病。但马尔罗克斯更喜欢有钱的病人，但只要有钱，他会接收任何人。他就像一个 实足的吸尘器。有趣的是：有人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血液学权威，写些文章和材料。”安德鲁斯放下手中剩下的饮料。“我猜他靠这些又赚了不少钱。”

德夫林示意再来一杯。

俩人又呆了一会，讨论政治、棒球和女人。大约下午八点半左右，安德鲁斯走了，德夫林却还想着马尔罗克斯，于是又要杯马丁尼。尽管安德鲁斯那样说，但他仍不相信马尔罗克斯是死于意外，尤其是和另外三例有疑问的“意外事故”联系起来时。当他喝完酒时，他明白了他必须干些什么。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公司办公大楼。

弗雷德·霍利是名刚雇用的退休警察，回答道：“塔吉特大楼。”

“弗雷德，我是麦克·德夫林。奥提斯还在那里吗？”

“让我，我查查，”过了一会，霍利又拿起电话回答说：“是的，他正在这里。我打电话叫他。”

“晚上好，麦克，”罗亚尔用他那轻快的牙买加口音说道，“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不要去任何地方，我正在回去的路上，有些事我得跟你谈谈。”

“没问题。我会一直呆到下个星期天。”

刚过凌晨一点钟，德夫林和罗亚尔便驱车经过了索尹森诊所。诊所位于帕克大街和75号大街的拐角处。德夫林抬眼盯着黑漆漆的四层建筑看了看。

“看起来不错。”

“是的，不错，”罗亚尔说罢，用职业性的眼光把整幢大楼勘察了一遍，“黑暗是我们的朋友。”

德夫林把车停在了街区的停车位上。当走到大楼的背后时，德夫林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罗亚尔：闯入马尔罗克斯的诊所。并请教快速撬锁的问题。罗亚尔嘲笑他居然提出这么荒谬的请求，坚持要一起去。

“奥提斯，你不必这么做，你可以警戒。”

罗亚尔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着光，“你知道我不会因此失掉什么。再者，这是保持我技艺的绝好机会。”

德夫林认真地思索着。他要去犯罪，更糟的是，他还将使朋友成为同谋。如果被抓，一个前警察对他们不会有什么益处。真正让他吃惊的是他想在第一现场干这事。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努力不卷入任何麻烦。但现在，在这里他准备犯下重罪。为了什么？他打开车门说：“好了，奥提斯，咱们干吧。”

罗亚尔轻松地打开了锁。诊所被设计用于全天24小时开放。所以不必担心有无警报系统。德夫林看到一长排档案盒时，感到如释重负。他曾担心诊所的档案都在计算机里，那就得用玛丽，但那是不可可能的。他决不想让玛丽冒任何被捕的可能。他甚至不想让她知道他们已来到这里，他还让奥提斯发誓决不告诉玛丽这件事。

罗亚尔迅速奔向档案盒，就像是尽快用钥匙开锁一样很快地打开了档案盒上的锁。德夫林打开抽屉，用手指翻弄着档案。抽屉里装着许多病人的档案。德夫林说：“瞧！奥提斯，你从这里开始，我去检查他的办公室。”

“我找什么呢？”

“我也拿不准。标有塔吉特、贝尔、布洛克或阿哈迈德的任何东西。”

罗亚尔筛选着档案。德夫林十分小心地检查马尔罗克斯的办公桌，以免弄乱了什么东西。中间的抽屉存放着平常的分好类的业务卡片、铅笔以及无关紧要的信札。德夫林快速地查看了一遍，以确保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然后他逐次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检查每一张纸。当他查到最后一个抽屉时，他抬起头问道：“运气如何？”

“目前为止只有一大捆名字，”罗亚尔回答说，“就是没有我们要找的。”

德夫林突然感到泄气了。他坐靠在马尔罗克斯那昂贵的真皮沙发上。他到底在这干什么？他的想象力是否跑得不着边际太狂野了？四名不同的侦探调查了四件死亡案，并且都得出结论说死亡是出于意外事故。他是不是企图指出哪一件不是这样？是不是葛洛莉坚持贝尔死于谋杀的思想影响了他的判断？

罗亚尔猛地关上抽屉，把德夫林从幽思中惊醒过来。“那是最后一张抽

屉了，什么也没有。”

“好的，我这还有最后一个抽屉没查，完了咱们就离开这。”

抽屉的后面有一本去年的真皮包装的日记本，上面简要地记录了病人和来访者的情况。“天哪！”他扫视着那龙飞凤舞的字体说道。“读完它要花一夜的时间呀。”

罗亚尔的目光越过德夫林的肩膀瞥了日记本一眼说：“就从马尔罗克斯死的那天开始往前翻。”

德夫林翻至1月16日，是马尔罗克斯死的前一天，并从这里开始阅读起来。进度很慢，因为马尔罗克斯的字迹潦草，德夫林得费力去辨识它。尤其是凭着闪烁不定的手电光来阅读，更是困难。

他读到11月26日那天的条目时，便靠在了椅子上。“狗娘养的。”他自言自语道。

此时正在一张舒适的摇椅上打瞌睡的罗亚尔，猛地醒来，问：“你发现什么了？”

德夫林读着那条简单但迷似的条目：“打电话给布洛克。”

罗亚尔虽人高马大，但动起来却惊人地敏捷。还没等到德夫林告诉他去看看档案，罗亚尔已经浏览完了“E”字条目。他猛地打开档案盒，找出并打开档案，飞快地阅读下去。“罗伯特·艾尔金……年龄20……出生日期1月10日。”他抬起头皱着额。“东西不多，里边被撕了很多页。瞧，书钉下还可看见残留下的纸。”

“有没有关于布洛克的资料？”

“没有，只有一份入院表。”

德夫林将档案藏到他的茄克里，小心地把日记本放进抽屉里面。“好了，”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保办公室和他们刚进来时一样，说道：“我们离开这里。”

第十六章 确定凶手

· 我要去查查我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如果医生做错了什么，他将为此付出代价。

· “凤凰计划？”德夫林问道，他已知道答案。

当德夫林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已差不多是凌晨三点钟了。他调制了两杯马丁尼，打电话给葛洛莉，但她不在家。于是他便在她的电话上留了个口信，坐下来再一次看艾尔金的档案。由于档案中撕去了许多页，所以并不能从中得到多少资料。据入院表记载，孩子的母亲，凯·艾尔金送她的儿子入院并签署了所有的出院表格。没有什么地方提及艾尔金先生。应该和她谈一谈，或许她能把马尔罗克斯和塔吉特之间联系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葛洛莉。但仍没人接电话。犹豫一会之后，他给她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找到了她的秘书。“嗨，吉丽，葛洛莉在吗？”

“不在，德夫林先生，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啥时候去的？我昨天跟她谈过，她没提起什么旅行的事。”

“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才做出的决定。很显然，在建的一家新工厂出了大问题，塔吉特先生、萨拉则尔女士，以及我们的几位工程师全去那儿处理问题去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能肯定。她说过可能是几天，或许更长一些。”

他在起身去奥斯托利亚的凯·艾尔金的公寓之前，打了电话给卡勒，她告诉他事情虽是很急，但尼克·马奇还是找到了两名警察和塔吉特一起去了南美。德夫林挂了电话，他很高兴塔吉特的这次没有预料的旅行。一位不明身份的精神病患者正想要杀死他，所以南美对他来说是个最安全的地方。

他给奥提斯和玛丽留了话，要他们下午三点钟开会。他需要将心里的某些想法倾倒在什么人，但葛洛莉不在城里，所以他能依靠的人就只有他们了。最近几天里发生的事，已使他不能相信公司里的任何人了。

德夫林在八楼下了电梯，找到了公寓的814号房，并敲了敲那扇油漆已经剥落的门。一位胖女人开了门，德夫林判断她刚四十出头，开了门。

“找谁？”

“我叫麦克·德夫林，我想和你谈谈关于——”

“抱歉，”她说罢，就开始关门，“我对你兜售的任何东西都没兴趣。”

“我不是卖东西的，”他快速地说，“我想和你谈谈马尔罗克斯博士诊所的事。”

她木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恐惧、失魂的眼睛盯着他，“是关于乔治的事，对不？”

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打乱了德夫林的思路。她儿子的名字叫罗伯特，所以他推测乔治一定是她丈夫或者情人的名字。“是的，”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你……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她警惕地问道。

“我曾经干过警察，艾尔金夫人。我有办法。”

她已经从艾尔金档案所写的地址上搬走了，但德夫林仅仅给一位退休警察打了个电话，便通过电话局的记录查到了她现在的住址，这位警察现在是

位新调查员。

德夫林看到她闪过一丝害怕的目光。“乔治知道我住这儿吗？”

“你想让他知道吗？”

她坚定地摇摇头说：“不！”

“为什么要害怕你丈夫？”

“是前夫，”她反对道，“我对那人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负责。我要你明白这点。”

“我理解。”

她用手指理了理棕灰色的头发说：“他是个疯子，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

疯子？或许他正是我应找他谈谈的人，德夫林心想。很显然，这个女人十分害怕她的前夫。“艾尔金夫人，”他很谨慎地使自己的声音柔和、使人安心，“我需要知道他在哪里。”

她的眼泪涌了出来说：“他干了什么坏事吗？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正是我想找他谈谈的原因。”

她咬着嘴唇，向屋内退去说：“好的，请进。”

这所昏暗的公寓正好和多丽斯·米勒那充满欢娱的居室相反。屋内零星地摆着几件家具，墙徒四壁，没有装饰一张图画和照片。也没有一点个人的嗜好来表明这是什么人的家，倒像是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

他坐在沙发上，艾尔金夫人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双臂交叉着抱在瘦削的胸口上，像是在保护自己。她没化妆，眼睛下面的黑斑使她的眼眶看起来很大，就像受到惊吓的小鹿一般。

“艾尔金夫人，我只想说对于你的儿子罗比的死我非常遗憾。”

她咬着嘴唇，几乎令人看不到地点点头。

他刚才敲门时，对要说些什么并没有主意。过去他经常这样做，他总能靠本能说到点子上。现在她给了他一个开头，所以他想利用好这一点。

“为什么你会问我到这里是不是为了乔治？”德夫林问道，“说说你的前夫怎样？”

“你是为那家诊所工作，对吗？”

“我为他们调查一件事。”他撒了个谎。

“嗯，乔治曾说过他会干什么事，我猜他是做了。”

“艾尔金夫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她抬起头，把目光从放在已破旧的地毯上的一把茶壶上移开，好像已经忘了他还在房间里。“他居无定所。罗比死时，我曾打电话告诉他。那时他住在霍波肯的一所公寓里。但他已不在那里了。几星期前我试着跟他通话，但房东说他已搬了出去。对他要去哪里只字未提。”

德夫林失望了，但并没泄气。只要艾尔金不知道有人正在寻找他，那么要找到他就不应该太难。“你为什么不对我讲讲乔治的事？”他问。

她从衣兜里抽出一条发黄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眼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你在哪遇到他？”

凯·艾尔金缓慢而痛苦地叙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那些从乡下的社区移住到大城里的孤独的年轻女人们所讲叙的故事太不相同。

她和乔治·艾尔金是在工作中相遇的——一家职员很多的公司，位于华

盛顿特区的市郊。他的工作是为计算机编制程序，她是位秘书。他俩之间的关系出于偶然：先是一块吃过几次午餐，然后偶尔看一场电影，最后才真正地约会。结婚时她二十八岁，而他三十二岁。

像其他许多年轻的妇女一样，草率地结了婚，她不能确切地表达出首次相会时对他的看法。相反，她的看法含糊、笼统：“他和善……殷切周到……爱开玩笑。”直到结婚时，她才开始看到他的真面目。他脾气暴躁且具暴力性，这种脾气使他尝到了苦头，就在他们度完蜜月两周后，他被解雇了。他声称那是老板的错，但不久他因对他的上司动拳头而又一次丢了工作。到那时为止，他已因同一种原因而六次丢掉了工作。她第一次向他暗示时，他打了她；过后他向她道歉，甚至买了花和糕点，但以后又再次打她，又一次。

刚开始，她将他的暴力行为归因于他机能不良的家庭。乔治是一家严格的南部原教育主义家庭的独子，原教育主义者没有展示爱意的能力。乔治十九岁时，他和几个朋友因偷车兜风而被捕。所有的孩子都打电话给他们的父亲去取保。乔治的父亲挂断了电话，他被关进了狱中。从此以后，他参与了一系列和伙伴们的兽性打斗，这使他的人格逐步向阴暗面转化。一个冒失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愤恨的，极具报复心的暴力者。

随后的几年里，乔治选定了一种罪人的生活。幸运的是，在他可能被判重罪之前，一位法官给了他两种选择：或者在县监狱呆上一年，或者去美国陆军服役。他选择了陆军。

在他和凯结婚两年后，罗比出生了。新生命给凯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和意义，但是乔治却不懂得如何去和孩子发生联系。他从未抱过他，也没和他玩耍过。他只会通过变成一个严厉的保护者来显示自己的爱。

对孩子的新奇感很快就过去了，艾尔金又回到了过去，一家一家地逛酒吧，当然不是和朋友们一起——他没有朋友——独自一人。这些夜间的越轨行为经常导致喝醉后的口角。如果他不是喝得太多或者受到太多的伤害，他就会把挫折向他的妻子发泄。她开始祈祷他不要回家。

坐在起居室里和德夫林谈着话，凯·艾尔金认识到她正在为她的前夫描绘一幅令人不快的图画。“他并不一无是处，”她赶快加了一句。“他才气卓越。他成长在西弗吉尼亚山区土地贫瘠的农庄社区，但他却成功地利用了他所受到的贫乏的中学教育、军队给他的技术训练和自己的智慧，成为一名计算机专家。他喜欢告诉她：他对任何技术的直觉的理解是如何让那些和他共事的且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程师们永远瞠目结舌的。”

她沉默了，恍惚的眼光凝视着破旧的地毯。

“艾尔金夫人，”德夫林轻柔地说，“你为什么和他离婚？”

她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已破的地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故最终使我认识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我不能改变也不能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残酷性格。罗比大约五岁的一天，他哭喊着回到家里，鼻子流着血。一个比他大的孩子——大概六、七岁吧——打了他。这并不是件大事，但乔治变得疯狂了，他不断地嚷着：没有人能伤害他的孩子却安然无事。”

她用手绞着手帕。“第二天早晨我看到一群邻居聚集在那个打了罗比的小孩的家门前，我走过去看到了大家所议论的一切。”她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那孩子的狗正挂在他家前院的一棵树上。它……它身体已经被肢解了。”

她咬了咬嘴唇又说：“那天晚上我问乔治是否是他干的，但他否认了。”

他说那是上天的干预，说那就是伤害别人的人的下场。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当晚我就决定远远地离开他。第二天，我把罗比包好，我们去我妹妹那儿住了。”

“那时你们离婚了吗？”

“一开始他拒绝做听任何关于离婚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如果他能得到罗比的话他就离婚。当然这是决不可能的。我决不会把我的儿子给他。他并不爱罗比，只是把他当做自己的财产”，她愤恨地说道，“什么都计划好了，但法官查到了他的暴力经历，拒绝了他的监护权。”

“离婚后他还来找你吗？”“是的，我搬过多次家，但他好像总是知道我在哪里。当罗比被诊断为白血病后，他告诉我要让他的儿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但他从不去看罗比，一次也没看过。”

“我带着孩子去看过许多医生，但他们似乎对罗比并无帮助。当时，是去年的十一月，我听说了这家诊所，他们专门从事对血液病的治疗。我对马尔罗克斯博士谈过，他非常有信心。他告诉我他们正在试验一种新药，会对罗比有所帮助。第二周，我就把我的儿子送进了这家诊所。”

德夫林不愿再延长她的痛苦，于是便打断了她的话说：“治疗没有效果，罗比死了，是吗？”

她把手帕缠绕在指头上，微微地点点头，动作几乎让人看不到。

“乔治的反应是什么？”

她抬起头，德夫林看到了她恐惧的眼神，“我从没见到过他这样。他没有参加葬礼。但是第二天他来到我的公寓。他出奇地冷静，但我看得出他内心正在狂怒。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他有关马尔罗克斯博士和试验性药物的事。乔治说，‘我要去查查我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如果医生做错了什么，他将为此付出代价。’说罢他走出了房门，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艾尔金夫人，你知道他们给罗比的药物的名字吗？”

“不知道。”

“你是否听到过塔吉特企业？”

“我知道它是家大公司。”

“马尔罗克斯提到过这个名字没有？”

“我想没有。”

“柯特·贝尔，拉尔夫·布洛克和尼萨·阿哈迈德这些名字你有印象吗？”

她摇摇头。

德夫林失望了。他本希望她能将诊所与塔吉特企业联系到一块。“你有乔治的照片没有？”他问道。

“在什么地方，我猜想，但是很久以前的。”

“没关系。”

当她去卧室找照片时，德夫林把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写在了——
一张纸上。

她回到起居室说：“我把他最后一次的地址写在了背面。”她将乔治·艾尔金穿着迷彩服的一张照片递给了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在越南照的。照片上的他平头、肌肉强健、眼睛上涂着奇怪的黑乎乎的东西，横眉立目、咧嘴冷笑着。德夫林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冷笑，这张脸，极易扰乱人们的情。德夫林曾就此请教过心理医生。医生说某些精神病人这

样笑是想忍住不让他们的痛苦喊叫出来。

德夫林感到周身打了个冷颤。要找到那个给塔吉特写威胁信的人，他的胜算是一百比一。但有了身份要找到他就不太难了。

德夫林把照片装进了衣袋里问：“我可否问一下，你丈夫在军队里是干什么的？”

“他受到了许多计算机方面的训练，因为他非常聪明。但他在发现这项工作很单调后，就志愿加入了特种部队。他曾两次赴越南作战。”

德夫林的脑海里闪现出钢钉炸弹的画面问：“他是否具体地说过他在那里干过什么？”

“噢，是的。他对那段时间非常自豪并经常谈论它。他干过某种秘密使命。”

“凤凰计划？”德夫林问道，他已知道了答案。

“对，就是它。他说过那是他生活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第十七章 凶手是个无所不能的疯子

· “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乔治·艾尔金比泉更疯狂……”

· 从凯·艾尔金对她丈夫的描述中，他想象着是在与一个疯子打交道，但从未猜想过这个人是这样无所不能。

德夫林回到办公室时，玛丽和奥提斯正在等他。“我知道杀手是谁了，”他得意洋洋地说道，慢悠悠地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把椅子拉出来，准备欣赏他们脸上期待的表情，“凯·艾尔金透露的……”

“喂，”玛丽打断了他的话。“谁是凯·艾尔金？”德夫林的内心感到痛苦。他太激动了，以至于忘记了玛丽对他们破门而入之事一无所知。“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孩子不久前死在了东边的一家诊所里，”他说得很快，“她或许……”“慢着，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从马尔罗克斯的档案中发现的。”罗亚尔含糊地说。德夫林瞟了他一眼。

玛丽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问道：“到底怎么了，马尔罗克斯是谁？”罗亚尔刚一开口便停住了，然后看着德夫林。

“我重复一遍，”玛丽说道，“谁是马尔罗克斯？”

德夫林不快地说：“玛丽，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麦克，”她用那种特有的柔和的声音问道，她通常在脾气爆发之前用这种声音说话：“别对我撒谎。谁他妈的是马尔罗克斯？”

继续隐瞒她是不行了。德夫林知道，她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不会罢休的，于是便很不情愿地告诉了她有关他们破门而入一事。

还没等他讲完，她便转动着眼睛说道：“你是傻瓜还是怎的？那是犯罪！”

“只是……只不过翻翻东西而已，”德夫林激动地说道。

“并不这样简单，麦克，你也知道。假如警察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把你和奥提斯关了起来，你让我跟他们说什么？啊？告诉我怎么说？”

“好了，玛丽，已经做了，就让它过去吧。”

玛丽仍生着气，德夫林复述着他和凯·艾尔金的谈话。讲完以后，他掏出艾尔金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说：“这就是他。”

玛丽抓过照片仔细看了看说：“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说罢将照片丢在了德夫林的桌子上，好像那照片是只死耗子。

德夫林把照片递给了罗亚尔。“对，”他说道，“他永远不会被选为总统，但他不是个笨蛋。据他前妻所说，他智慧超群，是位计算机行家。”

“嗨，玛丽，是你的对手，”罗亚尔笑道，“或许你能很快地断定出他的底细。”

玛丽眨眨眼说：“说对了，罗亚尔。”

德夫林背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额头上。“问题是，我仍不能肯定艾尔金·布洛克和塔吉特企业之间的关系。”

“我不明白的是，”罗亚尔说道，“如果说艾尔金对他儿子的健康不甚关心的话，那为什么对他儿子的死会如此悲伤？”

“因为他喜欢南部的世仇家庭气氛，”玛丽说，“瓦达亚称他们为……”

“哈特菲尔德和麦克柯依斯，”德夫林接口说道。

“是的，是那些家伙。在几代的相互枪杀之后，你认为那些幸存者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吗？你认为他们会像一百年前比利·鲍勃·麦

克罗依射伤吉米·乔·哈特菲尔德的屁股那样给仇人一个机会吗？不，它不只是个人的事。他们一直在为那种对家庭忠诚的模糊观念而不断地争斗着。就像他妻子说的那样，艾尔金这家伙就像个机器人。他从没管过孩子。对他来说，孩子只是一件财产。谁要摧毁你的财产，你就得摧毁他们。”

德夫林在纽约的阿尔巴尔亚地区工作时，一直难于接受他没有经历过的、与此模式相似的基本原理。阿尔巴尔亚的移民家庭一直保持着他们古老的族仇，时间跨度达数百年，与哈特菲尔德和麦克柯依非常相似。杀手们一旦被抓到，就准备认罪。但大多数人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却抱有最含糊笼统的看法。

“那么，”罗亚尔说，“贝尔、阿哈迈德、布洛克与艾尔金和诊所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想和葛洛莉谈论的问题。”德夫林说罢，往前坐了坐，“她知道这里将发生什么，并且她还是我在公司里唯一信任的人。”

“为什么只有她？”玛丽表示怀疑。

“因为有一点非常清楚，是她雇用了我，如果她和这里正在发生的问题有关联的话，她会仍然让波佐这个小丑处理保安事务。”

“或许她对小丑没有吸引力，”玛丽轻声说。

“你好像话里有话？”德夫林问道。

“好了，孩子们，别吵了，”罗亚尔打圆场道。

玛丽举起手说：“好的，好的。让我来看看我明白了没有。你认为艾尔金是凶手，对吗？”

“是的。”

“告诉过警察吗？”

德夫林皱着眉：“我给宾夕法尼亚州警局调查员打过电话。他说布洛克的案子已了解，他们没有重新审理它的意愿，除非我能拿出更多实质性的证据。我有种直觉印象，他是在告诉我管好我自己的事。处理阿哈迈德案子的那位侦探也是这样。处理贝尔案子的侦探相比之下好点。他还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说他刚接手一件棘手的案子，涉及到一位好莱坞女星，所以他得全力以赴。”

“处理马尔罗克斯之死的那侦探怎样？叫什么来着，查理·安德鲁斯？”

“他嘲笑着对我说安心地退休吧。”德夫林觉得有点负疚。“不幸的是，我不能告诉他或其他人有关塔吉特的威胁信和另外几人死亡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玛丽问道。

“葛洛莉不想让别人知道塔吉特的威胁信。我想我明白她的用意，”他微弱地说道。

实际情况是他对抑制从警察那里得到消息很不高兴。艾尔金杀了四个人，并且很小心地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意外事故。将这四件案子分开来看，没什么意义。只有他，麦克·德夫林明白这一大图画。四件死亡事件均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塔吉特企业。并且德夫林确信四件死亡事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乔治·艾尔金。

葛洛莉要求保守秘密，他越想对这种要求越感迷惑。正是她要他去抓艾尔金，那么她为什么要如此坚持不让警察插手此事呢？现在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接近于了结此案了。不然的话，他肯定会被她的非理性所激怒。

“那么你如何去找那家伙？”奥提斯问道。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德夫林说，“就在我离开凯·艾尔金的公寓后，我给一个老朋友约翰·加农打了电话，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间的联络。我问他能否使我同情报局的哪一位曾在越南和艾尔金共过事的什么人接触一下。”

“你认为他能行？”

“加农认识很多人。我还给凯文·克拉克打过电话。他从前也是位警察，现在开了一家私家调查所。我把艾尔金最后一次的地址给了他。查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玛丽歪着头，困惑地看了他一眼说：“到目前为止这家伙已杀了四个人却仍逍遥法外，什么使你如此肯定你会抓到他？”

德夫林背靠在椅子上并且把脚抬上了桌子说：“因为他的好运差不多完了。还因为自我接受这份工作至今，我第一次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当我看到塔吉特的威胁信时，我猜它不过是狂想。但随着那些凶杀的不断出现，我认识到我正在和一个世界级的精神病患者打交道。葛洛莉一直催我寻找那家伙，但那无疑于大海捞针。现在我知道了他是谁。只要克拉克告诉我艾尔金现在住在何处，我就去查理·安德鲁斯那里，告诉他我得到了什么，然后由他来逮捕艾尔金。案子就结了。与此同时，我也不用替贾森·塔吉特担忧了，因为他安全地处在六千英里以外。”

玛丽站起身来。“得了，奥提斯，我们还得去干活。”她到门口转过身，面对着德夫林咯咯地笑了起来。德夫林痛恨她的这种笑法，因为只有在她明白她是对的时候才会这样，“麦克，”她说，“你在白日做梦。”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德夫林忙于处理已堆积如山的文件。突然电话响了，是约翰·加农。

“麦克，你想和他交谈的人叫怀特·阿里森。艾尔金在越南时，他任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站长。”

德夫林把一大堆发票推向一边，抓到一张纸和一支笔问：“他住在哪里？”

“你可能不信，就住在这个城市里。我已为你铺垫好了。他了解你，并且希望四十分钟后见到你，我猜你想立刻见到他。”

“你猜得对，我欠你个情，老朋友。”德夫林潦潦草草地写下了地址后，立刻向大门走去。

怀特·阿里森，四十出头，脸色红润，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座内战前修建的褐色沙石建筑物内。这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站长把德夫林带进了一间豪华的起居室里，房间内摆设了一些混杂的家什，那是他在周游全球的生活期间搜集到的。他给德夫林调制了一份马蒂尼酒，并给自己配了一杯苏打水，轻轻地拨了拨壁炉里燃烧着的一根木头，坐在了德夫林对面的一张破旧但舒适的圈手椅上。

“干杯，”他的发音带有南方的长腔音，“我喜欢和你一样喝烈性的，孩子，但医生告诉我要注意身体。”

德夫林笑笑说：“听你的口音，恐怕不是纽约人吧？”

“艾马利奥，德克萨斯。”

“你可是远离家乡啊。”

“确实确实是这样。”他环视着房间说道，“我妻子出生在布鲁克林并在这里长大。所以这里将永远是我们的家。几年前她去世了。但我好像不能

使我自己搬出这座被神遗忘的城市。”

“那全得看你自己。”

“或许吧，”他说，“有时我担心我正在变成一个可恶的美国佬。”他用警觉、富有生气的灰色眼睛研究着德夫林，“那么你想知道有关乔治·艾尔金的什么事？”

“我在电话中已经说过，我是塔吉特企业的保安主任。我的老板贾森·塔吉特，收到了一封匿名的威胁信，随后又出现了乔治·艾尔金的名字。如果他就是我正在寻找的家伙，我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悠闲的笑容从阿里森的脸上消失了，说道：“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乔治·艾尔金比角鼻更疯狂。那就是我在越南第一次看到他时的印象，在以后跟他共事的岁月里，我发现没有理由改变我的观点。”

“他跟你有什么联系？”

阿里森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信赖，但我还是要把这点说得更清楚明白点。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所说的一切不得传于外人。”

德夫林点点头道：“明白。”

“我猜你已听说过‘凤凰计划’吧？”

“是的。”

阿里森咕哝道：“一切都太糟了，没有疑问。这项计划是一项由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联合执行的作战行动。实际情况是，刚开始它完全是作为一项政治计划，用来鉴别那些准备竞选或担任公职的北越同情者的身份。但是很快某些人就对计划的进展感到极不耐烦，因为它速度慢，没什么效果。”

“艾尔金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是的。”

“他是什么类型的人？”

“一个真正的孤独者。脾气极端暴躁，随时可能发作。即使特种部队的其他队员也要避让他三分。这也说明一些问题，因为那种部队中有些十足的疯子。”

“有个村长叫保洪，他一直给我们找麻烦，令我们头痛。他向越南共党提供避护、食品，并警告他们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一天晚上，我们一堆人在当地的河边上喝着饮料，讨论如何阻止保洪的活动。和往常一样，艾尔金独自一人坐在一边，远离大伙，听着大伙的讨论，突然间他走到桌子旁。‘我知道如何去阻止这个王八旦’，他说。说罢随手拔出鞭刀并把它扎在桌子上。他这一下子就结束了讨论。”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对那个村子进行地毯式轰炸，上帝知道杀死了多少平民，但在那时，以个人为目标和刺杀某个人甚至是一个像保洪这样邪恶的狗娘养的想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就这样大伙一哄而散，全都睡觉去了。”

阿里森继续讲着，拿起一把火钳，拨了拨木柴，烟囱立即冒出一串火花，他继续说：“我并没过多地想它，但是几天以后，一份情报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通知我说保洪已死，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不知是那个分队干的。但我却十分清楚是哪支分队，我气得七窍生烟。闯入特种部队上校的办公室，要求充分调查此事。上校将艾尔金叫进办公室，询问起来。”

“他承认了吗？”

阿里森摇摇头说：“我从未见到过像他那样冷静的人。他盯着我和上校看了看，否认了此事。杀了人却没事，更糟的是，其他人也效仿起来了。”

“ 还有过其他的刺杀行动？ ”

“ 有的尽管当时我们并没过分渲染此事，但事实却是不可辩驳。死了的敌人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很快，越来越多被列入目标的官员被相继杀死，由此平定诸省分的行动开始有了真正的进展。我们从未公开讨论过此事，但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由此艾尔金也开始被称为‘幽灵’。 ”

“ 为什么？ ”

“ 因为他能钻入丛林而突然出现在任何地方。他每这样做一次，我们都会听到另一个村里的官员被发现死了。我可以告诉你，他真的使北越人感到害怕。 ”

阿里森停止了叙述，用恍惚的眼神盯着木柴上发出的橙黄色的火焰。

德夫林决定再把话题引下去问道：“ 那么……为什么没人来阻止他？ ”

阿里森抬起头说道：“ 孩子，那段时间你最好待在越南。它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要描述它像什么，最好去度过一段的时间——当然，你已不可能了。 ”

这位前中情局的官员费力地思索着自己的字句。“ 早晨你还在饭店吃早餐……而几个小时以后你却在战场上与越共拚杀……，到了晚上你又回到了那家饭店，坐在吧台上喝着酒，就好像是在办公室度过另外的一天。心理学家可能会用一个幻想的名字来称呼它，但我，我认为它是生存。你所做的是你不得不做的。 ”

“ 阿里森先生，我来请教您些事情。假设艾尔金正在跟随我的老板，如何阻止他？ ”

这位退休的中情局特工哼了一声道：“ 你办不到。 ”

“ 噢，那家伙又不是超人。他…… ”

“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最终把艾尔金逐出了越南。他和我一起去一个村庄找村长和他的两个儿子谈话。我们正谈得火热，突然天崩地裂地一声响。我们跑出屋外，发现艾尔金的吉普车被炸上了天。我想对你说，那段时间常令人惶恐不安。我时刻都在想象着：越共正蜂涌钻出树林，并把我们的车炸上了天。我抄起电话，想叫一架武装直升机把我们接出那个鬼地方。艾尔金在干什么？他把村长打得屁滚尿流，想知道是谁炸了他的吉普车。当直升机来时，我实际上不得不拖走了艾尔金。在回去的路上，他一直不停地讲：‘ 他们毁了我的财产。 ’ 我对他说：‘ 只不过是一辆吉普车而已。看在上帝的份上，从停车场再弄一辆就是了。 ’ 他盯着我……脸上的表情使我心寒，并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说：‘ 那是我的财产，没人可以毁坏我的财产。 ’ ”

“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回到那座村庄。只有这一次我们是由三个中队的南越游击队陪同着。天刚拂晓，我们透过迷雾，看到一群村民站着聚拢在一块，无声地看着什么东西。突然间迷雾被吹开了，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瞧的东西。 ” 阿里森停了下来，盯着炉火看了很久，然后又继续说道。“ 村长和他的两个儿子被钉死在尖利的木桩上。我对艾尔金说：“ 是你干的，你这疯子，狗娘养的。 ’ 他用那双呆板的黑色眼睛看着我，说道：‘ 不是我，肯定是上天的报应。 ’ ”

“ 逮捕他了吗？ ” 德夫林问道。

“ 没有，当时‘凤凰计划’已成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我想送他上军事法庭，或者至少对他实施第八条军规，但我的意见被否定了。情报局经不起这样的丑闻。本土的民众已厌倦了战争，政府正面临着新闻界的巨大压

力。他们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息事宁人。”

“那么对他怎么样了？”

“我们把他转换回国，并使他因伤退役。”

此时德夫林的胃翻腾着。从凯·艾尔金对她丈夫的描述中，他想象着他是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但他从未猜想过这个人是这样无所不能。“就因为一辆吉普他就杀了三个人？”他问道。

阿里森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眼睛里的那种疑惑感依然很明显，他说：“那并不是全部，孩子，村子在二十五英里以外，处在越共的地域。天黑之后，整个地区是个危险地带，常有越共出没其间。想想看，艾尔金，独自一人，在黑夜，行进了二十五英里，穿越敌占区，这样他就能杀死三个人，全都因为一辆他妈的吉普车。”

阿里森将杯子一饮而尽，用同情的眼睛看着德夫林，道：“如果乔治·艾尔金跟上了你的老板，我就不愿做他的人身保险的代理人。至于你，我得说你可有一大堆麻烦了。”他指指德夫林的杯子说。“再来一杯怎么样？”

德夫林低头看看已空的杯子，突然意识到喉咙干了。“好的。”他说，“调双份的。”

第二天早晨，玛丽和奥提斯来到德夫林办公室外的接待处，卡勒警告道：“老板心情不好。”

罗亚尔自信能使德夫林高兴点，他把玛丽往前推了推并嚷道，“好消息，麦克，我们的安装有了极大进展……”

“坐下，”德夫林突然说，“我查找一些东西。”

“麦克，你看起来可不太好？”玛丽说道，她注意到了他的眼睛浮肿。她慢慢地坐到椅子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昨晚我听了一些战争故事，”德夫林说，“乔治·艾尔金的作战故事。你们最好坐下来。”他将与阿里森会谈的情况复述了一遍，不过，他省略了几处细节。

他讲完后，玛丽和奥提斯就像雕塑一般，甚至还不能完全地消化接受故事中的一切。

“好了，说点什么，”德夫林道，“我需要……”

卡勒的蜂音器打断了他的话。他抓起电话“是的，很好，把他接过来，”德夫林看着玛丽和奥提斯，轻声地说道：“凯文·克拉克。”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麦克。好消息是我拿到了我所有的文件。通常这种事要花几天时间，但你说要得急，所以我停下所有的活……”

“我很感激，凯文”，德夫林说。

“还有，坏消息是目标消失了。”

德夫林坐了起来问道：“你指什么？”

“我的意思是，一月十六日之后，完全没有了纸上线索。没有电费单、电话单，没有汽车交费单，什么也没有。我查了艾尔金的最后住址。他就是同一天搬走的，没有留下以后的地址。从一月十六日以后，他不再出现了——至少是在纸面上。”

一月十六日是诊所被夜盗的第二天，也是马尔罗克斯死亡的前一天。“信用卡怎样？”德夫林问道。

“万事达和维萨卡。十六日那天，他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信用卡。成倍地购买东西，余下的现金预支。”

“在什么地方买的東西？”

克拉克查找着他的資料，聽筒里一陣嘩啦啦的響聲。“找到了，金波醫藥公司，位於新澤西州的貝陽尼。”

“你知道他買了什麼嗎？”

“我做了些調查，”克拉克用機密的語調低聲說道，德夫林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表示他賄賂了某人。“幾卷醫用膠布和一些手術器械：手術刀、刀子、剪刀等等。”

德夫林低下頭看着桌子上的喬治·艾爾金的相片，感到他的胃越縮越緊，像是縮成了一個疙瘩。

“他還在南卡羅萊那來的TKD公司花去了兩千多美元。”

“那是個什麼樣的公司？”

“軍械物品。我沒能查到他買了什麼。TKD的傢伙們是嘴巴很嚴的一群王八旦。”德夫林明白這意味着克拉克賄賂這幫傢伙未成功。“公司專門經營各式各樣的先進的、稀奇古怪的武器，包括激光瞄準器、夜視儀、登山器械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武器？”

克拉克的聲音再次降到耳語的程度。“如果你知道去和誰談話的話，我就可聽到你能得到所有的東西：閃光炸彈、消音器，C—4炸藥等等。如果你有錢，或許還可買到一枚他媽的毒刺導彈。”

德夫林搖搖頭，瑪麗和奧提斯互相看了看。

克拉克繼續道：“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找那傢伙。麥克，找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追蹤著那些出沒不定的惡棍。他們以為自己能夠戰勝設備，但他們太不成熟了，他們不了解設備。但是現在想要丟掉大兄弟公司的電子掃描器幾乎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你是個真正的行家。”

“放屁，私家偵探。”瑪麗輕言細語地說道。

德夫林對這位警察調查員說要繼續尋找艾爾金，向他許諾丰厚的賞金。之後便猛地掛斷聽筒。他抬起頭，看到瑪麗和奧提斯正用恐懼和同情的複雜表情看著他。他們的這種表情很容易被讀出來。他也正想著同一件事情。這是一場全新的遊戲。艾爾金不但使別人看不到自己，而且他已著手實施一項常人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殘害他人肢體的計劃。

“我想我是太樂觀了，”德夫林愁眉苦臉地說道。

“不錯，你是有點，”瑪麗說道。

“那麼B計劃是什麼？”羅亞爾問道，他努力地使自己的聲音听起来振奮些。

“B計劃的第一步是要瑪麗明天結束她現在幹的工作，”德夫林說道，“我不再需要她了。”

瑪麗對視著他問：“為什麼？”

“計算機的事可以等。現在重要的事情是將鎖住這座大樓，奧提斯和我……”

“麥克，不要趕走我，”

“瑪麗，這不是公開討論。等到艾爾金被抓到之後，你再回來並且……”

“你可沒趕奧提斯走。”

羅亞爾開玩笑地說：“我不介意他趕我走。”

“瑪麗，艾爾金正在尋找塔吉特，他會除掉所有妨礙他的人，我不想讓

你卷入进来。”

“听我说，”她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艾尔金真的像他妻子所说的那样精通计算机，那他就不会仅满足于杀死塔吉特。它将造成大量的损害。你需要我。”

德夫林承认她说的是事实。但在他内心的更深处，他仍想着她的安全。他太玩世不恭，以至于不能敬重女人；他承受着太大的压力，以至于不能意识到她能为他做些什么。那么为什么他要拚命地说让她远离危险呢。

他不停地摇着头，想不出如何说服她离开。“玛丽，一旦我……”

“不，见鬼去吧！除非你能坐在这里并且告诉我，我在这里没什么用途。”

德夫林生气地靠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咱们来看看，”他说道，感到有一种十分紧迫的感觉，“这改变了一切。我本想可以用一队保镖就能保护塔吉特的安全，但现在那是不够的。就我所知，艾尔金有一枚毒刺导弹，他打算炸掉塔吉特的总部。”

玛丽狂乱地思考着，努力想提出一个计算机系统方面的见解，以便使局势得到改观，但除了一片空白以外什么也没得到。“麦克，除了拘禁塔吉特，我们还能怎么保证他的安全？”她问道。

德夫林向他的文件箱走去，拿出厚厚的一叠卷宗。“拘禁他可能并不坏，但我得把他隔离一段时间，直到抓到艾尔金为止。我正在想把他隔离在他的一套房子或公寓里。”

他将文件铺在桌子上说：“这是塔吉特在各地房子的照片和复印件。”

玛丽拿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座豪华的公馆，它座落在一片木兰和橡树之间。“他有多少处住宅？”她问。

“四所。”德夫林指着她手中的照片说，“那是他在肯塔基的马场——两千英亩。”他又拿出些照片放在桌子上，“那是他在苏腾的公寓；这是——所在莫伊的一套公寓房间；最后一张，是在法国南部的一所小别墅。”

罗亚尔很有兴趣地研究着照片和影印件说：“我真感动，麦克，你一直非常勤恳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德夫林笑道：“我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很明显我的前任很渴望看看莫伊和法国。他希望我首先能想到它。我从未……”

“不错，不错，真高兴看到你们挑灯夜战。”三人同时转过头，看到葛洛莉正站在门口。

“我想你还在布谊诺斯艾利斯呢。”德夫林结巴着说。“我是在那，但当我们赶到那时，问题解决了。我对塔吉特说没必要匆匆地去那里，但他——”

“塔吉特！”德夫林向门口走去，“他在哪？”

“他还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座不错的海滩所以就决定再逗留几天。你们的保镖似乎并不在意。”她好奇地看了看他，“你怎么了？”德夫林长舒一口气。感谢上帝塔吉特仍在国外。他拉过一把椅子说：“坐下，葛洛莉。自你走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十八章 建立等级保安网

- 最低限度的安全级别是一，最高安全级别是十。
- 在地下室建立第一级别的安全设施……，在第四十层和小阁楼上建立第十级安全保障设施。

当德夫林告诉葛洛莉他的发现时省略了关于他如何知道了乔治·艾尔金的细节，玛丽用掩饰不住的妒意打量着她。这个女人刚刚完成了六千英里的旅行，但看起来却像是上台表演时装似的。她的化妆完美无缺，头发没有一丝零乱之处。她那套昂贵的马奇·听塔诺服装甚至连皱都没有。她是怎样做到这样的？难道她是一路站着回来的吗？

玛丽很不情愿地快速比较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她穿着一条从J.C彭尼买来的减价裤子，她刚刚注意到，裤子的右膝盖处已经抽丝了。她下意识地用手盖住这令人尴尬的瑕疵，这又使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指甲上。指甲被修剪得很短，她常常告诉自己，短指甲更容易操作键盘。但是不可否认，比起葛洛莉那修长光润的手指，她自己的要显得苍白得多。

玛丽不知道葛洛莉穿着什么品牌的鞋，它们看起来像是玛丽在57号大街两旁那些昂贵的意大利鞋店里所看到的展示品，玛丽曾渴望自己能有一双。她不愿看到自己的脚。因为她已知道自己的穿着：一双普通的且底子已轻微磨损了的平底鞋。她难为情地把脚藏到了椅子下面。

玛丽想，任何人穿上贵重的衣服都会显得好看，借此安慰自己。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她是在欺骗自己。事实是：葛洛莉是一个让人嫉妒的女人，她即使穿上睡袋也照样好看。

德夫林告诉葛洛莉他已经确认了艾尔金的身份。葛洛莉听后两眼兴奋地发光。但当德夫林告诉她艾尔金现在不知下落时，她那兴高彩烈的神情立即烟消云散，怒气已从心中燃起。

当他说完后，她问道：“那么以后怎么办？”

“你进门时我们正在讨论此事。我只能不让塔吉特上街，并将他弄到一个安全并受到控制的环境中去。”

“那是哪？”

“他的一所住所。”

葛洛莉的脸上现出疑虑的表情问：“你的意思是一直等到抓到艾尔金为止？”

“是的。”

她摇摇头说：“他决不会同意的。”

“我才不管他同不同意，这是能保护他的唯一办法。我不想引起轰动，但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没有时间，他不能倔强了。不然的话，他会在公墓中与绝大多数倔强的死尸为伍。”

葛洛莉用长长的指甲敲击着桌子。然后说道：“好的，我想这行得通，至少是在短期内行得通。他所真正需要的是一部传真机，一部电脑，一部电话，以及一群秘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电话会议中心。如果什么人需要面见他的话，我们就送他们过去。对使用哪一所住宅你考虑过吗？”

当德夫林侧身向她指着一张小别墅的照片时，她身上的一缕香水味抓住了他。真他妈见鬼，她简直令人魂不守舍。他清清嗓子说道：“有座别墅……”

葛洛莉摇摇头道：“它不能在国外。”

“为什么不能？”

“太不实际了。如果我们确需开会的话，我们不想使大家不得不飞往欧洲。”

“我猜我们可以排除莫伊。然后呢？”

葛洛莉点点头。

罗亚尔刚才一直在研究照片，抬起头说道：“这座农场也不好，你们知道。它太大了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它的安全措施搞好。”

德夫林伸手去拿那张苏腾公寓的照片说：“当然这是……”罗亚尔摇着头，头发也随之前后摆动着。“这也不好，麦克，看……”他用手指戳向照片。“这有一个消防楼梯间通向房子的中央，我们不能保证它的安全。另外，我肯定其它的农户们会反对另外加锁，以及武装警卫巡视他们的房子。”

德夫林厌恶地把苏腾的照片推到一边道：“那么我们到底能把他放到什么地方？”

“就在这。”

三个人都转向了玛丽。

“为什么不？”她说。“我们控制着整个大楼，房顶上有一间小阁楼，我们可以待在那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葛洛莉勉强地笑了笑说：“我认为她说的有些道理。”半信半疑的德夫林对罗亚尔说：“我们可以保证整个大楼的安全吗？”

罗亚尔懒懒地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对着天花板沉思着说：“那肯定会是一次挑战。”

“我不是问你这个，奥提斯，我们能否保证整个大楼的安全？”“安全是个相对的。如果你的意思是指确保不让艾尔金进入大楼，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把塔吉特限制在顶楼，并且通过——”

“那意味着什么？”葛洛莉问道。

“离你想要保护的事情或人物越近，就越要增加安全设施的先进性和复杂性。这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安全级别是一，最高安全级别是十。我可以在地下室建立第一级别的安全设施；向上至第二十层建立第三级别的安全设施；再向上至三十九层，建立第八级安全保障；在第四十层和小阁楼上建立第十级安全保障设施。”

葛洛莉对此发生了兴趣。安全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就像每一个在现代化办公楼内工作的人一样，她一直被各式各样的安全系统控制和观察着。但她从未注意那些无所不在的闭路电视摄像机的一眨也不眨的眼睛，或者弄明白当她通过一个黑匣子划卡时发生了什么，而门却神奇地打开了。对她来说，安全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退休警察，站在电梯旁并对她说早安。

“第一级和第十级有什么差别？”她问道。

“第一级可能是 CCTV 摄像机——”

“是什么？”葛洛莉不耐烦地问道。

“抱歉，是闭路电视。我可以在大楼的每个出入口，包括车库和加油点安装上 CCTV 摄像机。”

“哇，”葛洛莉惊叹道，心里却计算着大楼内大门的数量。“门有一打以上，谁能监视那么多的监视器？”

“一部多路器可以把十六部摄像机和频道全部接收在一部监视器内。警

卫可以选择监视一、四、九或一次性监视十六部摄像机，或者逐次监视第一至第十六号摄像机。”

“你不能期望一个人来监视所有的摄像机。”

“不，我会在所有可能会有活动的场所安装上图像运动探测器。就以一所消防紧急门为例，要是安装上我的 VMD，那么摄像机视野内的任何动静都会引起相应的反映。加上数字管线处理和一部 EE—PROM 储存器来支持——”

葛洛莉无奈地举起手说：“等等，你把我说糊涂了。请说英语。”

罗亚尔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抱歉，当 VMD 被运动触发机关后，摄像机立即会捕捉住警卫站上的监视器并展现大门的情况。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正在发生什么。”

葛洛莉总是在分析思考着，说道：“如果某人不走大门怎么办？他们只是在门口走动，这会不会引起错误的警报？”

“为防止这种情况，我可把 VMD 设置成被称之为博物馆的模式。我可以限制 VMD，这样它就会忽略人的移动，而只对门的开关产生反应。”

葛洛莉转向德夫林问：“这些东西真神奇，是不是？”

德夫林耸耸肩说：“我以前都听说过。”当玛丽从桌子底下踢他时，他有点畏缩。

罗亚尔对自己的老师角色很得意，继续说道：“为完成地下室第一级的安全，我向职员们颁发一种出入卡，这种卡在程序化以后，只能允许开启特定的大门。”

“不错，”葛洛莉说道，“第一级听起来相当先进。那么第十级会是怎样的呢？”

罗亚尔搓搓手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使用奇异的保安装置。第十级意味着使用生物测定学。”

葛洛莉的眉毛上扬了一下问：“它们是什么？”

“是一个利用某些独特人体特征的判读器——手掌纹路，眼内的视网膜或者声音作为识别身份的标志。从安全的角度上讲，生物测定学的优点是它利用人身体的某些部位。不像磁卡，你不会丢失它们，谁也借不走它们。”

“它是怎样工作的？”

“很简单。一个人把他的手放在一个板上，计算机就记录下并回忆它的独一无二的生理特征。”“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辨别证实身份不会超过两秒钟。我将用这种非常安全的系统，配合 CCTV 摄像机和出入卡，来保护第四十层楼。葛洛莉摇着头站了起来。“对我来说可真像是星球大战。”她转向德夫林。“听起来不错，就这样干吧。”

“有一个问题，”罗亚尔说道。

“什么问题？”

“购买这些系统并把它们安装在相应的地方要花些时间。”葛洛莉脸上轻松的笑容消失了说：“罗亚尔先生，我们没有时间，尽你的所能搞到设备，如果必要的话就叫人去新建的建筑物里偷。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罗亚尔点点头说：“我会尽力而为。”

葛洛莉拍拍他的手说：“你不用尽全力，你只需做好它。”当她转身要离开时她说：“麦克，呆会能去我的办公室一趟吗？”“当然，”他说，“我马上去。”

德夫林收起了照片和影印件说：“我知道了奥提斯以后几天准备要干什

么。那么你下步的游戏计划是什么呢，玛丽？”“确保公司的计算机不会受到外部的攻击。”

德夫林将卷宗塞进了抽屉并用力关上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要做大量的事。我们讨论的是全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对此谁还有什么问题吗？”

玛丽摇摇头说：“我没问题，摆弄这些小玩意儿使我开心。”德夫林看着玛丽说：“我知道大楼内有不少系统，尽你最大的努力就行了。”

“不，”她说，并重复了葛洛莉的话。“我只有干好它。”大家都笑了起来。

德夫林走进葛洛莉的办公室时，她正在脱鞋。她一下子滑向 174 他，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你不准备向我问声好吗？”她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德夫林把她紧紧拉到自己的怀里，闻到了她身上的芳香，立即感到一阵冲动。但他还仍然对这个情人——老板的安排感到不大舒服。有好几次他几乎害怕触发两人之间事，甚至盼望她会惊奇地抽身起来，并要求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

她从他的肩膀里滑了出来，把一个装有镜子的格子推到一边，露出了一个吧台说：“我能喝上一点，你哪？”

他倒在一张椅子上说：“主意不坏。”

她给他倒了一杯浓烈威士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柔和点的。

德夫林说：“我认为阿尔蒙德一直在搪塞我。”

她把酒递给他，并坐在了他旁边的一个沙发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但当我对他说起阿哈迈德和布洛克时，我认为他一直是躲躲闪闪的。”

葛洛莉把一只长长的指甲伸进了她的杯子，搅拌着冰块。“你们警察也太过分猜疑了，我告诉过你，阿尔蒙德才来。他还处于摸索阶段。研究开发部涉及许多重大的计划，但目前他还仍未接手它。他还有些东西要学习。就是这样。”

德夫林嗑了一下她的下巴说：“这就是你让我找他索要信息情报的那个人？真聪明。”

她把他的手拨到一边。她尽力使这个动作显得好玩，但德夫林明白他撞到了痛筋。葛洛莉不喜欢被取笑。

那么，为什么她一直替阿尔蒙德辩护？德夫林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就对他印象不好。这人看起来粗鲁，没什么品味——能力低下便是德夫林对他的评价。一点也不像他的前任柯特·贝尔。为什么葛洛莉会替他辩护？这可不是葛洛莉的性格。

她碰了下他的杯子说：“祝你抓到艾尔金。”

德夫林的笑容消失了：“葛洛莉，咱们不要重提那事。”

她瞪大了眼睛问：“重提什么？”

“就是关于我抓艾尔金的事。我的工作是保护塔吉特。抓艾尔金是警察的事。”

“但你亲自说过警察不感兴趣。你就是抓他的那个人。”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所了解到的那四宗谋杀案，他们就会感兴趣的。我认为现在是让警察插手这件事的时候了。那样就——”

“不，我告诉过你，我们经受不起这样的负面宣传。”

“宣传？”德夫林猛地往前一坐，威士忌溅了他一手。“葛洛莉，或许我听起来像一张破了的唱片，但有个疯子正要去杀死你的老板。你是否认为或许你在这里还有一个更优先的问题，或者其他？”

“对问题的严重性我很清楚，”葛洛莉严厉地说，“它不仅是合并以及股票价格会如何受到影响的问题。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债券谈判，我们急需为新的建设项目筹措资金。如果有人正想刺杀我们老板的事传出去，就会吓跑投资者。我已就此事和贾森·塔吉特讨论过，他也同意。所以警察不能插手此事，清楚了吗？”

“是的，清楚。现在我也有个问题要向你说明白，我没有办法也没有人力去跟踪艾尔金。那人是个幽灵。我所能做好的就是在塔吉特的四周筑起一道保护墙。这才是我的工作。”

“你害怕去追踪他？”

这个挑战就像是打了他一耳光。他害怕吗？当然害怕。不害怕艾尔金这样的人才是个傻瓜呢。但她真正的意思是：他是个懦夫吗？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她居然这样问令他沮丧。

他放下杯子，站起身来说：“艾尔金来找塔吉特时，我会等着他。”

“你要去哪？”她问道。

“我有很多事要做。”他嘟哝道，向门口走去。

她绕过桌子走到他的面前说：“麦克，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把她往边上一推：“你说了很多你不是那个意思的话。”

她张开手臂搂住他，用柔轻的身体紧紧地靠着他：“麦克，对不起，我只是……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太害怕了，没有想明白。”

德夫林对她这种疯狂的心情转变已经厌倦了，把搂住他脖子的手臂拿开，“一切都会好的，”他说，“在我的警察调查员寻找艾尔金时，我会尽力使塔吉特不受任何伤害。然后再看会发生什么。”

第十九章 睚眦必报

·当时的艾尔金，才十九岁，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就在于成功！.....

·他盯着查理呆钝的眼睛说道，“或许你和你的大嘴朋友能在一个畸形人表演团里谋到一份擦背人的工作。”

德夫林离开葛洛莉的办公室后，就乘电梯去小阁楼详细检查那里的工作进展怎么样了，塔吉特将要在哪里生活一段时间。他对塔吉特的暴躁性格非常清楚，所以他希望这样的日子不要太长。

他回想起和汤米·诺伦一起第一天巡视时发现这房间的许多布局，但当时没有太留意细节，只是到了现在他才充分意识到房间的陈设。除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议室外，它和第四十层楼上的一样大，还有一间三十平方英尺的卧室。卧室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窗户，俯瞰着曼哈顿的南角。在与一张特大型的床相对的整个墙壁上有一内装壁厨，里面摆有一部巨大型的电视和录像机，以及高级立体音响系统。

厨房，塔吉特大概从未看过也从未用过，装配有专业炉具和厨具，可与最好的四星级饭店一比。一个正式的餐厅大得足以供应二十人的午宴。在乌木餐桌的上方，悬挂着一支巨型的瓦特福德水晶枝型吊灯。

大厅的南边是一间放映房，是间微型剧场，足以容纳二十五人；一间四周镶满玻璃的健身房和一间图书馆，馆内摆有许多真皮包装的古典读物——德夫林怀疑塔吉特可能经常翻阅它们。其它的房间，从大厅向南以及U型走廊的周围，都被用作储藏室。

德夫林巡视完众多的房间和走廊后，感到非常满意。从特警队的战术立场上讲，小阁楼是难得的好地方。没有一份好的楼层平面图，不花些时间记住它的许多弯道和拐角，你很难走近这迷宫似的地方。德夫林对自己的好运非常高兴。至少他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来防卫一个难于渗透的目标。他并不期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奥提斯说过有关“分级别”的情况后，即使像艾尔金那样有谋略的人恐怕也很难深入接近到这里。

德夫林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他精疲力竭，但他太紧张了以至于不能上床入睡。当他重新思考着保卫塔吉特大楼的可行性时，他在信心和疑惑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他确信在他、奥提斯和用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安全技术之间，他们能使大楼无懈可击。然而当他想到乔治·艾尔金，前特种部队的刺客，为了对烧毁他的吉普车实施报复而爬越丛林时，他又不怎么有信心了。

他调了一杯马丁尼，坐下来看看电视。当他扫视几个频道之后，便定在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高原漂流者”上。在一个场景中，伊斯特伍德正在扫除一帮恶棍，德夫林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从《每日新闻》上扯下一块纸，在空白处潦草地写道：卖冲锋枪.....开花手榴弹.....

德夫林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等待塔吉特从机场回来。电话铃响了，是汤米·诺伦。

“老板，你曾让我通知你，塔吉特什么时候回来，他现在正在去小阁楼办公室的路上。”这个办公室和四十层楼上的一样大，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间办公室里摆有大量的大型古董，而四十层楼上的办公室里则是钢制家伙和最简单派艺术家的玻璃图画。

塔吉特看起来皮肤晒黑了些，但神志轻松，把眼光从《华尔街日报》上

抬起来了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下飞机就多了两个保镖。”

德夫林进门后就把门关上道：“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当德夫林告诉塔吉特他的发现时，这位老板不耐烦地听着，但当德夫林说到艾尔金的情况时，他沉默了。直到德夫林叙述完，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神情黯淡。

“那么你怎样去抓那家伙？”他问道。

“一位私家侦探已在四处寻找他。”

“警察在干什么？”

“他们不感兴趣。”

“妈的为什么不？”

“他们不相信这些被称之为意外事故的案子是谋杀案。”德夫林无奈地笑道，“说得更确切点，他们人手财力都不足，所以不愿重新调查这令人头痛的案子。”

塔吉特厌恶地把报纸塞进了废纸箱里说：“那么说就只能由你和一帮兼职的警察来保护我免遭融兰博和终结者为一体的那家伙的袭击？”

“看起来是这样。”

“你有没有确切的计划来做到这一切？”塔吉特起身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

“我想让你一直呆在这里，直到艾尔金被抓到为止。”“呆在这里？你是说这座城市？”

“我指这座大楼。”

塔吉特不快地干笑两声道：“可笑，德夫林，太可笑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

塔吉特转过身来道：“你是个笨蛋。”

“在艾尔金被抓到之前，这是我能确保你安全的唯一办法。”

塔吉特盯着德夫林好一阵子，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他大发脾气道：“见鬼！我不愿因为你不能干好你的工作而在我的大楼内成为一名囚犯。”

德夫林站起身向塔吉特走去，用手指戳向这位老板的胸膛。“我来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什么，”他用一种单调的声音说道，“你雇我来保护你，并把这里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干的，并不是雇我当一名私人警察来追踪那个想要杀死你的疯子。”

“真实的情况是凶手并不是你认为的等闲之辈，而是个专家。他非常能干。我们知道他有多能干——他已杀死了四个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德夫林用手指着从他们脚下延伸出去的城市又说，“你不可能走在那些大街上，心里想着你能避开他，因为你就是目标。这狗娘养的很有耐心，他会一直偷偷地跟着你直到找到一个好的机会。他这样做时，你就得死。”他迅速地把手伸进塔吉特的外套里面，从枪套里把手枪取了出来，啪地摔在桌子上，“这并不能救你的命。你活命的唯一希望就是呆在这座大楼内，拚命地祈祷我能保护你免受他的伤害。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那就辞掉我。”

塔吉特满脸通红，用手指着德夫林说：“你不太喜欢我，是吗？”

“并不怎么特别。”

“为什么？就因为你认为我的工作容易？就因为你认为我只是一个巧取豪夺、利欲熏心的商人？那么，我告诉你。我对所赚的每一分钱都问心无愧。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你不会知道。”塔吉特继续道，“你的一生都是由大

众来喂养。每隔两周，他们都要给你送上工资支票。你从来不必给谁付工资，你也永远不会展示赢利情况。”

“听我说……”德夫林打断道。

“不，你听着。”塔吉特说，“我有数千名职员，他们的生计依靠我每天的决定。如果我猜测错误，一些人就要在股票上损失好些点，而另一些人就会丢掉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支付抵押金，不能送他们的孩子去好点的学校，或许还得不到必须的医疗保健。我来告诉你，那是种可怕的责任。如果我对这些人撒手不管，那就不会有这样的责任。但是我这样做了。”

你认为像塔吉特这样的公司只是赚钱吗？你错了。我们为一个有用的目标服务。听起来像是公关人员的废话，但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德夫林后退了一步，现在他已不那么自信了。

塔吉特的口气缓和了些道：“过来，我给你看些东西。”他走到办公桌旁，用手指着一只装着透明液体的大烧杯说：“我把它留在我的桌子上是为了提醒自己本公司所做出的美好成就。我们研究开发部的人员在这种工业盐酸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从化学上改变了它的聚合链，不但充分保留了它原有的强度，而且使此盐酸在生态学方面更有利一些。”

“看着。”塔吉特小心地把烧杯的盖子移开，然后戏剧性地拿起一只半英寸长的螺钉，小心地把它丢了进去。当它快到杯子底时，就几乎全被溶解掉了。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德夫林如果从前没有听到过这个著名的“盐酸里的螺钉”的惯例的话，他就会对这次的表演印象更深。每一位首次拜访塔吉特的小棚屋办公室的人都会看到同样的演示，听到同样内容的演讲。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德夫林问道。

“你玩牛仔和印第安人这种游戏的时间太长了，德夫林。对你来说，只有戴白帽的好人和戴黑帽子的恶棍。那太简单化了。这个世界远比所说的要复杂。所以，从你那道德主义的高头大马上下来吧，不要再评价我了。”

德夫林内心勉强承认或许塔吉特有些道理。就因为他视他为一个宠坏了的、富有的总裁就不喜欢这个招人讨厌的企业首脑？

塔吉特小心地盖上盖子道：“瞧，德夫林，你的个性我不大喜欢，但我想依靠你来保护我。我知道你有胆识，枪也玩得好。所以我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你的手中。但我是一个制定重大决策的人物。”

德夫林咧嘴一笑，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现在看到的塔吉特第一次让他感到好像并不太坏。而且公平正直、充满活力。

“好的，”德夫林终于说道，他伸出手，“或许我对你的评价有误。”

惊诧的塔吉特踌躇地握住他的手。“好了，”他说道，声音有些粗哑，“时常消除误会是有好处的。”

“那么你同意呆在大楼里直到抓住艾尔金为止？”

塔吉特慢慢地舒了一口气，转过身向下看着派克大街上车水马龙似的汽车。“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商人之一，”他说，“我认识总统、好莱坞的名星、田径冠军。我有多得自己都数不清的钱。并且……”他苦笑了一阵，接着说道……，“可那又怎么样？我成了自己大楼里的一个囚犯。”他转过身来，德夫林从他那苍白的绿色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恐惧。“德夫林，不要让这座大楼变成我的坟墓。”

“我会的，”德夫林说道，这是他第一次认真地向自己许诺，要保护贾

森·塔吉特的生命安全。“我们会度过难关的。”

贾森·塔吉特。艾尔金恶狠狠地在吧台上用他喝过的啤酒瓶的底碾着一堆花生壳。自从塔吉特在股东大会上躲避开了钢钉炸弹以后，这个自以为是的企业巨头的形象便一刻不停地侵入到艾尔金的思想中，让他不得片刻的安宁。只要想起这个贪婪的自大的大亨是怎样在最后一分钟被救走的，他就会暴跳如雷，火冒三丈。

在随后的侦查中，艾尔金得知，塔吉特由两名保镖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保护着。但就在今天下午，当他等在派克大街公司总部的大门口时，他看到塔吉特的座车停到了大门口，这一次有了四个保镖。很明显，他们要在这位大亨周围筑起一道要塞。他得赶紧行动。

艾尔金正在考虑可行的战术解决方法。这时，两个建筑工人吵吵嚷嚷地走进来，并且坐在了不远处的吧凳上。个较高的那人，啤酒肚、猪头猪脑，粗壮的手啪地一声砸在吧台上。喊道：“嗨，你就不能到这里服务一下？”

另一个酒吧招待，是个肌肉发达的意大利人。他不愿为他俩服务，却接待了一个波威里街的常客，这家伙是个十足的酒鬼。他现在已差不多醉了，在多数情况下，他能十分容忍其他的醉汉。挑剔是没有好处的。酒店老板见状赶紧过去，端上两瓶百威啤酒。

矮的那个工人，身体削瘦、白黝似的脸。他抓起他的酒瓶说道：“嗨，汤尼，”用臂肘推了一下他的朋友，“仔细瞧那家伙。”

汤尼转过身看着艾尔金，他正呆呆地看着什么，思绪一片模糊。他拍了拍艾尔金面前的一堆花生壳，低沉地说道：“你知道吗，查理？这地方的味道闻起来像他妈的马戏团，”他见艾尔金对他的话没有反应，便大声说道：“嗨，朋友，不要把果仁吃完了，给你的大象留些吧。”

查理一直把他想象为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便说道，“他没笑，汤尼。他不认为你很有趣。”

汤尼脸上的笑意很快地消失了，声音提得更响亮了：“你，马戏团的小丑，你他妈的被花生塞着耳朵了还是怎的？”

艾尔金依然直盯盯地看着什么，又从他身边的袋子里取出一粒花生，慢慢地剥开壳，将花生米送入嘴里。“他对你毫不在乎，”查理低声在这胖家伙的耳边说道。

汤尼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滑下来，向艾尔金坐着的地方走去喊道：“嗨，小丑，你不理我。”

艾尔金转身对着汤尼，用黑色、闪光的眼睛盯着他道：“我在尽力。”

当艾尔金再次去拿花生时，这位建筑工人伸手抓起吧台上的袋子，并把它摔在地上，用他硕大的橙黄色工作靴踏了上去。

当艾尔金低头看着被踩碎的花生时，那种以往熟悉的怒火又开始从他的心底升起。他再一次变成了汉德森县监狱自助食堂里的那个十九岁的孩子。

有个高大的家伙，人们叫他特·波尼，有一天刚从艾尔金的盘子里把夹有紫黑果酱的馅饼拿走。这是艾尔金在监狱中的第三天。特·波尼只要到来，就要招惹艾尔金。

艾尔金用他那细小的猪眼紧盯着桌子对面的那个高大、脖子上肉厚的家伙说道：“还我的馅饼。”

特·波尼嘴巴一咧，露出齿缝很大的一排牙齿道：“我为什么 要给你？”

“因为那是我的财产。”

这高大的家伙咯咯一笑道：“你没有财产，蠢驴。”

艾尔金看着特·波尼把整块的馅饼往嘴里塞，这时他觉得什么东西在他的肚里揪了一下。一阵锅炉爆炸似的嘶嘶声充盈了他的耳朵。突然间他闪电一般越过桌子，把桌上的盘子、碟子弄得狼藉一片。他看到特·波尼挥舞着拳头向他脸上砸来，但他一点痛感也没有。然后他看到自己的拳头雨点般地砸在那个痛苦不堪的家伙身上。当他看到那张肥胖而丑陋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时，感到周身洋溢着难以抗拒的快感。

然后，一切都变糟了。

警卫的警棍雨点般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和肩上，一双从未见过的铁钳抓住了他的手臂和腿。一条棍子粗暴地勒住了他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来，眼前漂浮着一片金星。

当他的听力渐渐恢复时，他仍躺在地上。尽管有上百只的锡盘敲打在金属桌子上，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铿锵声，以及上百个野性的咆哮声在贴满瓷砖的屋子里回荡，他还是听到了一点让人畏惧的评论……耶稣、基督，他咬掉了那家伙的鼻子！……我想特·波尼是死定了……他妈的那家伙是疯了……

当警卫抓住他的腿拖他走时，艾尔金睁开眼，看到一片脸的海洋正向下盯着他看。每张脸上都显示出害怕和尊敬。尽管他周身疼痛，但他还是笑了。当时的艾尔金，才十九岁，已经发现了生活的秘密就在于成功！当警卫把他拖到自助食堂的水泥地板上时，就把他放下了，他的头砰地一声撞在了地上。此时他已经历了第二次启示：支配痛苦可带给他强烈的快感。

“算了，算了。”

酒吧服务员的话把他带回到了现实。酒保已经跳过吧台，正站在坐着的艾尔金和汤尼之间。他和那个建筑工人一样高大，但要年轻些，体型更好一些。身边抓着一把锯短了的垒球拍，说道：“够了，晚会结束了。”

艾尔金收起零钱站起身来道：“我就离开。”

查理一直希望有一场恶斗，感到扫兴了。“你是个十足的脓包，花生人，”他坐在吧台旁嚷着。

汤尼感到胜利了，因为他使一个家伙败下阵了。此时也高声叫嚷道。“花生人！我喜欢这个词。”

当艾尔金向门口走去时，汤尼在他的身后叫道，“如果我下次再看到你，花生人，我会把那些花生塞进你的屁眼里。”

一个小时后，这两个喝醉了的建筑工人离开了酒吧。当他们摇摇摆摆地走到一条黑暗的僻街，朝汤尼的汽车走去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一条黑影从暗处现了出来，并开始跟随他们。

艾尔金加快了步伐，快速地追上他们。当赶到他们背后时，他柔声说道，“嗨，胖家伙。”

汤尼刚转过身来，艾尔金便挥舞双拳，左右开弓，打得这高个的家伙鼻血直流。鼻子的软骨被打得粉碎，身往后仰，被打倒在一排废罐头盒中间。

当艾尔金挥舞双拳向查理走过去时，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先生……等等……我……我们没想伤害……”

艾尔金一言不发，挥舞拳头便打在了小个子的右腿外侧，只听啪地一声响，他的右膝关节被打脱臼了。查理倒在了地面上，痛苦地尖叫着。在地上打着滚。艾尔金挥动胳膊又是一拳，左腿的膝关节也被打脱臼了。

他抓住查理的头发，猛地向上一拉使他变成一种跪姿。“现在你不能跑，”

他在他耳边说道，“你的肥朋友看不见。”

汤尼脸上的鲜血汨汨地往下淌，流到了眼睛里。他什么也看不见。汤尼歪歪倒倒地站起来，拔腿想跑，但他一脚踩到了一只废罐头盒，四肢大张地摔在了人行道上。当他再次挣扎着站起来时，只听到呼呼地一阵拳声和一声令人痛彻心肺的噼啪声，汤尼抱住他那被打断的膝盖在人行道上翻滚着。艾尔金挥手又是一拳，另一只腿也被打断了。

艾尔金并没罢休。他抓起汤尼的右臂，把他的肘背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使劲一撇，折断了汤尼的一个肘关节。汤尼痛得直不起腰来，他朝着艾尔金挥舞着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但艾尔金低头闪了过去，朝着他的睾丸处毁灭性地一踢。汤尼一下子便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艾尔金抓起他的另一只胳膊，使用同样的技法，折断了另一只肘关节。

汤尼的四肢再也动不了了。于是艾尔金便无声熟练地折断了这个人身上的每一处关节。他干完后，便转身向啜泣着的查理，他正一副婴儿姿态似地蜷缩在人行道上。

艾尔金低头看着这个受到极度惊吓的人，他的黑眼睛闪着光芒，说道，“轮到你了，查理。”

艾尔金重重吸了口气，退后一步环视着他的杰作。两个人都爬在人行道上，已经失去了部分知觉，痛苦地啜泣着。他被查理绊倒在地上。于是他提起查理那摇摆不定的胳膊，“除非想到马戏团去，”他盯着查理呆钝的眼睛说道，“或许你和你的大嘴朋友能在一个畸形人表演团里谋到一份擦背人的工作。”

第二十章 安装新设施

- 罗亚尔自豪地带领德夫林到警卫站去展示他的新玩艺儿……
- 这个计算机控制室将是系统的神经中心。……把大楼内所有系统联结起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塔吉特大楼内从早到晚一直在忙碌着，几队技工人员蜂拥在大楼内，安装 CCTV 摄像机、电磁锁、和磁卡制读者。德夫林不知道罗亚尔怎样做的，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已想办法买到了一套崭新的打卡系统。

罗亚尔自豪地带领德夫林到警卫站去展示他的新玩意儿。他用一只粗短的铅笔戳着屏幕说道：“瞧，每分钟都有人迈过大门，我知道他是谁，他走哪道门。这种资料被存入硬盘上。之后，我就可以询问计算机有关那位职员的历史，并将那位职员通过的每一个大门按序打印出来，包括进出口大门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卡被偷或者遗失怎么办？”

“我只要敲几下键盘就能锁定一只卡。我还可以给每个人的卡都编上程序，使他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特定的大门。控制措施是无穷无尽的。”

他还回答了警卫关于如何处理秘密钥匙的问题，然后继续说道：“到每天结束的时候，都要完成系统的变换工作。所有的旧卡都将作废。”他低声说道，“万一艾尔金有张旧卡，那我们今天启用新系统的话，旧卡对他不会有何用的。”他拉住德夫林的胳膊，“咱们到四十层去，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罗亚尔领着德夫林到了通往塔吉特办公室的走廊里便停了下来道：“麦克，你看到有多少部摄像机了吗？”

“两部。走廊的两头各一部。”

“就这么多？”

德夫林看了看四周。“没有了。”

罗亚尔一笑，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说：“你一定是瞎了。还有三个。”

“好了，我不费神猜了，它们都在哪里？”

“一个在出口标志处，一个在紧急灯盒里，钟里面还有一个。”

德夫林紧盯着应急灯盒看了又看，但还是一点名堂也没看出来，更别说摄像机的镜头了。

“的确很难找到，”罗亚尔说，“只不过有一小洞那么大。最好的事情就是所有这些装置都能工作正常。”

“为什么要这么多摄像机？”

“分层设置和预防。假设艾尔金想进入这条走廊而不被看见，他就可能把摄像机弄歪，或者在多镜头上喷上漆，使摄像机不能正常工作。但他却不可能知道这里还有三部摄像机。我们还将在小棚屋的楼层上安装数部隐蔽的摄像机。”

德夫林喜欢这个想法。当你在抵御一个像艾尔金这样的人时，这样的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

“供应商答应明天把我的手提几何读数器发送过来。不幸的是，他目前只能发送一部。我将用它来保护第十层的指挥和控制站。目前来说，那是整座大楼内最重要的房间。当有更多的几何读数器时，他们将被安装在行政楼

层研究和开发楼层以及小棚屋内。”

“计算机控制屋内有什么变化没有？”

“咱们下楼去和玛丽谈谈，她是软件专家。”

当他俩走入计算机控制室时，发现玛丽的四周混乱不堪。她正弯腰推着一部计算机终端。与此同时，一群工人也在忙着安装一排金属架，用它来放置计算机、监视器、录像机、混合器和转换器。

德夫林小心翼翼地抬脚跨过一团五颜六色的电线说：“这些电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玛丽把看着屏幕的眼抬了起来，吹了吹耷拉在眼睛上方的头发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可真的有麻烦了。”

“你有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向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可以。这个计算机控制室将是系统的神经中心。只要奥提斯安装好所有的硬件，我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把大楼内所有系统联结起来的计划。系统包括电梯、消防、电力、电话和保安等。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就能够切断任何一层楼上的电力供应，使电梯分路，开启和关闭大楼的任一间房门，从而有效地拒绝所有的出入卡。此系统的关键是灵活和简单。还将在其中加入友好用户下拉菜单、彩图显示器，以及高频率功能和紧急键。”

“听上去就像是到了国家航天局。”

玛丽耸耸肩道：“并不是这样。在多数新建的办公大楼内都有类似的系统。噢，我猜你应该知道我和奥提斯在小棚屋楼层上临时安装了另外一间计算机控制室。”

“为什么？”

“明天这房间开始运作以后，就会变得十分拥挤。奥提斯要教警卫们如何使用这新的系统。我也能在楼上安静平和地工作。你现在认为它怎样？”

德夫林转身向着罗亚尔说：“我看到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这位牙买加人问道。

“如果说这房间是大楼的大脑，那么它也将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如果艾尔金到了这里，将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第一道掌纹识别器的原因，再加上加强型高硬度钢门，足以将艾尔金拒之门外。”

“还有，”玛丽补充道，“即使艾尔金进来了，他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为什么不会？你说过计算机将控制大楼内的一切。”

“是的。但是只有两个具有系统操作身份；奥提斯和我。现在只有我俩能进入系统并改变它的配置。不久，在警卫们接受充分的训练后，你可以委任他们其中的几个以系统操作身份。”

德夫林仍不放心地问：“我不明白。传说艾尔金是位真正的计算机高手，如果他找到了一个围困此系统的方法怎么办？”

玛丽蔑视地看着他说：“请记住我的话，一旦我在系统中装入保护设施，谁也别想破坏它。”

德夫林直盯着她的眼睛说：“你能担保。”

她眨眨眼道：“绝对保证。”

“好的。”

德夫林很高兴一切都在奥提斯和玛丽的控制之下，他正打算离开时，玛

丽把他拉到一边问：“告诉我，塔吉特对将被限制在大楼内一事有何感受？”

“他的反应颇为强烈。”

“你们俩互相不喜欢，是吗？”

“我们进行过一次有趣的会谈。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他比我想象的更诚实。”

她像是要评价他似地看了看他说：“你像是变了不少。”

德夫林摇摇头，神情黯淡地说：“我不知道，四个死人——研究开发部的副主任对此支支吾吾闪烁其辞。公司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好像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一名工人朝着玛丽叫道：“嗨，你，你想把这只架子放在哪里？”“稍等片刻。”她同情地笑了笑。“你是对的……公司是有些不对劲，希望你找到一些答案。”

玛丽坐在小棚屋楼层的计算机控制房间的计算机终端前，看看表，已是下午八点三十分了。她还得工作几个小时。但她并不在意。孩子们一走，家里变得太冷清了。

她认为靠工作来医治寂寞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可以满足于她所必需做的事。对于计算机来说，它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自从里奇死后计算机伴她度过了不少时光。

她正专心致致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以致没有注意到一个身影已溜进了灯光灰暗的房间。正当她敲着键盘时，那人走得更近了。突然一只手伸出来并搁在了她的肩膀上。她尖叫起来。塔吉特往后跳了一步。“对不起。”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并不想吓着你。”

玛丽退到倒在地上的椅子背后。“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她尖声说道：“我的心都快要吓出来了。”

“对不起，我叫过你，但你没反应。”

“我正在工作。工作的时候谁能听到叫声？”

“你是说……你没听到我的声音？”

“你以为如果我听到你叫，我就得撞到天花板上？”

塔吉特摇着头说道：“我钦佩你的专心致志。”

她羞涩地一笑，说：“过奖了。”

塔吉特把一张折叠椅拉到面前并坐了下來说：“你工作得太晚了。”

她弯下身去拾那些刚才被她撒在空中的笔记，说：“工作就要完了。”

“我猜这全都是我的错。”

“不必道歉。我喜欢同计算机一起工作。它们是完美的同伴。它们反应快，它们不撒谎，并且它们还不还嘴。噢，它们经常毫无保留地说出‘命令不正确’或‘进入被否定’之类的话，但我原谅它们。”

塔吉特发现自己来了兴趣。这个女人使他回想起当他刚起家时他是怎么干的。当他工作时，时间是没有意义的。除了葛洛莉他从未见过任何人，他们好像跟他一样沉迷于纯粹的工作喜悦之中。“你是德夫林请来的计算机顾问？”

“是的。”

“你为什么喜欢为我工作？”

“感谢，但也不是感谢，我作为一名顾问为你工作比我作为一名雇员为他人工作能赚到更多的钱。”

塔吉特笑了起来。但笑得不那么自然。他痛恨每一个想从他这里赚取利

润的人，甚至连魅力十足的女人也不例外。“你吃了吗？”他转换了话题问道。

“嗯，午餐后一直没吃过，我想……”

塔吉特像一个笨拙的中学生。“噢，我，嗯……我痛恨一个人吃饭。你刚才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吃点？”

她的第一冲动就是说不，但她突然想到了麦克，以及他徒劳地尝试去查找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她自己可以从这个大人物身上打探些什么出来。“好的，”她说，“我猜我能吃些东西。”

“太好了。在这种环境下，我恐怕得预定了。”

“没问题。我一直吃中餐。”

“我正想到一件事……更实质点。”

“是什么……？”

“李霸波的鸭子极好。这听起来怎么样？”

玛丽惊呆了。李霸波是本市内最豪华的一家餐厅。“噢，对，是的。”她答道。“有什么问题？”

“没有。不过我知道李霸波的菜不许带出餐厅。”

“是的。但大厨师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们在塔吉特的餐厅里等着菜的到来。与此同时，这位大亨打开了一瓶酒。他已忘了酒的名字和年份，但他只是仅仅倒出来了一点点，玛丽由此断定，酒可能很好，很昂贵。

“你觉得这酒怎样？”他说着，端起杯子摇了摇，又对着灯光照了照。

“太好了。”实际上，她更情愿喝杯啤酒，但她不愿伤害他的感情。

十分钟之后，李霸波的服务员推着小推车来到了餐厅门口，车内盛满盖着银光闪闪的园顶形盖子的盘子。两名神情严厉的兼职警察对菜作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心急火燎的服务员便上了第一道菜，此时玛丽正对塔吉特讲述着自里奇死后她的生活经历。正菜上来时，塔吉特便开始对她详细生动地说起他的两次失败的婚姻。他还仍然喜欢这两个女人，尽管她们不能处理好他对工作的热情。这点很清楚。虽然他承认他的成见使他失去了一切可以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机会，但他又是一个实足的现实论者。到了上餐后食品的时候了，玛丽决定把谈话转到当前的问题上。

“那人想杀死你，我认为太可怕了。”玛丽说着，呷了口白兰地。

“你知道，”他苦笑道，“这个城里有些人他们如果知道了我的处境将会十分高兴。”

“多给人们一些信任，”玛丽说，“竞争对手和仇恨之间是有区别的。”

“是的，我想也是这样，”他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真正使我感到受挫的是：我根本不明白这个是为的什么。我一生都在处理一些棘手的交易，甚至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躲避过打击。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担忧过。”

他们又交谈了几分钟之后，塔吉特把椅子从餐桌旁推开，说道：“咱们去图书馆，让服务生把这里清理干净。”他从桌子上拿起白兰地，问道：“再来半杯如何？”

“不，谢谢。已经够了。”

当他们向书斋走去时，他的脚轻轻地被绊了一下，一点酒溅在了他的茄克上。“我想我喝多了点。”他说。

她正伸手过去帮他脱掉身上的茄克时，德夫林出现在了走廊里。“玛丽，”

他叫道，呆了一会又说，“我……我一直在找你。”她心里一慌，感到脸上发烧。这本是一次完全清白的晚餐，为什么她感到像是被抓住干了不名誉的事似的？

德夫林转过身去说：“我可以等到明天再说。”

“不，”她答道，并向塔吉特点点头，“我得走了，贾森。谢谢你的晚餐，这酒太好了。”

她在电梯旁赶上了德夫林问：“麦克，什么事？”

“没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等到明天。你为什么不返回去继续你的餐后食品？”电梯门开了，他跨步进去。她也跟着进去了。“不要挖苦人，”她从咬紧的牙缝里说道。

他们乘电梯到了地下室，一路沉默无语。门打开后，他走出电梯，抬脚朝出口走去。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并把他的身体转过来说：“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正在努力为你找到一些答案。”“我不需要你为我找答案。玛丽，我雇你是要你同计算机一起工作，并不是让你成为贾森·塔吉特的孤寂之心俱乐部。”德夫林摸了摸涨红的脸颊说道。

她透过委屈的泪水看着德夫林走出了出入口，并啪地一声把门关上。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回荡起来。在六十步之外，一名打更的保安官员一直在看着他们。当他看到玛丽正盯着他时，赶忙转身走了。

闷闷不乐的玛丽转身上电梯并向楼上她的计算机房走去。

第二十一章 凶手发现进出大楼的出入口

· 艾尔金身着邮递员服装，推着摩托车，停在塔吉特大厦广场中心……

· 但他的内心在笑，他刚才发现了进入大楼的出入口。

第二天上午，德夫林乘电梯径直到办公室。通常，他到达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玛丽和奥提斯，了解工作进展情况。但今天，他倒不急于见到玛丽。

昨天晚上，他回到家，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坐在黑暗的起居室，反复回想夜晚发生的事情。他开始对塔吉特感到厌恶，尔后又逐渐对玛丽发怒，不久又对自己生气。

他知道自己喜欢把人分门别类——塔吉特取名“黑帽子或白帽子”。塔吉特在自己的个人文件系统中又称“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不可动摇的目标”。他总是一个不甘寂寞、充满活力的人。他喜欢把所有的老板分门别类。他的确不认为他们是人，是贫困之人。对他来说，他们只是鱼肉百姓的“统治者”。因此，他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塔吉特或许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友善而好交往的人。

那么玛丽呢？她属于哪一类的人呢？他摇摇头，回想起孩提时代，回想起莫·克雷默在大街上第一次告诉他与女人发生性交关系是怎么回事的情景。他一直拒绝相信自己的母亲与此有染。

玛丽是那种货色。他确实没把玛丽当处女看。原因是多方面。他认为自己一直把她看作是一个生命永远停止的人，看作是一个把性生活奉献给已故丈夫的女人。

他坐在黑暗的起居室，又倒了一杯黄色热饮。塔吉特和玛丽为什么不会呢？是在进行一笔大交易吗？当然，在过去几天里，他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相当深。

问题是他所有的逻辑思考都不能压抑厌恶的情感。他知道他因两个大问题而陷入窘境。首先，他讲话漫无边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第二，他装腔作势说的，都与自己无关。他没有权力那样指责玛丽。一点权力都没有。考虑到他们第二天见面是多么的不自在，他畏缩了……

当卡勒端着咖啡进来时，他仍在畏缩。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卡勒告诉他说，她不伺候咖啡。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忘记了自己的规定。

“UPS 来的邮件，”她一边说，一边点头朝桌边走去。她噗通一声坐在椅子上。她点燃了一根朱红色的香烟。“喂，”她说，对着天花板吐了一股烟雾，“你不想打开吗？”

德夫林从惶恐中镇定下来，撕开纸箱，高兴地取出邮箱那样大的一个装置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对艾尔金的第一道防线。”

“是什么？”

“一台冒烟机。”

卡勒掸去眼前的烟雾，咳了一声。“正是……什么……这个城市需要的。”她喘着气说，“太多烟了。你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楼顶房屋电梯旁边的门厅里。这些东西用在较窄的空间是很有效的。”

“怎样工作？”

“它由红外波来激活。几秒钟内，空间布满稠密的烟雾。与此同时，警情传到门厅里的警卫室。”

“类似催泪性毒气吗？”

“不是，无害的烟雾。关键是在援助到来之前弄得艾尔金晕头转向。”

“能持续多少时间？”

“几分钟。但是足以使他放慢速度。”

卡勒轻轻地把烟灰弹到德夫林桌上的花盆里说：“你谈论艾尔金，似乎确信他会来。简直使我毛骨悚然。”

德夫林咕哝说：“我希望凯文·克拉克第一个抓住他，但是同时，我又不得不设想情况最糟的方案。”

这时，桌上电话响了。她边去接，边耸耸肩说：“如果艾尔金真像你说的那么坏的话，在我看来，小小的烟雾不会对他起作用。”

德夫林看看黑箱子，确信达到要求。艾尔金是怎样一个人，怎样行动，他了如指掌。德夫林作为 SWAT 小组成员的受训方式与艾尔金的相同：怎样秘密行动，怎样进展神速。突袭将是艾尔金计划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任何迟滞或骚扰他的行动都是对德夫林有利的。

艾尔金身着邮递员服装，推着摩托车，停在塔吉特大厦广场中间注视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他站在德夫林三周前站的那个地方，心里盘算着怎样在塔吉特公司找到一份新的差事。

艾尔金既然一直注意贝尔，那现在就是他重新注意主要目标——贾森·塔吉特的时候了。三天前，艾尔金在车库对面找了一个地方，监视塔吉特轿车的到来。除了通常的两名贴身保镖外，他发现后面还有一辆小车坐着两个人。从此以后，他一直监视都没有见到塔吉特出现。他是否决定躲藏在大楼里呢？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也是讲得通的。他在这里工作，也有地方住。艾尔金经调查了解到大楼顶层有一幢楼顶房屋。显然，这种特别保护和戒严本身就是障碍，但是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至少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塔吉特。他从越南的经历中深深懂得：消灭敌人最好的地方就在其后院——这是敌人感到最安全可靠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一座戒备森严的营地，一座繁华都市里的安全可靠的房屋，或一幢办公大楼。

今天他看到，塔吉特大楼戒备森严，就像在股东大会期间所见的一样。

他朝电梯走去，一保卫向他大声喊：“喂，老兄，你上哪儿去？”

艾尔金没有想到会被保卫叫住，一时不知所措。但是，他很快地镇定下来。他想起前些时候来访时记住的一个名字说：“给詹姆斯·皮尔逊送信。”

“把信给我，”保卫说，“我亲自给他。”

“那不行。”艾尔金通过他戴的反光太阳镜仔细看了一下保卫。这个人年岁较大，看上去没有自信心。他确信，如果他吹胡子瞪眼，大吵大闹，就可撞倒电梯口。“我必须亲自送，”他大声说，“他必须签字。”

“秘书会下楼来签字的。”保卫耐着性子说。

“废话，”艾尔金假装愤怒地说。“在这儿等人不值。我把信件给他们，签完字，就离开。难道有什么鬼吗？”

汤米·诺伦听到吵闹声走过来问“怎么啦，雷？”

“这老兄非要亲自送信给皮尔逊先生。”

艾尔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身体高大的人。与那个老保卫不一样，诺伦看上去像一个警察，不是一个容易被唬住的人。艾尔金看见姓氏标牌，突然

满脸奉承露齿一笑。“嗨，诺伦先生，我数月来一直把这些信件送上大楼，”他满有道理地说，“以前从未有过问题。”

“新规定，老兄。只有公司的人才允许上楼。”

正在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肩挎擦皮鞋箱，挥舞着出入卡走过来。

“嗨，雷蒙德，”他向保卫大声喊，“我去塔吉特那里干活。”

保卫拿起电话回答道：“行，沃尔特，我们会告诉他的秘书的。”

“那是谁？”艾尔金注视着那个人走进电梯间。“他不像是个雇员。”

诺伦笑脸突然消失了，严肃地盯着艾尔金道：“嗨，老兄，我不想把今天的时间都用在你的提问上。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信件留下，要么带走。”

“他妈的，”艾尔金离开保卫桌说，“不值得在这儿等，叫他来取吧。”

艾尔金在离开的时候耸耸肩膀，显出很生气的样子，但他内心在笑。他刚才发现了进入大楼的出入口。

艾尔金一走出旋转门，德夫林就从电梯里出来。他见诺伦和雷蒙德在笑便问：“笑什么？”

“这里刚才来了一个邮差，被弄得稀里糊涂。”诺伦说，“他坚持要上楼亲自送信件。我说不行，他就怒冲冲地走了。”

“这项新规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吗？”

“没有。多数人乐意。实际上，为他们节约了时间。不知道他怎么啦。”

诺伦说：“如果我在他那个年纪还在送邮件的话，我也会心烦的。我看，超过三十岁的人没有整月骑摩托车的。”

德夫林已开始离开，但他又止步返回问：“他多大年纪了？”

汤耸耸肩膀道：“他戴着太阳镜和头盔很难说清，但是一定是三十好几接近四十岁的人了。”

“他坚持要上楼吗？”

“是的。当我们告诉他说不行时，他确实很生气。”

“他从哪条街走的？”

“派克大街。”

“他穿着怎样？”

“白色头盔，黑色斯潘德克斯服。怎么啦——”

德夫林迅速向旋转门走去。他一出门就跑到广场的台阶上，扫视着的大街。大街上挤满了中午时分的行人车辆。不和谐的喇叭发出嘟嘟声，派克大街北行的交通阻塞了。

正当一个穿黑衣服的邮差骑着摩托穿行于路面时，他瞥见一顶白色头盔一上一下地出现。德夫林跃下台阶，沿着塞满很多人的人行道挤过去。他发现它慢慢移动，移向大街上。离白色头盔还有很长一段路，但是，幸运的是他因交通拥挤一直都在慢慢行走。

在德夫林接近的时候，一个身着黑色制服的交警走向十字路口，开始梳理堵塞的交通。派克大街除十字路口以外是畅通的。德夫林知道，如果交通开始流畅的话，他就不可能抓住一个骑摩托的人。

由于担心突然出现的白色头盔逃离自己的视线，他胡乱冲进几辆小车间。一辆出租汽车擦他而过，把他撞倒在路上。司机猛地刹车，伸出拳头，挥舞着，用阿拉伯语把他给臭骂了一顿。德夫林爬起来，忍着头部的疼痛，在大街上蹒跚而行。

现在，那个交警已清理完阻塞的车辆，回到原位指挥车辆行人通行。

不耐烦的司机们看到大街畅通，开始徐徐向前行驶。德夫林竭尽全力突然加快速度，就在邮差加足马力准备离开时他抓住了他。

德夫林屏住呼吸，猛然把骑摩托的人往后拉，摩托车向前摇摆不定，撞到一辆出租车反弹回来。吃惊不小的邮差，不超过二十岁，瞪着德夫林喊道：“嗨，老兄，你他妈的要干什么？”

德夫林放开他往后退。“对不起，”他咕哝说，“搞错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和聚集在人行道的部分人群看到这场遭遇战，大声喊道：“你没有搞错，先生。那些傻瓜总是乱撞人。替我揍他一顿。”

邮差跳上摩托。“你们这些人真是傻瓜，”他嘀咕着，沿着大街迅速离开。

德夫林一瘸一拐地返回大楼，虽然呼吸已恢复正常，但是头部却疼痛得更厉害。

当沃尔特·西姆森在总经理楼擦完皮鞋时，时间已是晚上七点过了。这是令人吃惊赚大钱的一天。他一想到口袋里的钱，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当西姆森走出电梯时，汤米·诺伦正站在桌边。“嗨，沃尔特，”他说，“你看上去像是喝了葡萄酒似的。”

西姆森放下皮鞋箱。箱子不重，但是他关节炎却再次捣蛋。他慢慢地伸开收拢双手，消除关节的僵硬感。“今天真愉快，汤米，”他低声说，“不算塔吉特先生的，擦了十多双皮鞋。我在上面从来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的大亨。发生什么事啦？”

“在开董事会。”

“我看像这么回事。”他摇摇头，抿着嘴小声地笑。“那些大亨们确实把我笑坏了。他们必须拥有他人所拥有的东西，相互攀比，决不愿落后。你为一人擦皮鞋，他们都要擦。”他用肘推了诺伦一下。“并不是我在抱怨。”

诺伦对西姆森表示赞许道：“决不会抱怨赚钱，沃尔特。你回家吗？”

“不回。去达菲酒吧吃点东西。”他提起擦鞋箱，对诺伦眨眨眼睛说，“然后喝几杯啤酒，看看尼克斯对布尔斯的比赛。但是我明天要返回来。塔吉特先生在南美洲买了六双皮鞋，要我擦干净。”

第二十二章 凶手弄到出入卡

· 他突然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站台上。他加快步伐……
· 西姆森叹口气掏空衣袋，进入塔吉特大楼的绿色身份卡夹在钞票中。

达菲酒吧在五十年代中期修建，位于勒里顿大街拐角处，自那时以来没有多大变化，依然如故。她跟最近十年周围新建的朦胧灯光照耀下的时髦酒吧截然不同，但是年久失修的酒吧总是挤满了雅皮士、商人、蓝领工人等顾客。许多年以前，杰克·达菲找到成功经营酒吧的三大法宝：提供三小时的娱乐时间，提供定价合理的三明治，提供可收看最新体育新闻的大屏幕电视。

西姆森进来，向几个朋友打了招呼，停在蒸汽桌前面仔细阅读每日特廉品。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订了一套包括泡菜和煮土豆的菜。他总是喜欢吃电烤牛肉，但是价格稍贵些。由于不活动的资金还要过五天时间，不得不就今天挣来的钱设法应付。

他挤进酒吧拥挤的地方，坐下来看赛前演出。他专心观看尼克斯对布尔斯以前的比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穿黑夹克的人进来。艾尔金走到酒吧的另一端坐下，并叫了一杯啤酒。

不久，比赛开始了。除了艾尔金，所有的人都集中精力看电视。他有条不紊地剥花生，慢慢地喝啤酒，毫不动色地盯着擦皮鞋人的后头。

在晚上 10 点时，布尔斯赢得比赛显然已成定局。西姆森反感地摇摇头，提起擦皮鞋箱，向酒保告别。

艾尔金尾随西姆森走了三条街来到地铁站，同登上一辆开往住宅区的列车。此时，乘客寥寥无几。他坐在擦皮鞋人的对面，开始剥一把花生。

“尼克斯输了。”他说。

西姆森正在打瞌睡，睁开双眼说：“对不起，不是这样的吧？”

“我看过比赛。”艾尔金用淡红色的手指甲剔剔牙。“尼克斯输了。”

西姆森摇摇头说：“那不是事实。”他又闭上了眼睛。他想告诉那人他是绝对错的。但是，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铁乘客，知道与一个陌生人，特别与一个一眼不眨的人进行争论不是好事。

当列车进入 116 号大街时，西姆森起来，站在门口。从玻璃的映影中，他看到那个穿黑夹克的人也起来，拂去夹克上的花生皮，走过来站在他的后面。西姆森不知道这个白人老兄在离开地铁进入纽约黑人区时要干什么。他在一英里之外或许会发现便衣警察。

那个人展开双手，抓住两根车杆。西姆森有一种恐怖感。那个人蒙着头，身着油光闪闪的黑夹克，长着一双令人害怕的黑眼睛，像一只野禽猛兽似地阴森森地出现在身材矮小的西姆森眼前。

门开了，西姆森走上站台。当他开始向车站另一端出口走去时，他突然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站台上。他加快步伐，但是，该死的关节炎发作了。一阵阵隐痛贯穿整个腿部。他不得不放慢速度。

西姆森只顾奔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就一直尾随其后的那个人。他没有回旋余地，他循着朦胧灯光照耀下的站台看去，祈祷能发现警察。但是，站台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人。

他把擦鞋箱换到另一只手中。现在离出口还有三十多码。远处，传来一列车低沉的隆隆声。他感觉一阵从火车方向压过来的急风打在脖子后面。

当他经过简易亭子时，一只手抓住他的脖子，猛然往后拉。他听到后面有一股热呼呼的气息声，闻到一阵阵的强烈的花生味。尽管他半期半待要发生的事，但是他还是感到突然。擦皮鞋箱随着一阵乱响声掉在了地上，刷子、碎布和鞋油全散在站台上。当他被拖进亭子时，他提醒自己保持镇定。“这不是你第一次遭袭击，沃尔特。把那个人想得到的东西给他，你就会没事的。”然后，他想到了口袋里的钱，后悔没有吃电烤牛肉，没有用完余下的钱。“先生，我没有什么钱，”他喘息着，努力屏住呼吸。“但是你拿走需要的东西吧。”

“现在就放你走，”艾尔金在西姆森耳边低声说。“别干傻事。”

“别担心，先生。我不怕麻烦。”

艾尔金把西姆森拖到墙边，根本不把他的当一回事道：“皮夹子。”

西姆森用颤抖的双手递过去。艾尔金丢下皮夹子说，“倒空衣袋。”

西姆森叹口气掏空衣袋。进入塔吉特大楼的绿色身份卡夹在钞票中。西姆森眼巴巴地看着钞票说：“先生，能给我剩下几美元吗？我还要回家。”

艾尔金用毫无表情的双眼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惊恐的人。“没问题，为什么不能。”他甩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给他。

“谢谢你，先生。”诧异的西姆森咕哝说。

艾尔金数数钱。“这是你擦皮鞋挣的钱吗？”他用说话的语气问。

“是的，先生。”

“不错。也免税吧？”

西姆森精神紧张得咯咯作响。“是的，先生。”西姆森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行凶抢劫者。他似乎不急，好像在等待什么。艾尔金又拿出十美元的钞票说：“这，也拿去。”他似乎在享受这种游戏。西姆森勉强接过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道：“谢谢你。”“小事一桩。”

西姆森在被拖进亭子时，听到一辆列车开过来，希望是一辆慢车。那意味着站台上将会有许多人。但是开过来的是一辆快车，在经过站台时也没有减慢速度。

艾尔金拿出其余的钞票。“你去吧，老前辈。”他说，“都拿去。”西姆森犹豫不决地伸出手，半信半疑怕是个骗局，但是，艾尔金硬把钞票塞进他的手里。“上帝保佑你。”西姆森说。艾尔金站到一边说：“拿起你的家什，从这里出去。”

当西姆森俯身捡回散在站台上的擦鞋工具时，火车轰鸣着开进了站。铁轨铁轮尖厉的摩擦声震耳欲聋，越来越大。就在这时，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想法突然闯进他的意识；他正在等待的似乎要出现了。他往左边看去，看见列车正飞速开进。哦，天啊！他把擦鞋箱猛推到一边，站起来跑开。但是那人挡在前面。西姆森盯着那双冷酷、死亡的眼神，双腿好像给扣住了似的。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哽咽着祈求生命，但是，驶近列车的声音淹没了他的话。艾尔金紧紧抓住老头的双臂，看了下面的铁轨。当列车还有不到50码远的时候，他用力把他推下。

西姆森被擦鞋箱绊了一下，伸展四肢躺在站台边。他俯视火车前灯照耀下的闪光的铁轨，心脏在耳边剧烈地跳动。

他惶恐地发出哼哼声，竭力斜行离开站台边。但是艾尔金挡住了去路。他抬头看，一幅毫无表情的骇人的眼神正呆呆地盯着他。艾尔金突然在他脸

上踢了一脚。意外的打击使老头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他双臂剧烈疼痛，他在站台边摇摇欲坠，好像时间无限长似的。他身体弯曲着向后慢慢移动。他最后看到的仍然是那双黑眼睛冷冰冰地盯着自己。当火车隆隆地碾过他的躯体时，尖锐刺耳的车轮刹车声淹没了西姆森的惨叫声。

德夫林在床上辗转，露出鬼样子。

“怎么啦？”

“我的腿，”他说，“痛得要命。”

葛洛莉吻了一下他肿痛发炎的伤痕说：“我的心肝。”她伸出舌头迅速舔他的腿，腹，胸，停在颈前说：“嗨，我听说你的计算机专家前天晚上与贾森·塔吉特共进晚餐。”

为什么提这种事？德夫林想。他整天都没有见到玛丽，竭力想忘掉它。

“这事根本与我不相干。”他说。

“与我也不相干。但是很有趣。”

“啊，我相信玛丽只是想跟名人结识一下。你知道，‘我也曾与大名鼎鼎的贾森·塔吉特共进过晚餐’——就是那种事。”葛洛莉顽皮一笑说：“你不认为后面有文章吗？像他那个年纪的有钱、有魅力的男人，我听说，床上功夫棒极了。”德夫林一脸怒气说：“他知道自己的结果？”

“我相信你戒备心理很强。”

他竭力露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不介意。只是那……玛丽不会那样的。”

“不会那样吗？”

“来，别谈这个问题了，好吗？”

她推开他。“你今晚怎么啦？一点小事生这么大的气。”“我告诉你，我的腿疼。我……不，不是那个。”德夫林把头枕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花板。“我想，我今天明白他的意思了，葛洛莉。”

她伸出手放在他的胸前说：“你认为是艾尔金干的吗？”“是的。”

她手指卷起他的胸毛。突然用力揪了一下说：“他妈的，我想那些保卫应该抓住他。他们有照片。为什么他们没有——”“啊唷，疼极了。”德夫林揉揉胸。“不是他们的过失。他戴着反光太阳镜和一顶摩托头盔。他可能是比尔·克林顿，而他们不会知道。除此之外，或许不是他。”

她用一只肘支撑着。“你相信吗？”

“相信。”他镇定地说。

她躺下来说：“你想怎样替换那些保安人员？”

“我已雇了四名退休警察，还要面试几个。”

“老人员还有多少？”

“5名。我已叫其他人干老本行去了。查利·弗洛伊德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今天同邮差说话的保安是谁？”

“雷·汤。”

“开除他。”

德夫林对她冷酷无情的语调感到吃惊，一下坐起来问：“你是指把他打发到邮件室去吗？”

“不是的，我指的是解雇他。”

“为什么？他是我打算留下来的一个保卫。”

“他把事情给弄砸了。”

“是的，我也说过汤不可能知道。”

“麦克，你为什么总是找借口原谅你的人？他们本来有机会在开股东大会时抓住艾尔金，结果把事情给弄砸了。”

“葛洛莉，你不了解你在说的事情。”

她艳绿色的双眼变得冷酷无情道：“我要解雇他。”

德夫林坐起来道：“不行。”

她看了他好一会儿，最后说：“那么，我要他滚出保安部门，打发他去邮件室。”

德夫林起床，抓起制服。

“你要到哪儿去？”

“回家。”

“哦，麦克，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是动不动就生气吗？5 分钟以前，我还在与人作爱。现在我正在接受你甚至都不明白的命令。你一直都在注意警察的频繁调动，葛洛莉。”

她盖好脖子周围的被单说：“是的，对不起。我知道我也在找借口，但是整个事情我不得不考虑。我们要经营公司，而艾尔金耗费了大量的资金。我只想抓住这个家伙，阻止其活动。”“我也是这样想的，葛洛莉。”德夫林说。

第二十三章 再闯大楼

· 门机械锁卡嗒一声告诉他，他成功地穿越了第一道防线。

· 德夫林用手掌心托着下巴，低头看第二页计算机计算结果，每行代表艾尔金经过的一道门。

第二天上午，艾尔金身穿一套旧西服，罩上单用防水短上衣，驱车驶入塔吉特大楼车库。一抵达，他就大胆地向从地下车库通往大楼内部的大厅走去。他不顾对着他的电视摄像机，紧张地向读卡机晃动着西姆森的入门卡。如果入门卡遭拒绝的话，他就准备逃之夭夭。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知道擦鞋老头已死了。门机械锁卡嗒一声告诉他，他成功地穿越了第一道防线。

他们知道擦鞋老头死亡的消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时，入门卡就没有用了。他没有把握入门卡能开什么样的门，于是他匆忙草拟了一项行动计划。大楼有几个段需要了解，而时间又相当紧。他进入电梯，按电钮去副地下室。

他 20 分钟后返回电梯，对获得的情况感到高兴。“这比我想的还容易。”他大声说。他轻吹口哨，按电钮。他嘴里嚼着花生，乘电梯迅速登上 10 层楼。他驻脚上次停留的地方停止侦察，因为有一老妇端着咖啡壶过来。他一边通过走廊，一边盯着她，同时注意他们添置了监视摄像系统。他想知道是否还安装了什么安全装置。有两个保安又说又笑从他身边匆匆而去，停在被忽略的门前。他看见有手控阅读器，明白一定为保护极其重要的东西而设置的。他放慢速度，观察他们怎样使用阅读器。就在他进门时，他瞥见一个身着颜色花哨上衣的高个儿黑人跟另一个女人站在计算机控制台前说话。他发现了大楼安全系统的神经中枢。

他完成了这层楼的旅行，返回电梯，按“上”电钮。

与艾尔金上楼的同时，德夫林也在前往 10 层楼通信及控制室。他和玛丽已有两天没说话了。他决定现在是道歉的时候了。他一按手控阅读器，通信与控制室的门就开了。玛丽正在输入数据。奥提斯正在教两名保安系统工作方法。她看见他时，抬起头一下转过脸去。

德夫林走过去站在她身后问：“事情进行得怎样？”

“很好。”

“还有好多事要做吗？”

“是的。”

德夫林想她还在生气。这时道歉是不容易的便说：“玛丽，我们到外面谈谈好吗？”

“我正忙着。”

“玛丽……”

“好吧，只几分钟时间。”

她交臂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盯着他。他喜欢过去总爱放声笑的玛丽。那时，他至少知道她在想什么。

“玛丽，那天晚上……。”他顿了一下，希望她能帮助摆脱窘境，但是她没有。“对不起，”他突然脱口而说。“我太敏感了……实际上根本与我不相干……我是指，如果你和塔吉特……”“麦克，你怎么是这样一个大傻瓜。”德夫林看着天花板说：“对不起。”

“你以为我被摆平了吗？”

“玛丽……”

“哦，那使你讨厌了吗？嗨，你必须知道我已经不止一次被摆平过了。我不想坐在肮脏的马桶坐圈上生双胞胎。”

“玛丽，你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不要你把我当小孩看。我是一个女人，会照顾自己。”“可以，对不起。行了吧？对不起。”

从玛丽的表情上看她的态度缓和了许多，气也逐渐地消了。她说希望把她看作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么是以某种方式打动一个男人，要么不是。

此刻德夫林断定她已勉强接受了他的道歉，于是迅速改变话题道：“孩子们有什么消息？”

“前天晚上，我跟他们谈过了。”她说，脸上露出喜色。“当然，正如你预料的，我必须给他们打电话。愿老天爷保佑，他们不应该是软弱无能的人，不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投宿旅馆。他们高谈阔论，谈论接受的伟大教育，观光旅游等等。我不敢想象他们究竟在那儿干什么。”

德夫林竭力使她保持良好的情绪，几乎要错误地去评论男性荷尔蒙的“特殊品质”，但是及时克制住了。

当他们回到屋里时，罗亚尔抬起头来说：“我正在演示系统工作方法。”

“一切都好吗？”

罗亚尔皱皱眉说：“不是的。”他轻叩展示使用出入卡人员姓名的屏幕。

“看，一个擦皮鞋的人有一张出入卡。我们规定出入卡只发给雇员。这使我感到很不安。”

德夫林仔细看了一眼屏幕问：“究竟是谁发的……”

一名正在阅读计算机手册的保安抬起头说：“沃尔特在大楼里吗？塔吉特先生在找他。”

“好了，”罗亚尔对坐在监视器旁边的另一个保安说，“现在有机会使用系统了。我来看看你怎样找到西姆森先生。”

保安斜视屏幕，“西姆森刚经过39层楼的西门。”他拿起电话，打给那层楼的接待员。“嗨，西姆森刚经过门。请你——”他停了一下，眉梢一皱，露出迷惑不解的样子。

“怎么啦？”罗亚尔问。

“她说整天都没见过沃尔特。”

罗亚尔看了一下屏幕说：“不可能。他在数秒钟以前还经过那里。”

当保安跟接待员又通话时，德夫林和玛丽靠拢去。“嗨，根据这里的屏幕显示，他必须经过你那里。”保安放下电话。“她说刚才只有一人经过，身穿西服。”

“你知道西姆森是什么样子吗？”德夫林问。

“当然认识。他来这里很久了。沃尔特就像家庭成员一样，都认识他。”

德夫林回头看了一下屏幕，突然明白了。“是艾尔金！”他拿起手提式无线电话喊道：“红色信号。请回答。这里是红色信号。”他向门跑去。“支援小组，请立即在39层楼接待室见我。”

尼克·马奇和比尔·泰勒正在塔吉特办公室外面聊天，看杂志，一听到信号立即作出反应。他们把杂志抛在一边，冲进塔吉特办公室。塔吉特正在口述一份文件。马奇没等说，抓住他道：“赶快，塔吉特先生。我们必须离开。”

塔吉特推开他说：“你们究竟在说什么？把我给蒙在鼓里——”

马奇俯身低声说，“这是红色信号，先生。我们必须离开。”

塔吉特面无人色。就在昨天，德夫林告诉他，红色信号指艾尔金在大楼里。他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保安人员都在大楼里，艾尔金怎么能接近他呢？

马奇领他到安全室，一间德夫林精心挑选的没有窗户的内室，由于德夫林添加的加强型钢门，这是大楼里最安全的房间。“事情清楚后，我们会告诉你的。”马奇锁住门说。

这时，马奇开始负责安全室的保卫工作。德夫林冲出电梯，踏上39层楼。两名兼职警察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睁大眼睛的接待员旁边持枪待命。

一名身材矮小、肌肉发达、蓄着淡黄色小胡子的警察特德·芒森镇定地说：“身穿深蓝色西服，中等身材。他从这条路去了。”

德夫林意识到很难说清其特征，但还是对着话筒说：“汤米开始搜查西边走廊和所有办公室。我们正在搜查的人，中等身材、着深蓝色西服。”

当诺伦正在检查办公室时，他们则在搜查杂用、备用房间。芒森停在男士休息室指了一下。德夫林点头同意。他们关掉无线电话，悄悄溜进去。芒森低头弯腰看了一排休息间，指着第三间，努嘴说，“有人。”

德夫林弯腰看到一双脚。可能是一个雇员，德夫林想，但是也可能是艾尔金。当然，如果是他的话，那他就太聪明了，使用这种狡猾的逃避手段。

德夫林走向洗涤槽，打开自来水，掩饰他们的行动。他从镜子中看到有两个人，用手势指定芒森的位置，另一名警察站在对面。他伸出一个手指，然后二个手指，在伸出第三个手指时，突然转过身来，朝门猛踢一脚。

一位来自会计部门的负责人为这突如其来的闯入惊呆了，抬头看到一支枪正对着他，立即晕倒在衣橱旁边，手里紧紧抓住《华尔街》杂志。

德夫林掀翻计算机计算结果说：“该死的，那个擦鞋老头怎么有出入卡？”

汤米·诺伦仔细看了一下地毯，竭力做出懊悔的样子说：“是我给他的。”

德夫林猛地抬头。“是你吗？为什么？”

“塔吉特先生要我发的。”

德夫林盯着葛洛莉。“从哪时……”

“沃尔特在大楼工作好多年了，”葛洛莉平静地说。平静得使德夫林火冒三丈。“他不是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或许他不是，但是他的出入卡落入其他什么人手中，就是一种威胁。”德夫林转向罗亚尔，“我要他从系统中滚出去。”

“行。”

“关于他已说得够多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艾尔金怎样逃脱？”葛洛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德夫林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我们正在密切注视每一个电梯口。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他最有可能的是通过消防楼梯逃离大楼。”

葛洛莉看看眉头紧锁的罗亚尔问：“他们安上警报器了吗？”

杰梅坎转过身来，脸露难色道：“还没有。我们正在安装。”

“哦，天呀！”

德夫林过来替罗亚尔解围道：“葛洛莉，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干，奥提斯正在奇迹般地安装新设备。但替换旧设备需要时间。”

“好吧，我希望艾尔金先生能给我们时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她说。

德夫林对她暗讽的话语如同针扎似地感到疼痛。但是，她是对的。只要他们没有安装好这种设备，他们就总会容易受到指责。在一个星期以内，大楼的保卫工作就会像铁桶似的天衣无缝，但是眼下还有几个大问题。消防楼梯就是令人大为伤脑筋的一例。

德夫林心想，艾尔金一直在大楼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知道多少呢？他了解安全系统，能断定它们的弱点吗？如果他懂行的话，那他一定知道机会难得。再过几天，那就太迟了。

葛洛莉站起来。从她表情上看，显然她对这次的失败是不高兴的，说道：“我会告诉塔吉特，我们正在竭尽全力。”

当葛洛莉走出德夫林办公室时，几乎与玛丽撞个满怀。但是没有一个人讲话。

诺伦站起来道：“我想应该回去了。”

德夫林伸出手，拍拍垂头丧气的前警察道：“汤米，这不是你的过失。老板叫你干就得干。”

“不错，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一声。”

“别担心。除了我，奥提斯或玛丽以外，往后没有人有权力发放出入卡。”

诺伦点着头道：“我同意。”

玛丽一直等到诺伦离开才说：“我还有坏消息告诉你。”

德夫林一下坐在椅子上，双手按住头部两边，但是仍不能阻止像气锤似的叩击。他接替这项该死的工作，原以为这项工作就像一个滚地球，没有伤脑筋的事。他一生中从没有这样头疼过。

玛丽把计算机计算结果递给德夫林和罗亚尔说：“汤米说，他昨天晚上见过西姆森。于是，我就采用年月顺序追溯法检索出入卡历史使用记录，发现从午夜直到在 39 层楼的使用记录情况不妙。”

“为什么？”

“艾尔金一直在大楼里。他进副地下室待了廿分钟。”

德夫林转向罗亚尔问“那儿有什么东西？”

罗亚尔闷闷不乐地摇摇头说：“我们不想要他看到的東西，电力房、降压变压器、供水管道、备用发电机，这些系统任何一个遭到破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罗亚尔看了一眼副地下室蓝图又说：“哦，天呀。你知道还有麻烦吗？”

德夫林板着面孔问：“还有什么？”

“工程师办公室在那里。”

“怎么啦？”

“办公室里存放着整套大楼内部的电力、供水等系统的蓝图，及其每层楼的楼面布置图。”

“耶稣基督！包括楼顶房屋的吗？”

“包括。”

德夫林精神消沉。他的整个游戏计划都给撕碎了。不管他干什么，艾尔金似乎总是抢先一步。“他还到过什么地方，玛丽？”他问。

玛丽查阅计算机计算结果回答道：“有好消息。他到过 10、11、39 层楼。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去 40 层楼。”

“或者说楼顶房屋。”奥提斯满怀希望地补充说。

“他没有必要去，”情绪低落的德夫林说。“他得到了整个楼层的楼面

布置图。”

德夫林用手掌心托着下巴，低头看第二页计算机计算结果，每行代表艾尔金经过的一道门。狗娘养的对大楼知道得比我还多。他了解一切：摄像机！出入卡系统和大楼的心脏。他可任意攻击一个目标。但是哪一个呢？德夫林感到局促不安，事情没有发生不能作出回答。

德夫林心情不好，独自走上楼顶房屋。当他挨个走进房间时，他非常高兴。像迷宫一样的房间和走廊实际就是反对入侵者的天然屏障。但是艾尔金现在已掌握了楼面布置图。

作为 SWAT 小组的成员，德夫林知道楼面布置图的重要性。任何时候，他们一旦必须进入设栅防守目标后面的一幢房屋，或一套公寓，要求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楼面布置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了解目标的处所是成功完成任务的关键。如果情况很糟的话，了解情况最快的办法是知道生与死之间的差异。德夫林希望能将整个楼顶房屋从图上抹去。他站在走廊上，突然出现一个想法。他迅速跑上电梯。

“卡勒，”他匆匆走进办公室说，“查查承建楼顶房屋人的姓名，叫他打电话给我。”

一刻钟后，卡勒大声喊：“纽约建筑公司伯特·科勒来电话“伯特。我是麦克·德夫林，塔吉特公司的保安负责人。我了解到是贵公司修筑的楼顶房屋。”

“是的，”对方带着浓厚的布鲁克林口音说，“我亲自监建的。我为我们所做的成就感到自豪……”

德夫林打断了他的商业性宣传，问道：“我向你提个简单的问题。改变房屋结构可能吗？”

“可以，当然可以……但是要看情况而定……你想干什么？”德夫林宁可从头开始，将楼顶房屋全部拆毁，但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采用第二套最佳方案，说：“我想改变门的位置，重新确定走廊的走向。”

“那可以，内墙不受力。”

“需要多长时间？”

“要看改变的程度。或许，我不得不重新布置电力线，供水管道等等。”

“如果我把它简化的话，那还要多长时间？”

“光得到批准，完成草图，安排人员，你就要等 4 至 5 个星期。”“太长了。”

“你需要什么时候干？”

“明天。最迟明天。”

在电话的另一边，德夫林听到科勒被雪茄烟呛得说不出话来。“你一定在开玩笑，”他生气地说，“我们不是在谈修建狗窝。这是——”

“伯特，这是最好的期限。你一直都在为塔吉特公司建筑，是吗？”

“是的。”科勒谨慎地回答。

“那好吧，我尽量把它简单化。你不是为我干，而是在为塔吉特公司做你的最后一项工作。”

当科勒计算这笔生意将花去他多少财力时，电话停顿了好一会。最后，他清清嗓子，一味顺从地说：“你不了解你提的问题。我必须安排电工、木工、白铁工、管子工、油漆工、打磨工……。”“行还是不行？”

一阵长长的叹息声，就像一个大气球的泄气声。“好吧。”他用勉强听

得到的声音说。

“很好。请 10 分钟以内赶到这里来。我们谈谈怎样改变。”“10 分钟……走马就任……”

“伯特，你现在就开始为我工作，安排下两天的日程表。你将是一个大忙人。”

第二十四章 女秘书透露内情

· 德夫林大感迷惑不解。“但是葛洛莉已是塔吉特的左右手了，她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呢？”

· 卡勒继续说：“她现在几乎已处于金字塔的顶峰。她下一步的目标会是谁呢？”

伯特·科勒身材矮胖，天生一副厚嘴唇，一副黑脸膛，看上去不常刮胡须。他一直到16点才赶来。

他双手放在肚子上，大腹便便，但是在德夫林看来也显得非常结实。在过去的48小时内，这个55岁的承包老板为繁重的工作压弯了腰，付出了相当大的体力。

“对不起，前天我们动手晚了。”科勒说话的同时，看到手下两名给新门油漆的油漆工走进塔吉特办公室，“但是，我必须从其它工作中抽出人来。”

德夫林露出他温和的神色，此刻他很高兴。在他与科勒谈话的第二天上午10点，科勒就带着一帮人马抵达，并立即着手修门垒墙的工作。

“你看何时可以完成？”

科勒摸摸下巴道：“我希望今晚以前完成。”

“只是希望吗？”“我会尽最大努力的，德夫林先生。但是……”

德夫林摇摇头道：“伯特，今晚必须完成。”

科勒露出猎狗一样的表情道：“是的，一定要完成。”“所有的电子窗板都安装好了吗？”

“安好了。我亲自试过，工作正常。它们定于黄昏时分关闭，日出后一小时打开。”他摸摸胡须，“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提吧。”

“为什么在所有窗上都安装电子窗板，挡住美妙的景色？”德夫林不能告诉他，这是为防范艾尔金使用望远镜瞄准的步枪。于是，他说，“塔吉特先生双眼非常敏感。他有时不需太多的光线。”

“哦，我明白了。”但从表情上看，他显然是不明白的。他看着蓝图，紧锁浓眉。“我还能提个问题吗？”

“不碍事，”德夫林说。

“我不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改变门位置，用墙隔开几道走廊。按照现在的样子，一个人要走得很远，必须至少走过两个不同的房间。简直就像迷宫一样。怎么走啊？”

“塔吉特先生来去自如，”德夫林严肃地说，“他喜欢变化。有人重新装饰，他就要重新修建。”

科勒认真地点点头。“你知道，”他用敬畏的口吻说，“富人与我们不一样。”

“我想是这样的。”德夫林看看表。“必须走了。”

当离开时，他说：“如果需要的话，你再增加一些人手。但是我要求这项工作在今晚以前完成。”

但是科勒没有听见，他急于臭骂慢腾腾干活的打磨工。德夫林在门厅的保安室找到罗亚尔。

“奥提斯，干得怎样了？”

奥提斯向德夫林笑笑说：“很好。剩下的部件昨天下午运到的，我们刚安装在楼梯井。来，我带你看看。”

上楼时，奥提斯解释了刚安装的电梯读卡器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凡是要到 40 层楼的人都必须使用出入卡。只有计算机认可的人才允许到 39 层楼以上的楼层去。”

他指着天花板。“那里有一台监视摄像机。如果任何人想搞乱系统的话，那就会触发警报，保安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是一个入侵者，我们就关掉楼层间的电梯，等待警察赶到。”他顽皮地咧开嘴笑，“这个系统也考虑到了‘J’的因素。”

“是什么？”

“如果一位大人物，由于不知道怎样按右边电钮把事情弄糟，保安就跳开系统，送他上路。没有麻烦。”

他们到达 39 层楼，罗亚尔把德夫林带进消防楼梯井介绍道：“关于消防楼梯门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消防部门规定消防楼梯门不能上锁，而我们所做的事却使他们感到不安。如果艾尔金进入任何楼层的楼梯井，由于报警我们都会立即知道他的处所，但是如果他往上或下走的话，那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因此，我们已在 38、39、40 层楼和楼顶房屋楼梯顶端的走廊上安装了与监视摄像机相接的红外线探测器。”

德夫林看看周围，但是他没有发现一台摄像机。然后，他指着灭火器问：“在那儿吗？”

罗亚尔得意地笑笑说：“你有眼力。”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玛丽和我还得调整一下系统内部的小毛病，但是——”

“它们危及系统吗？”

“不危及。基本上一切都到位了。”

德夫林笑笑说：“工作干得棒极了，奥提斯。”

“玛丽做了大部分工作，你知道。”

“我想是这样的，”德夫林说。他们俩个都笑了。

当他们走向电梯时，德夫林考虑，既然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已采取，那么现在该轮到自已向塔吉特提供最后的保护措施了。他对此充满信心。他确信艾尔金企图谋杀塔吉特，但是也确信他不会获得成功。

既然安全系统都已安装好，那玛丽不久也要离开这里，抛弃以前的种种烦恼，不会成为精神变态的人了。

罗亚尔按“上”电钮说：“我还得到十楼房屋通信与控制室去见玛丽。”

“怎么啦？”

“预警情况报告还没有写入工作记录系统。或许——”

德夫林打断他的话。“工作记录！当然要写。”他按“下”电钮。“我忘记了写入工作记录。”

罗亚尔紧锁眉头问：“你在说什么呀？”

门开了，德夫林走进去。“所有研究与发展部门的科学家都坚持作工作记录，”他解释说，“布洛克和阿哈迈德的遗嘱告诉我，他们临终前是怎样的。”

阿尔蒙德肥胖的身躯摇摇摆摆走进自己办公桌边，伸出一支松软的手。

“来，小伙子，”他坐下椅子说，“来，喝一杯咖啡好吗？”

“不喝。”

他指着满是文件和报告的桌子。“我太忙了。我参加洛杉矶药学会刚

返回。”他小眼睛骨碌碌转着，“它们是如此冗长乏味。我并不介意发言。我作为贵宾应邀出席的正是那些定期举办的令人生厌的鸡尾酒会。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与义务……”

“阿尔蒙德博士，”德夫林插入说。“我上次与你谈话时，你告诉我说不知道阿哈迈德和布洛克是在干什么。”

阿尔蒙德用他那满脸横肉中间长着的一对细长的小眼睛仔细看了一下德夫林道：“是说过。”

“你后来查过他们的工作笔记吗？”

“当然查过。”

“那么，他们说了些什么？”德夫林急切地问。

“完全是日常琐事。就像同志的研究数据、最新科学文学作品摘录一样——就是那种事。”

尽管我知道你想得到什么东西”阿尔蒙德放低声音，似乎他现在要透露秘密信息材料“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是我们的感冒药物生产线。”

德夫林皱皱眉头说：“他们的死是因为鼻解充血药。一定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我看看工作笔记。或许能——”

阿尔蒙德痛苦地噘着厚厚的嘴唇说：“恐怕不能。”

“为什么？”

“工作笔记……唉，好像失踪了。”

德夫林坐在椅子上大声说：“失踪了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艾尔金到过研究与发展部。但是他想起玛丽的计算机计算结果。艾尔金离40层楼很远。除此之外，擦鞋老头的出入卡没有被允许进入研究与发展部。

“就在昨天，我去档案室找，”阿尔蒙德耸耸肩说，“但是……它们失踪了。”

德夫林砰地一声把手放在阿尔蒙德的办公桌上道：“他妈的，不准说失踪了，它们是被盗走的，对吗？”

阿尔蒙德收拢下巴，好像一只牛蛙鼓起面颊和下颚似的，说：“唉，我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来说明。”

“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我呢？”

“老实讲，我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档案管理员正在按照我们说的寻找。我相信会找到的。”

“如果找到了，请立即通知我。”但是德夫林知道在白费口舌。那些工作笔记已不在很长时间了。

“当然可以。”

德夫林气冲冲走出办公室，诅咒自己第一次来时怎么没想到工作笔记。

当他返回办公室时，卡勒正在把文件装进自己的文件盒里。“卡勒，”他说，“放下手头的活过来。我想与你谈谈。”

她抓住一包香烟——似乎是一个生命的支持系统，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怎么啦，老板？”她学着汤米·诺伦献殷勤的方式问。

“你了解阿尔蒙德博士的情况吗？”

卡勒点燃一支长长、细细的紫色香烟——这种颜色的香烟，他从未见过。

“他是我们药品部的专家，已有10年左右了。”

她缩着头，透过一团翻腾的烟云看了一眼德夫林说：“他是胖的吗？”

“别装腔作势了。”

“你为什么要问我他的情况？”

“因为你在这家公司已有好久时间了，你提供的情况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公司里发生了我不愿看到的事，但是我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我信任你。”

那最后的认可是来之不易的。自从卡勒告诉他她不会结清他的支票簿的第一天起，他就喜欢上她了。但是他没把握，是否充分信任她。他自从开始为这家公司工作以来，就感觉到股强大的非正式的政治暗流在活动；他确信这是建立在忠心诡诈的基础上的。他知道这种情况在各大组织大公司都相当普遍——当然在警察部门也是一样的。但是在那里，他至少知道对手是谁。

就此范围来说，卡勒对公司及其雇员的看法是完全对的。他需要了解10层楼雇员的意见。后来，他从14层楼得到葛洛莉的看法。前后联系，他或许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塔吉特公司所发生的事。

卡勒对着天花板吹了三个美妙的烟圈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任我的。”

德夫林笑笑说：“对不起。我生性多疑。”

她像一根魔杖一样挥舞着香烟。“宽恕我吧。”她深吸一口紫红色香烟，直等到从肺里往外吐才说，“菲利普·阿尔蒙德是十足的废物。他自己早期的工作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自那以后，他一直有孚众望，止步不前。他为公司开展咨询活动花去了手中掌握的大部经费。他喜欢对巡回演讲发牢骚，说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但是事实上，他应邀参加会议发言，只是因为有许多诡诈的商人把他看作是进入塔吉特公司的机会。”

“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无能之辈，为什么还要考虑让他接替贝尔的位置呢？”

“葛洛莉竭力推荐他。”

德夫林否定地摇摇头道：“葛洛莉对这家公司比塔吉特还卖力。她为什么要把一个无能的人放在研究与发展部的位置？”

“这讲不通，我承认。我不是葛洛莉·莎兰的崇拜者，但是我承认她精明能干。我要说的是，她需要阿尔蒙德在她领导的小组里一定有其道理。”

“什么小组？”

“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得要有一个势力基础。这就是指要结成有力的联盟——而葛洛莉就是其主子。甚至，已有几个董事会的成员由她任意支配了。”

德夫林大感迷惑不解地问：“但是葛洛莉已是塔吉特的左右手了，她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呢？”

“为了推翻他。”

德夫林吓得发愣道：“你在说什么呀？”

卡勒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去年，葛洛莉被任命为卫生部的总经理，卫生部是我公司最大的部门，是我公司最能赚钱的部门。再就是总裁了，他是我公司最有权威的人。”她好奇地看着他。“你有几分……与葛洛莉亲近。我想你是不会不知道这一切的。”德夫林缓慢地摇摇头。事实上，他一直忙于追捕艾尔金，努力保护大楼的安全，根本没有时间注意办公室里的政治活动。当他跟葛洛莉单独在一起时，他们谈论的也总是他们自己，或来自艾尔金的威胁。

卡勒继续说：“她现在几乎已处于金字塔的顶峰。因此，她下一步的目标会是谁呢？”

“总裁。”德夫林脱口而出。

卡勒露出被尼古丁熏黄的牙齿笑笑说：“等着瞧吧！”

第二十五章 找到新线索

· 突然，他呆住了，不可置信地盯着一张柯特·贝尔的照片。

· 德夫林坐在那里，倾听卡勒叙述一个陌生的葛洛莉。

乔治·艾尔金站在一堵油漆脱落的墙的前面，把塔吉特大楼 40 层楼和楼顶房屋的楼面布置图钉在墙上。

“在 40 层楼离开电梯，”他双目紧闭大声说。“向左转……沿走廊经过 7 道门……再向左转……越过开阔区……进入第二道门，向右转到接待处……”与他背诵进入塔吉特办公室最直接的路线的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弹夹，仍然紧闭双眼，装进 A—47 式轻型自动步枪。然后，他扳动枪机，子弹上膛，打开保险装置……穿越双层保护门……他睁开双眼，把花生壳扔到楼面布置图上——“我到达贾森·塔吉特办公室了。”

他呆板的黑色双目循着显著的黄色格记，从电梯口进入塔吉特的办公室。他经常这样做以便牢记楼面布置图。楼顶房屋是很难记住，但是他记住了过道和房间的布置情况。

他推开破旧的窗户，把头伸出他在鲍厄里大街租用房间的油烟熏黑的窗外。下面，一群群醉汉为清晨高峰期行人车辆的隆隆声突然惊醒，焦急地聚在一起拿出自己资金，合伙购买当天的第一顿酒。

他蔑视那些身体虚弱、可怜兮兮的人。他在清晨 5 点钟起床——那时，他们仍然烂醉如泥似地蜷缩在地上。他跑了 5 哩路，做了 100 个伏地挺身，200 个坐起运动。

艾尔金落下窗帘，走到倾斜的床边。床上摆满了光闪闪的外科用器械。他挨个把锯子、大剪刀、切割刀及其它工具放进一个黑色背包。

他坐在桌边，弯身打开一张包裹几十个弹簧和零部件的毛巾。他按下秒表钮，闭上双眼，以闪电般的速度准确无误地重新装配 9 毫米 Sig Saur 自动手枪。这已是今天早上的第三次了。他装完时，关掉扳机，对提高效率感到满意。

然后，他环顾四周，仔细看了一下昏暗小房间的摆设；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东倒西歪的椅子。在这里已是第二天了。他自从事这项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呆过三天以上。他对日常工作已逐渐感到厌倦，但是今晚就要结束了。

他紧闭双目，又开始单调地背诵：“在 40 层楼离开电梯……向左转……沿走廊经过 7 道门……。”

德夫林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门边的开关，打开灯。当他进入闷热的房间，随手关上门时，一股股不明显的干血的酸臭味向他袭来。

他迅速走进起居室，打开窗，深呼吸了一口气。冷空气使肺脏变得麻木，但是却清除了鼻孔里的死亡之味。他紧缩头，转身检查房间。

警察在完成调查后，才允许负责人收拾贝尔的房间，但是他干了一份苦差事。地毯上还有斑斑血迹；那只猫的躯体和割下的头颅就曾摆在这里。他根本没去努力打扫布满血迹的长沙发。德夫林伸出手指摸窗框两边的两个锯齿形铁痕；窗栏是挂放贝尔躯体的地方。他从窗外望去，竭力想象发生过的事——从 22 层楼摔下致死。

他转过脸去。那不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他来这里是为搜查某种或许与所有死亡有关的线索。一个警察不会发现的线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寻找。

除了通常的警察搜查贵重物品和个人财产外，房门自贝尔遇害之夜以来就一直没有被动过。贝尔没有最近的亲属，因此，房间及其东西封缄，等官僚机构公共遗产管理局决定用途。德夫林努力劝说，保证不弄乱房里的任何东西后，查利·安德鲁斯侦探才同意把房门钥匙给他。

他从卧室入手，挨个搜查每个抽屉，检查短袜，内衣内裤。他希望发现机密文件吗？希望发现解开四人死亡之谜的某个烟斗吗？或者说另一个人可能有危险吗？对于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他曾当警察时间很长，从来就不指望有那运气。事实上，他来这里的原因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仍一无所获，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才好。

他走到贝尔卧室的一张小型写字台边。在抽屉里，照例有许多旧的电费单据、保险单、报刊杂志剪贴、个人互助金和活期存款户头支付明细表。德夫林小心辨认，希望能发现异常之处，但是，他发现的一切就是贝尔的互助基金少得可怜，在活期存款户头里保持着最低余额。

他在卧室里几乎呆了一个小时，尔后他走进厨房。厨房唯一值得检查的是所有厨房共有的杂乱抽屉。

他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感到局促不安，于是便迅速翻动一堆息票、收据、照片。突然，他呆住了，不可置信地盯着一张柯特·贝尔的照片。贝尔看上去身体瘦弱，面无人色，穿着宽松的游泳裤显得心神不宁。他用手搂着微笑的葛洛莉·莎兰走在阳光下。葛洛莉穿着红色比基尼泳装，更显现出她那晒成褐色身体的完美无瑕。照片背面潦草写着葛洛莉醒目的题词：难忘愉快的周末；大鳄鱼决不会是一样的。照片日期为12月14日。

她一直在对他撒谎。他慢慢地坐上扶手椅，茫然盯着照片，思绪转向他的前妻。德夫林，你真是一个大笨蛋。为什么对于女人如此没有判断力？为什么如此相信她们的种种借口，原谅她们自相矛盾的行为？

现在，他一直拒绝承认的葛洛莉身上所有自相矛盾的行为开始出现在眼前：她那易变的心态总反复无常，一会是含情脉脉的情人，一会又是敢于解雇任何惹怒她的人的坚定的女商人；她那对无能的阿尔蒙德的令人困惑的保护态度；她那对艾尔金提心吊胆，但又发疯似地不让警察插手的积极主张。

他坐在柯特·贝尔厨房的桌子边，不再想曾经使他和葛洛莉可能有过良好关系的那种事。他确曾那样认为的吗？没有。事实上，他在享受她求爱的乐趣。开了多么大的一个玩笑！

在一分钟后，他的满腔怒火为好奇心所压倒。葛洛莉费很大的劲儿来摆布他。那是为什么呢？他把照片放进口袋里站起来。现在是他使用刚学到的知识回答的时候了。

他回到办公室，时间已近下午7点钟了。当他进来时，卡勒刚穿上外衣。

“卡勒，等一会好吗？”

她看了一下他脸上的表情，跟着他进入办公室。“看样子你的狗刚死了。怎么啦？”她问。

他看了她好一会儿。说：“你知道葛洛莉和柯特·贝尔的风流韵事吗？”

卡勒坐下，仍在整理外衣说：“我不了解贝尔，但是我不感到奇怪。”

“为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论葛洛莉、塔吉特或者我自己的时候吗？”

“记得。”

“好吧。现在或许是让你了解整个真相的时候了。”

德夫林点头让她继续讲下去。

“葛洛莉在初次来我公司工作时，就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物，”卡勒脱掉外衣说。“她聪明能干得惊人。告诉她的什么事，她都记得滚瓜烂熟。她野心勃勃，一定要成功成名，出人头地，并对此毫不掩饰。有人认为她与塔吉特有暧昧关系，但是没有。他喜欢她，原因是她能像他自己一样努力工作；他能与她相处，他在她身上看到他自己年青时代所拥有的一切。我猜，不管怎样，他是她的良师益友。”

卡勒深呼吸一下说：“我说她取得成功没有对于塔吉特使用两性关系，但是她也不反对对其他人使用自己的肉体。”她看到德夫林脸上不安的样子，但还是继续说下去，“她做任何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而且言行谨慎。事实上，我是唯一见到正在发生事情的人。当她意识到我看穿其意图时，她便决定除掉我。她蓄意破坏非常重要线索，以便把一切差错归咎于我。当计划化为泡影时，她又要求塔吉特解雇我。但是塔吉特与我的关系一直不错。为了保护我，他调我到保安部门工作。我在这里便可尽可能地避开她，”卡勒笑笑又道，“在你来以前，我想她并不知道保安部门的处所。”

德夫林坐在那里，倾听卡勒叙述一个陌生的葛洛莉。这时，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们偶然相遇，原因是她想从他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但是什么呢？

卡勒继续说：“葛洛莉是我曾见到的最无道德的人。她利用人一旦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就抛弃。你见过柯特·贝尔。你认为像葛洛莉那样的女人能爱上他那种人吗？”

德夫林想起身穿宽松游泳裤的身材高大笨拙的贝尔的照片，说，“我想不会。”

事实上，他一直在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今天才愿意相信答案是正确的。快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德夫林拿起电话，给在家的葛洛莉打电话。

“葛洛莉，我得跟你谈谈……”

“现在不行，我的心肝。我正准备出门，参加在沃尔多夫举行的半正式义演活动。”

“这很重要。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呢？”

“在晚餐后或许在一点半左右，我要回办公室。塔吉特和我在凌晨两点要接从雅加达打来的电话。日本钻探操作失控，意外地切断了我们的海底电缆……”她停了一会，说：“‘很重要’，你说是吗？”

“确是如此。”

“好吧……你如果不介意晚睡的话，可到那里找我。”凌晨两点吗？她还不睡觉吗？他和奥提斯、玛丽三人也安排呆那么晚，但是……

“可以，我去。”

第二十六章 找电脑帮忙

· 他总是感到阿尔蒙德博士在同他捉迷藏。

· 德夫林看见几台计算机的模糊屏幕，突然想起，他正在寻找的答案一定就隐藏在研究与发展部的计算机里。

德夫林挂掉电话后，长时间坐在写字台边，竭力整理葛洛莉这个新形象提出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她显然想从自己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但是，那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呢？她支持无能的阿尔蒙德博士，又是为了什么呢？她与贝尔关系暧昧，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但是利用他干什么呢？重要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与贾森·塔吉特、艾尔金及其他四个遇害的人有什么联系吗？

德夫林站起来打开窗帘。时间差不多晚上十点，但是，在大街对面的大楼里，有的灯还开着。每个亮着灯的办公室窗户里都有其自己的独特的场景：在一个窗户里，有一清洁女工，一边打扫书橱，一边伴着耳机传来的韵律扭臀部；在另一个窗户里，一个年青人弯身坐在计算机前专心致志地工作，或是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或是在搞自己的简历；而在第三个窗里，一个秃头的人，显然是没有地方去，坐在电视旁，双脚翘在桌上看电视。

德夫林转身离开窗户，突然意识到跟研究与发展部主任谈话后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他第一次找阿尔蒙德谈话时，主要询问布洛克和其他人正在研究课题的情况。在他们再度的谈话中，阿尔蒙德吐露了有关感冒药的事。问题是：他丢失机密材料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告诉德夫林？毫无疑问，无论布洛克和其他人研究课题的焦点是多么的乏味，德夫林都需要了解。德夫林的紧迫感也不容置疑。德夫林为什么必须再次找他谈呢？他总是感到阿尔蒙德博士在同他捉迷藏。

德夫林拿起电话。阿尔蒙德很可能还在大楼里。自从塔吉特住进楼顶房屋以来，大多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都不愿早早回家。德夫林一听到阿尔蒙德的声音就把电话给挂了。他不想让这位博士先生知道他要突然造访。

德夫林在走进阿尔蒙德的办公室时，发现博士脸上出现一阵短暂惊恐的样子，但是又迅速露出昏昏欲睡的笑容。

“你好，”阿尔蒙德高兴地说，“显然我不是今晚唯一工作这么晚的人。我发现在白天还能不停地做许多事。你也是吗？”

德夫林逼近他，完全不理睬他那直挺挺的手，说：“请把工作笔记给我。”

阿尔蒙德抽回双手，好像被烧伤了似的，说：“我告诉过你它们……”

“失踪了。我知道。你是负责管理的人。”

阿尔蒙德把像香肠一样的手指放在肚皮上。“我没有什么要对你讲，”他说。

为了产生效果，德夫林装成愤恨的样子。伸过手去猛拉阿尔蒙德的领带。阿尔蒙德被吓得目光呆滞，证实了德夫林的猜疑：这个人从来没有被这样修理过。

“听着，胖傻瓜。你以前在对我撒谎。现在我要实话。”

拉紧的领带勒进阿尔蒙德松弛的脖子里，使他脸发紫。“我……不……撒谎……”他说。

德夫林松开领带，坐在阿尔蒙德办公桌边。他播下暴力迫在眉睫的种子，总会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现在是吓唬的时候了。

“阿尔蒙德，”他用恰当的语调说，“你确实在胡说八道。我告诉警察

说你拿走了公司重要的研究文件，你想他们会怎样？”德夫林神情严肃地摇摇头。“糟透了。我听说你将获得所长的职位。你可能要吻别那份好差事，吻别多少人想得到的赚钱的顾问合同、演讲、集会……”剩下的令人悲观的剧情，德夫林让阿尔蒙德自己去完成。

阿尔蒙德看上去想哭，极度痛苦地板起面孔。“我没有做错事。”他嘀咕说。

德夫林拿起电话道：“我们让警察来决定。”

“不……等一下。不让警察介入，我们可以做些事吗？”

德夫林放下电话道：“要看情况而定。你告诉我实话，兴许我能做些什么。”

阿尔蒙德不安地看了一下电话说：“我想先与葛洛莉·莎兰谈谈。”

德夫林满腹疑窦。他一直期待听到葛洛莉在阿尔蒙德做的任何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回话令人吃惊。

“你自己决定。”他说。

阿尔蒙德清清嗓子继续说：“坦率地讲，我知道并不多。就在你第一次找我谈之前，我接到葛洛莉打来的电话。她说你可能造访，了解在这里工作的两名药剂师的情况。她说不能明说原因，但是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他们的情况。”

“那工作记录到哪儿去了呢？”

阿尔蒙德睁开双眼说：“她要，我……给她了。”

“里面记载了什么内容？”

“我没注意。坦率讲，我不想知道。”

德夫林突然感到精疲力竭，放松坐下休息。在卡勒告诉他葛洛莉的情况后，阿尔蒙德说的任何事都不使人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是，他是多么的容易上当受骗。她一直在操纵他周围的人和事，而他却从来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拿走工作记录？”他问阿尔蒙德。“你为什么甘愿冒名誉受损的危险？”

阿尔蒙德苦笑道：“什么名誉？我近十五年来不过是一个雇佣文人。我在成为塔吉特公司顾问的时候，就准备把自己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葛洛莉是知道的。她直言不讳告诉我，说我的职业生涯已结束，但是她能帮助我。她给了我一份当公司首席药剂顾问的位置。”

“作为交换，你做了什么？”

“进行公司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而且研究成果总是对公司有利的。”

对德夫林嘲讽的话，阿尔蒙德眼冒金星。“我决不会胡说。我也不会就我取得的成果撒慌。”他转过脸去。“没有必要。一个人只要掌握了研究方面的工作，达到预定目标是不太难的。这在整个研究领域确是相当普遍的。想想看，烟草制品业、汽车制造业、药品业、食品业——你看过报纸。你是知道的。”

德夫林确实知道，但是不明白。作为一名警察，他处理过不同层次的罪犯。小偷、抢劫犯、杀人犯是被剥夺公民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要了解他们的犯罪动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明白世界上莎兰和阿尔蒙德这种人的动机是很难的。他们是有知识、有专长、前途无量的人，是不会为了几个美元，或虚伪的名声孤注一掷的。

“对于你这次的合作，她作了什么许诺？”

阿尔蒙德整理了一下领带。“研究与发展部主任职位。你一定明白……这是一生中唯一难得的机会，”“在我生涯的这个时期成为像塔吉特公司这样的一个名声显赫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部主任是——”他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唉，一切都事与愿违……我还是我。”

德夫林站起来，对阿尔蒙德是同情多于愤恨。像他自己一样，他只是葛洛莉的又一个牺牲品。

“好了，我不愿再见到你，”德夫林说。“从这里滚出去吧！”

阿尔蒙德迅速跳起来，急忙披上外衣。当他向门走去时，德夫林抓住他的袖子。“别想去告诉葛洛莉，”他警告说，“否则，我向你保证，像你现在所处的情形会变得更糟。”

“我当然不会。”他像一个被勒令休学的学生一样抓住公事皮包。“什么……现在怎么啦？”

“我不知道。回家去吧。”他记住取消阿尔蒙德的出入卡。

在阿尔蒙德离开以后，德夫林匆匆走过寂静的研究与发展部。空空的房间寥无一人，散发出阵阵死亡般的气息。专家们似乎要证实安静的办公室里确实存在生灵，身后留下自己生活痕迹：随便扔在椅背上的毛线衫、塞在办公桌下的穿着舒适的鞋子，几乎每张工作台都放着的斯特诺福姆杯，像哨兵一样排列整齐、守卫着无人操作的计算机终端的饮料罐。

德夫林看见几台计算机的模糊屏幕，突然想起，他正在寻找的答案一定就隐藏在研究与发展部的计算机里。他知道只有一人能检索那种信息资料。

德夫林走下楼，发现玛丽和奥提斯在门厅保安桌边弯身看一本技术手册。汤米·诺伦坐在一把椅子上，观察雷·汤操作系统，尝试各种指令。

奥提斯抬起头问：“麦克，你怎么还在这里呢？”

“是的。”他盯着安全控制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已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努力清除几个假信号。”玛丽说。她双眼仍盯着看那本技术手册，“门上安装的传感器有的记录不准确。我们正准备到10层楼通信与控制室去，查看问题出在硬件还是软件里。”

德夫林点点头问：“奥提斯，没有玛丽你能行吗？我需要她。”

“当然可以，没问题。”他耸耸肩说。“玛丽，再见——在10楼或楼顶房屋见。”

“行，”玛丽说。当德夫林拉着她向电梯走的时候，她显得有点莫名其妙。

“走吧，”他说，“我会在路上解释的。”

在电梯上40层楼时，他告诉了她整个葛洛莉的情况。她静静地听着，内心却是高兴的。“高兴”这个词或许用得不恰当。她高兴里掺和着酸楚感和他眼睛显现的不忠感。

当电梯门开时，她说：“你要我干什么？”

“我想周围发生的事答案就在研究与发展部的计算机里，我要你查一下。你能行吗？”

她在读卡机前掸掸自己的出入卡。“或许是可能的。值得一试，我想。”她推开门说。

她坐在贝尔的办公桌边，开始进行联机操作。系统轻而易举地自动进入研究与发展部的计算机。但是一旦进入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很快发现，科学家们用独特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和子目录，而且使用的专业术语科学符号使运行冗长乏味。

德夫林看着玛丽，她一边低声念子和根目录，一边击打键盘。当她手指掠过键盘时，一列列令人迷惑的表格和数字在屏幕上不断出现，不断消失。他妈的，德夫林想，他即使几十年的时间来专攻计算机，也不能想象自己会有这样的专业水平。

在电子终端运行近十五分钟后，她终于开始明白了系统的逻辑性。

“好了，”她盯着满是名字和数字的屏幕说，“主目录找到了。一定有上百万个主目录。”

德夫林神情沮丧问：“那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需要比我想象还要多的时间。你要我检索什么样的文件？”

“贝尔的信函。他有自己的文件吗？”

“一定有，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目录有他的名字。它一定列在下面的目录里。看看这些目录名字……让我来试试名字检索法。”

在静静地击键几分钟后，她对屏幕说：“出来了，你这个小杂种。”她对德夫林说，“他的目录叫弗里茨·彻底行动。”她盯着屏幕，用手指甲咚咚地敲桌子。“这里有许多文件。你想从哪儿着手？”

“罗比·艾尔金 11 月 9 日进入马尔罗克斯诊所。让我从那天开始往前检索吧！”

玛丽挨个提取从那天开始的文件。大部分包括与医科大学和药厂联系的信函和内部的备忘录。

一小时后，他们检索到贝尔遇害的日子。玛丽击打退机指令，坐下休息问：“那儿没有什么情况。下一步怎么办？”

德夫林砰地一声把手放在桌上说：“开这个东西的钥匙一定在里面什么地方。”

玛丽一愁莫展地盯着屏幕，仍在显示贝尔的目录。突然，她脱口而说：“麦克，给我一份日历，和贝尔的约会日记。”

德夫林扔给她一份日历。当她草草记下时间表时，他翻动贝尔的办公桌找日记本。他找到递给桌子对面的玛丽问：“你发现了什么？”

她击打指令，选择屏幕道：“瞧，我回到了 9 月份。如果我们把周末时间排除在外的话，那么有一个文件，记载 9 月和 10 月每个工作日的情况。我们检索 11 月的情况，除 26 日外有一个每日文件。12 月有 3 个工作日，1 月有 4 个工作日的情况不见了。”

德夫林盯着屏幕，似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是这样的吗？”他问。

“是这样的。根据他的约会日记，他那些日子一直在办公室里。”玛丽在空中挥舞着日记本。“他是研究与发展部的主任，麦克。想想看，一个在那个位置的人为节约每天的时间，难道不会有文件吗？”

德夫林最后看到了她查明的东西问：“他抹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

“你能恢复吗？”

玛丽咬住薄嘴唇道：“我拿不准。”

“为什么拿不准？”

“我来说明一下计算机的工作方法。你在删除一个文件时，只能从索引中删除文件名。文件本身在重号之前仍在硬盘驱动器上。”她敲敲终端。“所

有的这些工作台都与主机联网。所以，贝尔在 11 月份删除的文件早就被重号了。”

德夫林逐渐乐观的情绪迅速冷下来。“他妈的，我们回去吧！”

玛丽把手指捻得劈啪一声道：“等一下！‘拉恩’负责人！文件可能在他那里。”

“‘拉恩’究竟是谁？”

“局域网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每隔 24 小时支持整个系统工作一次。”

“那么，他有贝尔删除的文件吗？”

玛丽紧锁眉头道：“那要看情况而定。如果贝尔在系统支持以前删除文件的话，那么，文件就会永远消失。但是，我们假设，他甚至在一以后才返回删除文件的话，那么，他就太晚了。文件早已备份储存了。”

“贝尔不会知道吧？”

“不一定知道。很少有人了解这种情况，除非他对计算机研究很深。一般人操作计算机都有一种盲目性。他们按‘清除’键，内容从屏幕上消失，便认为无可挽回了。”

“备份存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楼上的电子数据处理中心。”德夫林跳起来道：“我们走吧！”

“等一下，”玛丽说，“我需要打印一份贝尔 3 个月的时间目录。”

当玛丽的手指飞速击键时，德夫林不耐烦地用手指咚咚敲打控制台。当最后一页打印出来时，他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凌晨零点三十分，离葛洛莉预定返回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第二十七章 安全专家受困

· 一颗 AK—47 冲锋枪子弹正打进他的膝盖。这个大个牙买加人重重地倒在地上……

· 罗亚尔感到锋利的剪刀在生殖器上合拢，尖叫道：“别再……”

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晚上的这个时候，电子数据处理中心显得平静、安宁。这种高速机器只需极少数人操作，嗡嗡不断地对一个庞大的多国公司的文字材料进行记录、回溯和存贮。

德夫林和玛丽穿过大门走了进去，值夜的管理人抬起头招呼道：“嗨，玛丽，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汉克。我只想查看两份备用带”。

那个人点了点头道：“你知道在那儿，需要帮忙，打声招呼”。

跟头次到计算机中心相比，她现在受到的接待大不一样。在发现他们的计算机系统易受外界侵袭时，开始，他们异常震撼，之后，他们对她的忠告与建议再也不置若罔闻了。她带来数加伦咖啡和几十箱炸面圈，作为和平礼物相赠，使得气氛更加融洽和谐。

她找到标有所需要日期的带子，将 11 月 26 日装进机器。瞬间，熟悉的研究与发展部菜单闪现在显示器上。她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说：“太好了，现在咱们看看贝尔有啥东西”。她键入一条命令，屏幕也出现了他的目录，列出了六个文件。

玛丽使劲握紧拳头说：“就是它”。

德夫林慢慢坐到桌子边缘上说：“好，咱们瞧瞧。”第一个文件，是圣诞节假日的备忘录。第二个文件与新的报告程序有关。第三、第四个文件是涉及食品与医药管理的常规备忘录“他想删掉的东西这儿没有”，玛丽说。

德夫林觉得希望在破灭迫不及待地说：“咱们看看最后两个吧。”

她键入一条命令，从布洛克到贝尔的一份备忘录跃入屏幕。

11 月 26 日

从：R·布洛克

到：K·贝尔

关于：XP—115

今天，我接到马尔罗克斯医生打来的电话，真叫人心烦意乱，讲的就是使用 XP—115 的病人的药剂比率。按照我们先前的指示，他增加了血粒素的药剂剂量，病人的血脉计算继续下降，非常危险。我跟阿哈迈德商量了一下，我们预先的计算机模拟实验表明这种药品可能正在损害免疫系统。我知道这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案例，当我们找到原因，确定是例外拟或是药品的问题前，建议立即停止所有的现场记录。

B·布洛克

“狗杂种，”德夫林低声骂道，“施放烟幕。”

“XP 试验病人？”玛丽问。

“我想是吧。”

“啊呀，那不是意味着至少有 115 个人在用这种药，而没有作正式记录”。

“我不是那个意思”，德夫林说。“我敢肯定研究与发展部有人还在监视这个计划”。

“谁？”

“我不知道，但准备找出来。咱们看看别的文件吧。”11月份的最后文件跟11月份的前三个文件一样，毫无结果。接着，玛丽回溯到贝尔至葛落莉的一份备忘录。

机密

12月6日

从：K·贝尔

到：G·莎兰

关于：药品H

所附R·布洛克的备忘录说明潜在的问题严重。我知道你对此感受颇为强烈，但我认为你应三思。我们面临曝光的危险、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打交道的问题，等等。咱们好好谈谈吧。

K·贝尔

附上。

德夫林盯着屏幕看很长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后，玛丽击了退出键，备忘录从屏幕上消失了。

我知道该怎样做，德夫林想着。用手梳理了几下头发，觉得有点尴尬和无聊。他转向玛丽，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说：“想一想，你对她的看法是正确的”。

她摇了摇头道：“我知道她是一个混帐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她会干这种事情。”

“不”……他盯了她一眼……“你对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他深吸一口气，好像对某些事情正在打定主意。“好”，他啪地一声拍了下桌子。“那咱们就看看别的文件吧。”

零点45分，艾尔金溜进了塔吉特的车库。经过事先侦察，他决定车库入口是进入大楼的最佳路线。现在没有保安，晚上这个时候也没有更多的车辆通过这道门。当然，有监视器和读卡器需要对付，但这毫无问题。事实上，监视器的存在是他计划的必要部分。

从车库到前厅有两道玻璃门，前厅有12平方英尺大小，灯火通明。玻璃门对面是一座钢门，直通大楼。左边门上天花板，装着一台监视器，监视着使用读卡器和出入那座钢门的任何人。

艾尔金溜进两道玻璃门。贴着左面墙壁，避开监视范围，他从背囊取出一根伸缩棒，将棒拉长，小心翼翼地用它拨弄监视器，使其镜头对着天花板。

诺伦听到一部移动监视报警器发出的逼人注意的嘟嘟声，从所阅读的报纸上抬起目光，看到一台监视器显示着天花板的图像。“那儿怎么回事”？

雷·汤看着自己的监视器显示屏道：“车库入口。有个该死的停车场服务员在四处扭动，我去看一下。”

“不，”诺伦说，拍着他的肚子。“你待着，我去还可锻炼锻炼。”

艾尔金收回伸缩棒，放进背囊，又从中挑出一把明晃晃刀刃异常锋利的匕首来，蹲立门边等着。

诺伦心绪极好，走出电梯，打着口哨。他当班快要结束，安排好下一天离开休假三天，去看望他的孙儿孙女。想那些小家伙想得都等不及了，他脑袋转着，打开通向前厅的门，全神贯注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监视器摄像机，一点儿不知有人躲在角落里。

艾尔金突地跳起来，将匕首插进诺伦的喉部，用力之猛，匕首穿透喉部碰到钢门，连刀尖都拆断了。出于本能，这位前警察一只手死死抓住艾尔金的胳膊，另一只手试图夺他的枪。但艾尔金抓住他的手腕，用膝盖狠顶这位大块头的腰。

鲜血从诺伦的喉部喷出，艾尔金始终将匕首插在他的喉咙上，诺伦慢慢地瘫倒在地。艾尔金看着诺伦眼睛往上翻，最后扭转一下匕首，才拔出来。诺伦抽搐了几下，就一动不动了。

艾尔金把尸体拖进屋里，随手将门关上。然后，他脱掉军用雨衣，扔到一边。他下身穿着过去的战斗服，老是觉得穿这种军服最舒适。他穿上它执行这最后的使命再适合不过了。

他从背囊里拿出一小型内装电池的噪音发生器，用管道绝缘胶布将诺伦的便携式无线电对讲机与发生器的发射键相接，并将对讲机置于开的位置。他打开噪音发生器，剧烈的噪音波顺着发射频道发射出去，使整个楼内的对讲机都充斥着噪音。随后他从过道天花板上取下一块装饰板，把对讲机和发音器都塞进了天花板上。

他回到尸体旁，迅速在诺伦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了诺伦的通行证。然后擦拭了一下匕首，将其放回背囊内，在地板上摊开三样不锈钢外科工具：解剖刀、大剪刀和锯子。

他认识诺伦，早些时曾碰到过。“嗨，诺伦，”他对着一堆毫无生命的肉体小声说道，“我想你能否给我一只手？”

菲利普·阿尔蒙德医生与德夫林发生不快之后，离开办公室，一心一意急着回家。乘电梯下楼的路上，他想到了葛洛莉的火爆脾气，比起德夫林来，他认定自己更怕她发火。德夫林的威胁是会兑现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但他的直觉告诉他塔吉特健康医疗部主任仍握有更好的牌。他想站在她的一边，靠她帮忙渡过这一关，才是明智之举。

他在保安的桌前停下来，询问葛洛莉在哪儿，汤米·诺伦告诉他葛洛莉很快就要从沃尔多夫回来，听到这个信息，他很是高兴。

他返回楼上葛洛莉的办公室，一个人坐在外间会客室等着，脑子快速思考着将消息透露给她的最佳方式。肯定她会大动肝火，但他会想方设法让她确信他并没有告诉德夫林任何有关新药工程的事，从而可以消掉她的火气。他神经质地用胖手指敲打着放在膝上的公事皮包，节奏分明，幻想着自己正在干一件好事，一点差错都没有。若有可能性的话，还可得到主任的工作，关键就看损害控制的情况如何了。

15分钟后，他断定她不会回来了。他急匆匆沿过道往前走，怕猛然碰上德夫林。进入电梯，他按下到地下室车库的按钮，在电梯朝地下室下降时，他试图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电梯门开了，正当阿尔蒙德迈出电梯时，他见一个人穿着军服，蹲着俯向地板上的什么东西。脑袋想着其他事的这位生物化学家，瞬间反应过来，那是一具尸体。着军服的人猛地转过身来，双手血淋淋的，两眼死死地盯着阿尔蒙德，满脸怒气。

“上帝，……不，请不要。”嘴里结结巴巴，阿尔蒙德摇摇晃晃地直往电梯里退。

正当阿尔蒙德发疯似地拍打着关门按钮时，艾尔金跳着冲了过去。“关门，该死的，……见鬼去吗！”阿尔蒙德嚎叫着。

这位科学家看到门开始动了，方才松了一口气，眼里充满了泪水。但门移动得太慢了，令他痛苦不堪，门一英寸一英寸地在合拢，他急得尿都快流出来了。电梯门正要关闭，一只血淋淋的手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从门缝一下伸了进去，在空中乱砍乱戳。

阿尔蒙德惊恐万分，盲目地乱抓控制板，拼命想使电梯上升。可是天不遂愿，门却打开了，那个人走了进来，阿尔蒙德整个身心都掉进恐怖的深渊。阿尔蒙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身子狠命地挤压着电梯后墙，恨不得穿墙而去。“不，……不……”。

艾尔金握着匕首，摆出一副古典格斗样式，匕首在他身后半露半隐，寒气逼人，他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进。随着一个麻利的动作，他举起手将匕首捅进了阿尔蒙德未受保护的胸部。

这位医生凄厉地尖叫着，整个身体就跟漏了气似的。开始他还以为挨了一击，可他往下一看，看到刀把凸露在肚子外面，两腿一软就瘫到了地板上。

楼上门厅的保安室，雷·汤正在摆弄对讲机上的噪声抑制按钮，试图清除静电干扰。他背对监视器摄像机，一点没看到艾尔金将阿尔蒙德的尸体拖出电梯的黑白、多点的现场直播。

艾尔金将尸体拖到诺伦身边放下，然后乘电梯上到10楼。他来到计算机控制中心时，将诺伦身上截下的手放到手掌示读者上，门就吱吱地开了。

除工作台上灯光明亮外，房间的其它地方都一片灰暗。奥提斯·罗亚尔正坐在终端前，聚精会神地运行一个系统诊断测试程序。他打出一份诊断程序，连头都未抬一下地说：“我想我找到症结了，玛丽，大概是……”

艾尔金将诺伦的手到空中举道：“咱们送那家伙一只手”。被肢解的手正好打在那份诊断程序上。

“啊呀……”罗亚尔从座位上跳起来，急转过身，他还未来得及应付发生的情况，一颗AK—47冲锋枪子弹已打进了他的膝盖。这个大个牙买加人重重地倒在地上，乱扭乱滚。

“你残废了最好”，艾尔金不冷不热地说。他把椅子扶正。“坐在这儿”。罗亚尔没有反应。艾尔金枪指着他的另一条腿的膝盖，“还要再来一次吗？”

罗亚尔痛苦不堪，四肢并用地爬到椅子边，艰难地支撑着身子，拼尽全身力气才坐了进去。胸部由于身体过分用力而发出阵阵剧痛。

艾尔金从背囊里拿出一卷管道绝缘胶布，扔给罗亚尔道：“把你的左手绑在椅子扶手上。”罗亚尔老老实实地照要求做完，艾尔金又强制将他的右手用胶布捆在了椅子扶手上。罗亚尔难以忍受剧痛，直往后缩。“捆得太紧了，先生。”

艾尔金笑笑说：“不紧，你会明白绑得不紧的。”

他用更多胶布将罗亚尔长长的腿捆到椅子上，由于艾尔金在将他的打碎的腿拖到位时用力过猛，动作粗暴，罗亚尔痛苦地挣扎着，尖叫着。“子弹打着痛吧，老兄”，艾尔金非常厌恶地说。“这点痛都忍不住，哪像个胆量过人的男子汉，碰到一点就乱吼乱叫”。

艾尔金把罗亚尔稳稳当当地绑在了椅子上，推到一边，坐到控制台前。他正要键入一条命令，这时他无意抬起头来看了监视器一眼，却看到了贾森·塔吉特坐在桌前。“哦”，他大声嚷道，“目标。”接着，葛洛莉走进了画面，递给塔吉特一只杯子，“那是谁？”他问。

罗亚尔抬起头看着显示屏幕。塔吉特跟葛洛莉正在碰香槟酒杯。“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艾尔金一句未说，转到计算机上。试了几次想进操作系统却不见成效，他猛地转过身来，对着罗亚尔问：“你叫什么名字？”

“奥提斯。”

“我对你的工作留有深刻的印象，奥提斯。通常我会毫不费力地打进一个程序，但这次不行，你设置了过多的保护。”

罗亚尔一声不吭。是玛丽在系统里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不愿讲明这点。事实上，自打艾尔金将他抓住作为俘虏时，他就一直在想，看怎样向她发出警告。要是不向她报警，迟早她都会走进这道门的。

艾尔金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盯着罗亚尔问：“我不得在某些地方作些改动，使系统用户界面更加友好，密码是啥？”

“我只是一名技术员，先生，我知道不了那么……”

“撒谎”，艾尔金打断他的话。也不警告，顺势反手就一下，重重地打在奥提斯的鼻子上。

奥提斯咳嗽着，口里喷出鲜血，眼冒金星，好几秒钟后才看得清东西。

“我告诉你，先生”，他说，“我不知……”

艾尔金用枪托又狠狠地砸在被打碎的膝盖上。他本已受伤的腿发出钻心的刺痛，这个牙买加人大声尖叫着，伤腿抖个不停。

“我……不知道……”他顿觉头晕目眩，天昏地暗，可怜啊，他昏死过去了。

醒来时，艾尔金已将他连人带椅推到计算机前。罗亚尔看到桌上摆着外科手术工具，发着逼人的寒光，他眼都瞪大了，身体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你有两种选择，”艾尔金冷冷地说。“你可告诉我密码或者让我来规劝你。结果一样，但方式不同。相信我”。

境况不妙，亦不乏嘲弄的意味，对此罗亚尔并不是不知道。他想到所花的大把大把的钞票，全部精密设备，安装设备所耗费的时间和辛劳，为防系统被攻击玛丽所费的心智。为阻止艾尔金所耗用的全部时间、金钱和精力，现在都完全取决于他了。坚持住，先生……坚持住，不能让那个家伙得逞。

“想好了吗？”

罗亚尔跟他的目光相遇道：“喂，跟你撒谎，除非我疯了差不多。我告诉你，我确实不知道怎样进入系统”。

艾尔金脸沉了下来。他抓起大剪刀，把一铅笔放到亮晃晃的两片剪刀刃之间，举到奥提斯眼前，只有几英寸的距离，随着咔嚓一声，铅笔断为两截。咔嚓声惊得罗亚尔不由自主地眨巴眨巴了几下眼睛。他两眼充满了泪水，可怜巴巴地说：“行行好吧，我不知道密码，先生”。

轻轻的，艾尔金将大剪刀放在罗亚尔细长的手指上。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密码。”

罗亚尔想起德夫林和玛丽在大楼里的某个地方。如果他让艾尔金进入系统，他们都会得不到保护。塔吉特亦要遭殃。“我不知道密码。”他说。

艾尔金把罗亚尔的中指放到了两片剪刀刃之间，“密码，”他低声说。

“我不……哎哟！……”

艾尔金使劲一提剪刀，罗亚尔就进入了一种从未进入过的境界。剧痛似乎将他托离地板，灵魂也出了窍似的。在这恐怖时刻，他简直就不是一个真

实的人，而是一根巨大的神经死亡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悲鸣。

眨眼间，一片漆黑，这个牙买加人头朝前耷拉下去。

艾尔金啪、啪、啪在他脸上打了几下，等了足足 30 秒钟，他才动了动。

“嗨，奥提斯，……你不会流血至死的。记得吗？我把你的手腕捆得可死啦。那简直就是一根止血带，伙计。不过，你不要谢我。”

“我不……”奥提斯又陷入了昏迷。

又挨了几下，奥提斯又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盯着艾尔金邪恶而狰狞的脸，脸上出现古怪的笑意。

“好了，咱们走着瞧，鉴于某种原因，我最后一次问你密码，你的手指再也碰不到它了。”艾尔金在空中挥舞着奥提斯被截下的手指，然后将那根手指丢进了废纸篓。“嗨，也许你属于那些时时想着誓言的家伙吧。”

艾尔金将大剪刀猛地戳进罗亚尔的两腿之间。

剧烈的疼痛已快要突破罗亚尔的承受力。但他知道，休克对他控制痛苦会起作用的。不久就会过去，然后……他到底能坚持多久呢？他应继续坚持下去吗？

艾尔金把罗亚尔的裤子的钮扣解开，将他的生殖器露了出来。“密码，”他轻声说。

罗亚尔感觉到冰凉的钢制剪刀挨到了自己的生殖器。密码……摆脱痛苦的出路。泪水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流。“请别这样，先生……”

“密码。”艾尔金的口气在和缓，诱导着奥提斯去向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

罗亚尔感到锋利的剪刀在生殖器上合拢，尖叫道：“别再……”他抽泣着，“别再……”

第二十八章 真相大白

· 葛洛莉、贝尔、阿尔蒙德和布洛克之间的往来备忘录描述了一种新型奇效药……

· 葛洛莉占了上峰，试验继续下去——即使在那个男孩子死了之后也照样进行。

在电子数据处理室，玛丽在继续恢复贝尔的被删去的文件。她和德夫林边阅读这些文件，她边打印了一份副本。结束时，他们已得到一叠厚厚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描绘了一副阴谋与欺骗的图景，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

葛洛莉、贝尔、阿尔蒙德和布洛克之间的往来备忘录描述了一种新型奇效药，血粒素，号称可治疗与抑制一种白血病。实验室的试验一直令人鼓舞。对 125 个病人的临床试验，大多数也使人振奋。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哪知道罗比·艾尔金加进了这个计划，一切的一切就打破了。

鬼知道什么原因，他居然对这种药没有反应。剂量加大，他的状况却恶化了。最后，研究与发展小组把数据拿到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试验，才断定这种药在破坏那个男孩的免疫系统。

马尔罗克斯跟贝尔、布洛克和阿尔蒙德商讨了无数次，那些备忘录强调了马尔罗克斯认为该药品应被禁止使用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强烈。但贝尔跟那两位化学家再次使马尔罗克斯相信白血球数量最初常常要下降，但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向他保证结果诱人，渴望很快见分晓。来来往往的大量备忘录，商讨着剂量的变化，症状的解释，以反对这些变化的系统反应。德夫林非常清楚，这些家伙一点儿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直到这时，塔吉特工业的这四个参与者看法都是一致的，当问题的可能原因逐渐明晰，这个小组的牢固内聚性突然出现裂缝。布洛克和阿哈迈德要中止拿人做试验，葛洛莉持强硬态度坚决要继续搞下去，贝尔则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

葛洛莉占了上峰，试验继续下去——即便在那个男孩死了之后也照样进行。2月4日，也就是布洛克死在其宾夕法尼亚农场的第二天，葛洛莉给贝尔发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备忘录，责成他中止血粒素的所有临床试验，将血粒素的全部记录收集并以不同的名字贮存起来。她向他发出的最后指示就是删除全部与血粒素有关的记录，包括计算机文件和电子邮件。

德夫林读着这些，非常恼怒。葛洛莉不仅欺骗他，而且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策划指挥着整个行动。贝尔的文件解答了某些问题。早在12月初，贝尔就想停止临床试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显然，葛洛莉很快作出反应，用她的肉体征服了他，使他跟自己保持一致。他找到了他们两个合影日期标明为12月14日。

他也明白葛洛莉以支持阿尔蒙德当研究和发展部主任的原因：她知道他完全胜任这项工作，包括掩盖血粒素试验的存在事实。他同样敢断定阿尔蒙德医生正在这个时候，对实验方法吹毛求疵的低一级科学家，没有哪个敢暗中打探试验信息，只有葛洛莉和那为金钱所驱使的家伙阿尔蒙德才会受到信任来保护公司的利益。

玛丽想到了她的双胞胎，想到了她如果是凯·艾尔金会干些什么。“他们怎么能对一个小男孩子那样干呢？”她问道，显得越来越激愤。

“很简单嘛，”德夫林说：“塔吉特工业必须对血粒素的研究与发展大

吹大擂，公司不能因一个小孩对他们的新奇特效药没有反应就让花掉的钱白白付之东流。”

“你认为塔吉特参与了吗？”

“当然，”德夫林说。他对自己也被他欺骗了感到异常愤怒，“塔吉特是个事事插手的家伙，他一定知道正发生的事情”。

玛丽显得茫然。

“现在所有拼图块都凑拢了，谜底就揭穿了。”德夫林继续说着。“查理·安德鲁斯讲，马尔罗克斯死前两天，有人钻进了马尔罗克斯的办公室。他猜想是瘾君子在寻找毒品，但敢肯定那是艾尔金在搜寻罗比的医疗记录。他找到文件撕走了所要的几页。那些备忘录一定出自贝尔、布洛克和阿哈迈德。这样一来，艾尔金的脑子肯定认为这四个人要对罗比的死负责。”

“那么塔吉特呢？”玛丽问。“文件里没有提他啊。”

“对，没提他，但他拥有这个公司，而恰恰是这个公司制造的药杀死那个男孩。艾尔金一定会假设塔吉特清楚这种药的危险性。即便塔吉特不知道，他毕竟是这种药品的最大受益者。在艾尔金看来，那就便成为头号目标。”

玛丽翻弄着备忘录说：“你是对的，与资料记录是吻合的。”他拿出一支铅笔，边说边记下日期。“罗比·艾尔金死于1月10日，13日安葬。根据凯·艾尔金的说法，葬礼后第二天，乔治去看她，那天正好是14日。第二天，诊所被盗。两天后，马尔罗克斯就死了。”她抬起头。“艾尔金没有浪费时间。4天后，他干掉了阿哈迈德，之后不到两个礼拜，他杀死了布洛克。”

德夫林咕哝着：“你知道什么才真正是关键吗？葛洛莉心里最明白。跟她来往的全部备忘录都是内部的。没有到马尔罗克斯那里去。因此，艾尔金没法知道她在操纵整个事件。”

玛丽用铅笔敲打着脸颊道：“有两件事我还没有搞懂。葛洛莉都陷到脖子无法救了。那她为什么雇你来调查这个案子呢？她肯定明白你最终会弄个水落石出的。而为什么艾尔金要把谋杀伪装成意外事故并送一封威胁信大张旗鼓地暴露他要杀塔吉特的意图呢？”

德夫林看了看表，差不多凌晨1：45分了，说：“葛洛莉现在一定回来了。也许她和塔吉特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跟你一起到顶楼去。”玛丽说。

“不行，你不能去。”

“他妈的，”她不服气地说。玛丽不知道她到底更应跟谁发火，是塔吉特，因为骗了她，让她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或是葛洛莉，因为她牵着迈克尔的鼻子走，“我准备告诉这两个人什么……”德夫林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玛丽，让我来处理吧，一个人就行了。”

“但是……”

“我会让你揍他们的，在我查清我要了解的之后。”

她愤愤不平，叹口气，用她的卡拍拍字阅读器，按了顶楼的按钮。“玛丽，我告诉……”

“我要去找奥提斯”她说，将他的不满挡了回去，“别傻里傻气地乱嚷嚷。”

到了顶楼，德夫林同玛丽走出电梯，月光下，两名值夜保卫塔吉特的特别行动队警察正在检查对讲机。

“出了什么事，弗兰克？”德夫林问。

“对讲机出现静电。”

“电池坏了吗？”

“没有。托尼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奥提斯在这儿吗？”玛丽问。

“开头在，但他回到十楼去了。”“可能是他造成的，”她对德夫林说。

“我从这里给他打个电话”。说罢走开朝该层西北翼的计算机控制中心走去。德夫林向两位警察问：“葛洛莉·莎兰在这儿吗？”

“是的，她跟那位大个子在办公室。”

德夫林朝走廊那头走去，托尼在后面叫道“我得提醒你，她一身打扮，简直要迷煞人，穿了一件睡衣，似乎还涂了些什么玩意。”走廊里充满了淫荡的笑声，但德夫林充耳不闻，一直想着采取什么方法策略。

葛洛莉穿着一件红色缎子紧身衣，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饰物，那绷得紧紧的线条分明的身体，德夫林熟悉不过了。她站在塔吉特的办公桌附近，端着一杯香槟，冲着他刚说的话嗤嗤地笑着。德夫林走进屋时，塔吉特转过椅子，挥着酒杯说：“来来，德夫林。我们正在庆祝。一场危机看来变成公司的意外收益。葛洛莉，给他倒杯香槟。”

葛洛莉伸手取一只杯子。

“别给我倒，”他说，“你们在进行危机处理时，我却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而且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塔吉特已喝得有点恍恍惚惚的，没有辨出德夫林语音中的嘲讽味说：“我的雇员富有创造性，我总是很高兴的。你有什么好主意？”

“有好消息，亦有坏消息”。

塔吉特咧嘴直笑说：“我情绪好，要听好消息。先讲好的吧。”“我知道艾尔金为什么要杀你了。”

慢慢地，塔吉特放下杯子，葛洛莉用一个纯读者的专注打量德夫林的面孔，搜寻着他要说啥的迹象。因摸不透他的表情，她问：“坏消息是什么呢，麦克？”

德夫林对着她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艾尔金为什么要杀他。”塔吉特怒目而视道：“这是谜吗？你到底要讲什么？”

德夫林把手搁在塔吉特光亮如镜的办公桌上，身子略略向前倾了倾道：“不明白吗？我告诉你一个线索，血粒素。”

罗亚尔告诉艾尔金密码之后，一直处于昏迷了又苏醒，苏醒了又昏迷的状态。艾尔金一直在计算机终端上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突然他转过椅子说：“你简直是个计算机奇才，我一直就在你的系统边缘上折腾，我要告诉你，这个系统设计得确实精巧。什么防陷井的门障，反特洛伊木马，非常奇特，你真他妈的是个内行。”

谢天谢地，这个疯子不知道玛丽，罗亚尔麻木地点点头。自艾尔金在计算机上开始工作，罗亚尔就一直硬撑着让自己清醒，但他不断昏过去。关键是他要清楚艾尔金在干啥，这样他好向玛丽报警。“你在试图干什么，先生？”他问道。

艾尔金带着迷惑不解的神色看着罗亚尔。然后他说：“你会欣赏这个的”。他将一颗花生丢进嘴里。掏出一把给罗亚尔，“要一颗吗？”

罗亚尔摇了摇头，注意到工作台下地板上花生壳跟已干的血迹混杂在一起，乱七八糟的。

“首先，我已装入自己的程序。没有你先进高级，但挺管用的，设计它就是用来使你的程序无效，封锁其他任何人的程序，让我成为唯一的操作系统。”

他键入一条命令说：“喂，除我的通行证外，我刚让大楼里的全部通行证无效。我的通行证现在被设计为万能通行证了。你昏迷时，我设计了一系列系统关闭指令。两点整，将同时发生三件事。第一件，除一部电梯供我用外，全部电梯关闭；第二件顶层的电话将完全关闭，顶楼同外界的通讯联系将被有效地截断；第三件，顶楼上的全部监视器摄像机的发射将终止。”

“我自己将用十分钟时间在38、39、40层安放炸药”。他摇晃着脑袋，“在光光的楼梯上隐藏导火线可不容易。没有树，没有灌木丛，没有土。但灯熄灭就容易多了。”

“两点一刻整，楼梯的灯全灭。第一个碰到拉发线的家伙就会变成一堆死肉，哪个跟他在一起定会吓得屁滚尿流。三十九分至四十分，我变更一下金属导火线——一些安得齐胸高，一些安得跟脖子一样高。到时他们会明白怎么回事，可能会避开这些导火线，至少可延缓他们的行动。”

“就这样，我安好导火线，进入我的私人电梯，三点十分整，我向顶楼进发。恰好我一到，顶楼的电停。”

艾尔金描述着他的计划。毫无表情，有条不紊，使得罗亚尔不寒而栗。他听起来简直是一台计算机而不是人。“你在黑暗中咋个行动呢？”他问。

艾尔金从背囊中抽出一个装置，举得高高地说：“夜视镜。”

罗亚尔竭力记住他刚才讲的细节。然而他知道这是毫无用处。艾尔金可能疯了，他没机会泄露计划的，除非面对一个死人。

罗亚尔坐在那儿，沉思默想着他的命运，在牙买加的童年时代的一副景象浮现在他眼前。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傻乎乎的，拒不接受父母的管束，乘坐一条10英尺的帆船划到海上，5英里外刮起的暴风将船掀翻，两个孩子拼命地抓住被打翻的船体。尽管他胸部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可他仍死命地坚持着，任凭船的舵柄一下一下地猛烈击打着。奥提斯抓着颠覆的船体漂了数小时，指望有一艘过往船只发现他们。将近黄昏，因他的朋友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发疯似的胡乱指点，他被刺激得完全清醒起来。朝前面深黑色的海水望去，只见一头鲸的巨大脊鳍迎面劈来，简直令人毛骨悚然。那天晚上，那头鲸吞掉了他的朋友，饶过了他。眼下，他问自己，一个人有多少次机会？

艾尔金看看表，站起身说：“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

艾尔金检查自动步枪的机械组件时，罗亚尔观看着，万般无奈地接受这冷酷的现实。突然，随着一声猛烈的咔嚓声，艾尔金将武器对准罗亚尔，一发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这个大个子抽搐了一会儿，然后就一动不动了。

艾尔金瞟了一下显示屏，一个警察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指报上的一副漫画给另一个看。“看你得意，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艾尔金大声说道。

当他朝门口走去，监视器正好显示着顶楼摄像机摄下的画面，他折回来，走近看了看。那个人艾尔金当作是保安部长，正在办公室里。“一个额外收获，”艾尔金对着屏幕说道。他微微笑着。“咱们走着瞧，看你现在能否保护他，蠢货。”

雷·汤在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诺伦去检查地下室的摄像机，还没有回来，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他试着用对讲机呼诺伦，但尽是静电声，他联系不上。突然，灯闪了几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过身，盯着电梯状态显

示板，一部接一部，电梯开始关停，见此情况，他嘴都张大了，不明究竟。

他拿起电话，试图给顶楼通话，但不通。接着，他抬起头看监视器，喃喃地骂了一声。顶楼监视摄像机的监视器全部不亮。他与顶楼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他抓起电话，拨了 119。

第二十九章 女强人摊牌

· “塔吉特，你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她轻蔑地说。

葛洛莉打开她的手袋，掏出一支微型自动手枪。“好，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血粒素究竟怎么啦？”塔吉特问。

“这种药会使你挣得数百万，这种药本来是给人治疗病人的，结果适得其反却杀死了他，难道这纯属巧合。”德夫林问。

“现在，听着……”

“不，你听着。这场暴风是你在印度尼西亚引来的。替你工作的人会安然无恙吗？这儿的环境安全吗？哦，我忘了，你别那样着急你琐屑的事情。结果才是所指望的一切。”

塔吉特本已深红的脸变得亮光光的菲红道：“该死。德夫林，那不是事实。当然，我很关心产品。我建立了塔吉特工业，苦心经营使它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靠的就是王牌。但是，天啊，我从来没有生产过一样产品或建造工厂来伤害任何人。”

“那么你对血粒素作何解释？马尔罗克斯医生对药作临床试验时，发现这种药在产生副作用。他向贝尔和你的两位化学家表明他的粗心，而他们却勉强承认这种药可能存在缺点。进而他们要加大剂量。到他们最后明确意识到这种药在摧毁病人的免疫系统时，已为时太晚，无法挽救。结果他死了。”

塔吉特面露迷惑不解的神色，转向葛洛莉问：“你能告诉我他究竟在谈些什么吗？”

德夫林砰地一拳砸在塔吉特的光滑无比的办公桌上。“你在告诉我你不知道吗？”

塔吉特的太阳穴青筋暴露道：“这正是我要说的。”德夫林看到塔吉特脸色困惑而真诚，刹那间，他一切都明白了。塔吉特讲的是大实话。他确实不知道。捂住盖子、掩盖事实都是葛洛莉一手所为。

德夫林转向那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过去的三周里一直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就像牵一条哈叭狗似的。“那么你自己操纵着整个事件。”

“操纵啥？”遭到挫折的塔吉特吼道。

德夫林用坚定而呈钢灰色的眼睛盯着葛洛莉问：“你对柯特·贝尔了解有多深？”

“你不是圈内人，”葛洛莉打断他的话。“我不欠你任何……”“你对他认识究竟怎样！”德夫林吼道。

“我们在几个项目上合作过。就这些。”

“你们私人关系如何？”

“没有。”

他将她同贝尔的合影照片扔在塔吉特的办公桌上问：“准确地讲这是哪个项目？”

葛洛莉瞥了眼照片，但并不动手拿它。

塔吉特抓起照片，细细打量着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得力助手’用她……个人手腕说服柯特·贝尔进行临床试验，而这种药他们明知不安全。结果病人死了，她却指使他销毁这种药的全部参考材料，隐匿

全部记录。”

塔吉特大惑不解，转向葛洛莉问：“这是真的吗？”

葛洛莉狠狠地瞪着德夫林说：“你们这些臭警察想象力真是丰富。”

德夫林回了她一眼。“这可不是我瞎编。”他将删掉的备忘录副本摔到塔吉特的办公桌上，“都在这儿。”

葛洛莉脸上慢慢呈现出将信将疑的神色问：“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呢？你亲口讲的，贝尔删去了这些文件。”

德夫林耸了耸肩说：“他是删了，但我们又恢复了。”

“但你无法找到……”话顺口溜了出来，她急忙打住。

德夫林微微一笑：“我会让玛丽向你解释的，她在计算机控制中心室里。”

塔吉特一直翻看着备忘录，抬起头看着葛洛莉。“塔德维德？”他难以相信地轻声问道。

“那是什么？”德夫林问。

“一种治疗白血病的试验品，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搞。一年前，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实验室试验结果仍然错误百出。葛洛莉建议不管怎样都要做临床试验，可我不同意。我讲除非我们对药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即便是在试验的情况下，我也绝不会让一种药贴上我的名字进入社会。”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简直怒不可遏道：“葛洛莉，你怎能这样干呢？”

葛洛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德夫林讲的每一句话，试图确定他对实情到底知道多少，又有多少虚张声势的成分。要推翻他的话，似乎没有多大把握。

“我怎能？”她回答塔吉特的问题。“因为必须这样做。我们不是唯一研制这种药的厂家，塔吉特。难道我们不应率先公布于众吗？”

“一个小小的理由。”塔吉特停了一下然后问：“前后矛盾的实验室结果作何解释？”

“那是临床试验所为。”她说，“总有些假报告……”

“假报告？有人死了，天啊。是谁？”他问德夫林。

“乔治·艾尔金的儿子。”

塔吉特咚地坐在椅子上，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一个疯子要杀他是因为葛洛莉的所作所为。

葛洛莉继续以平缓自信的口气陈述着她的理由，而这种声调在过去总是管用的。她说：“这个男孩是死掉的唯一一个。可能是意外所致。如果我们继续试验下去，我敢相信，我们就会发现那是事实”。

“我们在谈论人的生命，葛洛莉。”塔吉特厌恶地说，“而不是实验用鼠。”

“塔吉特，你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她轻蔑地说。“真是可笑，你迷于政治权位，做这种交易，完全丧失了冲劲。总得有人做这种困难的决定。”

“如果这种药被食品与医药管理局批准，公司会有啥好处？”德夫林问。

“要是我们抢了先，我们就控制了市场，”她带有明显的傲气说。“你就不能往正面贴价格标签。”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意识到问话的弦外之音，葛洛莉顿时改变了高傲的样子，变得谦恭起来。“纯粹出于一种击败你的市场竞争对手的乐趣，”她温和地说。

“就那些？”德夫林用一种嘲弄的声调说，“在我看来，似乎你要是继续努力下去，董事会将不胜感激。我想象得出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奖励你。”

也许给你加官晋爵吧？”

“对我的工作来说，我理应得到报偿。”

“剩下的唯一晋升就是总裁啦。”塔吉特不冷不热地说。他渐渐明白了她的计划，“我知道你一直在拉拢董事会，葛洛莉。现在稳操胜券了吧？足以把我赶下台了吗？”

“是的，”葛洛莉挑衅地说，“血粒素的成功保证办到。”

德夫林收起塔吉特桌上的备忘录和照片道：“既然你们彼此都了解了对方的为人，该叫警察了。”

葛洛莉跳起来，第一次眼露沮丧的神色道：“塔吉特，你不能让他报警。”

“真见鬼，为什么不能呢？”

“想想名声——”

“我才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呢，”塔吉特吼道。

“难道你不考虑考虑金钱吗？想想曝光吧。我们用血粒素对 125 个人做了试验。要是更多的人死了，咋办？”

“你早这样想就对了。”

“塔吉特，”她以一种更加理智的口气说，“咱们继续试验吧，我知道我们能找出症结来的。用血粒素投放商业市场引起的轰动必定带来巨大的收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支付用因误诊致死而打官司的一切费用。收入可观，有利可图。”

塔吉特看着她，好像第一次见到她似的说：“葛洛莉，你一点良心都没有。”

“别傻了，”她打断道，“你认为我们是第一家把伪劣产品投向市场吗？多年来底特律一直反对在汽车上安装安全装置。手托公司怎样？通用汽车生产的客车呢？达尔金公司的护泥板有没有问题？这可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塔吉特。你和我都不制定规则，我们只是玩游戏，谁玩得精，说得尽力，谁就赢。”

德夫林听烦了。听到葛洛莉哀婉动人的为其行为辩护，他意识到她是一反社会者，这种人不懂也不愿按社会规则生活，想到这他说：“塔吉特，我要回到办公室去和……”

“塔吉特，支持我吧。”她差不多是在哀求。“所有的牌都掌握在你我手中，我将仔细检查数据库，就像用一把精美的牙刷漱口一样。相信我这次，我敢保证于今留下任何记录。他讲得话和我们格格不入。”

塔吉特慢慢站起身，摇了摇头道：“葛洛莉，你被解雇了。我要德夫林负责这件事。不论后果如何就这样。大概你是对的，也许我该让位了，老天作证，我很高兴的是你不会成为我的继任人。”

葛洛莉打开她的手袋，掏出一支微型自动手枪道：“好，你把我逼上了绝路。”

“你要干什么？”塔吉特瞪着惊骇的双眼问。

她转向德夫林微笑着说：“我敢打赌，我们聪明的保安部长知道我要干什么。”

德夫林认出了那支枪：一支口径 9 毫米，12 颗子弹连发的贝雷塔式手枪。

“我在大厅安排了两个人，”他说着慢慢地靠近她，“你想连他们也杀掉吗？”

“不需要”，葛洛莉冷冷回答，“我干掉你们俩。要是他们冲进来，我就告诉他们他们是艾尔金干的，他从那道门跑了。”她，指着通向装有显示器的

房间的出口说，“他们会搜寻的，但是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他确实有过竞赛记录。”

德夫林记起一次跟一个人质劫持者谈判时，在他们谈话结束前，凭他的经验，枪手一般很少杀人。德夫林估摸着可以一试。

“在你扣动扳机前，”他迅速说道，“也许你能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折腾得我够呛。你为什么挑选我来干保安部长这份差事？”

她轻蔑地笑笑说：“我倒是想知道这么明白的问题你以前竟从来没想到。我会见了成打成打的前警察，个个精明，远比你有资格。但是他们太强了。我不能冒险万一他们哪个了解了血粒素项目的底细。而你却恰恰相反，拥有我最需要的两种才能。首先，你太冷漠，对是否能得到这项工作毫不关心。你真的认为我会有意雇佣一个当着塔吉特的面说自己一无是处的蠢蛋吗？你那样说时，我就知道你正是干这项工作的恰当的人选。她喉音很重的嘲弄笑声深深地刺痛了他。”

“那第二条合格条件是什么？”

“我需要某个能枪杀一个需要被枪杀的人。”

德夫林突然一下全明白了说：“你不让警察抓艾尔金，因为他们会将血粒素项目抖落出来。你要他死，而我则被预定为执行人。”

“对。”她继续滔滔不绝。“你一直了解他吗？”

“当然。那个小伙子一死，马尔罗克斯就给贝尔打了电话。他说他接到艾尔金的一个神秘电话——艾尔金威胁要找出他儿子死亡的原因。他发誓要杀掉责任人。自然而然，我得采取预防措施。”

“你写的那封信，”塔吉特大惑不解地说。

“很起作用。我需要托词来雇佣我自己的保安部长。”

在她一直谈着时，德夫林靠近了点，但仍然有10英尺远。要是她开枪的方式跟她干别的事情一样干脆，他定然没有机会。他也清楚打纸靶跟打一个活人大不相同，特别是一个运动中的人。

艾尔金在顶楼下面一层停住电梯，戴上夜视镜，脖子上挎上AK—47自动步枪。然后，他戴的表刚一指到凌晨2：14时，他就关掉电梯里的灯，打开夜视镜，揪了电梯上的键。

判断了一下他同葛洛莉之间的距离，德夫林全身紧张起来，等待机会。在她从他身上移开目光，看塔吉特的瞬间，机会来了。正当他向她扑去，灯灭了。

她胡乱射了一气。德夫林感到右肩被猛地咬了一下，一阵刺痛。子弹击中了他，失去平衡，哐地栽到椅子上，又翻倒在地板上。百叶窗遮住了外面的灯光，整个房间突然一片漆黑。

“趴下”！他对塔吉特大叫。

葛洛莉对着声音开了两枪，子弹打进了他头挨着的椅垫里。德夫林数数子弹：两发射向他，两发打进了椅子。她还剩八发。

德夫林痛得退缩了，他爬到一扇大屏风后面，支撑着自己靠在墙上，掏出一块手绢塞进衬衣内，止住伤口流血。在他从腋下枪套拔出自动手枪时，一阵巨痛顺臂而下，他眼花缭乱，枪也掉到地上去了。他左手摸索着找到了枪，试着用右手握枪，但手指连点感觉都没有。他过去常练习用左手射击，一般情况下还行的。但处于现在这种情况下一间漆黑的屋子，还有人要杀他，光是行就不够了。“葛洛莉……”

她向着他的声音打了三发子弹。

他想要她放弃，但很明显，她是拿定主意要杀掉他们俩。从枪口闪的火光，他判断她在窗户附近。塔吉特也带有武器，但不知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德夫林的枪毫无用武之地。

她还剩 5 发，他对自己讲，整了整被血浸透的手绢，然后将大汗淋漓的头靠在墙上，灯突然熄灭使他意识到：艾尔金就在大楼内。

玛丽在顶楼层的另一端的计算机控制中心，在计算机上运行诊断检测程序，想确定出对讲机静电的原因，但一无所获。她试着给十楼的罗亚尔打电话，也无回音。她等得不耐烦，就决定返回去，看看他找到了什么。就在她朝过道头的电梯走去时，灯灭了。“哦，不，奥提斯，”她说着，急速朝墙抓去。“你干了些什么啊？”

她摸索着回到计算机控制中心室，见到计算机监视屏上有微弱的光亮，心里松了口气。她不能确定备用发电机是否已联通。灯尽管熄灭了，至少控制安全系统的计算机还在工作。

她迅速键入密码，过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显示出令人沮丧的文字：“不准进入系统。她再试一次，情况依旧，心里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颓然地慢慢瘫进了椅子。艾尔金已控制了该系统。

顶楼层灯一灭，那两个警察呼地跳起身，立即拔出武器来。

“到底怎么回事？”托尼说，“我想我听到枪声了。”

“我不知道，但我们最好到塔吉特那儿去。”

“慢！慢”，托尼说，“我听到电梯在动，上来了。”

两个警察徒劳无益地凝视着伸手不见五指地暗夜，身体保持一种战斗姿态，手中的武器大体上冲着电梯方向。

艾尔金人为操纵着电梯，让它在出口停的地方上面 6 英尺处停下，打开门。他从升高的位置注视着下面的那个警察，穿过夜视镜，他看到他们蹲俯着，手里握着枪。他们听到了电梯门打开，但从他们紧张不安茫然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就是有人，他们也想不到电梯里的人是谁。

轻轻地，艾尔金将 AK—47 自动步枪瞄准左边的那个，一个点射，打进了那人的面部，嘣地一声，那人的头炸开了，鲜血四溅。另一个警察背靠墙，溜倒在地板上，对着电梯向看不见的攻击者一阵猛射，但他打得太低了。艾尔金用枪瞄准那个警察的胸部，一扣扳机，打了个点射，顷刻间就让他命归黄泉。

艾尔金笑着。

第三十章 女强人丧命凶手受阻

· 葛洛莉用手摸着墙……，她一脚踏入空虚，随着长长的凄厉的尖叫，整个电梯都在颤动……

剧烈的爆炸声和使人睁不开眼的闪光让艾尔金大吃一惊。

德夫林仍然躲在塔吉特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小心翼翼摸着肩膀，手绢已完全浸透了。自动枪声从电梯方向传来，他左手握枪握得更紧了。他娘的，艾尔金在顶楼，而我只有一只手是好的。“葛洛莉，”他喊到，“听到了吗？艾尔金……”

她又打了一枪，子弹打碎了6英尺远的一个柜子。只剩四发了。过了两分钟，德夫林叫到：“该死的，听我说。我们必须抱成一团。”

葛洛莉惊恐不安，伏在会议桌下，竭力思考着。她明白枪声意味着什么。艾尔金会来找塔吉特的，谁挡路一定没有好下场。他要的是塔吉特，塔吉特应自动站出来，别无选择。要活命，她就得交出塔吉特。

她轻声问：“塔吉特，你在哪儿？”

“在这儿。”塔吉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她朝塔吉特的方向爬过去问：“你认为我们应咋办呢？”

“按德夫林的说法抱成一团。”

她停下来听。黑暗中要确定方向很困难，听起来他好像在办公桌附近的某个地方。她又开始向前移动道：“塔吉特，对发生的事，我非常遗憾。这事过去后，我们好好谈谈。”

德夫林全神贯注地听她讲，意识到她离塔吉特越来越近。突然，他想到：她正在偷袭他。“塔吉特”，他吼到“别再说一句话”。

“为什么——”

德夫林打乱了她的计划，葛洛莉愤怒已极，对着塔吉特的声音方向就是一阵猛射。

德夫林听到一个人扑向地板沉闷的重重声音，小声说道：“塔吉特，别说话。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不知道总裁是否被打中了，葛洛莉也不清楚。但有一事可肯定：她打了三发子弹。那就是说她只剩一发了。他得尽快想法让她耗掉最后那发子弹，不想让艾尔金和她企图将他杀掉，特别是在黑暗中，有只手又不管用。

他从躲藏的桌子下面伸手在桌上摸了摸，找到一只分量不轻的烟灰缸。他正要将它向屋对面扔去时，门外走廊传来声音，叫着：“嗨，打枪是怎么回事？”

德夫林一动不动，艾尔金找到他们了。他循着枪声摸到了塔吉特的办公室。

“喂？有人吗？”

德夫林屏住气，祈祷塔吉特，要是还活着，千万别吭声。艾尔金在用一种侦察战术：将敌人引出来，查明屋内有多少人，位置分布如何。

德夫林这时的胃一阵绞痛：哦，天啊，不……玛丽！她在哪儿？

“嗨，穿漂亮的红色衣服的女人，”艾尔金喊到。“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吧，免得受到伤害。”

好好想想，女人，好好想想！葛洛莉责骂着自己。总有办法跟这个家伙做交易的。

“我怕……我怕你伤害我，”她小声说，带着万般无奈的口气。

“我不想伤害你。我找贾森·塔吉特算帐。”

“他在……他就在这屋里。”她迅速说道。

她非常了解塔吉特的脾气，感到很惊奇的是他竟然没有反应。也许他死了，但没法查明。“我只是一个人……朋友，”她继续说，“我搞不懂这是咋回事。”

“好，我相信。出来吧。”

“怎么……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伤害我呢，艾尔金先生？”葛洛莉咬着嘴唇，对自己说溜了嘴大为恼怒。

黑暗中，德夫林转了转眼睛。压力太大，她真地快崩溃了。他认识的这位葛洛莉从来没有那么蠢。

艾尔金平和而带哄劝的声调变得冷冷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我不知道，”葛洛莉说，试图想出一种适当的回答。“我猜想是听塔吉特先生讲的吧。”

“你在撒谎，骚货。朋友，你这个笨蛋。你为塔吉特工作。”

她听出了他声音中冰冷而要杀人的语气，一阵恐慌袭来，她拼命抑制住。想想，她又一次对自己叫道。这跟合并无关，跟公司股票价格亦不沾边。这关系着自己的命。

她想起了，尽管目前处境艰难，但她仍然处在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很显然，艾尔金不知道她是谁，她可以利用这点为自己谋利。

她抛开弱女子娇滴滴的做法。“听着”，她吼道，“我知道一些事情，肯定你想知道。那咱们就做笔交易吧。我给你提供情况，你放我走。”

“讲来咱们听听。”

“我得肯定我安全了，我才告诉你，”她威逼着，“我进了电梯才说。”

德夫林摇了摇头。葛洛莉真不知好歹。

“我在发号施令，女士。”艾尔金的口气阴森而恐怖。“你要讲的情况是什么？”

万般无奈，葛洛莉用拳砸在地毯上。

她要打算干什么？没有力量，她怎能谈判呢？

“在这屋内还有一个人，”她脱口说道。“他的名字叫麦克·德夫林。他以前是个警察，带着武器。”

艾尔金哼道：“见鬼，我知道。我在十楼让你们的安全系统失效时就在电视监视上见到了他。你需告诉我更有用的东西才行。”

葛洛莉咬咬嘴唇。她还能向他提供什么呢？她记起了刚才他说的：我在十楼弄安全系统，让它失效。

“对了，我有更好的情况。”

“讲吧。”

“你会放我走吗？”

德夫林听出她的声音带着恐惧。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女企业家，塔吉特的“得力助手”，从来都认为自己精明强干，能管理整个塔吉特工业的女人，这时差不多歇斯底里了，她简直是鬼迷心窍。要是她稍微清醒一点，定会明白艾尔金是决不会让哪个人从这层楼活着出去的。

“那就看你提供的情况如何了。继续讲吧”。艾尔金咆哮着，“我可没有时间奉陪”。

她焦躁不安地咬着嘴唇。要想得到想要的东西，怎样下注才行呢？

“在这层楼还有另一个人，”她终于说了出来，“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

德夫林盛怒之下，举起枪对准她声音传来的地方。为了自己活命，她竟然出卖玛丽。此一刻，要是他肯定她藏的地方，他一定会痛痛快快地将一梭子打进她的黑心脏。他从扳机上松开手，强制自己不要，免得暴露位置。艾尔金清楚他在里面，但不知道确切地方，德夫林可不愿将情况透露给他。

“她在楼那头的计算机室，”葛洛莉继续讲，“我可以给你指明地方。她是一个计算机专家，能够解开你干的一切。”

“没有电，她根本办不到。”

“安全系统有备用发电机。”

艾尔金全身一紧，痛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呢。直到现在，他可说一直在跟她闹着玩，没当回事。另外，他非常好奇，想听听某个人，大概德夫林吧，讲讲他们“抱成团”的事。“谁在向谁开枪？”这个问题令他困惑不解。办公室是还有一个枪手的可能性表明一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他可不喜欢突然袭击。现在嘛，谁向谁开枪，他可一清二楚了。这个臭婊子倒不在乎身后留下多少尸体，只要她这蠢货能保命就行。

要是她说的是真的，那可没有更多时间闹着玩了。他原来认为系统是那个黑大个设计的。如果这个婊子讲的是实话，他就不得不找到那个计算机专家并阻止她。

艾尔金闭上眼睛，脑子里过了遍顶楼层的分布图，断定那个女人就在该层北边的某一间房里。

时间是优劣势转换之机。塔吉特和德夫林等得起，再说要离开这层楼也无路可寻。他已在安全门设了陷阱。要是情况的话，稍稍拖延一下会使这次狩猎更加有趣。

他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平端着 AK—47 自动步枪，对准办公室的门口。

“好，这个情况太好了，”他说。“但今晚时间不多了，你要是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就快出来。”

“好，我马上出来。”

葛洛莉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路朝门走去，手中握着枪，正对着前方，万一德夫林或塔吉特要阻止她的话，准备随时扣动扳机。

艾尔金在过道上俯着身，通过夜视镜上交现的颗粒状绿色亮点看见她。她一只手犹犹豫豫地伸出去探着路，另一只手握着支微型自动手枪，慢慢地走出了门口。“你有支枪吗？”他故意问道。

“没有。”她撒谎说。

她大约走了二十五英尺远，他朝她仍了一圈伪装用胶布，正中她的脑部。她吓得尖叫一声，扣动扳机，剩下的那发子弹击中天花板，将装饰板打得稀烂。慌乱之中，她不停地扣动扳机，放着空枪，咔啦咔啦乱响一气，举着枪乱舞乱挥，划出一道道弧形。

她向着他朝走廊头上走来，小心翼翼地一只脚滑动到另一只脚前面交替进行着，艾尔金站起来，悄悄地移到她前面。她走到他面前时，他温和地轻声说“你对我撒谎。”

他突如其来的声音，这么近，吓得她魂不附体。不由得往后一退，又踩到齐脚跟的长外衣上，一绊摔翻在地，她四肢并用地爬着，咚地又撞在他的膝盖上，被反弹出去。她简直昏头转向，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砰地一声撞在

墙上。

艾尔金抓住她旋一圈，猛地向墙上撞去，反弹回来时，他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你跟我撒谎，”他责骂着，“我怎么知道另一个女人和发电机的事你不是撒谎呢？”

“我发誓……我讲的是实话……她就是将系统调试联结起来的人……确实有发电机……我讲的句句是真”。

艾尔金看到她的眼睛睁得滚圆、充满恐惧，就相信了她。这下好了，他知道她讲了实话，她就没有什么价值，可随意宰割了。他抓住她的头发，向对面墙上扔去。“沿着这堵墙朝电梯走，”他说。“钥匙插在控制板上，转一下，就会把你送到下面门厅。”

葛洛莉用手摸着墙，上下移动着，摸索着路向电梯走去，艾尔金观看着，暗暗窃笑，终于，她手摸到电梯门口。她松了一口气，然后一脚踏入空虚，随着长长的一声凄厉的尖叫，整个电梯都在颤动，当她坠到四十层大楼下面，一命呜呼，尖叫声亦由大到小，陷于寂静。

艾尔金嗤嗤笑着，抓起AK—47自动步枪，朝顶楼的地面出发。

在葛洛莉为保命而且进行谈判时，迷惑不解的德夫林一直在想艾尔金为什么会声张而不悄悄的呢？他为啥要放弃突然袭击和偷袭呢？而这恰恰是暗杀计划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啊。他怎么能自命不凡？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耍把戏？

突然，他明白了。艾尔金必定戴着一副夜视装置。黑暗对他有利。德夫林没有夜视镜，但他可干些事把不利摆平。

德夫林断定葛洛莉离开办公室后，他忍着剧痛，艰难地朝办公室通向显示室的门爬去。一爬进去，他就用手在最后一排的每个座位后面摸，并仔细地数着。数到第11个座位时，他往长毛绒座垫下摸，在这里他用胶布绑了一颗闪光手榴弹。

特别行动队用这种手榴弹，这种手指榴弹能产生震耳欲聋的噪声，高达两百万烛光的闪光，使目标分散注意力。这个装置将发生更好的作用。德夫林知道，爆炸后产生的磷光幕障会不停地燃烧，直到燃尽为止，耀眼的闪光瞬间会使艾尔金的夜视镜变成废物，毫无用处。之后，艾尔金就会跟他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他爬到通向走廊的门，轻轻打开，听到艾尔金小声地说控制板上插着一把钥匙的事。过一会儿，他听到葛洛莉凄惨的尖叫声回响在电梯通道里，艾尔金的狂笑声震颤着整个楼道。

好一阵，他僵在那儿，恐惧与怀疑困扰着他。他怎样才能阻止这个疯子，在黑暗中一只手受伤又不管用？随后，他听到艾尔金的脚步声向他走来，短暂的恐慌消失，他强打精神，集中精力准备下一步该咋办。他估量艾尔金走得够近时，抽断拉火线，顺势将手榴弹滚到走廊上，急忙将头缩回屋内，双手蒙住眼睛。

剧烈的爆炸声和使人睁不开眼的闪光让艾尔金大吃一惊。出于本能，他猛地卧倒在地，向一边连连滚去，自动步枪胡乱射着。

艾尔金屏住气，全神贯注地听着攻击的动静，过一会儿他瞪着大眼仔细观察，却什么也看不见，只见眼前黑洞洞的一片。他厌恶已极，扯下没用的夜视镜扔到一边。德夫林已消掉了他的优势，尽管如此，就是瞎子也可在黑暗中四处走动。他深深地吸口气，控制住怒火，闭上眼，脑里闪过一遍顶楼

分布图，清晰如故，好像他仍站在鲍厄里廉价旅馆刷得花花绿绿的墙壁面前。

他清楚德夫林就在他前面的某个地方，他不能走那条路。他闭上眼睛，脑子里默记了一下可选择的路。餐厅，那正是要走的路。慢慢地，他顺着走廊走回去，一只手端着枪对着前方，另一只手摸着餐厅的门。他来到走廊尽头，停下来，迷惑不解地抬起头轻声道：“妈的，怎么回事，现在应找到餐厅门了啊。”顺着原路，他又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

德夫林听到艾尔金骂了一声，知道他夜视镜没有用了，心里一阵高兴。他屏住呼吸，抬起头，极力想听到艾尔金移动的声音，但什么响动也没有，一片静寂。等了好一阵子，他断定动身的时间来了。

他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到电梯旁的小屋取出锁在那里的冲锋枪，然后抢在艾尔金之前赶到大楼另一端找到玛丽。但最紧要的是他得先摸黑走到电梯处。很幸运，他曾花许多时间同大楼的承包商一块儿来来回回地走过多遍，对楼的布局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开始用一只手往前爬，不很管用。觉得整个暴露无遗，完全违反近距离格斗的原则。他站起来，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身体直直的，沿着走廊朝前走去，老感到会不会突然撞上艾尔金。

玛丽见到显示屏上出现的不能进入系统的信息，就明白艾尔金在大楼内了。随后，她听到电梯附近传来的枪声，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她知道危险在逼近。

艾尔金可能就在计算机控制室门外，可现在她顾不了那许多。重要的是打进系统，让艾尔金的程序失去作用。她试了几种常规方法，但却不管用。之后，她想起艾尔金的妻子讲过，他是一个计算机天才。她把遮住视线的头发拨开，俯在控制板上。让咱们瞧瞧，看谁是真正的天才。

雷·汤打通 119 后五分钟，两个警察，看起来就像劳雷尔和哈迪的现代翻版，慢慢腾腾地游进了门厅。那个胖子将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说，“发生了什么事？”

汤一一向他们作了解释，汤米·诺伦的失踪，对讲机的静电噪声、停止不动的电梯、他无法跟顶楼的人联系，那位瘦个子警察嘴里嚼着一大块口香糖，对他的同伴说：“你听报告，我到楼下看看。”“我认为那个家伙喝咖啡去了。”他悄悄对同伴说。

瘦个子警察顺着楼梯来到地下车库，推开通向前厅的钢制大门，惊得目瞪口呆，慌乱之中吞下了口香糖。“我的妈呀，”他嗫嚅着，看着诺伦和阿尔蒙德被屠宰的尸体，摸索着无线电对讲机，手指抖个不停。“中心吗？”他声音哆哆嗦嗦，“我是查利警长，塔吉特大楼车库发生一起杀人案。我需要机械工程师和特别行动队支援。”这下，他想起那个保安讲的跟顶楼联系中断、无法解释的原因了。“请立即派紧急救援队来。”他补充说。

黑暗中，似乎用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德夫林才快要走到电梯。猛然一下，他绊到什么东西，重重地摔了一跤。他举枪对着前方，屏住呼吸，祈祷艾尔金没有听到。静静地过了几秒钟，他伸出手去，摸了摸看绊到啥东西。地毯湿漉漉的，粘乎乎的，他摸到一具尸体，身上的衣服透湿。这是他的一名特别行动队警察。

沿着墙，摸着路，他找到了电梯门口。小贮藏室恰在电梯后面。他尽量轻手轻脚，打开门，用手在架上面摸寻，当触摸到 K&P 冲锋枪冰凉而坚硬的金属时长长地舒了口气。

艾尔金，呆板得很，拘泥于所接受的训练规则，不敢叫出声，站在屋子中央，因挫折和恼怒而气得咬牙切齿。他最终找到餐厅，理应穿过会将他引到厨房的另一道门，却闯进了一间贮藏室，无路可寻。

他曾花许多时间来记这层楼的分布图，而现在，却没有一道门跟原来想的一样。只有一种解释，德夫林改变了房间的布局。一股无名怒火骤起，他在脑中想象德夫林的样子。我定要找一种特殊方法杀掉你，就在我处理了塔吉特之后。

艾尔金蹲在地上，冥思苦想。他不知道德夫林是否记清了新的布局，但这无关紧要。黑暗中，一个男人对一男人，他仅有像石头样安静的等待着保护自己的人员到来，而他艾尔金却已证明自己是最棒的。黑暗是他的朋友，要阻止他完成使命，没有哪个警察有这种本事。

慢慢的，恍恍惚惚的，他的身体就像幽灵一样从地板上直起来。艾尔金在屋子里四处乱摸，寻找门的出口。他的动作很轻很轻，甚至连他的心脏跳动似乎都停下来。

第三十一章 玛丽被作人质

· 她坐回终端前，又开始打进艾尔金系统的工作……，她突然觉得屋里有一样东西存在，跟她在一起……，这时艾尔金血淋淋的手卡住了她的脖子。

· “我抓住了那个女人，”艾尔金喊着。“下次开枪时，你最好记住这点。”

当负责紧急救援队的中尉带着四个手下闯进旋转门时，两个侦探正护送面如死灰的雷·汤到救援车上。

“那是谁？”中尉问一个站在门厅保安工作台边的巡逻中士。“大楼保安。这个可怜的家伙才招的，刚认识他老板和为这个公司工作的其他一些人员，一团糟。有个保安失去了一只手。”芬恩中尉摘下帽子，用手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红色头发说：“谢天谢地，我用不着再处理那个废物了。电梯还不行吗？”中士指着终端监视器说：“你自己看嘛，除了一个，全不在岗。而那个保安又不到门厅来。”

“我明白，灯是在消防通道的楼梯灭的。有人能试试把它们弄亮吗？”

“大楼工程师试过了，但无能为力。连灯的什么东西接到计算机上去了。”“顶楼有多少人？”

“根据保安讲，贾森·塔吉特和另一位行政主管、公司保安部长和两个在计算机系统上工作的人。”

“会是他们把灯和电梯弄坏的吗？”

“大楼工程师讲，他们在安装一个新的安全系统把这些通通联结起来。他们今天晚上在清除故障，工作得很晚。有可能吧。”中尉厌恶地摇摇头。由于某个蠢驴按错了键，整得他要爬四十层的楼梯。“这跟地下室的那两个保安有啥关系呢？”他问。“小组的人并不这样看。他们估计是工作上出了乱子。因而你打算咋办，中尉？”

中尉往下看着毫无动静的终端显示屏，道：“有人困在那儿了。我们得救他们。”

中士咧开嘴大笑道：“你是比我强。”

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中尉看了看中士腆着的肚子。“是的，我想是吧，”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好在没有把计算机也交给警察，我碰到的麻烦够多了。”

他转向他的四人小组，见每个人都扛着绳子、撬棍和进入锁着门和电梯的主要工具说：“好，行动吧。”

几个警察面面相视问：“往哪儿去，中尉？”

中尉指着天花板说：“顶楼”。

“多少层？”

“40层。”

接着一阵哀声叹气 and 口哨声，五个人朝消防紧急楼梯进发了。德夫林小心谨慎地从一间屋摸到另一间屋，老是想会碰到谁。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塔吉特在哪儿，他是否还活着。跟艾尔金不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射一通，他经受不起。他很替玛丽着急，也许还有塔吉特吧，怕他们处于火力之中被误伤。他抚摩了几下痛得直抖的肩膀，又继续朝前爬去。

他摸索着路，穿过迷宫似的房间，整个身心高度紧张，免得弄出点响动，他几乎对自己改造房间造成通道绕来绕去感到非常后悔。想到艾尔金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没有楼层分布图的优势，他又安慰自己了。

艾尔金移动着，越来越准确地调整自己的方向。他发现，有个小小的技巧，就是脑子里始终装着朝北的方向。不管有多曲折的通道，他的脑子里想着自己的全部运动，并不断地调整方向，始终朝北。就跟他在越南进行夜间巡逻一样，每隔六十秒钟就停下来，蹲下，听一听。对多数士兵来说，在敌占区进行夜间巡逻，这种经历简直让人发疯，而艾尔金却对此异常喜爱。

按他的最佳判断，他差不多到了大楼的另一端。接下来的事只是查查每间空房，找到她而已。

德夫林亦创造了自己漆黑的顶楼穿行技术。首先，他脱掉鞋，然后，每到一间房，就打开门，停下，听一听。只在肯定没有任何动静时，才走进去。一进门，就快速闪到旁边，即便在这完全漆黑的暗夜中，也不在门口停留片刻。移动非常缓慢、艰辛，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唯一安全的办法了。

他替玛丽担心，这时他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好似在无休无止出现延伸。也许灯灭之前，她就离开了这层楼。但是，她如果没有，艾尔金先找到她……

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他指望艾尔金不知道他正在寻找的特别房间。这间房新近被专门选作计算机控制中心用房，一切均已安装完毕，不在原先的层面布局图上。就是他知道原来的直接路线，沿着那条路至少还有两种布局的选择，这就会把他弄昏的。

德夫林小心地打开门，他知道这间房特别大，还未装修完毕，至少有 50 平方英尺。以后计划这间房装成媒介中心，但现在这房成了贮藏室，装满了多余的家俱和设备。他静静地听了听，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侧身闪进屋，蹲下身子。他知道房间的另一边通向大厅过道有道门。顺着大厅过去就是计算机控制室。

他穿过房间快一半了，这时，他一动不敢动，抬起了头。原来他听到了响动。远不止于此，可说更加微妙。似乎整间屋子空气的密度一下就改变了。空气中差不多可以闻到某种异样的东西。一种味道，汗味？

他毫无声息地俯在地上。

艾尔金蹲伏在屋子的另一头，也感到了一种东西的存在。他猛地一下调转 AK—47 自动步枪枪口，瞪着眼凝视着黑暗，看着感觉着那看不见的存在的某种迹象。他极少呼吸，肌肉紧张起来，摆好战斗的姿态，等着德夫林暴露自己。

但是，这是一场和局，不分胜负。神经脆弱者肯定已吓得胡乱开枪，乱射一气，但不是德夫林或艾尔金。这两个男子汉，站着相隔的距离不到 40 英尺，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都清楚，谁先开枪，要是不成，就必死无疑。他们俩都渴望开始交火，以任何方式来结束这令人发疯的紧张气氛。可在黑暗中，没有哪个敢肯定一枪就击中目标。

过了一会儿，艾尔金记起一条退路，慢慢地退出了房间。一分钟后，德夫林没有听出艾尔金离开但感觉他已走了，就朝另一道门移去。艾尔金在黑暗里那么快就到达这个地方，他惊呆了，感到急需加快步伐。

他走出房间，继续沿着走廊前行。跟他记得一模一样，前面不到 25 码，走廊向左来了一个急转弯，顺着走廊的 6 道门，有一道就是计算机控制室。

他顺着墙，摸着路，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着该楼层布局图，思维上跟踪着艾尔金的行踪。他猜测艾尔金会从相反方面到达，直接朝走廊走来。德夫林计算了一下，他须在艾尔金之前几分钟到那儿，才有时间寻找玛丽。

当他接近走廊拐角处时，他觉得更有信心先期到达她那儿。随后，他想象艾尔金站在他的角度会怎么看，一种灰心丧气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要是玛丽正在计算机上工作，就会有灯光。在这样漆黑的夜晚，灯光即使从关闭的门下缝隙钻出来，都会像灯塔一样亮。艾尔金是不是只有十英尺开外，他管不了那许多，大叫道：“玛丽，灯光！关掉计算机！”

玛丽俯在控制台前，专心致志地输着一串串命令，没有一条起作用，她听到德夫林大叫的报警声，立即意识到危险，迅速关掉主机，整个屋子陷入一片黑暗。

艾尔金蹑手蹑足朝走廊尽头走去时，看到了远处微弱的灯光，知道他找到了计算机室。既然有灯光引路，他加快了步伐。

德夫林报警声，接着灯光消失了，由暗弱灯光映成三面的走廊顿时又变成一片漆黑。艾尔金咕哝着骂了一声，用肩膀靠着墙辨别方向，摸黑移动着，继续朝走廊尽头走，步子慢得惊人。

这时，德夫林到了走廊拐角处，恰好玛丽把灯关掉，他向拐角那边窥视了一眼，满眼尽是黑暗。她听到他报警了吗？她还在哪儿吗？他想到艾尔金也不清楚，心里安慰多了。

他猛然醒悟，这可能是他击中艾尔金的唯一机会，要是估计正确，艾尔金一定正从走廊另一头朝他走来。他使劲摇摇头，以摆脱麻木的疼痛和头晕目眩，伤痛正在开始影响他的思维。这样做只有一次机会，首次命中是至关重要。他向前方黑暗中窥了一眼，试着想象艾尔金会怎样靠近，断定艾尔金也会像他那样干：贴着墙来定方向。

可是哪面墙呢？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如果他用右手，就知道他贴着左边墙，这样他右手臂就空着。

没有时间想了。估计了一下可能性，他决定试试他在警察的靶场运用过的一种战术。这种一般的技巧就是，打在墙上的子弹要跳飞，有人发现，以小角度射击，子弹沿着墙或与墙平行飞速前进。

德夫林将枪口置于腰高位置，横靠着假设艾尔金摸着走来的那面墙。他断定保持了一种小角度，就扣动扳机打了个连发，然后立即卧倒在地。

艾尔金迎着走来，正顺着墙往前蹭，猛然看到前面枪口喷出火光，还来不及反应，一发子弹打进了他的大腿，另一发钻进了他肋部。他对着枪口冒出火光的方向打了个连射，撞击把他转了一转。他滚来滚去，不顾肋和腿剧烈钻心的疼痛，准备着等候攻击。除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外，漆黑的走廊一片死寂。他肯定德夫林不会再发起攻击，就顺着来路痛苦而艰难地缩了回去。

在走廊另一头，德夫林卧在地上，举着武器，随时准备反击。他听到艾尔金粗重的喘气声越来越弱，知道他走了。他想叫玛丽，看她是否安然无恙，事实上，是想证实她还在不在那儿。但他不能这样干，要是她回答，就暴露了两人的位置。

他撑起身，小心翼翼地摸着路移到艾尔金刚才的地方，用手在墙上上下下摸了摸，感到啥东西粘乎乎的透湿。他跪下，用手在地毯上摸着，摸到一团团更多的湿东西，他冷冷地笑，心想艾尔金被打中了。现在比赛更是摆平了。

他打伤了艾尔金，玛丽又不在那儿，他心里非常惬意，想到贾森·塔吉特，他希望他要静静地待在漆黑的办公室里。德夫林曾在电子数据处理中心一份又一份地审阅过犯罪备忘录，一定很高兴让艾尔金掌握总裁的命运，但

那是在他发现塔吉特与血粒素及罗比·艾尔金之死亡无关之前的事了，塔吉特应当得到他的帮助，出于这种心态，他介入了进来。

德夫林开始慢慢地，费力地朝大楼另一边塔吉特办公室摸去。他受雇来保护这位好争吵的总裁。他正打算这么干。

玛丽试图使艾尔金的篡改失效，反反复复的多次努力均不见成效，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这是一间小屋，可没处可藏。然后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想起了一个主意。搭把椅子，她爬到文件柜顶上，推开一块天花板。她看到装饰天花板上布着许多管子。必要时，她可以抓住这些管子，把自己吊上去。她将椅子留在原位，天花板口子让它敞着，万一紧急时，可迅速躲起来。随后她又回到控制台。

她听到德夫林的大吼报警声，关掉终端电源，爬上椅子，将自己小个子身体吊上去躲进了天花板。安全进入天花板，她迅速将装饰板回到原位。

从藏身之处，她听到了交火的枪声，等了足足十多分钟，悄然无声，简直让人发疯。她听不到任何响动，溜下来回到房间，打开计算机，再次照亮屋子。因为刚才中断前，她试到了一种很有希望的方法，就急于回机器上再试。系统恢复得越快，救援就会到得越快。

她坐回终端前，又开始打进艾尔金系统的工作。正当她专心地研究显示屏上显现信息时，她突觉得屋里有一种东西存在，跟她在一起，猛地回头，尖叫起来，这时艾尔金血淋淋的手卡住了她的脖子。

德夫林正探着路返回该楼层东南角的塔吉特办公室，突然听到玛丽的尖叫声。他条件反射般转过身，忘掉黑暗，忘掉了需要蹑手蹑脚，不管三七二十一，摸着向计算机控制中心奔去。猛地他停下来，垂头丧气地双膝跪地。绝不能闯进他的火力范围，德夫林责备自己，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由于突然猛跑，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强迫自己待着不动，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

艾尔金抓住了玛丽留下了两种可能性。他迫使脑子不去想那最恐怖的场景，而沉思着另一种选择：艾尔金想用她来将他和塔吉特从躲着的地方逼出来。

黑暗中，他双膝跪地，思考着下一步他该怎么办。

“不出声，我就松开。”艾尔金焦躁地轻声说。双手指卡得更紧，差点都快要把玛丽弄窒息了。

玛丽点了点头，艾尔金才松开手。她立即大口大口地吸着气，觉得头晕目眩。

他抓住她的头发，猛地拉到控制台前。一只眼瞟着她，他研究着那一系列命令，她正在用这些命令来打进他的程序，他说：“有趣的方法，但没用。你需要的是密码。”

“我不……不需要你那该死的密码，”玛丽喘着气说，仍在拼命吸气，“我所需要的仅是多点时间。”

他一把将她推进椅子，本已晦涩的眼睛变得更呆滞，用AK—47自动枪枪口顶住她的前额道：“你胆敢放肆，一点不知好歹。”

玛丽觉得要昏过去，闭上眼，极快地祷告了一下，后悔没有机会替孩子们干点事情，内心很欠疚。

艾尔金突然降低枪口道：“再想一想，也许活着对我更有价值。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德夫林丢开塔吉特不管，一路赶到楼这边来救你？我见到

你，明白了。他一定热切地追求着你。”

玛丽没有想过这事，即便身处危难之中，对这种想法，还是觉得一丝丝快意。她不屑一顾地说：“那有什么，丘比特吧，但我已有男友了。”

艾尔金反手给了她一巴掌，玛丽感到嘴里血的咸味。“别给我耍小聪明，婊子，”他气嘘嘘地骂道。

玛丽一言不发，但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这个家伙脾气暴烈，烦他可不是好主意。

他猛地将她从椅子上拉出来。“走，我们去找你的男友。”

他抓着她的领子，举在前面就跟盾牌一样，来到走廊，吼叫着：“德夫林！听到了吗？”

德夫林仍在走廊，膝盖跪在地上，屏住气听着。

“我抓住了这个女人，”艾尔金喊着，“下次开枪时，你最好记住这点。”

德夫林深深地舒了口气。至少玛丽还活着。看来艾尔金正朝楼的另一边去。他考虑了一会儿，试图沿着路伏击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回到塔吉特的办公室路太多，要是错过，他会在大楼的一端，而艾尔金、玛丽和塔吉特就会在另一端。

德夫林俯着身子，无奈地敲打着铺着地毯的楼板。简直就跟在黑暗中下棋一样，不知对手或自己的棋子在哪。他一下坐起来，下棋的比喻使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在棋赛中，你采用堵住对手的棋路，迫使他沿着你选择的狭窄通道行棋，逼他就范，从而击败他。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付艾尔金呢？

德夫林脑子里仔细审视了一下该楼层布局图后，他断定回到塔吉特办公室只有三条路可走。最便捷的路要经过一段走廊。另两条路较为复杂难走，需要穿过几间房子。可以干，就这么定了。先封住两条较为复杂难走的路，迫使艾尔金走走廊这条路。

他动身去找要封住的第一间房子时，开始设想一旦把艾尔金诱到走廊的狭窄范围内后的行动计划。

他对这一切还没有多大把握，但有一件事他很清楚：如他失算，玛丽就得死。

第三十二章 黑暗中的较量

· 他采用有效的办法，迅速摸到厨房，从冰箱后面拿出一枚他捆在那儿的闪光手榴弹。

· 艾尔金眼睛瞪得大大的，……，而眼前却浮现出一个桔色圈……，他确实暂时失明了。

德夫林来到他要封住的两间房子的第一间，关上门，将门锁上。就这样，小小的招数就会发挥奇效，他认为艾尔金不会冒险破门而入，那会暴露他的位置。为保险起见，他拖了一扇屏风和两把椅子来顶着门。接着他摸到第二间房子，依样办理。既然两条可选择的路被堵死，就剩下唯一的一条路让艾尔金走了，那就是走廊。

他知道时间耗不起了，急忙搜索所需要材料，用来伏击。他从未这么紧张过。他曾遇到过各种千钧一发的情况，面对过多支枪口，而总是逢凶化吉，大难不死。那为什么他心跳加速呢？

突然，他脑海里闪现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想象。他在布鲁克林殡仪馆，灯光幽暗，像挂毯似的花圈衬着墙壁。所有椅子，靠背直直的，全是些木制品，除两把外均空无一人。他凑近看了看，看到玛丽的两个男孩子盯着他，带着哀求的目光，祈求他作出某种解释。他试了试想讲，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甩甩头，摆脱那种想象。没有时间来想入非非了。

他采用有效的办法，迅速摸到厨房，从冰箱后面拿出一枚他捆在那儿的闪光手榴弹。他再一次为自己的远见暗暗庆幸。在餐室里，他摸寻着厨柜和抽屉，寻找绳子。他没有找到多少，只找了截 25 英尺长绳索。这就行了。

随后，他来到健身房，在墙上摸了摸，找到急救包，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抓了一卷纱布和一卷胶布塞进他的口袋。

他准备好了所需的一切，设置陷阱是时候了。

把玛丽推在前面，走得很慢，但两个人一起行走还是有好处的。艾尔金知道德夫林在后面跟着犹豫不前，不愿冒挨枪子儿的风险。

艾尔金来到一道门前，他断定曾用过，但却锁着。他用肩膀顶着门，试图将它顶开，却纹丝不动。由于用力过大，他肋部一阵钻心的痛。他抓着玛丽的衣领，一下拉转过来。“走，”他咕哝道。“我们找另一条路”。

德夫林将电线拴在一张会议桌腿上十二英寸的地方，然后他退出屋子，爬过厅进入另一间屋，将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张办公桌的腿上。他将绊绳穿过走廊，拉得紧紧的，离地面将近一英尺。

然后他朝走廊那头移了好远，将一枚闪光手榴弹用胶布捆在门把上，又把纱布接在手榴弹的拉火线上，稍稍往外拉了拉，这样哪怕很小的拉动，都会引起爆炸。他特小心，沿着过道继续朝前移动，边走边放那卷纱布。

这个计划够简单的了。除非艾尔金找到另一条路，否则走廊是他的必经之路。他和玛丽会绊到绳索，在艾尔金不知所措时，德夫林就会猛拉手榴弹的拉火线，使闪光手榴弹爆炸。在混乱中，他希望祈祷玛丽会溜开。为了进一步迷惑艾尔金，德夫林遮着眼睛防止看见闪光，会用自动武器对着天花板打几个连发。

这个计划有个方面不能实施，他感到遗憾。狭窄且四路不通的走廊是最好的杀人场。在其他情况下，他一定会端起自动枪横扫一气，但不能那样干，会误伤玛丽的。

还有一种办法，不使玛丽卷进交火中。他可以尽最靠近拉火线，在手榴弹爆炸时，扑向艾尔金。因一只手臂受伤无用，格斗起来就没有十分的把握。

他得承认，这不是最佳方案，但他指望艾尔金负伤了，而且跟他一样疼痛难忍，同时也指望玛丽反应迅速，外加运气很好。

接连碰了几次死路，艾尔金最后找到一条往南的路。到这时，他意识到德夫林锁了那些门，简直气急败坏。唯一使他平息怒火的是，他想到用这个女人作诱饵，他最后会制服抓住德夫林的。想到这里他坚持着，不顾大腿和肋部的剧烈疼痛。

他们走出一间屋子，转向南进入走廊。为提醒德夫林他们的存在，玛丽一直有意跟艾尔金说话。但每次她一开口，他就用AK—47自动步枪枪托砸她后脑勺一下。鲜血顺着她后颈流，她改变了战术。为寻找借口叫出声，她故意转过去撞到墙，这样可因疼痛而大叫。有时挨一枪托，有时没有。

他们沿着走廊朝前走，玛丽意识到她好一阵没说一句话。装着一个趔趄，撞到墙上，她喊了一声：“哦……”

艾尔金猛地一下将枪托打在她后脑上，她顿时眼冒金星。这个混蛋！她强压怒气，不要顶他，那样只会招来更重的一击。如果我碰到机会，她还没有想完，就真的绊到什么东西，哐地翻倒在地。

艾尔金伸手抓她。“蠢……”脚也绊到绳索上，扑翻在她身上。跟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这狭窄而几面是墙的空间里码放大了10倍，接着就是强烈的耀眼闪光。

“啊！……”艾尔金急抽回一只手捂住眼睛，以避免那令眼刺痛而耀眼的光亮，对着过道就是一个连射。

好长时间，他都大睁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现在，这突然且未料到的两百万焰光的闪光射进他暴露着的视网膜，觉得就跟乱针扎眼似的。为保护它们，他瞳孔骤然收缩，泪腺分泌出大量眼泪，让泪水直流。

他猛眨着眼睛使视线清晰，伸出手去抓那个女人，但没有人。朝左边斜了一眼，隐隐约约，见什么东西从身边爬过。他调过身，将枪对着那堆移动的东西，正要扣动扳机，他前面响起了一串自动枪声。他扑倒在地，照着枪声的大概方向就是一梭子。

随后，他听到德夫林大叫：“玛丽，躲起来。别离开这层楼。”

艾尔金对刚发生的一切一下全明白了，狠狠地换上一个新弹夹，对着那个女人逃跑的方向打了个精光。

闪光手榴弹丝丝地燃完了，霎时又是一片漆黑。艾尔金不顾肋部剧痛，屏住气，整个身心都集中起来，认真听着。如果德夫林要攻击的话，这正是时候。慢慢地，他挥着AK—47自动步枪在空中划了道很大的弧形，准备对任何发出响动的地方打它一梭子。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艾尔金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黑暗之中，这黑暗他太习惯了，但此时却略有不同。原来，是完全漆黑的虚空，多少让人感到一点舒服，而现在他眼前却浮现出一个桔色圈，令人心烦意乱。那道闪光至少暂时给他的视网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破坏了他的夜视能力。他确实暂时失明了。

德夫林对他的伏击结果感到非常兴奋，看起来，玛丽作为艾尔金手中的王牌现在她已跑掉了。虽然他不知道她到了哪儿，但是这不打紧。有许多地方可藏，艾尔金很难找到她。可是并非一切顺利，他忙于搜寻伏击用材料，把手枪给丢了。冲锋枪还在，这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懊悔地回想起训练他

特别行动队战术的一位陆军上校的忠告：二等于一；一等于零。

尽管丢了手枪，形势仍在变得对他有利。艾尔金丧失了夜视觉和他的人质。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有去找塔吉特，完成他确定的任务。

时间会跟艾尔金过不去。不久汤米、诺伦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并通知警察。一旦增援到来，艾尔金就完蛋了。当然德夫林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塔吉特，等到警察的到来。他会果断地下定决心，毅然转身，返回总裁的办公室。

当玛丽和艾尔金被绳索绊翻，走廊刹那间变得通明，玛丽见机会到了，她知道艾尔金会朝背后开枪，但这个险她愿意冒，只要能从这个男人手中逃掉，什么事都行。她遮住眼睛，以避免耀眼的光芒，她看到前面有道门开着，俯身一蹿闪了进去，随着就是一连发射击将门框打得稀烂。她一头扑倒在地，爬进一张办公桌底下，把办公桌权当保护伞。

她竭力少呼吸，听着有无动静，但什么也听不到。爆炸的喧嚣及自动武器猛烈的嗒嗒声过后，又是一片死样的寂静。她知道艾尔金就在附近，这迫使她用整个毅力来遏制要站起来跑的冲动。她一次次告诫自己，她对付艾尔金的最佳防御就是绝对的安静。

她卧在地板上，脸颊紧贴着地毯，听到艾尔金吭哧吭哧的粗重喘息声，整个身体顿时紧张起来。他正沿着走廊朝她走来吧？在那个粗重的喘气越来越近时，她咬住嘴唇，屏住呼吸，在她听到他从她门前走过时才喘了口气。

惊恐到了极点，很难移动半步，她躺在那儿，身处漆黑的黑暗之中，体会着悬浮在时空之中那几乎是令人感到畅快的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她在那儿待了多久？五分钟？五小时？她不能肯定。在她那漆黑的世界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吗？她难以记得了。

她摇了摇头，坐起来。黑暗与恐惧使她的头变得糊里糊涂。她得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在办公桌上摸了摸。然后她打开桌子的中间门，在里摸摸找到她要寻找的东西，一把金属拆信刀，虽然算不上一件武器，但会管用的。她已拿定主意：不经过一番拼斗，艾尔金休想再对她下毒手。

她摸着路来到门口，走进走廊，转向计算机控制中心的方向。早些时，迈克尔叫喊着提醒她躲起来，那也正是她要做的，但她不能，总得有人找到办法把灯弄亮，而她是唯一能办到的人。

艾尔金回到走廊尽头上，考虑寻找那个女人；毕竟她走得不会很远。但他决不那么干。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太耗费时间。封闭顶楼，他干得非常漂亮，但最终外面会有人闯进来。完成使命。他告诉自己，调转身朝塔吉特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嗨，中尉，这里第几层？”黑暗中有人叫道。

“三十七层，”芬恩中尉回答，“博比，检查这层楼。”

当他们挨个检查每一块地板时，有个警察打开了消防门，上下看了看被照亮的走廊，叫道：“喂，这儿有人吗？”

他转向中尉道：“没有人，头儿。”

中尉再次缓了口气，开始朝楼梯上爬。“走，”他侧过头从肩膀上说，“我们差不多快到了。”

其他警察都尽量留着劲，好长时间不开一句玩笑，也不说一句俏皮话。五个人静静地艰难地朝楼梯上爬着，只听着一种声音，五双鞋碰到金属覆盖的梯级发出的咔、咔声。

突然，漆黑的楼梯中被猛烈的爆炸映得通明。爆炸的威力将中尉朝后摔去，砸在其他人身 上，他们全都在楼梯上乱滚乱翻，混乱不堪，吼叫声和惨叫声连成片。

“天啊，发生了什么……？”

中尉惨叫着：“我的腿……我的腿没了呀！”

有个警察在地上摸着，找到他的电筒，打开照着中尉。

“哦，耶稣……尉……”中尉的左腿被炸掉了，残腿正汨汨地冒着血。

两个警察照着中尉，其他警察拔出枪，打着手电，搜寻着楼梯井，查找爆炸的原因。

一个警察握着便携式对讲机喊道：“中心吗，我们在 38 层楼梯口遇到爆炸……中尉被严重炸伤。叫一辆救护车。”另一个警察看着他的指挥官在开始痉挛，抽搐。他再次打开对讲机讲话器大喊道：“中心，叫他们火速前来。”

将对讲机别在腰带上，然后打开手电照到楼梯上。光亮中，他看见一个炸药火烧的痕迹，呈锥形图案，从那楼梯的最上面一级散射到侧面墙上。他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心，”他再次呼叫，“我们也需要排弹小组和特别行动队。”

他看了看中尉，中尉正在陷入休克。他们捆了一条止血带，没有时间等医护人员爬上 38 层，抬他下去要用四个人。他和其他警察一起扔下绳索和撬棍，轻轻地抬起中尉，开始了那长而慢的到前厅的下楼之路。

德夫林快到塔吉特办公室时，听到那声沉闷的爆炸。他跪下，将前额枕在地毯上。

他脑袋飞速地转着，寻找着可能性。一定是艾尔金设的陷阱，然后有人，一个保安？一个警察？引爆了炸弹。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救援赶来的话，会他妈的花更长时间。他们定会认为还有炸弹，衙门作风把多个人都变得拖拖拉拉。

艾尔金也听到那声爆炸，这时他在德夫林后面不远。但他显得很得意，心想那个装置倒很管用，尽了责。那也告诉他增援正在路上。警察可以被拖延，但不能被拒绝。他下了更大的决心，在黑暗里向前移动。

第三十三章 出奇制胜

· 待他开始转身的一刹那，德夫林顺势一下，将烧杯砸在艾尔金的头上……。

· 艾尔金的身体消失了，在引力的作用下向下猛冲而去，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嚎叫，回荡在早晨的空气里。

当德夫林摸索着走向塔吉特办公室走廊的最后一段路时，他一心考虑着让总裁知道他在哪儿的最佳办法。有两种选择，但没有一种十全十美。他可以喊他，但不知道艾尔金多近。他可以悄悄地溜进办公室，但那样太危险。要是他吓坏了塔吉特，总裁将枪对着门，肯定要开枪。德夫林又想早些时葛洛莉的连射实际上有可能命中了目标，贾森·塔吉特可能已经死了。不管采用那种方法，我还得进去，查明究竟。

他低头弯腰，使自己目标更小，从两扇巨大的橡木大门间不大的开口溜进去，钻进了办公室。估计塔吉特躲得离门极远，德夫林开始朝对面的墙笨拙地爬去。突然，他觉得一支枪管顶住他的肋部，听到枪机击打空枪弹仓的咔嚓声。

出于本能反应，他甩冲锋枪托猛地横扫，听到枪捶打击肌肉和骨头上发出砰的一声。他扑到那个爬着的身体上面，将枪管使劲顶着海绵似的肉里，正要准备扣动扳机，这时塔吉特叫起来：“你这个杂种……”

德夫林一下捂住塔吉特的嘴。“闭嘴”，他噓道。因动作过猛，肩上的伤口又流出了血。他痛得龇牙咧嘴，松开了塔吉特。

“天啊，我会打死你的，”塔吉特不相信地轻声说，“我不知道枪咋个打不响。”

德夫林简直惊呆了。这时他意识到他得感谢尼克·马奇。股东会的那天，那个年轻警察把塔吉特的自动手枪弹仓中的子弹全部取了出来。要是他不取，塔吉特肯定将一梭子打进他的肋部。

“把枪给我，”德夫林小声说。他笨拙地将一发子弹压进弹仓，又把枪退还给塔吉特。这下就可射击了。要是在其他情况下，他定会拿走总裁装上子弹的枪，但因为左手无用，他需要能弄到的所有火力发挥作用。

塔吉特从最初的惊魂不定中恢复过来，说道：“你到哪儿去了？我很担心玛丽。我差点就去找她了，但我盘算我可能没有希望。她……？”

“她很好……我想。你怎样？你受伤了吗？”

“谢天谢地。我还是不敢相信……”他晃了晃头，“我不断地想到葛洛莉掉下电梯的惨状——基督啊，这是个什么夜晚啊。现在我们干啥呢？”

“待着活下去。艾尔金正在往这里来，他知道他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离开这儿吧。”

“没处可走。电梯不运行，我打赌紧急出口门已设了陷阱。此外，就我所知，他很快就会在门外，我可不想撞上他。”

“那我们在这儿等？”塔吉特说，带着有种不相信的口气。

“对。”

“你疯啦？你说你自己——”

“我们占有优势。我们有两个人，他只有一个。他要干掉我们，就得进来才行。”

“但有两道门。”

“我知道。你去控制通向显示室的那道门。我负责走廊的那道门。”德夫林抓住塔吉特的肩膀，感觉到那衬衫下面紧张的肌肉。年轻时，他可能是一个爱上街头打架的家伙，但他们正面临的不是在酒吧间吵架。“塔吉特，我靠你啦，能行吗？”

黑暗中，他听到总裁压抑的声音：“我将试试，麦克。”

此刻，贾森·塔吉特不再是一个强大公司说一不二的总裁，只是一个黑屋里试图求生的人。

德夫林把塔吉特安置在一座樱桃木大屏风后面的适当位置，而屏风正对着通向显示室的那道门，然后又给他详细指点了一番道：“别开枪，等艾尔金到了你前面才打。他会打一两发子弹进行侦察，意在诱你还击，这就暴露了你的位置。还有一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从这个地方挪动半步。”

“为什么不呢？”

“因为在黑暗中，这是我们控制火力范围的唯一方法。要是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哪儿，我就不能还击。还有一点，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别讲话。”

“但是要是我……”

“一句话不能讲。要是他听到你说话，他就会知道你在哪儿，你必死无疑。”

塔吉特明白了他必须干啥，德夫林非常满意，爬回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正对他早些时穿过的那道门，火力范围开阔，一点没有障碍。他坐着，靠在墙上，等候艾尔金，想到自己的处境不无讽刺。作为一名特别行动队队员，他的职责应是冲过去，打击目标。而现在，他倒成了靶子。

玛丽终于回到了计算机控制室。这样花掉她很长的时间，她一路上要经过迷宫般的屋子，这儿摸摸，那儿试试，常常弄错路，她太神经过敏，一听到点响声就一头扎进一间屋子，一动不动，待肯定没有危险了才继续前行。

这一次，她进门就把门锁上，将报纸卷起塞在门下缝中，防止灯光穿过道。然后她打开计算机，盯着空白的显示屏，却拿不定主意下一步干什么。

下面10楼计算机控制室，自打艾尔金离开后，奥提斯·罗亚尔就一会儿昏过去一会苏醒过来，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休克状态。艾尔金在计算机上摆弄时，他曾装着失去了知觉，而用半睁开的眼睛仔细观察艾尔金一直在干啥。他对屏幕上出现又消失的各种奇怪命令懂得极少。可有一点他确实明白，他记住了它：密码。艾尔金扔下他等死，他就一直念着它，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密码可说是他的精神支柱，让他挺了下来。

他沮丧地盯着键盘，仅隔一步之遥，但因手脚都捆在椅子上，似乎相距数百英里远。

罗亚尔知道他正在死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如果他此时不干点事，那一切都晚了。拼尽全身力气，他把身体往前一摔，椅子才向前滑动了一英寸。他痛得脸都变了形，又往前动了一下。椅子移得近了一点儿。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五次，他才能够将他长长的躯干俯到控制台上。

由于痛苦的挣扎，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流，他俯着身子，将嘴放到一支铅笔上，用嘴唇和舌头把铅笔的一端送进嘴里。然后，用有橡皮的一头作指示棒，触到键盘上，啄了一下字母T。他试着敲A键，却敲成了S。他眨巴眨巴眼睛，让视觉清晰一点，吃力地压删除键，然后再击A键。他击R键时，呕了一下，铅笔从口中吐了出来，滚过桌子，摇摇晃晃停在桌子边缘上。

罗亚尔眨眨眼，想让眼睛看得清楚点，可屋子变得更黑，视野所及，窄

到一个很小的圆圈。他俯身向前，意识到要是衔那支铅笔不当，它就要滚到地板上去。他强忍着疼痛的折磨，轻轻地将铅笔再次衔在嘴里。他低头看键盘，差不多看不见字母 G，正要去击那个字母，那很小的锥形视觉合拢了。到铅笔掉在地板上，罗亚尔头向前耷拉了下去。

夜静得出奇，德夫林因紧张且失血过多而弄得精疲力尽，一直打着盹儿。突然，随着重重的一声响，两扇橡木门轰地撞开了。德夫林把枪对着门的大致方向，凝神屏气，预料会有一次攻击。

屋子的另一头，塔吉特对着响声开了火。德夫林悄悄地骂了一声。艾尔金向门扔了什么东西，诱使开枪，而毫无经验的塔吉特就上了当，作出了反应。德夫林不好指责这位总裁。他的生活圈太小，成天就是装饰华丽的包房、公司和专机还有四星级饭店的免费午餐。在那世界里，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纯粹是空话，而非现实。他的经历可没为他准备好来应付这种时刻。

德夫林估计了以下情况：艾尔金现在知道他们就在里面。更糟的是德夫林指望的塔吉特的子弹起作用，总裁却只剩一发了。他和塔吉特可能拥有的优势已消失了。

好像情况还会好转，德夫林听到飒的一声，意识到艾尔金正离开他的位置。过几秒钟。真见鬼，他现在肯定不了总裁在那儿。

对扔灭器，开枪作出反应已告诉了艾尔金所要知道的一切。塔吉特在里面。德夫林受过严格训练，不会干那种蠢事。他不知道这位前警察在哪儿，但那实实在在没有多大障碍了。报复的时候来临了，只有此时，没有明天。

艾尔金朝门爬去，决定着他的最后战略。小心谨慎行动太迟了。他要在那间屋子里爬来爬去，把德夫林逼出来才行。然后，在黑暗中，那个总裁将对其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轻轻地拍了拍挂在腰带卡子上的刀鞘，断定那把解剖刀还在那儿。

德夫林听到一只花瓶掉下砸在地毯上的声音。他一下将武器横过来对准那个方向，他知道艾尔金已在屋里了。

玛丽一直盯着空白显示器屏幕，双手托着下巴，思考着怎么办，这时她见字母 T 出现在显示屏上。接着，字母 S 被删去，代之而现出的是字母 A，随后字母 R 显现。打字停止。

“Tar？”她大声说，很想知道这个字是信息还是一条信息的开始。差不多十五秒钟之后，字母 G 出现了。打字又一次中止了。

她盯着显示屏，意识到是奥提斯，顿时热泪盈眶。自从这种疯狂开始时，她就一直在想，他究竟怎样了。她希望他能躲开艾尔金，可是现在，见到这些字母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显示器上，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迷惑不解，盯着显示器荧屏上的那些字母：T—A—R—G。它们指什么呢？突然，她想起了：奥提斯给了她密码！

她在磁盘操作系统提示行键入那些字母，但是毫无反应。她用手指梳理着头发，非常恼怒。“好，”她说，“它不会是整个密码。想想看，它的其它字母是什么？艾尔金会用什么作密码呢？”

她盯着显示屏上的四个字母看着，突然想起来了。“当然啰！”她手指颤抖着，键入了 T—A—R—G—E—T，似乎过了好久好久，跟永恒一般，屏幕上出现了她熟悉的菜单。

她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迅速键入命令，进入系统文件，一条一条地删除了艾尔金增添的所有命令。然后她进入设置文件，又一项一项地颠倒全

部艾尔金的指令。

德夫林听到左边响了一声。他将枪调转对准那个方向，继续伏着不动。随后，他听到有人撞到家俱上发出的沉闷声。是塔吉特又在黑暗中乱碰乱撞吗？艾尔金粗心大意了？还是艾尔金故意引诱塔吉特暴露位置？德夫林由于失血过多，弄得疲惫不堪，异常虚弱，思维变得越来越迟钝，他不知道，对这猫与老鼠的游戏，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干的事情就是站起来，横打一通。可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不清楚塔吉特在屋里什么地方。

猛然间他想起，要是那些声音是艾尔金弄的，他的侧翼就暴露了。艾尔金知道他的位置吗？不会的，他没有发出过任何响声。看来得换换位置了。可艾尔金也在同一个空间内移动，他怎么能肯定不会撞上他呢？然而他有了一种想法：屋子中央。

整个夜里，德夫林都扒着墙来定向，穿过一间间屋子，那样容易些。但还有另一种更主要的原因：墙给人一种更大的安全感。甚至在漆黑的夜暗中，将他自己暴露在一开阔的空间都是有违其本意。假设艾尔金持同样感觉和想法，那在屋子中央撞上他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德夫林艰难地站起来，俯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屋子。正当他到了中间，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微弱的嗡嗡声。他停下来，抬起头。那是一种熟悉的声音……像电机……电梯！瞬间，他想起两件事：玛丽找到了打开电源的方法，他正站着，暴露在屋子中央！

他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几件事情就同时发生了。整个屋子充满了嗡嗡声，有传真机的，有计算机的，数个小时被强制沉寂之后，听起来声音大得非同一般。电子百叶窗，按设定模式重新启动，飕飕的，一扇接一扇，开始打开。接着，这间办公室突然沐浴在耀眼的灯光下，头顶上的日光灯亮了。

他扑向会议桌下，就在这时，一梭子弹从他左边打来。一股灼人的刺痛钻进了他的腿，将他掀了一圈。他砰地撞在塔吉特的办公桌上，这一撞把枪从手中震飞。他眯斜着眼睛看，痛得眼泪汪汪的，绝望地伸手抓抢，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后脑勺，狠命地将他的脸朝地毯撞去。

艾尔金用枪口顶住他的后腰背。“动一下，”他说，“你马上就没命。”

他一脚踢开德夫林的武器，猛地将他拉来跪倒。“塔吉特在哪儿？”他问，AK—47自动步枪对着他。

德夫林，因头顶刺人的灯光而还斜着眼，向办公室四周搜寻个遍。打翻的家俱乱七八糟地散在四处，墙上、天花板上布满了弹孔，看起来跟战场没有什么两样。他和艾尔金简直就像久经阵战的老兵。艾尔金穿着的军服前胸血迹斑斑。他自己衬衣袖子也被血浸透，双手血淋淋的，一处新鲜殷红的血迹正透过短裤裤腿向四周扩展。

德夫林摇摇头，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这不是故意拖延。三周多之前，他就已接受了这项工作，当时他认为只不过是场和风细雨。真是天大的笑话！尽管全身疼痛不已，肯定明白他就要死去，他还是笑了。

他抬起头看着艾尔金正眯成一条缝的泪汪汪的黑眼睛。“把我五脏六腑都打出来了，”他说，“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找他啊。”

艾尔金对德夫林的胸部就是一脚，猛地将他朝塔吉特的办公桌撞去，这个凤凰城杀手，像幽灵似的俯在德夫林身上，带着刻骨般的仇眼瞪视着他，真想对准那张装疯卖傻的脸就是一梭子，但那不行，他需要他。随着灯亮，增援像潮水般冲进门前，那只是几分钟的事情。他没时间寻找塔吉特了。

德夫林得告诉他才行。

他抓住德夫林的领子，一把将他拉来站起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艾尔金一枪托打在德夫林受伤的右肩上，将他猛地一转。“他在哪儿？”他再次问道。

德夫林痛得全身乱扭，抓住塔吉特的办公桌强撑着，发现他自己正好看到那烧杯新制的且改进过的酸，对这种东西塔吉特可谓骄傲无比。越过办公桌对面边缘，他看到那儿地板上塔吉特那定制意大利鞋露了出来。可以说一点不夸张，总裁就在艾尔金的鼻子底下。

艾尔金一下将德夫林转过来，把枪放低对准他的两腿分叉处。迟钝的目光显得无精打采地说：“最后一次机会，英雄。他在哪儿？”

德夫林将目光向隐藏塔吉特的酒柜和娱乐系统的红木门扫了一眼。

艾尔金看到这偷偷的一瞥，笑了笑，往后小心地退了退。“我猜就在第一道门后面，”他说。待他开始转身的一刹那，德夫林顺势一下，将烧杯砸在艾尔金的头上，装酸的杯子立即被打得粉碎。

强酸开始烧进他的脸和眼睛，艾尔金乱吼乱叫着。处于痛苦折磨之中，他胡乱放了一梭子，德夫林刚才一直站着的那块地毯被打得破烂不堪。

但德夫林已不在那儿了。他扔出酸后，就势一滚，穿过塔吉特的办公桌，扑倒在地，跟目瞪口呆的总裁面面对峙。

从他们受到保护的位置，两个人观看着艾尔金因强酸蚀咬着肉而恼怒地打着滚。艾尔金嘴里骂着，踉踉跄跄地在屋里东奔西突，漫无目标地乱射一通。

突然，德夫林听到玛丽叫他的名字。

“别进这儿来，”他大吼着。“千万别——”

太晚了。她闯进了橡木门，看到艾尔金被毁得不成样子的脸，吓得僵住了，尖声尖气地叫着。

德夫林看到所有这一切发生，跟慢动作似的。艾尔金眼睛被酸烧瞎了，疯疯癫癫的，听到尖叫声，调过身来对着玛丽。AK—47自动步枪枪口抬了起来。同时，德夫林从塔吉特手中一把夺过自动手枪，站了起来。“艾尔金，”他大吼道。“我在这儿！”

犹豫了一下，艾尔金调转武器对着他的灾星。他这样做时，德夫林枪中的那发子弹打到了他的枪托上，将他的枪从手中打掉了。艾尔金往后一个趔趄，撞在玛丽身上，他用手一抱箍住了她。

德夫林穿过办公桌猛扑过去，一拳砸在艾尔金喉咙上。艾尔金窒息得死命吸气，松开了玛丽，盲目地朝德夫林猛扑。这两个人简直不能看作人，更像浑身鲜血、遍体鳞伤的野兽撕扭在一起，滚来滚去，每一个都想制服对方。这是一场德夫林赢不了的竞赛。他的右手臂悬着，摔来摔去，用不上劲。艾尔金的手卡住了他颈子，狂暴地死命卡挤。

塔吉特刚跳过桌子来帮忙，这时德夫林设法将双脚蹬在艾尔金身体中部，就在他感到眼冒金星，天昏地暗之时，猛地用力往前一蹬，艾尔金失去平衡，松开手，往后踉跄而去。他的身后，一扇落地窗，已被子弹打得稀烂，正好留下一条路，眨眼间艾尔金悬挂在空中。

紧接着一瞬间，艾尔金的身体消失了，在引力的作用下向下猛冲而去，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嚎叫，回荡在早晨的空气里。

回想起艾尔金曾对葛洛莉讲的话，德夫林喃喃道：“你是对的，艾尔金。那第一步就弄错了。”

当他随着阵雨般的碎玻璃往后倒向地板时，玛丽向他奔了去。她血迹斑斑的衣服已撕得七零八落，短发因汗水缠结在一块儿。描眼线的色纹勾勒出泪水的痕迹。

“迈克尔……哦，天啊……看看你。”她俯身向他。“你还行吗？”

他精疲力尽，头侧向一边责怪道：“你到底想干啥，像那样莽撞地闯进来？”

她笑笑。“看看你是死是活嘛，天煞的。”她揩了揩眼睛。“我好……好害怕啊。我想你会……”

他抓住她的手，使劲捏了捏说：“好了，简直干了件蠢事。下次——”

突然，玛丽开始咯咯地笑起来，笑个不停，变成了放声大笑。她抬头看着塔吉特。“你听到了吗？”她说，仍然笑着。“还想‘下次’。”她调过头向着德夫林，“迈克尔，如果你想要我在生活中摆脱神经病的话，你要付给我更多，远比现在多得多。”

“我们将统筹安排一下。”他轻轻说道，手捏得更紧了。

她将手指放到他的嘴唇上。“就这么定了，”她温柔地说。

她护理着他的伤口，这时，一束光，从街对面的一座大楼反射过来，映在德夫林的脸上。他吃力地将头转向窗户。一个新的黎明在玻璃上，在街对面的钢筋混凝土摩天大厦上涂抹着柔和的、玫瑰般的朝霞。到真正的工作日开始，尽管已经过了数小时，但当雄心勃勃地工作人员早早赶来上班时，数十间办公室的灯依然通明。

突然，传来闹哄哄的声音，五个身着战斗服的特别行动队警官闯进了屋子，手中端着枪。尼克·马奇发现德夫林，一把扯下伪装面具道：“天啦，麦克，你还行吗？”

德夫林咧嘴笑笑。“该死，马奇，你又不在了。瞧，”他说，朝其他特别行动队队员点点头。“你正在封锁每个人的火力网。”

塔吉特抿着嘴轻声笑着。“听听他的，”他对马奇说。他转向德夫林，紧紧盯着。“那个人知道他在谈些啥。”

